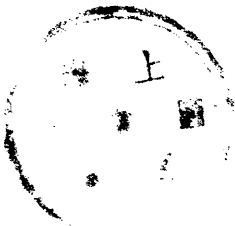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135B



三朝北盟會編校印凡例

一、本編起宋徽宗政和七年，訖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與金人和戰事蹟，及朝野言論，備載靡遺，實爲中國民族抗爭期中最重要之文獻。四庫提要極稱之，今錄原文於首，以資省覽。

二、編者徐夢莘於和戰得失，確具見地，於其自撰諸條中，即可見其涯略。宋史有傳，今並錄於首，知人論世，或所不廢。

三、本編引書一百二種，雜考私書八十四種，金國諸錄十餘種，以及諸家文集之類，共計不下二百餘種，證引之博，爲當時諸著之最，今摘其重要者於卷首，亦足以資考覽焉。

四、原書分二百五十卷，今分裝甲乙丙丁四冊，其北盟集補一編，無從訪得，世有藏者，如以見借，再當續刊。

五、本編清光緒四年曾鉛印五百部行世，今間有存者，惟譌奪極多，本店又假得虞山錢氏舊藏鈔本，惜蠹蝕過甚，缺損極多，因就兩本精心校補，其中字跡漫漶者，不敢以臆改定，輒從闕疑之例，加□號以表之。

六、本編目錄，仍照原書，惟加葉碼。但總嫌簡略，因另編大事年表，附於書末。凡重要敕制、詔、國書、書疏、奏議、記、敍、碑志，一一按年登載，下繫葉碼，以便檢讀。

七、全書繁重，凡百三十萬言，校訂匪易，魯魚帝虎之譌，仍不能免，當於再版時勘正，惟讀者諒之！

史學研究社識

四庫全書提要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宋徐夢莘撰。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爲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官，至知賓州。以議鹽法不合罷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夢莘嗜學博聞，生平多所著述，史稱其恬於榮進，每念生靖康之亂，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蒼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紹興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敕制、誥詔、國書、書疏、奏議、記敍、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省云云。今其書鈔本尙存。凡分上中下三帙，上爲政宣二十五卷，中爲靖康七十五卷，下爲炎興一百五十卷，其起訖年月，與史所言合。所引書一百二種，雜考私書八十四種，金國諸錄十種，共一百九十六種，而文集之類尙不數焉。史所言者，殊未盡也。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爲詮次本末，年經月緯，案日臚載，惟靖康中帙之末，有諸錄雜記五卷，則以無年月可繫者，別加編次，附之於末，其徵引皆全錄原文，無所去取，亦無所論斷，蓋是非並見，同異互存，以備史家之探擇，故以會編爲名。然自汴都喪敗，及南渡立國之始，其治亂得失，循文考證，比事推求，已皆可具見其所以然，非徒餽飭瑣碎已也。雖其時說部糅雜，所記金人事蹟，往往傳聞失實，不盡可憑；又當日臣僚劄奏，亦多誇張無據之詞，夢莘概錄全文，均未能持擇，要其博瞻淹通，南宋諸野史中，自李心傳繫年要錄以外，未有能過之者，固不以繁蕪病考夢莘成書後，又以前載不盡者五家，續編

次於中下二帙，以補其闕。靖康炎興，各爲二十五卷，名曰北盟集補。今此本無之，殆當時二本各行，故久而亡佚歟？

宋史列傳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說，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爲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令惟謹，夢莘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於民，欲從簿書間攬撫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於境，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爲轉運使。夢莘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爲梗法，罷去。不三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江，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蒼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制，詔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敵篋筆略、鼓吹詞、郴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

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書嚴子陵像而事之。

本書引用書目一覽

封有功

宣和錄

宣和編年

王安中

人燕錄

徐偉

忠謀錄

又辨事僞楚劄子

題跋奏劄

蔡肇

小有清虛洞隱客龜手錄

太上道君北狩行錄

骨鯁集

幼老春秋

北征紀實

馬擴

弗齋自敘

曾三省

續茆齋自敘

汪藻

使北錄

裔夷謀夏錄

(一云金人請盟叛盟本末)

上宰相乞道君還闕劄子

條具事宜狀

乞通好大石林牙劄子

趙良嗣

燕雲奉使總錄

許亢宗

奉使金國行程錄

許採

平燕錄

陷燕錄

沈瑄

南歸錄

沈良

靖康錄

靖康別錄

靖康小錄

靖康後錄

靖康遺錄

李綱

靖康傳信錄

與張浚書

言蔡京劄子

上太上皇表劄

辭樞密乞宮祠劄子

鄭望之

靖康要盟錄

靖康奉使錄

李若水

山西軍前奉使錄

丁特起

孤臣泣血錄

乞早決用兵議和之計劄子

呂本中

錄

陶宣幹

汴都記

河東逢虜記

趙子砥

金人犯闕記

靖康被虜皇族記

燕雲錄

夏少曾

朝野簽言

陳規

朝野簽言後序

石茂良

避戎夜話

何烈

京師記聞

靖康小史

秦湛

靖康小雅

林泉野記

中興姓氏錄

靖康總載

回天錄

張斛

忠義集錄

趙牲之

靖康事纂

僞楚錄

僞楚續錄

中興遺史

朱勝非

秀水閒居錄

南名身軀記

汪伯彥

建炎中興日曆

建炎時政記（一云係李綱所作）

耿延禧

建炎中興記

龔挺

懷德死節錄

建炎錄

傅雱

建炎通問錄

李正民

維揚巡幸記

己酉航海記

王繪

（附王仲通書）
淮西從軍記

紹興甲寅通和錄

湯汝冀

（綿本作楊汝翼）
順昌破賊錄

明廷傑

紹興講和錄

偽齊錄

皇太后回鑾事實

吳武安保蜀功績記

蹇駒

乾道采石斃亮記

員興宗

采石戰勝記

趙晟

京西戰功錄

晁公恣

合肥野錄

岳飛傳

金人敗盟記

湘山樵夫

鄧洵武家傳

（跋）

趙子崧家傳

洪中孚家傳

唐重家傳

張叔夜家傳

王庶家傳

程昌禹家傳

紹興正論

宋昭

論女真決先敗盟書

附趙普諫疏、劄子、并趙伯溫題

許翰

乞復用种師道書

朱夢說書

上許中丞書

論決戰有五利劄子

論戰守等事劄子

陳東

乞罷李邦彥書

陳朝老

言蔡京等書

張柄

乞罷蔡懋復用种師道書

雷觀

論李邦彥張邦昌不可用書

汪以甯

上何臬天下五可憂書

楊誨

論割地書

晁某

論三鎮不可棄書

楊時

論三鎮利害書

論姚古不救太原劄子

沈長卿

言李邦彥等書

吳若

言李邦彥吳敏不可用書

汪若海

上金人元帥書

黃時稱

上金人元帥書

段光遠

上金人元帥書

徐揆

上金人元帥書

周紫芝

論用人黜陟剛斷三弊書

趙暘

與姚太守書

趙子崧

與張邦昌王時雍論反正書

胡寅

萬言書

劉嶸

萬言書

吳伸

黃晉書議論大臣非寧事

胡寅

論不當遣使求和書

張孝純

論劉豫謀入寇書

張浚

論軍事書

闕名

上皇帝論劉豫書

太府寺丞再上書

楊堯弼

上金人元帥書

楊燿

上李光書

王之道

古州布衣周南仲書

論和議書

又上魏仁書

又上曾統書

吳璘

與金人鳳翔合喜李董書

何宋英

上皇帝書

論淮西軍事書

論可憂者三書

程宏圖

言先務有四書

崔淮夫

上宰相論金人畫一劄子

趙適

乞撫存北虜劄子

胡舜陟

論禦戎若總管劄子

乞救中山劄子

言政事宜反正劄子

余應求

論和戰劄子

秦檜

論兵機三事劄子

陳公輔

乞戒大臣究心邊事劄子

李若水

林栗

轉對劄子

上宰相乞進軍恢復劄子

胡寅

李綱三策（獎諭詔謝表附）

乞罷遣使劄子

王十朋

乞用人望劄子

馮方

論虜人敗盟議論措置之策

沈介

論備敵封事

孫觀

辭免自辨狀

李綱

答詔條具利害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三狀

秦檜

答詔條具利害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狀

張守

答詔條具利害奏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三狀

顏岐

答詔條具利害奏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三狀

汪伯彥

答詔條具利害奏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三狀

李邴

答詔條具利害奏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三狀

王綯

答詔條具利害奏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二狀

韓肖胄

答詔條具利害奏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三狀

呂頤浩

答詔條具利害奏狀

知南外宗正勸進三狀

范如圭

乞罷和議劄子

劉焯

乞罷和議進狀

鄧肅

論叛逆臣寮劄子

范成大

摺轡錄

李邴

傅察墓誌

折彥質

种師道行狀

宇文虛中

劉幹忠顯神道碑

安成之

忠愍曲州李若水事跡

副使節使王履事迹

宇文虛中保京記

董華

呂頤浩行狀

劉令

唐重墓誌

王綸

吳玠神道碑

續齋

王彥四廂行狀

趙雄

朱勝非行狀

韓世忠神道碑

孫續

韓世忠墓誌

洪适

洪皓行狀

朱熹

張浚行狀

張栻

張浚墓誌

史愿

金國諸錄

亡遼錄

張匯

金虜節要

洪皓

金國文具錄

松漠記聞

張棣

金虜圖經（一日金虜誌）

正隆事迹

苗耀

神麓記

范仲熊

北記

李大諒

煬王北上錄

金虜部曲族帳部錄

征蒙記

三朝北盟會編目錄

編校凡例

四庫全書提要

徐夢莘傳

本書引用書目一覽

甲集

政宣上帙一	起政和七年七月四日盡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
政宣上帙二	起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盡十二月二日	二
政宣上帙三	起重和二年正月十一日盡其日	三
政宣上帙四	起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盡宣和三年正月	四
政宣上帙五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盡宣和四年四月十七日	五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盡五月十三日	六

政宣上帙七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盡六月三日	七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盡十二月	八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盡九月二十三日	九
政宣上帙十	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盡十月二十一日	十
政宣上帙十一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盡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一
政宣上帙十二	起宣和四年十二月二日盡十五年	十二
政宣上帙十三	起宣和五年正月一日盡二十七日	十三
政宣上帙十四	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盡二十八	十四
政宣上帙十五	起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盡四月	十五
政宣上帙十六	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盡二十八日	十六
政宣上帙十七	起宣和五年五月二日盡六月四日	十七

政宣上帙十八 起宣和五年六月五日 二六四

靖康中帙六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 二六三

政宣上帙十九 起宣和六年正月六日 一七四

靖康中帙七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二六一

政宣上帙二十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 一八五

靖康中帙八 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 二二三

政宣上帙二十一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

靖康中帙九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 二二三

政宣上帙二十二 起宣和七年三月十一日 二〇八

靖康中帙十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 二四二

政宣上帙二十三 起宣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二八

靖康中帙十一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 二五二

政宣上帙二十四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 二三〇

靖康中帙十二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二日 二六五

政宣上帙二十五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四一

靖康中帙十三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 二七四

靖康中帙一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五三

靖康中帙十四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 二八三

靖康中帙二 起靖康元年正月三日 二六二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八日 二九三

靖康中帙三 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二七三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二日 四〇三

靖康中帙四 起靖康元年正月八日 二八〇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 四一三

靖康中帙五 起靖康元年正月十一日 二八九

靖康中帙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 四二三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日 盡二十八日 四三四

靖康中帙三十二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 盡十六日 五六一

靖康中帙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 盡四月十六日 四四四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四月十日 盡二十九日 四四五

乙集

靖康中帙二十二 起靖康元年五月五日 盡二十五日 四六四

靖康中帙三十三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 盡十八日 一

靖康中帙二十三 起靖康元年六月一日 盡十八日 四七五

靖康中帙三十四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盡二十九日 一〇

靖康中帙二十四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盡七月二十一日 四八六

靖康中帙三十五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盡其日 一八

靖康中帙二十五 起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盡二十九日 四九六

靖康中帙三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一日 盡六日 二九

靖康中帙二十六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 盡二十日 五〇七

靖康中帙三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 盡八日 四一

靖康中帙二十七 起靖康元年八月十日 盡九月三日 五一七

靖康中帙三十八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九日 盡十八日 五〇

靖康中帙二十八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 盡其日 五二五

靖康中帙三十九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 盡十五日 六三

靖康中帙二十九 起靖康元年九月五日 盡十月十三日 五三四

靖康中帙四十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盡三十日 七四

靖康中帙三十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 盡十九日 五四二

靖康中帙四十一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一日 盡十四日 八六

靖康中帙三十一 起靖康元年九月九日 盡二十一日 五五一

靖康中帙四十二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四日 盡十六日 九八

靖康中帙四十三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七日盡二十三日 一〇八

靖康中帙四十四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盡其日 一〇九

靖康中帙四十五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盡三十日 一一〇

靖康中帙四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盡四日 一一〇

靖康中帙四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盡十九日 一一九

靖康中帙四十八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盡二十八日 一二〇

靖康中帙四十九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盡十五日 一二六

靖康中帙五十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盡其日 一二八

靖康中帙五十一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盡十八日 一二九

靖康中帙五十二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盡二十六日 一三〇

靖康中帙五十三 起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盡二月六日 一三一

靖康中帙五十四 起靖康二年二月六日盡十一日 一三三

靖康中帙五十五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一日盡十三日 一三三

靖康中帙五十六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盡二十一日 一三九

靖康中帙五十七 起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盡其日 一四〇

靖康中帙五十八 起靖康二年二月初六日十日盡三月初六日 一五九

靖康中帙五十九 起靖康二年三月六日盡九日 一六七

靖康中帙六十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日盡十六日 一七四

靖康中帙六十一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七日盡二十七日 一八三

靖康中帙六十二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盡二十九日 一八三

靖康中帙六十三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盡其日 一八三

靖康中帙六十四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盡四月四日 一八九

靖康中帙六十五 起靖康二年四月四日盡五日 一八九

靖康中帙六十六 起靖康元年四月七日盡九日 一九九

靖康中帙六十七 起靖康二年四月九日盡十日 二〇六

靖康中帙六十八 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一日盡十四日 二〇六

靖康中帙六十九起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盡二十日.....三三〇

靖康中帙七十起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盡二十八日.....三三〇

靖康中帙七十一.....三七一

靖康中帙七十二.....三六〇

靖康中帙七十三.....三八八

靖康中帙七十四.....四〇〇

靖康中帙七十五.....四二二

炎興下帙一起建炎元年五月初一日盡其日.....四二六

炎興下帙二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盡五日.....四二七

炎興下帙三起建炎元年五月五日盡十四日.....四三五

炎興下帙四起建炎元年五月十六日盡六月一日.....四四四

炎興下帙五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盡四日.....四五三

炎興下帙六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盡其日.....四六一

炎興下帙七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盡七日.....四七二

炎興下帙八起建炎元年六月八日盡二十三日.....四八二

炎興下帙九起建炎六月二十四日盡七月四日.....四九二

炎興下帙十起建炎元年七月四日盡其日.....四九九

炎興下帙十一起建炎元年七月七日盡十六日.....五〇六

炎興下帙十二起建炎元年七月十六日盡八月十四日.....五一五

炎興下帙十三起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盡十月二十九日.....五二四

炎興下帙十四起建炎元年十一月十一日盡二年正月十一日.....五三三

炎興下帙十五起建炎二年正月十一日盡二月十九日.....五四四

炎興下帙十六起建炎二年三月七日盡五月二日.....五五五

炎興下帙十七起建炎二年五月八日盡其日.....五五五

炎興下帙十八起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盡十月二十六日.....五七五

炎興下帙十九起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盡十二月二十一日.....五八六

炎興下帙二十起建炎三年正月
二日盡三月三日……………五五

炎興下帙二十一起建炎三年二月
三日盡十一月一日……………六〇四

炎興下帙二十二起建炎三年二月
十三日盡十八日……………六二二

炎興下帙二十三起建炎三年二月
十九日盡三月二日……………六三三

丙集

炎興下帙二十四起建炎三年三月
二日盡其日……………一

炎興下帙二十五起建炎三年三
月三日盡其日……………二

炎興下帙二十七起建炎三年三
月盡其月……………三

炎興下帙二十八起建炎三年四月
一日盡二十日……………三〇

炎興下帙二十九起建炎三年五月
九日盡六月七日……………三九

炎興下帙三十起建炎三年六月
十六日盡八月……………四九

炎興下帙三十一起建炎三年八月二十
日盡閏八月十四日……………六〇

炎興下帙三十二起建炎三年閏八月十
四日盡十月二十三日……………七〇

炎興下帙三十三起建炎三年十月二
十三日盡十一月……………八〇

炎興下帙三十四起建炎三年十一月
一日盡二十三日……………八八

炎興下帙三十五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盡十二月二十五日……………一〇〇

炎興下帙三十六起建炎四年正月
一日盡三十日……………一〇九

炎興下帙三十七起建炎四年二月一
日盡四月十四日……………一二〇

炎興下帙三十八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
四日盡五月十三日……………一三三

炎興下帙三十九起建炎四年五月十
三日盡六月十一日……………一四二

炎興下帙四十起建炎四年六月十
一日盡七月十七日……………一五五

炎興下帙四十一起建炎四年七月十
二日盡八月十日……………一六二

炎興下帙四十二起建炎四年八月
一日盡十月一日……………一七二

炎興下帙四十三起建炎四年十月初一
日盡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二

炎興下帙四十四起紹興元年正月一
日盡二月二十二日……………一九〇

炎興下帙四十五 起紹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盡四月十日 一九七

炎興下帙四十六 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盡二十日 二二一

炎興下帙四十七 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盡八月八日 二二九

炎興下帙四十八 起紹興元年八月八日盡十月 二三〇

炎興下帙四十九 起紹興元年十月三日盡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三八

炎興下帙五十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四月 二四六

炎興下帙五十一 起紹興二年二月七日盡九月七日 二五五

炎興下帙五十二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盡其日 二六四

炎興下帙五十三 起紹興二年十月五日盡十一月五日 二七二

炎興下帙五十四 起紹興二年十二月一日盡其日 二七六

炎興下帙五十五 起紹興三年正月十二日盡十二月 二八六

炎興下帙五十六 起紹興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盡其日 三〇三

炎興下帙五十七 起紹興四年正月二十日九日盡三月十五日 三二三

炎興下帙五十八 起紹興四年三月十七日盡四月四日 三二二

炎興下帙五十九 起紹興四年五月盡七月 三三四

炎興下帙六十 起紹興四年七月盡其日 三三二

炎興下帙六十一 起紹興四年八月三日盡九月十九日 三三九

炎興下帙六十二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盡其日 三五八

炎興下帙六十三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盡其日 三五六

炎興下帙六十四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四日盡十一月十四日 三七五

炎興下帙六十五 起紹興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盡十二月三十日 三三四

炎興下帙六十六 起紹興五年正月一日盡二月十三日 三三二

炎興下帙六十七 起紹興五年閏二月盡五月 三〇五

炎興下帙六十八 起紹興五年五月十二日盡十二月 四二二

炎興下帙六十九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九月 四二五

炎興下帙七十 起紹興六年九月八日九日盡十二月五日 四三三

炎興下帙七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盡十五日 …… 四三九

炎興下帙七十二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 四四八

炎興下帙七十三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 四五七

炎興下帙七十四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 四六九

炎興下帙七十五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 四八〇

炎興下帙七十六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其日 …… 四九三

炎興下帙七十七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盡四月 …… 五〇六

炎興下帙七十八 起紹興七年四月初五日盡八月初五日 …… 五一四

炎興下帙七十九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日盡十月九日 …… 五二三

炎興下帙八十 起紹興七年十月十日盡十一月十七日 …… 五三二

炎興下帙八十一 起紹興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盡其日 …… 五四二

炎興下帙八十二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八日盡其日 …… 五五二

炎興下帙八十三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 五五五

炎興下帙八十四 起紹興八年六月十七日盡十月 …… 五七二

炎興下帙八十五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日盡二十日 …… 五七五

炎興下帙八十六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盡二十五日 …… 五八六

炎興下帙八十七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盡二十九日 …… 五九七

炎興下帙八十八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盡十二月一日 …… 六〇七

炎興下帙八十九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盡其日 …… 六一五

炎興下帙九十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盡其日 …… 七二三

炎興下帙九十一 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盡十四日 …… 六三二

丁集

炎興下帙九十二 起紹興九年正月盡其日 …… 一

炎興下帙九十三 起紹興九年二月盡三月 …… 九

炎興下帙九十四 起紹興九年三月四日盡四月 …… 一九

炎興下帙九十五 起紹興九年五月 二七

炎興下帙九十六 起紹興九年六月 二八

炎興下帙九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 二九

炎興下帙九十八 起紹興九年十月十九日 三〇

炎興下帙九十九 起紹興十年正月 三一

炎興下帙一百 起紹興十年六月 三二

炎興下帙一百一 起紹興十年十一月 三三

炎興下帙一百二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日 三四

炎興下帙一百三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十八日 三五

炎興下帙一百四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日 三六

炎興下帙一百五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 三七

炎興下帙一百六 起紹興十一年四月 三八

炎興下帙一百七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九

炎興下帙一百八 起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四〇

炎興下帙一百九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 四一

炎興下帙一百十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 四二

炎興下帙一百十一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 四三

炎興下帙一百十二 起紹興十二年八月十日 四四

炎興下帙一百十三 起紹興十三年二月 四五

炎興下帙一百十四 起紹興十五年三月 四六

炎興下帙一百十五 起紹興十五年十月 四七

炎興下帙一百十六 起紹興十六年九月 四八

炎興下帙一百十七 起紹興二十年二月 四九

炎興下帙一百十八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 五〇

炎興下帙一百十九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 五一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五二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一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月盡二十六年五月二

十四日 二七三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二 起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年七月盡其月 二八六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三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
月十八日盡其日 二九九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四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
二十九日盡二十九年

十二日 三〇八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月十四日盡其日 三二六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年正月盡其月 三三三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年正月盡其月 三三九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十九日盡二十八日 三三七

炎興下帙一百二十九 起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一日盡七月二十一日 三四八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
十一日盡八月十三日 三五七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八月
十四日盡九月二十七

日 三六九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二十九日盡十月五日 三七六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三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十月六日盡八月 三八七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四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月八日盡十六日 三九五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五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月十七日盡其日 四〇五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六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十八日盡二十七日 四一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七 起紹興三十一年二月
二十七日盡二十九日 四二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八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一月一日盡八月 四三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十九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月八日盡十六年十一

日 四四四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月十七日盡二十七日 四五四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一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一月十八日盡其日 四六二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二 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月二十八日盡其日 四七一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三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盡其日 四八二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四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盡其日 四九〇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五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盡其日 五〇〇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六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盡五日 五二二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七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盡十六日 五三三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八起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盡二十八日 五三〇

炎興下帙一百四十九起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盡二月二十八日 五三六

炎興下帙一百五十起紹興三十二年二月一日盡四月二十一日 五四三

政宣上帙一

起政和七年七月四日庚寅，盡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己卯。

政和七年秋七月四日庚寅。登州守臣王師中奏有遼人薊州漢兒高藥師僧郎榮等以舟浮海至文州。登岸詔師中募人同往探問以聞。

一作至文。先是政和元年，朝廷差童貫副鄭允中奉使遼。人有馬植者，潛見童貫于路，植燕京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能文辭，長於智數，見契丹爲女真侵暴，邊害益深，賊盜蠭起，知契丹必亡，陰謀歸漢，說貫以邊事。是時童貫奉密旨使覘其國，於是約其來歸，植數上書奏，上喜，賜姓李名良嗣，蔡京童貫力主之，以圖取燕。時薛嗣昌和說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薊，並迎合附會，倡爲北事，和說知雄州，以厚賄結納朔方豪雋，士多歸之，以收燕山圖來上。又中山守張杲高陽關安撫吳玠，亦獻議燕雲可取。河東經略薛嗣昌得河朔諜人之辭，往往潤色以希禁密意，每陛對論及北事，輒請興師。嗣昌又委代州安撫王機探伺遼人之隙，陳攻取之策。時武應等州屢來投附，機悉接納。又有王師中全家來忻代，上詔令師中知登州，以伺其事，然未有以發。會是年登州奏有遼人船二隻，爲風漂達我皖基島，乃高藥師曹孝才及僧郎榮率其親屬老幼二百人，因避亂欲之高麗，爲風漂至州，具言遼人以渤海變亂，因爲女真侵暴，女真軍馬與遼人爭戰累年，爭奪地上已過遼河之西京，今海岸以北，自蘇復至興藩同咸等州，悉屬女真矣。登州守王師中以奏聞，上命中使押詣蔡京第，令與童

貫僉議京貫因同具奏國初時女真常奉貢而太宗皇帝屢市馬女真其後始絕今不若降詔遵故事以市馬爲名令人訪其事體虛實如何上可之詔登州守臣王師中募人同高藥師等齋市馬詔泛海以往探問其後通好女真議舉兵相應夾攻滅遼國家禍變自是而始。

蔡儻北征紀實曰政和元年童貫副鄭允中奉使北虜時虜酋天祚欲與童貫一相見因使貫覘其國北討之意已形於此而中外未知也然其時虜酋方肆縱欲見貫者但希中國玉帛奇珍而已而中國浸侈亦自是而始故貫所齎奇腆至運二浙髮簪之具火闔書檣牀椅之屬悉往以遺之互相誇尙而已貫回其所得珍玩亦甚厚允中以尙書爲奉使而貫以節度使爲之副皆非故事也至二年有燕人馬植來歸上遣承受童師敏齋御筆但書馬植二字傳旨詢問可納否然馬植者已自藏於童貫家矣植後賜姓李名之曰良嗣俄又賜姓趙累遷至脩撰後虜人以爲言中國但謂無有然虜時已昏亂雖來索亦不急故良嗣得以安良嗣又時時論遼人事宜以動朝廷且謂天祚者乃是弑其祖老國主而自立言多捭闔童貫遂繇登州海道使之以使女真天下之釁自此始焉。

封有功編年曰政和五年歲次乙未春王三月辛未朔二日壬申大遼李良嗣密遣人來雄州投蠟彈云天慶五年三月二日遼國光祿卿李良嗣謹對天日齋沐裁書拜上安撫太師足下良嗣族本漢人素居燕京霍陰自遠祖以來悉登仕路雖披裘食祿不絕如綫然未嘗少忘堯風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比者國君嗣位以來排斥忠良引用羣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盜賊竄起攻陷州縣

邊報日聞，民罹塗炭，宗社傾危，指日可待。邇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軍民間之，無不惶駭，揣其軍情，無有鬪志。良嗣雖愚，憊無知，度其勢，遼國必亡。良嗣日夜籌思，偷生無地，因省易繫，有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語不云乎？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舉家貪生，南歸聖域，得服漢家衣裳，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誠不安，憫恤轍魚，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倘蒙容旨，允其愚懇，預叱會期，俯伏前去，不勝萬幸。和誥具其事奏聞，上令太師蔡京、太尉童貫共議可否。十日庚辰，京與貫奏云：自古招徠，國之盛德；又況遼國用兵，軍民不附，良嗣歸朝，故當收留，乞敕和誥密諭會期。後誥令良嗣回期以四月一日夜入境。夏四月庚子朔，良嗣等夜分越界河，初九日戊申，良嗣入雄州，庭謁誥，誥使人掖上廳，各具禮贐。是日，先奏朝廷，有旨令良嗣赴闕。十八日丁巳，良嗣見於延慶殿，上親臨軒慰勞。禮畢，上問所來之因，即奏曰：臣國主天祚皇帝，耽酒嗜音，禽色俱荒，斥逐忠良，任用羣小，遠近生靈，悉被苛政；比年以來，有女真阿骨打者，知天祚失德，用兵累年，攻陷州縣，加之潰卒，尋爲內患，萬民罹苦，遼國必亡，願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順伐逆，士師一出，必壺漿來迎，願陛下速行薄伐，脫或後時，恐爲女真得志。蓋先動則制人，後動則制於人，上嘉納之，遂賜姓趙，授朝請大夫祕閣待詔。

又曰：朝廷既有意於燕雲，而蔡京爲國興利，以備兵興支用，仍行香茶鹽禁等法，令州縣立遞年租額，以最嚴考賞罰，守令奉行，罔敢少怠。又有和糴、均糴，對糴以備軍食，累年於茲，民力遂耗，所

在商人賣法，重獲厚利，朝廷糴本元降州縣輸納者，實未嘗得悉，爲官吏所有，天下多故，京啓之也。八月三日戊午，登州守王師中既被詔，乃選擇將吏得七人，各借進武校尉，差平海軍指揮兵船同高藥師等行。

二十二日辛丑，高藥師等下船往女真。至彼境北岸相望，女真巡海人兵多，不敢下船。幾爲邏者所害，遂復回。

政和八年正月三日丙戌，高藥師回至青州。

高藥師至青州還奏，謂雖已到彼蘇州界，望見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守臣崔直躬奏其事，於是上爲赫怒，專下宣撫司委童貫措置，應元募借官過海人，并將校一行，并編配遠惡，委于師中，選有智勇能吏，再與藥師過海，體問事宜，通耗女真軍前，講買馬舊好，降御筆通好女真事。監司帥臣并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

四月二十七日己卯，遣武議大夫馬政及平海軍卒長呼延慶，同高藥師等過海，至女真軍前議事。

童貫言王師中選馬政可委，呼延慶善外國語，又辨博，同將校七人，兵級八十人，同高藥師去女真軍前。

太宰鄭居中奏乞守盟誓，罷遣女真人使。

是時太宰鄭居中奏乞罷使女真之人，又於朝堂責蔡京曰：朝廷欲遣使入女真軍前議事，夾

攻大遼，出自李良嗣，欲快己意，公爲首台，國之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且在昔章聖皇帝與大遼昭聖立誓，至今幾二百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雖漢唐和戎，未有我宋之策也。公何以遽興此舉？且兵者不祥之器，勢不獲已，即可暫用。昔景德中，遼人舉國來寇，眞宗用宰相寇準之策親征，後遣使議和，自此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九年；及慶曆中，契丹聚兵境上，以求關南地爲名，仁宗用富弼報聘增幣，觀眞宗仁宗意不欲動兵，恐害生靈，堅守誓約，至今一百七十四年，四方無虞；今若導主上棄約復燕，恐天怒夷怨，切在熟慮，無遺後悔！事繫宗廟，豈可輕議？又況用兵之道，勝負不常，苟或必勝，則府庫乏於犒賞，編戶困於供役，蠹國害民，莫過此也！脫或不勝，則忠害不測。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正兩，故有此意。居中曰：歲幣五十萬，正兩，比之漢世和單于，歲尙給一億九千萬，西域七千四百八十萬，則今與之幣，未爲失策。又後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和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且前古帝王豈忍以中國之富，填於廬山之壑，委於狼望之北哉？蓋聖人重惜民生之本也。載在史策，非妄言也。京曰：上意已決，豈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使之，未知公異日如何也？遂作色而起。

知樞密院事鄧洵武上書乞守信罷兵保境息民。

鄧洵武家傳曰：時上意感動，欲興師，蔡京謀復燕京，洵武屢折之，而蔡京密啓於上，不令洵武預議。洵武乃約童貫到樞密院，具以利害曉之。貫反說洵武曰：樞密在上前且承當，取商量也。商量

得十來年裏，不要相拗，官家上方有意，相公如此說話，恐爲他人所奪。語已而笑。洵武知京貫之意，遂請問日，力陳宗社大計，請以上意令京條對。又上奏曰：雍熙中嘗有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南陽聞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而還。因出趙普疏本，與曹潘傳進讀曰：陛下審視今日議政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就如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略，彬美之爲將，百戰百勝，征伐四方，而獨於燕雲乃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之，何以令吾民告敵國乎？誠恐兵革一動，中國昆蟲草木，皆不得休息矣。上大寤。翌日，語京曰：北事休做，祖宗誓盟，違之不祥。京色變，其議遂寢。契丹旣衰，宰相王黼復爲兼弱攻昧之言，以動上心。洵武復從容爲上言曰：自西方用兵，禁旅減耗，近差郊祀，立仗人不能足數，使天下常如今日，治安固無可言；設有風塵之警，可爲寒心上爲之動容。因勸上宜保境息民，謹備自治，無啓邊釁。王黼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亡固存也。方今非獨兵勢如此，而又財用匱乏，民力彫敝，人皆知之，無敢言者。臣今取諸路廉訪使者所奏去年兵食實數，作旁通冊，願陛下置之御座，暗賜御覽，則天下虛實可知。且與強女眞爲鄰，孰若與弱契丹乎？議復中止。

樞密之孫鄧椿跋曰：右先樞密諫燕雲事，勾龍中丞如淵雖書之，恐未信於後世；又嘗求汪公應辰跋其尾。汪公曰：此段已編入徽考刪定實錄中矣。馮少卿方手錄於家，後求其真蹟，藏於九襲，以示子孫。先樞密掌兵西府，不幸宰相□□□深引太宗趙普曹彬潘美龜鑑，有死不從。公旣歿，

黼始遂前議云。某卽公，黼卽王黼。前議卽兼弱攻昧之說，談經之悞，以致敗國事塗炭生靈。迨今腥羶河洛者，凡五十許年，則兼弱攻昧之說勝也，悲夫！

宋勝非秀水閒居錄曰：政和末，知雄州和誵奏契丹益發燕雲之兵，燕民亦叛，有董龐兒者，率衆爲劇寇，契丹不能制。蔡京時領三省事，僥倖一切之功，遂招龐兒，許以燕地王之。龐兒上表，自號扶宋破虜大將軍。董才後歸朝，賜姓名趙詡者是也。乞遣兵爲援，期取中國故地。京大喜，乃更戍朔方陝右之兵，命江外州軍製袍帶，欲以冠帶新民。鄧洵武子常知樞密院，爲京言南北通好久矣，今信一叛虜之言，而欲敗百年之盟，不可京不聽。是時童貫以太師樞密院總邊事，洵武又爲貫言：西北虜勢強弱不同，度我之力，能制彼乎？恐兵連禍結，卒無已時。貫亦不聽。洵武乃疏伐燕利害二十七條，名曰北伐問目，皆有注，其一云：出師之名，注云：恃此盟誓，百年不見兵革，絕之必有名以令吾民，以告敵國，餘類此。又錄趙普諫太宗北征疏同奏，皇上頗嘉納，北議爲之緩。至宣和初，竟出師矣！董才者，易州遼水人，少貧賤，沈雄果敢，號董龐兒，募鄉兵與女真戰，敗績，主將欲斬之，才亡命山谷，遂爲盜，剽掠州縣，衆至千人。契丹患其殘賊，才踰飛狐靈邱，入雲應武朔，斬牛欄監軍，函其首來獻。政和七年，知岢嵐軍，解潛招之，并其黨以聞，其表有云：受之則全君臣之大義，不受則生胡越之異心，上召見董才，陳契丹可取之狀甚切，賜姓趙，名詡。

趙普諫伐燕疏并劄子附於此。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言：臣自二月中伏，親忽降使臣差

穀糧草及降敕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邇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尅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將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爲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乘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治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惟彼蕃戎，豈爲敵對！遷徙烏合，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附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論曲直，且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出自簡編。百王善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渙若丹青，明如日月，常爲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書，及唐玄宗時丞相姚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是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卽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乞聖慈特垂披覽，謹列逐件如後云云。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位，幸逢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丹霄，非由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于轍魚，報効不如下犬馬。粗懷性識，常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旣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効命軍前。惟有微誠，書章上奏。今者朝廷大興禁旅，遠伐胡戎，驅百萬戶之生靈，咸當犖運，致數十州之土地，半失耕桑，則何異爲麋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

之中，猶難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重失於詳酌。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貴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爲七月，竊慮內地先困，邊廷早涼，北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與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由。竊以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甯避僭踰之罪，虔希聖德，早議抽軍，聊爲七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膳，患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旣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柰人多獻佞，事欠防微，大凡小人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直言，盡解欺君，常憂敗事，得之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狂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旣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奸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腑，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沈思。又念往哲臨終，尙能屍諫，微臣未死，其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誅；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更有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懇，憂

國忘家，涕泗旁惶，激切屏營之至！劄子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見當州管界城前，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往來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知僱人般糧，每斛僱召之費，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且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校乃是二萬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賣牛，十有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棄性命者，仍加善誘，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餘日。近知內有人戶，屢屢私劫鄉村，皆云裝起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辨於真虛；又難行於審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卻軍都，兼被劫糧草，及令尋勘，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祇聽得外面消息，況九重密事，不應泄于朝廷，奈百姓流言，已相傳于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乞聖慈早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有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廣，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爲辭，曲中聖旨；不審戎情上下，幽州懼其生涯，土宿照臨，域外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惡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或樂禍以求功，竊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尤，各負疏遺之罪，若無懲責，何戒後來？

邵伯溫曰：崇甯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冊故書一編，乃趙中令諫太宗皇帝伐燕疏并劄子，其疏與國史所載大略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於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以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太祖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太祖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故有是奏。太宗下詔褒其言。嗚呼！中令從祖宗定太平，尚以取幽燕爲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議結女真，滅大遼，取幽薊，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政宣上帙一

一起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戊申，盡十二月二日巳卯。

五月二十七日戊申。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乞寢燕雲等事。

書曰：政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草澤臣安堯臣謹昧死裁書，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觀商高宗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歎息，以爲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察，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天下同臻於晏安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謇諤之士，冒昧自竭，咸効愚忠，而憸人欲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營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久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爲諱。乃者，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思所以蠹國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曾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以前車爲戒，陛下復何賴焉？臣愚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臣螻蟻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儻使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臣雖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有

外懼，無內憂，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來服，無道未必不來，聖人以一身寄於巍巍之上，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安危之機，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則有天下國家者，必固本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禦之不失，徒使爲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詠大事，圖大功，俾憂生乎內也。昔王郁說契丹入塞以牽晉兵，定人皆以爲後患，可不鑒哉？古者夷狄憂在內，不在外，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虜情，卽剪滅其患，不及中原泰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懼，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甚可懼也！陛下亦慮之乎？厥今天下之勢，危如累卵，柰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姦臣，竭生靈之膏血，欲奉彊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此億兆所同憂也。且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邪？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纘六世之餘烈，既併六國，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彊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寇，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并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略河南，

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蹙。陳宣帝纘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殫財竭，旋爲隋氏所滅。隋煬帝負其富彊之資，志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賦斂百端，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邱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雖未至於禍敗，然不免有中材庸主之譏。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戍，遼東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幽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窮兵貪地，好功勤遠，罔守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孰若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至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敵中國，怒遠夷也。故享國日久，詩人詠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與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約，入盜邊，令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殄匈奴，報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保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世，雖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蠱四表，瘡痍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昔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侯而外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種類乖殊，習俗詭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故也。樊噲嘗

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匡衡劾其矯制而顯命，郝靈荃斬默噉，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加賞，抑有由矣。是故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乃聖王制禦夷狄之常道也。在昔東胡避李牧，北虜憚郅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玘，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僥倖一時，爲國生事，興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患云？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總熊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二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匈奴大舉來寇，不得已而與戰，旣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遂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德之艱，監歷代君臣之失，杜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慎選忠義智勇之人，如郅都者使守險塞，而嚴軍高壘，毋戰，閉關扼險，荷戈而守之，無使夷狄乘間伺隙，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保生靈，豈不韙歟！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宦者專政，當時君臣之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馭之，故終至委靡頹敝，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後已。大抵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臥內，靡間朝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密移，況

隆以高爵，分以厚祿，加以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鑒前世之弊，務行剗削，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徒使供門戶掃除之役，寶元以後，員數倍增，祿廩從優，咸平中，洛苑使秦翰，雷有終，因討王均之亂，旣而有功，授以思州刺史，自後劉保信等，初無纖毫之功，咸啓僥倖之心，乃攀援前文，遂皆遙領團練刺史，議者否之，繼以明道，制命出於幃幄，威福假於宦寺，斜封墨勅，授之匪人，委用漸大，茲風一扇，先朝之典制盡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宦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腰金拖紫，充滿朝廷，處富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總威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諂諛之心，曲媚營求者，則舉而登用，勵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則旋見排斥，以致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大都親族，布滿丹陛，南金和寶，冰綃霧縠之積，富侔天子，嬖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僭擬後宮，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更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累封，爵位極矣！田園廣矣！金縉益矣！奴婢官矣！搢紳士大夫，盡出其門矣！非復向時掖廷永巷之職，閭牖房闔之任也！皇綱何由而振耶？是以賢才嗟謫，志士窮棲，莫此爲甚。昔人謂宦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聰，請以誤國之大者，重貫而論之。臣謹按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師陝右，已彌歲禩，專以欺君罔上爲心，虛立城柴，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鬻賣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典常，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得防團者，有放逐田里不應甄敘而擢登清

禁者，有託儒爲姦，憤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塵擁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養驕恃勢，不知古今，徒以門高閥閱，搖尾乞憐，僥倖請託，而立登要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廉寡恥之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戰士，躬冒矢石，傷有金帛之賜，死有襃贈之榮，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傷戰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賞罰不明，兵氣委靡，凱還未久，書品已崇，庖人廐卒，掃門執鞭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勁卒，貫盡選爲親兵，實自衛也。方戰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意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憾，而陛下恬然不顧也。貫爲將帥，每得內帑金帛以濟軍需，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償於州縣，依勢作威，倚法肆貪，暴賦橫斂，民不堪革，將士爲之解體。貫方且意氣洋洋，自爲得計，兇焰悖然，臺諫之臣，間有剛毅不回之士，愛君憂國，一言議及，則中以危法，遂使天下不言而敢歸怨陛下矣。今者，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其借北伐之議，經營既久，國用匱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加以饑饉，迫之以重斂，其勢必無以自全。陛下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今天下之民，被茲毒蠱久矣！其貧至矣！養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昔人謂刻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臣恐深恐無恆心之民，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或起不肖之心，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積怨氣，天心憫焉，非朝廷福也。劉蕡謂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

國喪師者，其言載之青史，雖愚夫莫之或非；陛下儻優游不斷，異時禍稔蕭牆，姦生幃幄，追悔何及！伏願陛下擴天日之明，塞陰邪之路，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使安其分可也。史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陛下何苦暱之，此臣愚所不識也。恭惟陛下以社稷爲心，生靈爲念，思禍患於未萌之機，戒其所當戒，更其所當更，斷自宸衷，決而行之，無恤邪論之紛紛，天下幸甚！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者，此也。臣一介草茅，世食陛下之祿，沐浴陛下膏澤久矣，當此之時，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臣輕吐狂直，上觸天威，非不知言出而禍從，計行而身戮，蓋痛紀綱之壞，哀生靈之困，變亂將起，社稷將危，忠憤所激，有不能自己者，不識陛下能赦之否？臣聞唐貞觀時，有上封事者，或不切事，文皇厭之，欲加譴黜，魏鄭公諫曰：古者立謗木，欲其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否，咨其所陳言，而是乎，爲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今臣倦倦非望，陛下之勞遣，願陛下咨其所陳，據其實而行之，使納諫之君，不獨專美於前代，臣子之至願也。惟陛下裁之，嗚呼！犯顏逆鱗者，人臣之盡忠，廣覽兼聽者，聖人之盛德，臣之所以自愛者，可謂忠矣！陛下所以處臣，宜如何焉？願少緩天誅，庶開忠讜之路，永保無窮之基，倘或不容，身首異處，取笑士類，亦臣所不恤也！臣無任昧死，俯伏聽命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童貫上平燕策。

蔡儻北征紀實曰：是歲童貫上平燕策，太抵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燕薊而後

以重兵取雲中，其語汗漫無取，蓋時貫尙未有名，士大夫從之，加以緣飾其姦爾！
八月四日甲寅，馬政同呼延慶等行。

馬政同高藥師行齋物，令見女真首領，再議舊好，復依建隆雍熙已來買馬事，次可附口詔，傳宣撫問，迺議及夾攻大遼事，脫或有意可言，次遣使來議，須密諭之，遂就登州，乘平海軍船去。

九月二十九日戊午，聖旨將安堯臣書送尙書省，衆議以聞。

閏九月九日戊午，馬政等下船達北岸。

馬政與高藥師下船達北岸，爲邏者所執，奪其物，屢欲殺之，藥師辨論再四，遂縛以行。

二十七日丙子，馬政等至女真所居阿芝川涑流河。

馬政被縛，行經十餘州，方至其酋所，居阿芝川涑流河約三千餘里，其用事人曰粘罕，曰阿忽，曰兀室，皆呼郎君，請問遣使之由，政對以先是，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時，嘗遣使來買馬，今來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兼自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弔伐，以救生靈塗炭之苦，願與貴朝共伐大遼，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許允後，必有國使來也。阿骨打與粘罕阿忽兀室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發人同馬政來。

十一月己酉朔，是日改元重和元年。

十三日辛酉，安堯臣上書，頗有可採，除承務郎。

是日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堯臣遠方書生，既陳歷代興衰之跡，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忍寘之典刑，議加爵賞，僉論未允，朕獨何私，契勘安堯臣崇甯四年，已曾許用，安惇遺表恩澤奏補，因得責降，遂寢不行。今惇雖未復舊官，可特與正奉大夫遺表恩澤，令吏部檢元狀，先次補堯臣尙書吏部，恭奉御筆比緣大臣云云。至補堯臣本部尋檢。到崇甯四年七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故特進安惇妻清河郡夫人張氏，陳乞補堯臣狀，詳覆遵依御筆施行。故追復正奉大夫安惇遺表，恩澤與親姪堯臣文資右擬補承務郎惇，廣安軍人，在哲宗朝爲樞密使，主上卽位之初，其子郊，嘗指斥乘輿，有欲立上之語，後爲族人所告，敕令合州根治，既得其實，郊乃棄市。惇去十官，至是復正奉大夫。

十二月二日己卯。馬政同女真人。渤海。李善慶等來。

女眞發。渤海人一名李善慶，熟女眞；一名小散多，生女眞；一名渤海，共三人，齋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爲贊，同馬政等俾來朝覲還禮，以十二月二日至登州，遣詣京師。

政宣上帙三

起重和二年正月十一日丁巳，盡其日。

重和二年正月十一日丁巳。金人李善慶等至京師。

是日，李善慶等入國門，館於寶相院，上令蔡京、童貫、鄧文誥見之議事，詔補善慶脩武郎，小散多都騎從義郎，渤達、秉義郎，給全俸。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朱理真，番語訛爲女真，本高麗朱蒙之遺，或以爲黑水靺鞨之種，而渤海之別族，三韓、辰韓，其實皆東夷之小國也。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又名阿木火，取其河之名，又曰阿芝川，洑流河。阿骨打建號，改曰皇帝塞，至竄改曰會寧府，上京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渤海，鐵離北近室韋，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靺鞨者，蓋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無大君長，其聚落各酋豪分治之。隋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而曲折皆爲戰鬪之狀。文帝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唐貞觀中，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俾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常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契丹阿保機乘唐衰亂，開國北方，併吞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阿保機慮女真爲患，乃誘其強宗大姓數千戶，移置遼陽之南，以分其勢，使不得相通，遷入遼陽。著籍者名曰合蘇款，所謂熟女真者是。

也。自咸州之東北，分界入山谷，至於東沫江，中間所居，隸屬咸州兵馬司，許與本國往來，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沫之北，甯江之東北，地方千餘里，戶口十餘萬，散居山谷間，依舊界外野處，自推雄豪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則謂之生女真；極邊遠而近東海者，則謂之東海女真；多黃髮，鬢皆黃，目睛綠者，謂之黃頭女真，其人驍悍勇鷙，不能辨生死，女真每出戰，皆被以重鎧，令前驅，名曰硬軍，種類雖一，居處懸遠，不相統屬，自相殘殺，各爭雄長，其地則自契丹東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穀，以耕鑿爲業，不事蠶桑，土產名馬、生金、大珠、人參及蜜蠟、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鷓、海東青，獸多牛、羊、麋鹿、野狗、白鼯、青鼠、貂鼠，花果有白芍藥、西瓜，海多大魚、螃蟹，冬極寒，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褊皮藏之，皆以厚毛爲衣，非入室不撤，稍薄則墮，指裂皮膚，盛夏如中國十月，西北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石坡地，極高，去天甚近。東有蘇扶等州，與中國青州隔海相直，多大風，風順，隱隱聞鷄犬聲，其人則耐寒忍飢，不憚辛苦，食生物，勇悍不畏死，其性奸詐，貪婪殘忍，貴壯賤老，善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不用舟楫，浮馬而渡，精射獵，每見巧獸之蹤，能躡而摧之，得其潛伏之所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射而啖之；但存其皮骨，嗜酒而好殺，醉則縛而俟其醒；不然殺之，雖父母不能辨也。其俗依山谷而居，聯木爲柵，屋高數尺，無瓦，覆以木板，或以樺皮，或以草綱繆之。墻垣籬壁，率皆以木門，皆東向，環屋爲土床，熾火其下，與寢食起居其上，謂之炕，以取其煖。奉佛尤謹，以牛負物，或鞍而乘之，遇雨多張牛革以爲禦，無儀法，君臣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鷄，亦召其君而食。

之。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故無論貴賤，人有數妻。飲宴賓客，盡攜親友而來，及相近之家，不召皆至，客坐食，主人立而待之；至食罷，衆客方請主人就坐，酒行無算，醉倒及逃歸則已。其衣服，則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婦人辮髮盤髻，男子辮髮垂後，耳垂金銀，留腦後髮，以色絲繫之，富者以珠玉爲飾，衣墨裘細布貂鼠青鼠狐貉之衣；貧者衣牛馬豬羊貓蛇犬魚之皮，其飯食則以糜釀酒，以豆爲醬，以半生米爲飯，漬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屬，和而食之，芼以蕪荑，食器無瓠陶，無碗筯，皆以木爲盤，春夏之間，止用木盆注口粥，隨人多寡，盛之以長柄小木杓子，數柄回環共食，下粥肉味無多品，止以魚生獐生，間用燒肉，冬亦冷飲，卻以木櫟盛飯，木盆盛羹，下飯肉味與下粥一等，飲酒無算，只用一木杓子，自上而下，循環酌之，炙股烹脯，以餘肉和菜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其禮則拱手退身爲曙，跪右膝，蹲左膝，著地拱手搖肘，動止於三爲拜。其言語則謂好爲感，或爲塞痕，謂不好爲辣撒，謂酒爲勃蘇，謂拉殺爲蒙山，不屈花不辣，謂敲殺曰蒙霜，特姑，又曰霑勃辣駭，夫謂妻爲薩那罕，妻謂夫爲愛根。其節序元日則拜日相慶，重午則射柳祭天，其人不知紀年，問之，則曰吾見青草幾度，以草一青爲一歲。其婚嫁富者則以牛馬爲幣，貧者則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乃自敍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未娶，欲納之者，卽攜而歸，其後方具禮，偕女來家，以告父母。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日夕飲酒，則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謳歌，以侑觴，邂逅相契，調諠往返，卽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

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妻歸甯，謂之拜門，因執子培之禮。其樂則惟鼓笛，其歌則有鷓鴣之曲，但高下長短，鷓鴣二聲而已。其疾病則無醫藥，尙巫祝，病則巫者殺豬狗以禳之，或車載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其死亡，則以刃斃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所有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則無旅店，行者息於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苟拒而去，則餘家無復納之。其市易則惟以物博易，無錢，無蠶桑，無工匠，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之。其姓氏則曰完顏，謂王，亦蓋謂張，那懶謂高，排磨申獨斤奧敦紇石列秃丹婆由滿釀剌夢剌陀嚙温迪掀棹索拗兀居尼漫古棹角阿番字木律兀毯字木律字木律，通有三姓。其官名，則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曰諳版孛極烈，大官人，孛極烈官人，其職曰忒毋萬戶，萌眼千戶，毛毛可百人，長蒲里偃牌子頭孛極烈者，糾官也，猶中國言總管云。自五戶孛極烈推而上之，至萬戶孛極烈，皆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其宗室皆謂之郎君，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盡拜於馬前，郎君不爲禮，役使奴隸；又有號阿盧里移賚孛極烈，粘罕爲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而不改其號。其法律吏治別無文字，刻木爲契，謂之刻字。賦歛調度，皆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殺人剽劫者，培其腦而死之。其家人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之，其賊以十分爲率，六歸主而四沒官，罪輕者決以柳條，或贖以物貨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於其中，其稅

律遇雨隆晃兀獨頂阿迭烏陵蒲察烏延徒單僕散温敦龐古。

唐時初稱姓孛，至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首領，每首領有一姓。

賦無常，遇用多寡而斂之。法令嚴，殺人取民錢重者死。其他罪無輕重，悉決柳條箠背，不杖於臀，恐妨騎馬。罪極重者，鞭以沙袋，守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決，凡有官者，將決杖之廊廡，賜以酒肉，官尊者決於堂上，已杖，視事如故。其用兵則戈爲前行，人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刀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輒不可出，攜不滿百。隊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旂，百長挾鼓，千長則旂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什長皆斬，負戰鬪之屍以歸者，則得其家貲之半。凡爲將，人自執旂，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取，無從者。國有大事，適野環坐，晝灰而議，自卑者始議，議畢，卽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高下，賞之以金若干，舉以示衆，或以爲薄，復增之。初叛之時，率皆騎兵，旂幟之外，各有字記，小大牌子繫馬上爲號。每五十人分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鎗，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內，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隊而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自爲戰則勝。遼國沿邊置東京、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湯河兵馬詳穩司，東北路統軍司分隸之。至遼主道宗朝，避興宗之諱，改曰女真。遼主秋歲入秋山，女真常從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職也。辛苦則在前，逸樂則不與，然爲邊患，或臣於高麗，或臣於契丹，叛服不常，遼國謂之羈縻酋而已。本

朝建隆二年，始遣使來貢方物，多名貂皮，自此無虛歲，或一歲再至。雍熙中來訴契丹置三柵屯兵，絕其朝貢之路，乞遣兵平之。眞宗爲降詔撫諭，而不發兵；又嘗訟高麗誘契丹侵其疆，高麗盛言女眞貪殘不可信。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往伐高麗，過其國，乃與高麗合拒契丹。女眞衆纔一萬，弓矢精強，又善爲冰城，以水沃而成冰，堅不可上。契丹大敗，喪師而還。至仁宗朝，遂不復通中國。先是建隆以來，熟女眞由薊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元豐五年，詔先朝時，女眞常至登州賣馬，後聞馬行道徑，爲高麗隔，歲久不至。今朝廷與高麗往還，可降詔王徽如女眞，願市馬中國者，許假道，而女眞之使卒不至。其初會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云。女眞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完顏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眞，會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眞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陽哥太師，以至阿骨打，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笑，顏視不常，而有志，能用其人，稍稍併吞傍近都族，或說以誘納叛亡，或加以盜藏牛馬，好則結爲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強掠之，力農積穀，練兵牧馬，外則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如此者十餘年。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阿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得柄，劖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天祚嗣位，天祚乃遼國第九代耶律延禧，號天祚。立未久，當中國崇甯之間，漫用奢侈，宮禁競尙北珠，

北珠者，皆北中來樵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絕，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以困，恣聽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慕尙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而小者若桐子，皆出遼東海汊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晝，則必大熟，乃以十月，方採取珠蚌，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則堅冰厚已盈尺矣，鑿冰沒水而捕之，人以病焉。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球藏其嗉，又有俊鵝，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人旣以俊鵝而得天鵝，則於其嗉得珠焉。海東青者，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爲異，必求之女真，每歲外，鷹坊子弟，趣女真發甲馬千餘，入五國界，卽東海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鬪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加之沿邊諸將，如東京留守黃龍府尹等，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敷，拜奉禮物，各有等差，所司弊倖百出。又有使者，號天使，佩銀牌，每至其國，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室女侍之；後使者絡繹，特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由是諸郡皆怨叛，潛附阿骨打，咸欲稱兵以拒之。天慶二年春，天祚混同江釣魚舊例，諸國會長盡來獻方物，宴會犒勞諸酋，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正視，辭以不能。天祚謂蕭奉先曰：阿骨打筵上意氣雄豪，可託一邊事，殺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諫而止。阿骨打自宴漁河歸，漸懷異志，疑遼見伐，粘罕曰：迎風縱棹，順板走丸，禍至速矣！不如乘其無備，先併隣國，聚衆爲備，以待其變。於是併東瀕西渤二海部族，用粘罕骨捨兀室爲謀主，參與議論，以銀珠割移烈婁宿闇母等爲將帥。阿骨打有度量，善謀，粘罕善用兵，好殺，骨捨剛毅而殘忍，粘罕

兄事骨捨，在內則骨捨坐粘罕上，在外則粘罕坐骨捨上，兀室奸猾而有才，自製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國，國人號爲珊蠻，珊蠻者，女真語巫姬也，以其通變如神，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及。大抵數人皆黠虜也。天慶四年，率兵叛遼，會集諸部，全裝軍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甯江州，攻破之，殺戮無噍類，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三千；又敗蕭嗣先於幽河店；又敗涑流河黃龍府咸州好草谷，四路都統，誅殺不可勝計，丁壯卽加斬截，嬰孺貫槊上，盤舞爲樂，所過赤地無餘，侵併諸路，簽揀強人壯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天祚下詔親征，粘罕兀室僞請爲卑，哀乞降者，旣示衆，反以求戰，幔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盡底剪除，阿骨打聚諸酋，以刀撈面，仰天哭曰：始與汝輩起兵，共苦契丹殘擾，而欲自立國爾！今吾爲若卑哀請降，庶幾免禍，乃欲盡剪除，非人人効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帳前曰：事已至此，唯命是從，以死拒之。天祚率番漢兵十餘萬，車騎亘五百里，鼓角之聲，旌旂之色，震耀原野。自長春路分路而進，與女真兵會，女真乘契丹未陣，急擊之，天祚大敗，衆軍潰走，遂攻掠饒慶等州縣，東京黃龍府，又陷蘇復渤海遼陽所管五十四州，殺戮漢民，計數百萬；又渡遼東長春兩路，大肆并吞，意有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祕書郎，說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爲國，圖霸天下，謀爲萬乘之國，非千乘所能比也。諸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冊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

安遼國之民，建萬世之鎡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則禍如發矢，大王何如？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爲皇帝，國號大金。以本土名阿祿阻爲國號，阿祿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曰大金，名國也。遼人以遼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王爲姓，以旻爲名。楊朴又稱說，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或求大國封册，遣人大遼，以求封册，其事有十，乞徽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衰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大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鶻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南北面大臣會議，蕭奉先等悉從所請，遂差靜江軍節度使奚王府監軍蕭習泥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册封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慶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册文官云。朕對天地之閔休，荷祖宗之不業，九州四海，屬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重任，宵衣爲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慎之區，實界扶餘之俗，土濱巨浸，財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構，碧雲袤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箱，疇不推於絕駕，封章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穡，是用遣蕭習泥烈等，持節備禮，策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嗚呼！義敦友睦，地列豐腴，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馴物，戒哉！欽哉！式孚于休！玉輅與象輅，御寶刻東懷印，到其國，楊朴以册文非是，阿骨打大怒，鞭其使，卻回之。大宋政和七年，有蘇復州民百餘戶，避亂泛大海至文州登岸，具言其由。登州具奏，詔蔡京童貫議，遣使通好，歲遣使命，往來議事，結盟夾攻大遼，復取燕雲故地，以致用兵兆亂焉。

政宣上帙四

起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盡宣和三年正月。

三月丁未朔，是日改元宣和。

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差歸朝官朝議大夫直祕閣趙有開、忠訓郎王瓌充使，齎詔書禮物與李善慶等渡海聘之。

先是，歸朝官趙良嗣、趙有開議報女真儀，良嗣欲以國書用信禮，有開曰：女真之會，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屬，何必過爲尊崇，止用詔書足矣！問善慶如何？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擇於是。從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有開死，會河北奏得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真爲東懷國王，且妄言女真嘗祈契丹修好，詐以其表聞。于是罷使人之行，止差呼延慶等用登州牒，遣李善慶等歸。

六月三日戊寅，呼延慶至女真軍前，爲女真所留。

呼延慶至女真軍前，其國主與粘罕等，責以中輟，具言登州移文行牒之非。呼延慶答曰：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告終，卽延慶與貴朝使人同議，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旣死，遂權令登州作移文，奔走前來，使人與書不來，自有此故；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則朝廷定別有使人共議，切望明察。言之不聽，遂留呼延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真遣呼延慶回。

呼延慶既被留，數見國主，執其前說，再三辯論，紛拏累日，而國主與粘罕兀室議論，復遣呼延慶歸，臨行語云：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議夾攻，匪我求爾家，爾家再三瀆吾家，吾家立國，已獲大遼數郡，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遣使人報聘者，欲交結鄰國，不敢拒命，既聞使回，不以書示，而以詔詔我，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差使人，止令使臣前來議事，尤非其禮，足見中轍，本欲留汝，念過在爾朝，非卿罪也。如見皇帝，若果欲結好，同共滅遼，請早示國書，若依舊用詔，定難從也。且大遼前日遣人來，欲冊吾爲東懷國者，蓋本朝未受爾家禮，嘗遣使人人大遼，令冊吾爲帝，取其鹵簿，使命未歸，爾家方通好，後既諾汝家，而遼國使人冊吾爲至聖至明皇帝，當時吾怒其禮儀不全，又念與汝家已結夾攻，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乃本國守爾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卿可速歸，爲我言其所以。國主遂起翌日，呼延慶辭歸，持其書來云：契丹修好不成，請復別遣人通好。

二十六日戊戌呼延慶離女真軍前。

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回到京師。

是日入朝奏言女真所言之事，齎到女真文字報，與遣使大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瓌同呼延慶赴闕，見童貫議事。

三月六日丙午詔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往使忠訓郎王瓌副之議夾攻契丹求燕地。

威幣等。

是時童貫受密旨，借倚外勢，以謀復燕。詔趙良嗣、王瓌充使副，由登州以往，用祖宗故事，以買馬爲名，因約夾攻契丹，取燕雲故地，面約不齋書，唯付以御筆。

趙良嗣、燕雲奉使錄曰：宣和二年春二月，詔遣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女真，忠訓郎王瓌副之，以計議依祖宗朝故事，買馬爲名，因議約夾攻契丹，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于朝廷。元奉密旨，令面議，別不曾齋文字前去。三月二十六日，自登州泛海，由小謝馳碁末島、碁子灘、東城會口、皮岡、烏，四月十四日，抵薊州關下，會女真已出師，分三路趨上京，良嗣自咸州會于青牛山，諭令相隨，引看，攻上京城破，遂與阿骨打相見于龍岡，致議約之意。大抵以燕京一帶，本是舊漢地，欲相約夾攻契丹，使女真取中京，本朝取燕京一帶。阿骨打令譯者言云：契丹無道，我已殺敗，應是契丹州域，全是我家田地，爲感南朝皇帝好意，及燕京本是漢地，特許燕雲與南朝，候兩三日，便引兵去。良嗣對云：契丹無道，運盡數窮，南北夾攻，不亡何待？貴國兵馬去京西甚好，自今日議約既定，只是不可與契丹議講和。阿骨打云：自家既已通好，契丹甚閑事，怎生和得？便來乞和，須說與己共南朝約定，與了燕京，除是將燕京與南朝，可以和也。良嗣對今日說約既定，雖未說盟誓，天地鬼神，實皆照臨，不可改也。食罷，約入上京，看契丹大內居室，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並馬乘之，過五鑾宣政等殿，遂置酒于延和樓。良嗣有云：建國舊碑，胡日暗興，王故地野風。

乾，回頭笑謂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轡。遂議歲賜良嗣許三十萬，卻云契丹時，燕京不屬南朝，猶自與五十萬，而今與了燕京，如何只三十萬？辯論久之，卒許契丹舊數。良嗣問阿骨打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州則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云：西京地本不要，止爲去擊阿适須索一，阿适天若擊了阿适，也待與南朝。又言：平營本燕京地，自是屬燕京地分。高慶裔云：今所議者，燕地也，平深自別是一路。阿骨打云：言約已定，更不可改。本國兵馬已定，八月九日到西京，使副到南朝，便教起兵相應，趣歸。且言緣在軍上，不及遣使前去，止以事目一紙付良嗣，約以女真兵自平州松林趨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不如約，則難依已許之約，以二百騎護送，東過鐵州，遣人走馬追及，別有事商量，請使副回相見。良嗣回至女真所居，阿木火，阿骨打言本約到西京，以兵相應，卻因牛疫死，且回候家，約日同舉，惟恐失信，故請使副回見。楊朴云：郎君們意思，不肯將平州畫斷作燕京地分，此高慶裔所見如此，須著一箇方便。後來與粘罕議事，論以南朝議酌既定，務在明白。庶免異時計校。粘罕問有幾事？對以將來舉軍之後，南兵不得過松亭古北榆關之南，免致兩軍相見，不測紛爭，此最大事一也。其他畧至，臨時可以理會。且先以古北松亭及平州東榆關爲界，此其二也。要約之後，不可與契丹議和，此三也。西京管下，惟恐妨收捉阿适道路，所有蔚應朔三州，最近于南界，將來舉兵欲先取此三州，其餘西京歸化奉聖等州，候擊了阿适回日，然後交割四也。兩國方以義理通好，將來本朝取了燕京，卻要係官錢物，此無義理，可便除去，五也。事定之後，當于榆關之東，置樵場，六

也。榆關在平州之東，屢以榆關爲言，句平州在內也。粘罕云：所言都好，但蔚應州爾恐阿适走去，彼處候我家兵馬到日，

來商量，所要係官錢物，曾思量來，也是不好，便待除去。粘罕兀室云：我皇帝從上京到了，必不與契丹講和，昨來再過上京，把契丹墳墓宮室廟像，一齊燒了，圖教契丹斷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來告和也？千萬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間裏斷絕了。

我亦會聽得數年前，童貫將兵到邊，卻恁空回。對以此探報傳言之悞，若是實會領兵上邊，便只恁休得？郎君們亦莫輕信。粘罕大喜云：兩家都如此，卻甚好，若要信道，將來必不與契丹通和，待于回

去底國書內寫著打毬射柳，及所在宴飲，必召同集，及令上京俘獲契丹吳王妃作舞獻酒。妃初已醜吳王

下，既而延禧私納之，又與其謂良嗣曰：此是契丹兒媳，且教與自家勸酒，要見自家兩國歡好。阿

骨打與良嗣把手酬酢曰：契丹煞大，國土被我殺散，我如今煞是大皇帝，昨來契丹要通和，只爲不著兄字，以至領兵討伐，自家南朝是天地齊生底國王皇帝，有道有德，將來只恁地好相待通好，更

不爭要做兄弟，這箇事是天教做，不恁地，後怎生隔著箇恁大海，便往來得？我從生來，不會說脫空，今日既將燕京許與南朝，便如我自取得，亦與南朝。于是差使副以攻破上京，俘獲鹽鐵使蘇壽吉

來獻，其意以爲既以燕地割隸中朝，以壽吉本燕人，故獻之，仍以質留劉亮等六人，及因風吹逐刀魚船于立等兵級二十八人，並交付良嗣還朝。

七月十八日丙辰，金人差女真斯刺習魯充回使，渤海高隨、大迪、烏副之，持其國書來許燕地。

金人國書七月十八日，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隔于素昧，未相致于禮容，酌以權宜，在交馳于使傳，共計成于大事，盍備露于信華。昨因契丹皇帝重遭敗衄，竟見奔飛京邑，立收人民，坐獲告知，備禮册上爲兄，理有未敦，斥令更飾，不自惟度，尙有誇淹，致親領甲兵，恭行順伐，途次有差，到朝奉大夫趙良嗣、忠訓郎王瓌等奏言，奉御筆，據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已許上件所謀燕地，并所管漢民，外據諸邑，及當朝舉兵之後，皆散到彼處，餘人戶不在許數。至如契丹請和，聽命無違，必不應允，若是將來舉軍，貴朝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從于上京，已曾遣回，轉赴燕路，復爲敵人遠背，孳畜多疲，已還士馬，再命使人，用報前由。即日據捉到上京鹽鐵使蘇壽吉，留守同知王民傲，推官趙拱等，俱貫燕城，內摘蘇壽吉先行付去，請發國書，備言銀絹依准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權場，及取前人家屬，并餘二員，卽當依應具形敵福，冀亮遐悰。令屬秋初，善綏多福，有少禮物，具諸別錄，今差孛堇斯刺習魯充使，大迪烏高隨充副，同回前去，專奉書披陳，不宣。謹白。

九月四日壬寅，趙良嗣引習魯等入國門，錫宴于顯靜寺，衛尉少卿董耘押筵館于同文館。
七日乙巳，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入見于崇政殿。

上臨軒，引習魯等捧國書以進，見訖而退。

八日丙午，錫宴于童貫府第。

是日諭習魯等，今來所約，惟是貴國兵馬早到西京，最爲大事。習魯等對以如一切約定，本國兵馬必不失信。又詔引習魯等以下三節人，從往相國寺及龍德太乙宮燒香。

十八日丙辰，習魯等入辭于崇政殿，如朝見之儀。

二十日戊午，習魯等出國門，錫宴于顯靜寺。良嗣押筵，王瓊充送伴。差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持國書及事目，隨習魯等前去報聘。約期夾攻，求山後地許歲幣等事。

左僕射王黼共議回答國書信，再差馬政隨習魯等過海，仍求割還山後雲中府地土，差承節郎京西北路武士教諭馬擴隨父行。

朝廷國書九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遠承信介，特示函書，具聆啓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爲暴虐，知夙嚴于軍旅，用綏集于人民，致罰有辭，逃聞爲慰。今者確是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羣黎，舊爲赤子，既久淪于塗炭，思永靖于方陲，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領兵相應，使回請示舉軍的日，以憑進兵夾攻，所有五代以後所陷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議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侵越，過關外據諸邑，及貴朝舉兵之後，皆散到彼餘處，人戶不在收復之數，銀絹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蘇壽吉家屬并餘二員，請依應津遣，候當秋杪，益介熙純，今差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同差來使副還朝，外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

不宣謹白。

事目樞密院奉聖旨，已差馬政同來，使齋書往大金國，所有到日，合行體會議約事節，若不具錄，慮彼別無據憑，今開列于後：一、昨來趙良嗣等到上京，計議燕京一帶以來，州城自是包括西京在內，面奉大金皇帝指揮，言我本不要西京，只爲就彼拏阿适去，且留著，候將來拏了阿适都與南朝趙良嗣等又言，欲先取蔚應朔三州，卻言候再來理會，今來國書內所言五代以後所陷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卽是薊涿易檀順營平并山後雲環應朔蔚媯儒新武，皆係舊漢地也。內雲州改爲西京，新州改爲奉聖，武州改爲歸化，除山前已定外，其西京歸化奉聖媯儒等州，恐妨大金兵馬夾攻來路，當朝未去收復。其蔚應朔三州，正係兩朝出兵夾攻之處，今議先次收復，其西京歸化奉聖媯儒等州，候將來大金國兵馬回歸之後，當朝收復。一、今來國書內已盡許舊日所與契丹五十萬銀絹之數，本爲五代以後所陷幽薊一帶，舊漢地及漢民，所以言幽薊一帶，便知西京亦在內地，不如此，則怎生肯與許多銀絹。一、今來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便自燕京并應朔州入去也。如此，則方是夾攻及應得，今來相約也。若將來大金兵馬不到西京，便是失約，卽不能依得，今來已定文字也。且是早到西京，以便應夾攻，其馬政回于國書內，分明示及舉軍的確到西京月日，齋憑相應。右劄付馬政，候到日執據上件語言事節，一一開說，如未信憑，卽出此聖旨文字，並逐節照會相約，不管漏落，仍取的確回書，庶早回歸，准此繳申，無致留滯者。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馬政至女真，以國書授之。及出事，目示之。

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但對以唯唯，遂留虜帳前月餘，議論不決，虜人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疑客，以爲南朝無兵武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燕地漢民也；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地，以臨制南方，坐受其敵。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我又何必跨海講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爲鄰，至時以兵壓境，更展提封，又何不可？徐議未遲。惟粘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不妨。阿骨打遂將馬擴隨行射獵。

馬擴茄齋自敘曰：阿骨打一日集衆會豪，出荒漠打圍射獵，粘罕與某並轡，令譯者相謂曰：我聞南朝人止會文章，不會武藝，果如何？某答以南朝大國，文武常分兩階；然而武有兼深文墨，文有精曉兵務者，初不一槩言也。粘罕云：聞教諭兵書及第莫聯會弓馬否？某答以我舉進士，取在義策，弓矢特其挾色耳。粘罕遂取已所佩弓授某云：且煩走馬開弓，願見南人射弓手段。某遂策馬開弓，作射物狀。粘罕愕然。馬行積雪中，雖晴日不消，至晚，阿骨打召某云：聞南使會開弓，來日隨我射一物如何？僕答以武舉射生非所長，容試射之，或有得。翌早，阿骨打設一虎皮，坐雪上，授僕弓矢各一。

其弓以皮爲弦，指一雪積，使某射之，再中其端，阿骨打笑曰：射得煞好，南朝射者盡若是乎？僕嘗以措大弓箭軟弱不堪，如在京，則有子弟所長入祇候諸班，直天下禁軍諸路大事，藝人及沿邊收效用弓箭手保甲，彼乃武藝精強之人，如某特其小小者耳。良久，阿骨打上馬，令大迪烏授某弓一，射生箭一，約云有獸起，卽射之。行二里許，一黃獐躍起，阿骨打傳令云：諸軍未許射，令南使先射，某躍馬馳逐，引弓一發，殪之。自阿骨打而下，皆稱善。是晚，粘罕言見皇帝，說射得煞好，南使射中，和我心上快活。次日還館，大迪烏見先君語甚喜。次日，阿骨打遣其弟詔瓦郎君贊貂裘錦袍犀帶等七件，云南使能馳射，皇帝賜粘罕父撒垓相公者云：南使射生得中，名聽甚遠，可立一顯名，今後喚作也力麻立。譯云善射之人也。隨其打圍，自涑流河阿骨打所居止帶，東行約五百餘里，皆平坦草莽，絕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間，有一二族帳，每族帳不過三五十家，自過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種穀黍，所種止稗子春米。旋炊粳飯，遇阿骨打聚諸酋共食，則于坑上用矮檯子或木盤相接，人置稗飯一碗，加匕其上，列以藜韭野蒜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櫟盛豬羊雞鹿兔狼麋麝狐狸牛驢犬馬鵝雁魚鴨蝦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爨，多芥蒜漬沃，續供列各取佩刀斲切薦飯，食罷，方以薄酒傳杯冷飲，謂之御宴者亦如此。自過曠辰州東京以北，絕少麥，每日各以射倒禽獸薦飯，食畢上馬，每旦阿骨打于積雪中，以草薦一虎皮，背風而坐，前燎草木，率諸酋至，各取所別箭一隻，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右上馬，放所部軍馬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續不絕，兩頭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圍盡，阿

骨打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行，兩翼騎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起外者，四圍得迎射，自外起內者，須主酋先射。凡圍如箕，掌徐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卽兩稍合圍漸促，須臾，作二三十匝，野獸迸走，或射或擊，盡斃之。阿骨打復設皮坐，撒火炙陷，或生燔，引酒一兩杯，騎散，止宿。阿骨打嘗言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布陣，大槩出此。出獵既還，仍令諸郎君家各具酒餚，請南使赴飲。十餘日，始造國書。時適經元日，隔夕令大迪烏具車仗，召南使赴宴，凌晨出館，赴帳前，近行五里，阿骨打與其妻大夫人者，于坑上設金裝交椅二副並坐，阿骨打二妻皆稱夫人，次者摳衣，親饋什物，以名馬弓矢劍槊爲獻。且曰：臣下有諂邪奸佞，不忠不孝者，願皇帝代上天，以此劍此弓誅殺之。各跪上壽杯，國主酬酌之；次令南使上壽杯于國主及夫人，飲畢，阿骨打親酌二杯酬南使，阿骨打云：我家自上祖相傳，止有如此風俗，不會奢飾，祇得箇屋子冬煖夏涼，更不必修宮殿，勞費百姓也。南使勿笑，當時已將上京掠到大遼樂工，列于屋外，奏曲薦觴于左右，親近郎君輩，玩狎悅樂，獨阿骨打不以爲意，殊如不聞。宴畢，令南使往粘罕家議事畢，遣使隨馬政來。

宣和三年正月，金人差曷魯大迪烏充使副，持書來議夾攻。

金人國書正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適紆使傳，遙示英華，載詳別屬之辭，備形書外之意，事須審而後度，禮當具以先聞。昨者，趙良嗣等回，許與燕京并所管州鎮，書載若不夾攻，難應已許，今若便要西京，只請就使計度收取，如難果意，冀爲報示，有此所由，未言舉動的期，所有

關封，決當事後載知，亦曾熟慮。春令在始，善祝多祺。今差字輩，曷魯大迪烏充國信使副，有少。其
具諸別錄，專奉書，不宣。謹白。

政宣上帙五

起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午，盡宣和四年四月十日戊戌。

宣和三年二月十七日壬午，曷魯至登州。

先是女真往來議論，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阿骨打之約，欲使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又詔環慶鄜延軍與河北票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兵討賊。朝廷罷更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留曷魯等不遣。曷魯猶忿，屢出館，欲徒步至京師。尋詔馬政王瓌引之詣闕。

五月十三日丙午，曷魯至京師。

是日，曷魯入國門，差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日。緣議論曷魯等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令師禮入奏，復旨候童貫回。曷魯凡留三月餘，凡見辭宴犒，並如習魯例。王黼議復國書，止付曷魯等還，不遣使。

北征紀實曰：時童貫捕方臘，宣撫東南未歸，而女真使人同馬政等復至。時上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有旨諭女真使人可復回也。

八月二十日壬子，發曷魯、大迪、烏齋歸本國。

朝廷國書八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遠勤專使，薦示華絨，具承契好之修，深悉

封疆之事。惟夙惇于大信，已備載于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問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順履清秋，倍膺純福。今李董曷魯大迪烏回，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金人攻破遼人。中京。天祚入夾山。

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固論、國相李極烈，并粘罕兀室，率師度遼，而用降將余觀爲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日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卽莫知所在，而天祚遽至燕山矣。又懼追襲，與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復徙西北，爲鶻泊。女真旣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亦將西至鶻鶻泊，則適與天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陰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淖六十里，獨契丹能達，他虜所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駐兵鶻鶻泊，欲經營之，攻擊雲中府暨諸州，延引時日也。

三月十七日丙子，遼秦晉國王耶律淳篡立于燕山，遣使來告，謝不受。

天祚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宰相李處溫欲圖佐命，恩倖外，假怨軍聲援，潛結都統蕭幹勸進。燕王僭號。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淳與宗之孫，道宗洪基弟，敦本之子，于天祚爲從叔。初，洪基因其子濬，欲立淳爲儲，貳不果，已而立天祚。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九大王，又謂覃湘大王。在府番漢百官諸軍，并僧道父老數萬人，號曰天錫皇帝。改保大三年爲建福元年，改怨軍爲常勝。

軍肆赦下詔。諭國中曰：自我烈祖肇創造之功。至于太宗，恢廓清之業，故得奄有區夏，全付子孫。邇後繼承，罔不祇肅，傳二百祀之逾遠，得億兆人之底甯。蓋太平或弛于細娛，而內治多遺于外患，以是邊鄙生茲寇讎，漸爲蔓草之難圖，公肆長蛇之薦食，敢來問鼎，直欲爭衡敵壘，尙遙王師自潰，兵非不銳，事止失和，故使乘輿越在草莽，地隔不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三邊蕩搖，百姓震懼，懼不相保，謂將疇依。咸云六合爲家，不可一日無主，共戴眇質，用登至尊，皆出素衷，尙慙否德。又念與其長天下之亂，曷若復我家之功。苟其宗社不移，亦曰神靈所望，勢不克避，理當共知。嗚呼！朕以久處王藩，歷更政務，凡民疾苦，與事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自今以後，革弊爲先，所期俾四海用甯，不敢以萬乘爲樂。敢告遠邇，予不食言。又下詔廢延禧爲湘陰王。詔曰：大道旣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易德劾，人難力爲。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爲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柰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兆民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負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尙慮纂圖之學難，庶期復辟之有待。近得羣臣之奏，槩陳前主之非，所謂懷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杵軸成空，更滋淫費；陵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田，漢嫡之戮，實出無名，伋妻之亂，尤不可記。迄無悔改，以至播遷，伊戚自貽，大勢已去。是謂絕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微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愛，尙不忍從；柰羣議之爲公，正復見語。是以勉稱故事，用降新封。嗚呼！進退惟公，廢興有義，豈予小子欲專位號之崇，蓋徇衆心以爲社稷。

之計。凡在聞聽，體朕意焉。知宣徽南院使事蕭撻勃也。樞密副都承旨王居元充告謝大宋使，副承雄州牒准尚書劄子奉聖旨契勘。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仰會問因依使人復回。

北征紀實曰：是歲冬末，邊探報天祚以兵十萬屯燕京，聲言游獵，直抵雄霸界上。朝廷遽爲駭懼。及明年春，諜報再至，始知其意，謂中國有謀也。欲大舉討女真，而懼襲其後，是以耀武爾羣小旣安，則謀之如初。初三日，又報天祚敗走，不知所在，于是我師遂興。知真定府路安撫使趙適奏疏乞拊存。

疏曰：臣近准今月十三日樞撫劄子奉御筆，虜界爲女真所侵，兵勢瓦解，切慮奔潰侵軼，逼犯邊境，仰河北諸路帥司依已降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准備不測。勾抽上邊使喚，仍先具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入內侍省，遞奏聞去訖。臣竊謂北虜自澶淵旣盟之後，歲省用兵之費，國享重幣之利，虜自知得計，守盟修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虜酋失德，上下離叛，人不爲用。女真渤海寇亂其國，征伐不已。敗衄相繼，境土侵削，士馬凋殘，財力匱耗。常疑中國密有窺伺，左支右梧，困敵日甚。恭維陛下好生之德，深洽民心，帝王之舉，必度萬全。況臣嘗親聆玉音，屢被詔劄，每念南北歡好，力固祖宗盟誓，謂非細事，不可少有引惹，造端生釁，而虜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此。今茲睿旨，特慮他寇與奔潰之衆，不測侵軼，故示備禦之計。廟謨甚遠，預爲之防。然臣叨承闕寄，職所當言，苟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覩邊報，近者虜酋獵于白水川，女真揜其無備，全軍

陷沒。虜酋不知存亡，震擾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邊，虜將謂中國起乘其敵，疑隙既開，何可復釋。惟當示之安靜，致其懷服。臣愚竊謂耶律氏既有沙漠，歷年甚多，虜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姦雄，誰肯推伏？惟朝廷與虜兄弟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年。今虜酋叔兄弟子衆，若虜酋真遂不還，願陛下用家人禮，特遣重臣將命彼國，推急難之義，念外侮之虞，慰其宗族，臣下厚加撫勞，勉以忠孝，雪恥戡難。就其虜酋叔兄弟子，取虜酋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孤，以主虜衆，隆其恩禮，賜之封冊，申結信誓，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虜旣以中國爲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有大造于虜。陛下雖不責報虜歸故地，減歲幣，必有一以報陛下矣。如是則中國不待汗馬之勞，遺鏃之費，萬無失一，而安享大利。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伏望聖慈，特加採擇，速奮睿斷施行，實天下大幸！

貼黃臣愚竊謂燕失其酋，未不知所立，方疑中國乘間而攻之。然陛下兼愛南北生靈，務隆義好，若卽恤其禍難，援立新酋，當此孤危可取之時，得倚朝廷以存其國，又名言五順，勢無不從，則恩歸于我，必服彼心。中國永固，盟誓爲利無窮。若使彼新酋自立，則恩非我出，立而衆附，則勢將復強，增戍緣邊，過爲隄防，徒足生釁，以啓戎心。願陛下無遽增戍，開先時之隙，母緩立孤，貽不及時之悔。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亟圖之。

貼黃臣契勘女真蕞爾小夷，自昔臣屬北虜，勢不過虜之一大族，其衆強弱，與虜不侔。徒以虜有失德，乘其離心，遂致以寡敵衆，以弱凌強者，非女真之能，虜所自取也。然北虜大國，其人素不畏

女真女真今雖得志，亦豈能久橫行于虜中哉？虜之新酋既立，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仁聖被于四海，普天率土，罔不臣妾。若速于斯，有以深結虜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貪傲。今若止增戍之役，收援立之恩，示以守盟存國之大義，蠻貊革心，固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代州奏得金人邊牒。

准大金彰國軍應州牒近白水泊，擊散契丹放鵝行帳，天祚皇帝脫身北走，本國軍馬已到山後，

平定州縣，占守訖詣代州戒守邊人員，不得輒引逃去人民，爲國生事，自取禍亡。

四月十日戊戌，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勒兵十萬巡邊。

詔曰：燕京管內官吏軍民百姓等，朕惟皇天既付中國，民使宅九有之師，取亂侮亡，拓其疆土，景命有僕，惟有德者能克饗之。朕服紹丕基，仰承先帝休德，夙夜祇懼，不敢荒寧。荷天降康，登茲極治，聲教所暨，遠逮要荒。東踰朝鮮，西邁積石，南越牂牁之境，罔敢不庭。乃眷幽燕，實惟故壤，五季不造，陷于北戎。惟爾邦君，暨厥臣庶，夙懷慕義，思欲來歸，忠憤之誠，久而彌著。今上帝降禍于虜，穢德腥聞，弛絕綱維，傲爲暴亂，橫賦強斂，誅剝無厭，讒慝作仇，脅權相滅，以至上陵下替，妖孽並興，傾國喪家，自取逋竄。白水之敗，亟聞篡攘，調賦益煩，人不堪命。且復盜賊蠭起，所至釋騷，哀此下民，恫怨無告。朕誕膺駿命，俯順人心，選將出師，復茲境土。是謂致天之罰，仁伐不仁，呼爾羣黎，取諸塗炭。已遣樞密院使童貫領兵百萬，收復幽燕地。與大金國計議，畫定封疆，大信不渝，內舉外應，繼天之命。

莫我敢承。王師霆擊雷驅，數路並進，前角後犄，萬旅一心。威以濟德，孰敢有越厥志？然念王師無戰，而天道好生，亶茲告猷，爰迪爾衆，爾其深計遠慮，鑒于興亡。如能舉城自歸，望風響應，使市不易肆，士不授旌，捨覆巢之危，從安枕之逸，是爲自求多福，惟天矜爾，有民永奠一方，惟朕以懌已。降處分秦晉國王，如納土來朝，待以殊禮，世享王爵。應收復州縣城寨及長官，並依舊職任事，平第功不次擢用，軍兵守戍之士，並加優賞。願在軍者厚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收復之後，番漢一等待遇。民戶除二稅外，應該徭科率，無名之賦，一切除卻。大軍所至，務在安集，官吏百姓，不得誤有殺傷，或焚毀廬舍，虜掠人畜，犯者並行軍令。如或昧於逆順，干我王誅，猶豫懷疑，弗克果斷，身膏原野，實爾自貽，惟予肅將天威，敢有逸罰，時弗可失，其尙勉哉！禍福無門，惟爾自召。朕言不再，師聽惟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童貫以環衛軍爲中軍，述古殿學士劉韜爲行軍參議，保靜節度使种師道爲都統制，武泰參軍，承宣使王稟，華州觀察楊可世爲之副。是日上微出齋宮，端聖園以觀出師，因餞貫，仍以御筆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復舊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納款稱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卽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策之下也。貫祇奉聖訓震武而行。

政宣上帙六

起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盡五月十三日庚午。

四月二十三日辛亥。童貫駐軍高陽關。

宣撫司揭榜示衆，榜曰：幽燕一方，本爲吾境，一旦陷沒，幾二百年。比者，漢蕃離心，內外變亂，舊主未滅，新君篡攘，哀此良民，重罹塗炭。當司遵奉睿旨，統率重兵，已次近邊，奉辭問罪，務在救民，不專殺戮。爾等各宜奮身，早圖歸計。有官者復還舊次，有田者復業如初。若能身率豪傑，別立功效，卽當優與官職，厚賜金帛。如能一州一縣來歸者，卽以其州縣任之；如有豪傑以燕京來獻，不拘軍兵百姓，雖未命官，便與節度使，給錢十萬貫，大宅一區。惟在勉力同心，背虜歸漢，永保安榮之樂。契丹諸蕃歸順，亦與漢人一等。已戒將士，不得殺戮一夫，尙或昏迷不恭，當議別有措置。應將契丹自來一切橫斂，悉皆除去。雖大兵入界，凡所須糧草，及車牛脚乘，並不令燕人出備，仍免三年稅賦。

使北錄曰：政和七年，童貫建北伐之議，大出禁旅，告戒河北諸師，皆先事而具。二月中旬，前軍

已發。三月上旬，卜吉。貫領中軍戒塗，在廷無敢異議。上意欲須賀正，國信使歸，以司封員外郎陶悅假太常少卿爲國信

使，霸州李遵副之。二月二十五日入國門。適貫導從出門，與國信使副相值，遂得傳旨，令先至府中議事。

翌日，悅與遂至貫府第，貫略問使人道途次第，遂問虜中有寇，果否。悅對不聞。貫云：何以知無寇？悅云：悅所行道，日行一程，旣不留，且又不改行他路，以此知之。貫又問何以知他處無寇？悅云：所至皆

以物賂聽頭，訪其國中事宜，但云惟時與女真爭戰，別無他寇。貫云：見說人多流移。悅云：所行路皆有居人，田皆耕墾。所過處觀者滿道，不見有流移也。貫又云：已有人據易州。悅云：非悅所由路，然每探訪，不聞此也。貫詞色甚厲，又云：今已圍霸州，朝廷已起兵，賢何不說？悅云：悅自雄莫來，去霸甚近，亦不聞此。此皆貫已曾虛妄奏陳，欲遂實其說爾。貫云：莫是初無聖旨，賢不曾探問否？悅云：尋常使人，不待得旨，自當探問虜中事宜，回日聞奏。悅又白貫云：有譚襄者，欲立九大王，九大王竄入深山藏逃，衆人即時捕殺譚襄，以此觀之，彼國人心，未至離異。且悅到莫州，得雄州探報，云已差接伴人，使大使耶律，不得名，副使姓李。泊悅過界，與接伴相見，副使乃姓王，接伴使人非機密事，界河至莫數十里，而探報如此乖謬。若諸事如此，未可輕動也。貫大怒，乃曰：虜中待使人如何？悅云：以前使人禮數，悅所不知，但隨行人皆言前後禮數如此。貫卽云：莫是賢們得他相厚，遂不說事宜否？悅云：悅輩士人，豈以禮數稍厚，遂隱虜情也。貫見悅意終不相假，不敢隱，遂悉以所問奏知。翌日，道君皇帝見二府，具道此說，云他甚有備，三省且收起文字，以此推之，北伐實非道君皇帝之意。貫既狂妄誤國，是時在廷皆無敢拒之者。聖意欲俟國信使來問，而後行，萬一或可緩也。而悅卒能縱橫過其說，而壓其謀，卽日下詔，抽回已發禁軍，拘收已降宣頭，而北伐寢矣。悅既對，卽錫章服，由司封遷吏部員外郎。時中書舍人王安中行詞云：持聘復命，忠實可嘉。當是時，朝廷不敢峻其褻擢，詞臣不敢指其事實，則貫之氣焰可知矣。士大夫雖心服之，而不敢昌言，故其說罕傳。又五年，悅不幸既死，貫復理前議，所以成

今日之禍也。以今日禍變之甚，則知前日悅力排其說，其爲利可勝算邪？建炎末，臣僚以此上言有旨褒贈告詞曰：故承議郎陶悅，朕信賞必罰，以勵多士，彰善癉惡，以風四方。率由陟降之公，靡有幽明之間。以爾剛毅有守，直諒不回，頃自曹郎出將，使指陳婁敬，窺虜之策，排王恢首禍之謀。時既息于起戈，忠遂昭于寤主，言非耳剽，事可指陳，一時誤國之奸，旣莫逃于明罰；九泉遺忠之士，豈可后于顯褒？疏思關章，陞華祕殿，庶以伸久鬱之公議，賁不朽之餘光。尙期有知，歆此茂寵，可特贈祕閣修撰。

五月九日丙寅，少保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蔡攸河北東路宣撫副使。

北征紀實曰：童貫以四月十日行，而攸以五月九日降旨，十一日勅出，十二日拜命。攸辭免如常禮。批答云：朕以童貫宣撫北道，獨帥重兵，其統領將佐及四路守臣監司，並其門人故舊，貫已昏耄，所施爲謬，故相隱匿，蔽不以聞，致邊事機會差失，爲朝廷之害，莫大于此！卿朕所倚毗，無出右者，所以以卿爲副實監軍爾，如軍旅之事，卿何預焉？只專任民事，及監察貫之所爲，可只今授，擇十八日出門進發。

十三日庚午，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童貫奏乞應副軍期。

奏曰：臣仰遵睿訓，付以北事，寅夕竭慮，深恐不逮，上辜委寄之重。臣竊惟復燕大計，昨正月間，女真下中京，余覩住雲中契丹方枝梧女真之際，我乘機會，進兵收復諸省，事力旣失，此便已爲後

時。臣奉詔來北，星夜倍道，于四月二十三日，到高陽關，整促行軍之備，卽見河朔將兵，驕惰不練，征敵軍須之用，百無一有。如軍糧雖曰見在，粗不堪食，須旋舂簸，僅得其半；又多在遠處，將輸費力，軍器甚闕，雖于太原大名開德支到封樁各件，不足或不適用。至于得地版築之具，并城戍守禦之物，悉皆無備。蓋河朔二百年未嘗構兵，一旦倉猝，責備頗難。臣近聞易州軍民萬人，延頸引兵，以獻城壘。又西兵未來，未敢出應，到彼復疑。臣雖夙夜竭力經營，漸向就集，然尙慮將輸及軍須守具版築之類，備之稍緩，更遷延旬日，復失事機。伏望指揮下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路帥臣，究心辦集，及催已差下將兵，星夜赴本司應期，驅使卽速前去，如稍敢稽緩，有誤軍期，並寘軍法，各令知悉！

童貫至河間府分軍。

童貫至河間府，分雄州廣信軍爲東西路，以种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珣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后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

童貫次雄州議進兵。

童貫次雄州，諸軍旣集，以种師道爲中軍，且議進兵。師道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寶；且師出無名，事固無成，發縱之初，宜有所失。貫曰：今之軍事，上旣有成算，第藉公

威名以鎮服耳。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罪也。因出御筆，俾不得辭。楊可世請于貫曰：事起之由，毫髮未嘗預，一旦臨利害，若倉猝失計，我輩要領固不足惜，恐有不虞，辱國爲重，願熟計而后行。貫未語。和誥在坐曰：公自謂有萬衆敵，膽氣絕人，視堂堂之師，如摧拉枯朽。今日觀之，一懦夫耳。燕薊之民，真若沸羹，望我以蘇，儻金鼓一鳴，必使比肩係頸，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公欲煽燬，敗我事耶？可世默然不語。貫卽以誥副師道，以可世爲前統制。下令以素車壯士，馳往開諭招徠之意，勿得邀功生事。又令良嗣草書，令歸朝官張寶、趙忠、諡菴、福、書曰：日月，太師領樞密院事，充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楚國公童貫，謹致書秦晉國王閣下：蓋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得人心者可以立國，失人心者罔克守邦。惟天人精神相與之際，乃禍福存亡必致之理，明者未形而已悟，愚者患至而猶安。竊惟國王之於大遼，親則叔姪也，義則君臣也。白水之師，播越蒙塵，國王不能率兵赴難，使之復位，乃乘隙以自立，非篡而何？此所謂逆天也。西京危急，亡在朝夕，國王又不能遣兵將拯人於塗炭，哀此元元，其將疇依？失人之心，無大于此。夫逆天道，失人心，如此其甚，國王如是自視，可能久乎？則是燕薊雲朔，名爲有主，其實無主也。國王春秋高，且又無子，而乃驟用余列庶出之姪，接續顛錯，以至于此。燕人何辜，坐待殘滅？皇帝惻然念之，乃命貫領重兵百萬，救燕人於水火，靈旗北指，漸次燕圻，天地神人，莫不悅喜于于而來者，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想惟國王亦已知之矣。國王溫恭和裕，通達古今，存亡之機，洞然深悉。善爲計者，因敗以圖成，轉禍以爲福。如能開門迎降，歸朝

納土使國王世世不失王爵之封。燕人亦無蹈斧鉞之患。孟蜀南唐及兩浙錢王昔嘗納土，並享王封，傳襲至今，子孫昌盛，天下耳目，衆所共知。國王翻然入朝，豈減錢王故事如其不然，當議進兵。國王勢蹙事窮，天厭人離，欲北走則無所歸，欲南歸則安可得？當此之際，雖悔何追！況大遼五路所管州城四京，已爲草芥，區區之燕，必不能守。國王平日以仁愛爲心，若能知昔人存亡之機，採燕薊一方之命，其餘隱德與世無窮。若國王疑遲，猶豫不斷，竊恐子密竊發于便室，嚴莊遽起于帳中，國王之識兼人，亦豈不能慮此乎？若是，則國王左右前後之人，皆敵國也。毋蹈前車，取笑後世。貫與國王幸有一面之契，不敢不以誠告，惟審思而熟計之，勿爲庸人所誤。亮此惻誠，速希示報，不宣。

宣撫司募馬擴入燕招諭。

茅齊自敘曰：宣撫司使張寶等持書入燕，燕王得書，執二人斬之。知游說不行，于是募某借閣門宣贊舍人以往。臨行以三事白童貫：一乞戒將士，勿使求取珍寶，遞相獻遺，用嚴軍律。二請勿妄殺降人，用安燕人之心。三願審量事勢，乘機舉用，勿以使人爲念。唐儉小善，古人所行，某一介之微，得盡忠節，苟利于國，死無所惜。時皆偉之士，卒願偕行者一十五人。五月十八日晚，過白溝，食時，至虜界新城縣，差到契丹漢兒官一員引伴。須臾，有父老數百人填擁驛外，詢使人何處來。僕遂出榜讀之，衆皆驚愕。有漢兒劉宗吉者，自後竊出，相謂云：使人今夕當宿涿州。宗吉，涿州人也，見隸白溝軍中，願得勅榜副本，攜示諸人。他日南師入境，願先開門以獻。今夕復當密至驛中，遂攜二副本往。

晚抵涿州，入小使驛，祇接如國信禮。夜久，忽劉宗吉自壁衣下出，云：「今燕京諸處皆無軍馬，止是四軍大王有部曲三百餘騎，曾歷戰陳。」四軍大王者，奚人蕭幹，小字夔離不常，統契丹渤海奚漢四軍，故號四軍大王。其餘有馬軍六七百，皆富豪兒郎，不識戰鬪。今白溝北岸下寨結草，人相間夜飲晝睡，馬亦散放。若南軍乘夜劫之，但聞軍聲，必自潰走。宗吉欲以此事往見童宣撫，少立功績，恐南軍不察見害。若得一文信，庶得必達。僕籌慮久之，乃作一書上童貫，且以貫所贈新履一隻爲信，使宗吉去。明日，燕京差到漢兒官牛稔充接伴使，達燕京門外。復遣四方館使蕭奧、禮部郎中張覺乃後來據平州者。充館伴，館淨垢寺。次日，有殿前指揮使姚璠、樞密承旨蕭夔、都管乙信來伴食，固請所持書榜，云：「內府官欲借看。」僕云：「宣撫司令見九大王親納，不敢先以示人，辭難久之，衆持榜去。既暮，諸人親來云：『書榜中語言，大段狂悖，多是指斥，不通商量，安敢進呈。』今復納回，僕笑而收之。謂諸人曰：『貴朝不度德量力，不審天時人事，此何等時，而較此閑事耶？』」蕭夔曰：「南朝禮義之國，今不顧盟好，輒先舉兵，兵貴有名，不知兵戈緣何至此？」僕答曰：「朝廷命將出師，使人不能盡知，但略聞北朝興兵累年，並不相報，天祚皇帝播遷不發，赴難之師，乃篡立于燕京，鄰國義均兄弟，今來問天祚皇帝車駕所在，又聞已削降爲湘陰王，事出非常，與師問罪，訪尋邊主存亡，舉合禮經，何謂無名夔云：『國不可一日無主，本朝緣天祚失道奔竄，宗社顛危，臣民推戴，冊立今上，事與貴朝殊無干涉，何至問罪？況自古有之，唐明皇奔蜀，肅宗卽位于靈武，但期中興，豈不與此事體一同？』」南朝宜念鄰國久和之義，假借兵力，共除大難，今乃乘釁攘奪，

民士豈所望于大國哉！僕曰：明皇幸蜀，太子監國，既卽位，乃冊明皇爲太上皇，禍亂既定，迎還明皇，肅宗親步控馬，此則君臣父子之道盡矣！貴朝初非委託自立，又貶削湘陰之號，何可少望古人！況假師求救，當在志誠。包胥泣秦，孔明趨吳，皆竭誠意，則鄰國不相應耶？貴朝泥于矯飾，未嘗形一言，使本朝雖有哀救之心，無所施設。今大兵壓境，止在旦夕，禍福存亡，貴朝君臣自裁可也。諸人唯唯而退。次夕，云門下侍郎李處溫自外來，未見書榜，但借觀之。次早，姚璠來云：已議定來日欲令宣贊朝見，若對上，且委曲，庶易酬答。迨暮，數人者復集，互發言云：南朝徒誇兵衆，不思天理，不順人情，帥無鬪心。昨日种師道發揚可世一軍過白溝，本朝小小迎擊，南朝望塵退走。若非惜自來和好，已直入雄州矣。旣一面遣使，又一面進兵，卻容易退走，是何顏面！自此已往，如何可休？兼宣贊受劉宗吉之約，其人已陳首。卽探懷取所付書履，作色云：宣贊卻如何歸得？僕徐答曰：某之此來，非尋常禮貌之使，每切畏謹，惟恐爲兩國生事。今此乃招納使人劉宗吉獻誠款，安得不受？大軍之來，初得朝旨，不許殺戮一人。昨日必是立旗招安，爲貴朝軍馬襲取。萬一宣撫司申取朝廷降一討蕩指揮，少俟西軍畢集，恐非燕民之福。蕭夔愕然曰：南朝遭宣贊來作死間耶？不謂南朝棄士大夫之命如草芥也。僕答曰：某之此來，本以一已之命，易全燕之命，悟則同生，不悟則同死也。又豈以徒歸爲志？且兵家用間，最爲下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用間以傾敗，或彼強我弱，或彼我勢均，固有用間以離析其勢者。如目今貴朝事勢兵力，自視南朝十分有一否？百分有一否？千萬分有一否？

若非念自來鄰國契好，卽分兵數項，整陣齊人，不識貴朝何以禦之？何在使人矯陳禍福爲死間耶？

夔等唯唯而去。曰：少間析津府自有行遣。析津府在燕京，如僕因相送，且笑謂之曰：某此奉待行

遣，只不可錯了，一旦使燕人盡成血肉，則甚幸！自是館伴者凡三日不至。二十六日晚，忽蕭奧張覺

押贖賂錦綺衣襖并從人銀絹等物來，云來日發宣贊回程。僕辭以未見九大王，及未得回書，不敢

受贖。奧云：李門下傳聖旨，有故事支賜請留。李門下者處溫也，初欲面議稱蕃，因白溝之釁，遂已。差祕書王介儒都官王

仲孫齋回書，同往雄州宣撫司。

封氏編年曰：馬擴見燕王，王俾譯者責馬云：兩朝講好，百有餘年，忽爾渝盟，以兵臨境，曾不畏

天。自古違誓，國祚不長。馬答如見姚璠等，說及上勅與檄書呈燕王，令姚璠讀訖，付門下省，令聽勅。

既至庭中，具香案拜褥。夔云：請舍人拜。馬云：適已見畢，何云朝拜，是何禮也？夔云：舍人勿怒。于是有

張畫二軸：一云大宋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一云大宋體天法道極功全德

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馬既見帝銜，知是真宗仁宗御容，卽朝拜，拈香禮畢。真宗御容者，至和

令使先贊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未嘗識面，因請御容。朝廷許之，遂繪使回。仁宗御

容者，嘉祐二年秋七月，北朝遣使求上御容，以爲后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

上曰：朕待虜甚厚，必無是理。遣御史中丞張昇送之，虜主具儀服迎謁。見御容，驚再

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于中國，不

過與之執鞭捧蓋，爲一都虞侯而已。其畏服如此。夔令譯者讀兩朝誓書曰：維景德元年十

每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任北朝，令三司差人搬取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邊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釋騷，所見兩邊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洵壕完葺，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開拓河道。誓書之外，必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鎮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其當殛之！北朝昭聖皇帝答書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嗚呼！此盟可改，后世何述云云。又讀仁宗皇帝誓書曰：竊以兩朝修睦，三祀于茲，邊鄙用甯，干戈是偃。近觀先誓，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敦好如故，關南十縣，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別納金縉之儀，用代賦歛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并前銀絹，搬至所管白溝交割。兩界塘淀，除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后，各不得添展。其見在隄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兵夫立便修壘疏導外，非時霖潦，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兩地作過逃走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維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存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闕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言。其盟文藏之宗廟，副在有司，依景德年中兩朝誓書，願惟不德，必敦是盟，苟或食言，有如前誓。專奉書咨聞不宣，讀訖，夔請馬上廳茶罷，謂馬曰：舍人適聞兩朝誓書，豈不懷于心乎？南朝君臣，忍違此約？馬曰：前日已常面聞諸公朝廷雖知有此盟，所以起兵者，只爲燕王擅行廢立，兄弟之情，固宜問罪，所舉豈無名也？夔曰：舍人之言，雖稍

有理，然終違誓約，請公就館。燕王召李處溫等看南朝皇帝敕榜事當如何？蓋天錫知天祚尚在，大金方熾，大宋興兵，意欲歸順，未敢形言，故云：南朝敕榜事當如何？然而處溫素與趙良嗣善，在天祚時，二人知其國祚將亡，共議欲歸南朝，遂爲莫逆友，密于北極廟拈香灑酒爲誓。後知良嗣南奔，南朝命以直閣，待遇禮厚，亦欲南奔。值天祚奔竄，乃建立燕王爲天錫皇帝。既有推戴之功，遂已其約。至是知童貫大兵壓境，猶豫未決，天錫既問，亦未敢令天錫南歸，懼衆不協從，奏云：此乃軍國大事，臣雖太尉，位長百僚，不敢以管見自處，卽容與大臣共議。此事甚大，更在陛下容知獨斷，令臣等參議。天錫恐天祚復來，又畏大金，乃召李處溫等面議云：朕以眇躬，荷祖宗之靈，獲承大位，本與卿等求保宗廟，立真人騎復據西京，未聞歸國。今者大宋重兵臨境，與大金夾攻，朕觀人事天時，不敢當寶位，欲稱藩南朝，與卿等同保血屬，未審如何？言畢，嗚咽流涕，處溫亦爲之下淚，于是議遣使。

政宣上帙七

起宣和四年五月十八日乙亥，盡六月三日庚寅。

十八日乙亥。河東河北路宣撫副使蔡攸進發。

北征紀實曰：攸行，蔡京以詩寄之曰：老慣人間不解愁，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修途好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身非帷幄若爲籌。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達上聽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

吳曾漫錄曰：自古奸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于非意所及者，何耶？蓋燕逆既積，則天地鬼神不容，其謀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爲是詩也，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綿袍鐵幘爲大將軍，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繼之，招致習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請，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豈非前所謂其謀徒巧耶？

北征紀實曰：是歲夏四月十五日，童貫始以河北河東燕山諸路宣撫使出師。是日白虹貫日，

人人駭異。出門而牙旗竿折。五月十一日，伯氏再出師，有少保節度使宣撫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爲執旗兵逃去，而二認旗遂皆失之。識者以爲不祥。又出師後夏五月，以戊寅巳卯庚辰，連數夕有大流星，若盂碗，自紫微文昌間出不一，或犯天津河鼓等，越天漢牛斗間亦不一所，皆南向而奔，曳光如疋練。每夕自初夜動數十流，至夜半方漸疏，至是十餘夕，猶或南流不已。其占懼如西晉象，實令人憂疑，然太史皆屏不奏。又方用兵雄州，地震，已而雄之正寢，忽元武見龜大如錢，朱蛇僅若筋，每行必相逐，二帥拜之，藏以銀合，置于城北樓真武廟，明日啓合視之，龜蛇皆死矣。

燕王遣使王子班耶律大石林牙充西南路都統，以牛欄監軍蕭遏魯副之。領奚契丹騎二千人屯涿州新城縣。

馬擴之說燕人也，僅脫身而歸，然燕王亦懷懼，既議遣使，隨以兵屯新城。

金國遣徒姑旦烏歇高慶裔充通問使，持書來議軍事。

先是，金人緣朝廷遣曷魯等歸，不遣使，疑吾有謀，故未嘗先報軍期，遣其弟固論相國勃極烈及小國王等軍破中京，取雲中，退屯于白水泊。阿骨打親領兵數萬來，會又開童貫舉三路大兵屯邊，阿骨打與羣酋議以不報軍期，其曲在彼，深恐朝廷徑取燕地，入界守關，不得歲幣，遂遣徒姑旦烏歇高慶裔充通議，使乘船至登州來朝，且自臨軍，乘機措畫。

金人國書：五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因旋使轉，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

尅期之約，方將併取，爰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開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期，就便計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見勝捷，卽令拘回。次得行營都統所狀，初到中京，委諭款降，不爲依應，卽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應效，尤以爲雖已示威，本奉弔伐，若便攻拔，慮益傷民。候收遼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無何，潛覺脫身逃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僚，續往西京，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悉皆款附。后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竟不自新。軍令旣戒，無由可遁。又遇興中府左右，合聚兵衆約餘五萬，縱徒逆戰，殺俘殆盡。後知契丹昏主，竄于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夏臺亦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願輸歲貢。繼久稱藩。燕京一處，留守國王耶律淳，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行攻伐，或別有朝旨。卽曰：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爲親幸，以快輿情。由是親臨安慰，懷睦鄰邦，前書已差太傅童貫領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代北邊陲，慮昏主逃入貴界，會牒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而又不爲夾攻，及無本會至始難見，自來計議事理的實，今據前後往復因由，意或如何，冀云端的，盛炎在候，順迓天休。今差李堇烏歇高慶裔等充通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五月二十六日癸未。种師道裨將楊可世爲大石林牙掩敗于蘭溝甸。

師道裨將楊可世聞燕人久欲內附，若王師入境，必箠食壺漿以迎。乃將輕騎數千，直欲取之。

至蘭溝，旬爲大石林牙所掩，大敗而還。淳益師三萬餘人，渡白溝迎我軍，我軍遇之又北。初，貫至高陽，召知雄州和誥，詢利害。誥深言：師出無名，今宣撫司既至，勢不可已，乞且按兵觀釁，仍嚴戒帥臣，毋得妄行引惹，張皇生事。貫乃降旗榜，稱奉聖旨，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弔民伐罪，出于不得已而爲之。如敢殺一人一騎，並從軍法。又造白心旗，欲給向化之人，命誥兼統制，副種師道。

二十九日丙戌，種師道進兵白溝，爲大石林牙蕭幹掩擊，不戰而還。

師道兵至白溝，營幕初定，或報曰：河北有警。師道節制諸軍，如貫約束，指揮諸將曰：燕、吾民也，苟王師力能接納，自來歸附，但堅壁爲備，必有內變，切不可殺一人。爾等爲我約兵卒，遵依聖旨，及宣撫司約束諸將。既行，楊可世卽遣驍將趙明，持黃榜旗往撫之。比明至，賊已對壘矣。明據橋陳其禍福，或有欲榜幟者，亟與之。大石林牙看訖，毀撤罵曰：無多言，有死而已！語未竟，矢石如雨，我軍不爲備，又拘節制，馳以報師道。曰：兵刃旣接，安能束手就死？戰將有功，諸將又曰：若不泄刃，使和誥坐受其賞，則我輩何故而來？可世勸所部將士臨河分遣趙明，麾衆擊賊，契丹隔水揚旗，指揮騎卒，隨指而西。可世謂諸將曰：下流必有可涉處，須分兵據之。會師道遣涇原將趙德來援，遂呼曰：急！前！德未及往，賊已度水馳驚。德老將，識利病，亟避之。可世大呼，罵曰：匹夫安得輒北，何以報國恩？卽捨河橋，親往戰焉。賊分左右翼圍之。趙明兵孤，亦摧。可世中鐵，糜藥箭及骨，血流滿靴，怒髮裂毗，鞞臂捍，口御鞞，墮兩齒，胸復中流矢，亦手殺數十人得免。是夜，契丹有奔突意，屬四槌將列聲金鼓，賊惕惕。

疑我出兵，遂不得前。漸曉，方覺，卽引衆而來。我軍堅壁，不能逞而還。翌日，西路辛興宗駐軍范村，賊將蕭幹登孤山張蓋，據胡床以覘我軍。須臾引去。良久，□兵來戰，前軍將王淵、劉光遠、翟進降將趙翽，各勒所部兵接戰，賊大奮力，圍諸將於山下。淵中鎗，幾墮馬，勝敗未決。興宗遣中部前楊可世援之，又親出軍門，以上將節鉞督戰，賊遂退。和誥勸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號令諸部以明宣撫司出旗榜本意。師道以可世貫之愛將，誥謂此何異穰苴之斬莊賈，不惟可以懲戒後來，且使虜人知廟廷無意用兵，師道竟不從，兵禍自此始矣。

三十日丁亥，燕王遣秘書郎王介儒、都官員外郎王仲孫齋書同馬擴來，雄州宣撫司。

先是童貫遣張寶、趙忠齋書遣燕王，燕王斬之。又令趙詡差使臣譚九殿直等數人，說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獻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斬之。宣撫司知遊說不行，遂遣种師道進兵，壓境問罪。募馬以往，馬有膽氣口辨，抗論不屈。燕王懼，遂遣王介儒來。

六月三日庚寅，种師道回軍雄州，再爲掩擊。童貫劾奏師道，責官致仕。

种師道旣知辛興宗兵亦挫，心頗猶豫，又受宣撫司牒令，與諸將讀，乃請誥可世等共議云：宣撫司令師道與諸公共議，可卽回歸，諸帥皆謂非得西師去，力不濟。聞興宗西路兵亦挫，契丹若未易圖，不若回兵雄州，乞暫休兵，再議去就。和誥以謂彼此初無戰意，惟可世擅過界討殺，致兵結不解，今虜纔對壘，而我遽歸，自示以弱，而彼乘機襲逐，事且不測。師道令誥作議狀，稟宣撫司。初朝廷

乘時，非才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后，聰明耗于昏替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責，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已耄之刑，俾上節麾，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知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師畏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賞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既已垂于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

康隨跋曰：宣和壬寅歲四月十一日，保靜公自涇原帥被旨差充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從本司之河北，招納北人，蓋從河北沿路宣撫司申請也。宣撫司時已離都下，公上章乞過關日面對上，未達，間有旨促公便道趨本司，公到高陽，見宣撫使童貫，極言其不可。其略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安可輕舉？童公曰：已得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河，卽箠盪漿來迎，特藉公威名以治衆耳。廟議已定，安可改易？乃大書聖訓於黃旗，直立中軍以誓師，且督公行。五月二十二日，前軍過界河，已有北人迎敵，既不敢與之交兵，姑避其銳而已。統制官楊可世與麾下將佐數人，士卒被傷者甚多，遂勒軍回界河之南，濱河駐兵。北人無日不來侵軼我軍。一日隔河問我師出之名，公遣屬官康隨以河北安撫中北人申陳乞事以答之。乃曰：安得此言？箭發如雨，以射我衆。公翌日乃遣康隨詣宣撫司，告以北人之語，且稟進退之命，移兵暫回，以候取旨。六月三日黎明，軍回，北人追襲，直抵城下。屬大風雨，兵人自相蹂踐，棄擲兵仗滿郊。至晚，宣撫司令營寨于雄州外。

城，公坐失機會，罷兵南歸。相繼邸報，有此謝表。公關陝名賢之後，筮仕五十年間，提兵所向，何戰不克？何城不下？而此役初不與謀中，則強委任之；又兵之節制，皆不得專，考其行事，罪有所歸矣！因附錄于瓦橋州守之西齋。他日關中親舊，間或有見問者，當以示之。繹味表詞，可以見公之本末云。是年八月十四日康隨記。

政宣上帙八

起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盡十二年乙亥。

宋昭上書論北界利害。乞守盟誓。女真決先敗盟。

奏曰：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爲聖世道。故略而不論。迨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眞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羶之種無噍類矣！眞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爲念，故擴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爲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容知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兵，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以一當百。當是時，鼓譟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卽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囊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與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

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尙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謝天下，不惟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上，妄與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之猜忌，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奸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意，特出于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奸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奸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權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于權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權場之法寢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權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鬪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鬪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關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則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妄誕之易見者。不惟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番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覬功賞。

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已窘蹙，願與女真合從，腹背攻討，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爲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議之不可渝也。今女真剛狠戰鬥，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尙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隣國之外好而已。本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好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探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人，比因虜中亡失，虜主深慮擾攘之際，疆陲不戒，奸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虜，驚卻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竊慮尙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于中國，報使復來，厚加

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捍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于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于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疏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殉義，志士殉名，故忠義發于內，則鼎鑊忘于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不厭之高；燭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往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而奉德音，欲陳監司，旋致煩言，猶叨二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恨。今日伏覩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僭越，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採，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悚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也。惟陛下擇而處之。書奏，枷項編管連州。宋昭相州人。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師旣行，卽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皆不敢言，獨昭上此書論之。書旣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宋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

六日癸巳。宣撫司禮待王介儒等發歸。

茅齋白敍曰：二十七日，同王介儒來，起宿涿州，次見走馬者數輩，皆奪到南軍鎗鞍馬者。又有兵卒往來。介儒云：兩朝太平已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今一旦見此凶危之事，甯不惻愴？南朝每謂

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契丹已近二百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僕答曰：興廢殆非人力，今者女真逼燕，燕人如在鼎鑊，皇帝念故疆舊民，不忍坐視，是以興師援救。若論父子之情，誰本爲的父耶？知有養父，而不知有的父，是亦不孝也。介儒笑而不答。食時，至新城，介儒云：四軍大王在白溝，令勒留南使。是夕，宿外驛。介儒云：恐見四軍，更不婉順，此行危險，不易至此，無犯虎狼之怒，則事濟而身全。僕曰：四軍不正女真侵軼之患，而於一介使人，手無寸刃，何足伸威？若言不及理，某有死耳！敢忘全燕安危存亡大計哉？僕竊料四軍以昨日王師小衄，故有留使人之意，密使人訪之。昨日之戰，王師北來耶？惟復燕人南攻也。旣而云：燕師乘隙攻掠。僕曰：留滯一日耳，無害也。四軍令大石林牙來相見云：南北通好百年，何爲舉兵侵掠地土？僕曰：朝廷緣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獻還燕地，每以溫言答之，不敢信從。近又得其文牒，具言已據山後，如南朝不要燕地，則渠國自取之，朝廷不得不發兵救燕。林牙作色云：河西家國，謂夏國累次上表，欲與興兵夾攻南朝，本朝每將章表封與南朝，不肯見利忘義，聽用間諜，貴朝纔得女真一言，即便舉兵。僕答以夏國雖累形不遜之言，然數十年間，何嘗侵得南朝寸土？女真所言，實有應驗。本朝不惟救應燕地，亦欲自固邊隅。林牙又云：君爲使人，何得爲劉宗吉結約？僕云：貴朝諸公深曾理論，顧乃招納使耳。林牙又云：以兩國和好，不留使人，食罷可行。爲傳語童貫，欲和則仍舊，不欲和，請出兵見陣。僕卽歸。過白溝，至種師道營，僕獨扣轅門，有統制官楊惟忠來，迎入，見師道，略語燕中事。僕因語種曰：凡軍必居高陽，以利戰道，今公營東西北，皆逼林木，

恐賊乘風聲而來，兼白晝眺望，亦費目力，盍少遷之。既而師道果移營。介儒行，問曰：南遷何也？僕給曰：此更戍耳。晚抵雄州，入小使驛，僕見童貫幕府官屬環擁於後。貫詢燕中事宜，僕具以所聞。劉宗吉者對，幕屬往往頓足抵掌，切齒而怨。蓋諸公方以契丹爲復盛，如僕所言，直易耳。又當時種師道、楊可世皆失利于白溝，方奏削雄州帥和誅高陽關路帥侯益，以爲探報不實，故惡僕直言燕中之虛實機宜。王麟者，厲聲言：「某可斬，貫因麾幕屬退，獨謂僕曰：『事尙在，但勿與諸人言。』」僕趨出，幕府諸公遮路交口誚責。僕曰：「吾曹不合不預教之耳。」僕曰：「國家乘時復燕，要在因險固而用燕人，永爲北塞藩籬，方燕人離心，日思南歸，而燕之精銳不滿千騎，耶律淳新立，而女真已平山後，事勢逼蹙，實見如此，所以對太師盡言之，不曉諸公惡言此何也？且僕捐親愛，入不測之虜，實以國家安危存亡所繫，又肯從諸公教語，不對以實，致誤軍國大事乎？衆甚不樂。」時宣撫司議令種師道退軍雄州，師道力陳兵可進，不可退，鄰敵在邇，退必掩襲。宣撫司遣參謀劉韜往諭之，師道復不得已退，果爲燕兵所襲，傷折甚衆。軍旣入雄州，皆上城。介儒望見問之，僕給曰：「此陝西六路軍馬方到耳。」宣撫司委劉韜、賈評、王麟、李子奇、于景、李宗振等攜金玉茶具往驛中說話，賓主皆談舊好，云已奏稟朝廷，且欲仍舊，但未得報。介儒云：「燕人久屬大遼，各安鄉土，貴朝以兵撓之，決皆死戰，于兩地生靈非便。」仲孫云：「諺語有之一馬不備二鞍，一女不嫁二夫，爲人臣豈事二主？」燕中士大夫豈不念此？僕答曰：「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復嫁女真耳。」二人相顧大笑。後二日，以客禮見童貫畢，作報書，以鐵騎送介

儒等歸。

蔡攸至雄州。

北征紀實曰：童貫敗，河朔之民故謂貫反，及攸至，皆沿路載斗焚香，或以手掬香熾之，且白其事，而攸本與貫表裏，不能有所正也。

十二日己亥，宣撫司奏到詔班師。

宣撫司奏到，上聞之，亦懼，詔班師，令諸將分屯。

童貫作書約遼國李處溫使爲內應。

馬擴既歸，童貫問契丹家誰爲首臺，馬云：李處溫趙良嗣，不覺喜形于色。貫召良嗣問，良嗣對

曰：良嗣舊在大遼，與處溫結莫逆交，後論及天祚失德事，欲與良嗣同約南奔，嘗于北極廟拈香爲盟，欲共圖契丹。今良嗣南歸，北極廟中之約，必不虛設。若良嗣書到，必以內應。貫卽令良嗣以書約之，募謀者投書。得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契丹，轉禍爲福。如往年瀝酒北極廟，歸朝滅遼之言。後處溫等令子奭以帛書來答，大率言伺隙密遣人速報相應之意。故侯王師逼燕，爲內應。趙良嗣與李處溫書曰：竊以天厭契丹，自取顛覆，兵連禍結，彌歷歲時，舊君未還，新主孤立，接攘之餘，仰維勞止，不審邇辰，台用何似？伏維養聚，上下均福，頃年台旆自中朝使還，植與奭相迎于良鄉之驛舍，具道朝廷禮樂文物之盛，痛憤北戎腥羶殘酷之弊，至扼腕太息。旣又執手于中京景昌門。

外之邸中，極言戎狄所以將亡之狀。議既決，乃使不肖先歸朝，乞收復幽薊故地。汨汨許時，未克厥志。上方稽天之數，察時之變，至于今日，然後不肖言行而計從。閣下聞之，必已大喜。自古戎狄之興，未有若女真如此之速。遼東遼西已爲奄有，前年取上京，今年至中京，遂破雲中，如摧枯拉朽。所在肝腦塗地，腥聞于天。山西良民所遭如此，豈不痛心疾首耶？尙慮女真乘已勝之勢，下居庸之孤城，爲之奈何？我燕之人，必引領南下，已有來蘇之望。上欲拯民於水火，乃遣太師楚國公領重兵百萬，將次於境上，伐罪弔民，霑如時雨，已號令八路帥，以至於小校，毋得荼毒良民。應天意，順人心，擴幽薊，安生聚，此其大略也。如或昏迷不恭，邦有常憲，燕地褊狹，幅員不過數百里，已患女真之侵疆，且慮舊君之復至。軍兵日益困，賦役日益重，此正契丹運盡天亡之時也。雖有智者，何以爲謀？契丹五京已亡者四，區區弱燕，豈能孤立閣下與諸廟堂大臣，豈不共知耶？善爲契丹之計者，莫若勸誘新君，以全燕之地，來獻於朝廷，以安元元，以保骨肉，策之上也。如新君執迷，及左右用事之人，不明於禍福，閣下密結豪傑，拘囚首虜，壺漿箠食，開門迎降，使閣下世享富貴，長守全燕，以伸前日之志，策之次也。閣下父子，有志於此，適丁斯時，千載一逢，莫如今日。時哉時哉，不可失也！已奉勅旨，如以舊官學降者，卽以舊官處之，功高者，別加厚賞，以次者，事畢日任便復業，恐閣下欲知之，毋或遷延，自速傾覆，禍福逆順，指日可待，顯候來報，以慰我思。又與李爽劉範馬柔吉等書云：頃年瀝酒於北極廟中，以歸朝滅虜爲誓，倏忽十年，未卽如願，今幸朝廷遣大臣領兵百萬，將次於近境，足下速集

義士開門迎降。如能拘執虜酋，可以變禍爲福。虜中五京已陷四京矣！如能完我全燕人，以歸中國，則是足下陰德，與時無窮，可以坐享富貴矣！勉旃勉旃！人回，希來諭。處溫言李昉回書云：頃自白霧拜別，時絕音耗，耳可得聞，目不得視，至於飲讌談笑，每思而念之。昉與待制數嘗發言，滅虜爲誓，近歲間內外相陵，盜賊競起，雖分五路，已陷四京，雖有幽燕，孤危將亡，甚於累卵，無計解其紛難也。蓋歷數之將盡，相公自入樞廷，頓變白首，夙夜不遑，懷履薄臨深之懼；東虜近日復有深入，慮遭族誅之難，不思往日之非，惟念今日之咎。愚聞愼密，然后事濟。兵以詭道制勝，大宋未有所行，先形於外。若議興師，深宜密速，願救燕鄉無告之民。戎酋成立，全是相公與北極蕭公、李密學處能昉等同立新君，分付得軍兵事，與南北面同勾當兼處分，速集義士，今日二十日，昉自備三千甲馬武勇人，準備防禦女真南來，已准奏行。近戎主助添招軍，賜得七萬貫，及有樞吏兵刑太原山甫少卿累次於昉處有言，亦有向化心。戎與昉、耶律策高、魏馬諤等同志，彭城範與韓瑾山西路押軍近日並無文辭來，不知存在。所有文字待範來，獲便齎管分付到相公，似有風聞，此事待方便呈將來書示。比遂趨參善保台嚴，謹持狀候問不具。表弟守太常卿知隨駕翰林醫官院使兼同勾當在京軍兵李昉上。

政宣上帙九

起宣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亥，盡九月二十三日己卯。

二十四日辛亥。耶律淳死。

燕王自馬擴之歸，又聞天祚之信，憂懼成疾，是夜疾篤死，無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爲德興元年。天祚聞淳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以智取，古今定論，歷數難移，是以聖人戒于盜竊，故秦晉國王耶律淳，九族之內，推爲仲叔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趨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別頒金券，日隆恩禮，朕實推崇，衆所共知，無負于爾。比因寇亂，遂肆窺覷，外徒有周公之儀，內實稔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天官，指斥乘輿，僞造符寶，輕發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爲翬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月，便至台階。刑獄濫寃，紀綱紊亂，恣縱將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于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奸，視息偷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絕嗣覆家，人鬼所讐，取笑天下。而又輒申遺令，擅建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僞命，其逆臣李處溫父子，同恣貪婪，殺戮無辜，助爲不法，衆心離散，立致分崩，狼狽荒迷，容身無地，罪誠難貸，令在必行，假其餘生，庸示寬大。據耶律淳大爲不道，棄義背恩，壞戾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蕭氏，亦降爲庶人，仍改姓虺氏外。據皇太叔并妃別無關礙，更不施行，其封爵懿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觀天意，俯順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

忍，且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爲臣子者，可不慎歟。

初燕王臥病于城南瑤池殿，李爽父子與陳泌等，陰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托故歸私第，欲閉契丹于門外，然後乞王師爲聲援。契丹知之，遂不果。後介休縣進納人傅遵，說隨藥師入燕，被擒，告說李處溫父子嘗遣易州富戶趙履仁、劉耀、齋文字、通童，欲挾蕭后，納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耀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司，準備差使，蕭后引問處溫等，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溫賜以自盡，子爽凌遲處斬，籍其家資，得見錢七萬餘貫，金銀珠玉稱之。自爲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初，處溫父子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一遣人北通金國，俟其大軍之來，期以內應；一南結童貫，願挾蕭后，納土以歸，皆非至誠。蓋所以宛轉欲爲身謀而至此，反爲身害。朝廷撫定燕山府，追封處溫爲廣信郡王，子爽保靜軍節度，以本宅爲廟。

北征紀實曰：李處溫者，遼國故相李儼之子也。嘗諫天祚以國危，使奉中國，不納。及九大王立，以推立功而相之，與四軍大王者對主國柄。後又輔蕭后，說蕭后歸朝，乃密遣人通好二帥，約日以燕山降。及蕭后歸，而二帥失信，不能周旋于其間。事洩，處溫爲四軍所殺，而抗王師矣。虜人知其國且亡，而中國必欲得故地也，是以不戰而聽順，謂中國既得所欲，而彼尙可假中國之勢，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國之意，期於必滅之而後已，是以虜人後復說女真犯中原，傾我根本，皆以復讎也。中國

失之甚者，尤在于是。

又曰：遼既無主，羣臣乃即燕山立其叔九大王耶律淳，號天錫皇帝，遂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適乃中國犯盟，不惟我師不堪戰，且九大王者，素得人心，我又不直，是以破貫如拉朽然。及敗後，羣小大沮，二帥議退師，上意亦欲且罷，將復與九大王約舊好，獨王黼力阻之，百端激上意，以成其姦。因從經撫房降御筆，飭二帥曰：狗性從頭殺，便會走。會九大王者，適病死，而遼人奉其妃，號蕭后爲主，故遼勢更熾，于是再出師矣。

七月二十六日壬午，王黼再議興師。

童貫蔡攸自瓦橋關莫州回至河間府，忽知中山詹度奏耶律淳死，燕人越境而來者，皆以契丹無主，願歸土朝廷爲言。朝廷猶豫未決間，太宰王黼欲功高蔡京力主再興師議，手詔優允，于是悉諸道兵二十萬，期九月會三關，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於是伐燕之議成矣。

八月丁亥朔，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進兵。

封氏編年曰：朝廷以檢校少傅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代种師道爲都統制，耀州觀察使劉光世代辛興宗同州觀察使何灌爲副統制。又分廣信兵駐安肅，遣張思正權領，賜延慶旌幢七寶金鎗御袍束帶，以寵其行。議兩道進兵，延慶復營古城，光世灌駐兵廣信。此時契丹以連月塞上無警，留兵新城，主將四軍大王蕭幹，太師大石林牙，以燕王淳病，先次並入燕結謀，策立蕭后，不暇來。

白溝延慶曠亡，數遣將鄭建雄、李紹等渡河侵掠，俘獲甚衆。而牛欄監軍領本族契丹會鄉壯丁，出沒于廣信界。光世出兵迎戰，其將冀景、趙明、任明等首擢賊鋒萬計。貫表其功，擢光世威武將軍，承宣使，寵錫甚渥。俄詔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復赴朔方，宣撫使聽候差使。貫令守安肅軍。時漢燕良民轉爲憂苦，嘗思南歸，未有以發，自光世兵至，往往來降。

字文虛中，劄子論據燕山利害。

契勘契丹二百年強國，方其盛時，自處尊行，僭中國之號，歲賜指爲獻納，招攜附屬，力制方夏，今來遵奉容算，按兵臨邊，曾未半年，戎虜震慄，而遣使人祈哀請命，其言遜順，至有難循舊制，唯命是從之語。蓋自三代以來，摧強敵爲附藩，未有速於今日者。今欲盡復燕仇，使之納土，臨以大兵，假以歲月，固亦可致。但天生夷狄，不可盡滅，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具合議事如後：伏乞朝廷集議，詳酌施行。一、兵有勝負，乃古今之常理，若十萬全軍，出塞攻取，涿易未拔，或雖得涿易，而守備未完，人心未固，聚兵至燕，燕未肯下，相守半月以上，攻之不拔，後無援軍，糧道不繼，其利害如何？一、今來燕人竭國點集次第甚大，若以此兵逆舊虜酋，自西而來，我軍攻燕未下，相遇於燕城之外，其利害如何？一、女真兵馬，見在中京，我軍十萬，必未能圍合燕城，女真守約，不遣助兵入關，其利害如何？一、若我兵未能下燕，女真入關，一舉而拔，掠爲空城，以地歸我，不惟繕守費力，又恐爲夷所輕，其利害如何？一、契丹昨來遣使女真，願爲附庸，女真不納，求附朝廷，觀其意，蓋是畏女真，愛中國，避強悍，歸仁

義今西夏以重兵壓雲中，狡詐窺伺，託爲存亡繼絕之言，其意甚遠。若契丹北爲女真所拒，南爲中國所棄，收拾餘燼，翻然決計，乘夏人聚兵之地，割地以爲約，續糧以進兵，不惟王師入燕，爲所牽制，亦恐他日西北邊事，未有甯息之日。一若大軍取燕，不得之後，卻與開納，許之以稱藩，比之今日未舉大兵，其恩義兩全，利害如何？一若果得燕地，一府九州五關三十餘縣，又逐旋築寨，建堡營，置守備，人兵糧草，調發措置，何所從出？一女真兵馬，或爲夏國勁兵所挫，或以久客遠征，一旦歸國，我未得燕，或得燕而守未固，與女真大兵聲勢相遠，其利害如何？一若得燕之後，胡虜雜類，依附旁近險阻，或通款舊酋，或別立酋長，西兵不可久戍，北兵不可倚仗，永遠警備，利害如何？一若西夏大兵，助送舊酋，不能入燕，不得志而歸，蓄怒乘虛，卻於陝西河東出沒，牽制作過，其利害如何？竊謂今日國家大計，須期永久安逸，不費兵馬錢穀，公私事力，坦然無北顧之憂，費省力暇，過於昨來與契丹通好時，方爲穩便。若兵連不解，征伐防禦，或滅虜之後，調發勞費，太過於未用以前，其利害不可不計。九月三日己未，烏歇等至國門，詔以趙良嗣充館伴，起居郎檀倬充館伴，副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荆館，押賜御筵。

燕雲奉使錄曰：烏歇高慶裔行次多是理會舊例，計較禮數，如乞就都亭驛安下，上殿賜宴，差館伴使副之類。童師禮傳聖旨，令臣良嗣諭於使副，貴國兵屯白水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舊酋，原未曾捉得，亦未殺了；又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軍占了。

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答云：來時聽得契丹舊曾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次第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係是達勒古子地分此，兩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待走那里去。國書中已載矣。

十一日丁卯。引烏歇高慶裔見於崇政殿。

烏歇高慶裔上殿，跪奏曰：臣等來時，大金皇帝傳語大宋皇帝，爲契丹昏主無道，因舉輕兵，再伐遼國，大獲勝。所有舊漢地事，專遣人等稟議。上遣師禮傳旨，諭以謝大金皇帝遠遣使人到闕，所有回答國書，待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契丹昏主，尙在沙漠，早捉拏了甚好。有計議等事，可詣宰臣王黼賜第商量。

上待烏歇等厚甚，屢差貴臣主宴，賜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築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尤桀黠，頗知書，雖外爲恭順，稱恩頌德不絕詞，而稍稍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儀未定，請姑俟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未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爲據。朝廷不得已，皆從之，乃賜金線袍段，與夏國錦褐，皆辭而不受。十三日，引詣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廷趨訖，升堂講賓主禮，面授回書。

汪藻謀夏錄曰：烏歇辭聖旨，諭使人燕中無主，止四軍領兵爲邊患，及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

容早擒之爲佳。烏歇慶裔曰：四軍嚶離不爾，汝何人敢爾哉？回本國，當奏陳。時朝廷屢以虜契丹欺虜人，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仗虜人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遼人知易州高鳳遣僧明贊詣宣撫司約來降。

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琮共議云：天祚播遷，燕王厭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誅戮，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弔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外相應，盡殺契丹，我輩可免日後之苦。琮遂謹諾。得僧明贊令來宣撫司，明贊具說：漢人朝暮延頸鶴望，日俟天兵，欲歸王化，積有歲時。今者伏聞朝廷詔詞寬厚，檄榜丁寧。又聞宣撫司日收歸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遣明贊來見宣撫，欲乞擇起月日來抵易州，當以內應誅戮契丹，伏候鈞旨。貫既察來情，又使劉延慶審問詣實，密令明贊先歸。期二十日，約天兵前到城下。貫許以事濟日賞之以官，先次厚勞令歸。

十七日癸酉，宣撫司檄劉光世令應易州。

十八日甲戌，烏歇等入辭於崇政殿，差趙良嗣充奉使大金國，國信使兼送伴武顯大夫文州團練使馬政充同送伴，閣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

烏歇等辭，上令童師禮傳旨，契丹昏主尚在沙漠，早捉拏住，當爲彼此之利。今來國書，事目並係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

朝廷國書云：使航洊至，聘禮增華，載惟修睦之勤，益誌締交之厚，且承親臨軍旅，遠撫封陲，用申弔伐之仁，以訖威懷之略。遯聞風義，深慰忱誠，自審舉軍至西京，卽遣童貫等領重兵相應，河北河東西路，屢敗契丹，俘馘甚衆，軍聲蚤震，諒已具知。所有漢地及夾攻等事，並如昔遣趙良嗣所議，與累次國書，并馬政所齋事錄，大信既定，義無更改。其餘俱如別錄。大軍屯駐，並邊已久，冀敍守信約來應師期，共成取亂之圖，永治善鄰之契。候當秋凜，順保天和。今差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趙良嗣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一、昨遣趙良嗣計議，及累次國書所載，並令馬政齋執事昨錄所議漢地等事，係五代唐以後所陷，營平、幽、涿、薊、檀、順、蔚、朔、應、雲、新、媯、儒、武、寰等州，舊漢地，漢民內幽州，係今契丹新稱燕京。其餘州縣，有契丹廢併，及改正名號去處，候收復訖，彼此畫定封疆。一、自開舉兵到西京，卽遣大師童貫等領兵相應，大軍自今年四月以後，屯駐河北路極邊，累與接戰，大獲勝捷。依元約合夾攻，以未見金國進兵夾攻，未曾深入。緣契丹日近犯邊，若因追襲，乘勢盡收燕地，不須夾攻外，若未收復，卽合依元約夾攻。所謂夾攻者，係本朝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西京管下漢地，候收復燕京畢日，彼此夾攻。其漢地外地土，合屬金國占據。一、契丹舊主，見在天德軍北夾山一帶藏泊，見帶領所借夏國兵馬，及勾取朔州等處正軍鄉軍護衛，欲禦敵金國，燕京見般，送銀絹赴舊主處充賞，設夏國來人，兵其舊主，若不勦除，於金國終爲後患。一、夏國素務矯詐，昨

聞嘗遣使金國賀功，其實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詆毀金國甚切，及勾集衆兵，借與契丹。聞累與金國接戰，已占據契丹金肅河清軍天德軍雲內州，若不討伐，常作隄防，必爲金國深患。其詆毀文字，可付與使人。近據河東路繳到金國軍前元帥府牒，內一節稱燕京路候秋涼以兵收去二國，其間將欲如何？又牒稱二國往來事，慮有下手先後，據此，雖意是夾攻，緣文字語言未是，彼此合守夾攻，元約施行。

二十日丙子。劉光世進軍應易州之約。至白溝爲牛欄軍所敗，不得前。

封氏編年曰：是日，劉光世遣冀景趙明翟進爲選鋒，光世楊惟中爲中部，張思正爲殿軍，次白溝。牛欄賊千餘從古城出，與選鋒人接戰。初我軍以爲易州來納款，不爲之備，偶爾遽戰，爲賊所乘。中部與殿後，皆不得前，前軍轉戰至古峯臺西，復挫衄。易州城內望風而以爲王師至矣。太師高鳳先令漢人趙秉淵密爲之備，至是盡殺耶律夷契丹。或告南軍不勝，鳳與秉淵等相顧失色，僧明贊曰：事已若此，且可閉門固守，以待王師。日晚，牛欄賊至易州，知高鳳內變，以爲王師詐敗，列有措畫，急反北奔。鳳再遣人來宣撫，司言契丹耶律本州已行剿絕，牛欄兵騎亦已北奔，乞遣人兵前來。二十三日己卯，遼將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上表以涿州來降。

是日，遼人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因涿州刺使蕭餘慶，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來降。

封氏編年曰：藥師表云：臣聞天下有道，則臣民非后何戴，是謂天人之極致，豈非古今之常情？百姓係心，素積北夷之怨；一時翹喜，咸歸中國之明。臣躬領州縣僚屬，豪右子弟官員僧道軍吏百姓等，奮臂約一萬人，斬首至三千級，允屬僉蘇之望，舉懷賴慶之思。

燕雲奉使錄曰：表云：藥師言，伏聞蕃漢之人，實爲異類；羊狼之伍，不可同居。自生夷貉之鄉，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一昨天祚，皇帝怠棄鑾輿，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國，旋至奄忽，女后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攸。臣藥師等，雖屬多難，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爲戎首，竊稔奸謀，燔燒我里廬，虔劉我士女，報之以怨，撫乃以仇，臣藥師等以是競思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爲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悃，伏願皇帝陛下，副茲多望，憫此哀鳴。時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臣藥師等無任瞻天慕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藥師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宣和四年九月十日，遼國常勝軍都管押諸衛上將軍臣郭藥師等表奏。先是遼人天慶十年，金人苦于用兵，經歲不出，諸路軍馬，依舊屯備，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因差討平利州賊，坐逗遛不進，賊平，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仲孫等，倡率怨軍作亂，余覩副統兵討之，賊勢稍窳。郭藥師等內變，殺羅青漢等數人，遂就招安。肅幹奏留二千人爲四營，擢用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充統領。燕王卽位，改怨軍爲常勝軍，藥師年少壯，貌甚偉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御衆，人多附之。初以武勇

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僞后專政，契丹欲再謀殺漢人軍。恐應南忽得報言，易州降大宋，藥師有意歸宋。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藥師以爲圖已，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裴誥、趙瑄、韓璧謀叛。既決，乃召蕭幹開宴，款密，且以歷數符讖，說其歸宋。四軍怒曰：「薦汝於朝，授此官戰，豈可背朝廷？」藥師以爲幹必從，請又常受薦恩，初不敢害幹。幹當此之際，所領兵不多，又料藥師既叛，竟怒其不從，慮禍及身，遽起啓鑰而去。藥師急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內盜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命虎臣擁重兵，下易州，壓吾境，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時也。乃以高官厚祿邀吾輩，倘項強不進，破國亡家，噬臍何及？衆當如何？」萬口喧呼，無不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乃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士民奉表來降。

政宣上帙十

起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盡十月二十一日乙巳。

二十七日癸未遼人蕭后遣使納款奉表稱臣。

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召蕃漢百官議曰：大金人馬已入奉聖州，今又易州高鳳，涿州郭藥師歸宋，國步艱難，宗社將傾。今欲與卿等議其去就，兩國孰可倚者，苟可托國，吾卽從之。款納，臣屬亦無恨也。若使天錫有嗣，斷不干預，只今事議去就，或謂金人方強，宜附大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可取，遂遣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待制韓昉使木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炎，尙書都官員外郎張僅使金國，皆奉表稱臣。

蕭后表曰：遼國太后妾蕭氏言：蓋聞溟海納汗，繫衆流而畢會；太陽舒照，豈燿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食泣陳辭。伏念妾先世乘唐晉之季年，割燕雲之外地，暨逢聖運，已受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禩。執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勵興復之志，始歷推戴，奄致淪殛，爰屬惻矜，俾續禴祀，常欲引干戈而自衛，與社稷以偕亡。伏念生靈重罹塗炭，與其陷執迷之咎，曷若爲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爲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烈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庶保餘生，猶荷永綏之惠。今差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直學士韓昉等，詣闕奉表，陳奏以聞。臣妾蕭氏，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德興元年九月十日。

遼國太后臣妾蕭氏上表。
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

先是二十二日，劉光世得宣撫司檄令應易州，卽遣別將馮宣慶以精騎五百夜趨易州。僧明贊遠迓王師，具言已占據易州。訖高鳳與宣慶等共守回中都統司。二十六日，童貫移檄楊可世、劉光世合軍兵共撫易州，下涑水扶溝赴涿，與大軍會。稟劉延慶節制，且戒體國輯睦，無得以私害公。延慶可世素有隙忌，媚略同可世部安肅軍駐兵孤山，與光世合發檄書，復又位爭高下，氣相尙，不復叱咄，軍中譁張有異論，參謀宇文虛中與監軍鄧珪平之，命分營。凡三日，至易州。至二十九日，副都統何灌日中持使節至易州城外，太師高鳳少卿王琮領軍民僧道萬人，莫不感悅。鑼鼓香花，迎勞王師。是日入城撫定官民，閱諸府庫。

封氏編年曰：西路統制劉光世與契丹迎戰於易州之南古燕城，充世稍卻，易州人趙秉淵殺城中契丹疲軍，州人大悅。于是遣人迎王師納款，衛尉少卿王琮以城降。
涿易兩州皆下。百官詣紫宸殿稱賀。拜郭藥師等官有差。

郭藥師恩州觀察使依舊知涿州軍州事。張令徽左武大夫，洮州防禦使劉舜臣武功大夫，秦州防禦使甄五臣武翼大夫，懷州刺史趙鶴壽右武大夫，恆州刺史龔詵趙拱韓壁並朝請朝散大夫直祕閣餘將校各有差。令趙鶴壽齎告勅并犒物回，令于十月一日與藥師等來易州，與大兵會。

燕京所管三十餘處，連鄉兵五十餘萬，悉應王師。以常勝軍八千，易州義兵五千，并隸劉延慶前軍爲鄉導，仍自涿州屯泊于雄州。

郭藥師者，渤海之鐵州人也。善戰，虜以爲裨將，領常勝軍。常勝軍，本謂之怨軍，遼人始以征伐女真，爲女真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女真，故謂之怨軍。然怨軍初未嘗報怨，每女真兵入，則怨軍從以爲亂；女真退，則因而復服，常以爲苦。天祚與羣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其中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拜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屢以勝我。及九大王死，蕭后立，藥師知燕中勢將亡，遂決策，首以涿州來降，則常勝軍實反覆之徒，然虜中號健鬪者也。其副曰張令徽，其下又有四將，號彪官。每彪五百人，則常勝軍本二千人。本朝收復之後，因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號五萬，實燕人之先以城降者，故朝廷寵異之。

十月一日丙戌，郭藥師來易州。

是日，郭藥師等以數騎來易州，參副都統何灌犒勞訖，俾赴宣撫司公參。
趙良嗣與烏歇等赴金人軍前。

燕雲奉使錄曰：奉御筆處分，由濟南德博渡黃河，過邢洛，取井陘路至代州朝谷寨。先是，大金國主阿骨打已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聚兵於五國岸，亟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僞駙馬蕭規。天祚引數騎脫身遁去。及夏國別兵數萬襲天德軍。

女真都元帥遣其偏將甯朮割婁宿孛董，統兵七千，與夏人逆戰於昂阿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溺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散，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銳，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傍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跋朮割婁宿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於朝廷。

茅齋自敘曰：是年八月，宣撫司回軍至河間府上，委劉延慶都統陝西大兵，力謀復燕。僕時隨

宣撫司在河間，竊聞延慶與幕府議，持重不可進兵。使女真軍馬先入居庸關，收下燕京，然後多以歲幣贖之，此爲萬全。僕以爲若使女真入關，後必輕侮中國，爲患甚大。用兵務在神速，遂條論利害，

上宣撫司，言不使女真入關，其利有五；使之入關，其害有九。九月，尙書經撫房劄子，王黼當筆，將樞密院應干邊

路軍事盡隸所置經撫房施行，樞密院不得預。差馬擴充奉使大金國，使副使前去濟南府，已來等候國信使趙良嗣，同

取登州海路前去奉使，仍充送伴大金國通議使副。金人緣曷魯大迪烏之回，疑我有謀，又自

後地土，開南朝委童貫舉三路大兵趨燕地，遂遣徒姑，以已不報師期，一面進兵取大遼中京，據山

且烏歇高麗裔等來使，以修好爲名，且以窺視我也。至青州，承御筆據代州奏探報阿骨打

已到奉聖州，在雲中府之東，乃唐新州，契丹改作奉聖州。仰趙良嗣馬擴送伴使人取代州路過界前去奉使，阿骨打

軍入燕境，已數交鋒，慮我自取燕，僕因詢良嗣，今次朝廷所遣奉使，欲議何事？良嗣出國書

而已不得歲幣，故親來以決機會。副本及御筆事目云：若本朝軍馬乘勝已入燕京，更不請大金人馬過關。如或未會，卽請大金軍馬

進於燕城之北，本朝軍馬進於燕城之南，依元約夾攻之。僕抵掌大驚，謂良嗣曰：金人方自以不報

師期，恐王師定燕土之後，守把關口，彼不得歲入金幣，故遣使通議，一則接續和讀，以邀歲幣；二則使來窺我動作趨向，幸臣彼未知吾神師道，楊可世白溝小虜，童宣撫氣沮而退，在我則當領彼來和之意。固執前約，姑與之言曰：南朝自開貴朝舉兵，便發大兵相應夾攻，蓋昨來送曷魯等還，乃所以待回船來報師期，不敢疑貴朝爽約，但只猜度，恐舟船海中阻風，或別失誤，故不待報來，遂急舉兵，於元約夾攻之說，彼此別無違處。既以此意答之，仍以此作國書，須一面催宣撫司進兵，尅期下燕，以振中國之威，平燕而和女真，用絕日後輕侮之患可也。何得自示懦弱，盡露腹心，傾身倚以爲助，全藉彼兵，直許之入關如此，則大事去矣！日後窺伺侵陵之患，其禍豈易量耶？良嗣愕然曰：今宣撫司已退遁，兵力不支，自非藉彼之力取之，後以金帛誘之，何以得燕？某曰：龍圖既知我軍力不能取，何不明白奏上，畫與女真，使自取之；急修我邊備，守白溝舊界，保吾故疆，豈可含糊苟且，圖目前小利，不防久遠之患，愛指失掌，此某所不敢預也。是時，某父亦同行，遂以與良嗣辨論事。白父謂某曰：與夷狄共事，當先立威以震服之，於後可保無患。今宣撫司已退沮，又豈可以我之腹心，盡露于外夷兼女真，豈可以親結之乎？既如此論議，後必誤國，汝宜速奏論之；若不從，卽乞罷，無阿隨誤大計。僕于是密畫利害，論女真不可使入關，要當進兵先取燕京，則金人自服，邊境可定。乞罷臣使事，自將步騎萬人，趨不虞之地，入燕平定五關，以杜女真窺覘之患。

五日庚寅。郭藥師等至宣撫司。

郭藥師是日至宣撫司公參待罪云藥師僻遠燕人猥守一郡久服堯化歸向莫緣近聆王師已屆疆場謹率同屬請命于宣撫司童貫令僚佐撫勞有差

御筆改燕京爲燕山府

燕京古之幽州武王克商封召公奭于燕以燕然山得名漢置涿郡唐武德元年改燕州天寶

元年改幽州舊號廣陽郡有永清節度使燕京改爲燕山府

八日癸巳都統劉延慶與郭藥師等出雄州入新城趨涿易路

九日甲午遼人蕭容韓昉至雄州

蕭容韓昉至雄州童貫蔡攸以軍禮見之貫攸以其所上表不納土止納款稱臣麾而去之斥容昉曰非納土不受昉笑曰納款卽納土也虜種類雜未易圖朝廷當思兩全無貽後日之悔又曰好鄰舍朝廷蹙踏了不知彼惡鄰故也必悔之貫以蕭后表卽日飛奏留蕭容韓昉于雄州令管待別聽朝廷指揮

御筆祿易八州並賜名

山前九屬縣下項燕山府十二縣析津廣平都市昌平良鄉潞武清安次永清三河香河灤陰涿州四縣范陽歸義同安新城檀州二縣密雲行唐平州三縣盧龍石城馬城易州三縣易水涑水容城營州一縣都城順州一縣懷柔薊州三縣漁陽三河玉田景州一縣遵化都市賜名廣甯香

河賜名清化，新城賜名威城，行唐賜名威塞，盧龍賜名盧城，石城賜名臨關，馬城賜名安城，都城賜名鎮山，漁陽賜名平盧，除燕山府已賜名外，涿州賜名涿水郡，威行軍節度，檀州賜名橫山郡，鎮海軍節度，平州賜名漁陽郡，撫甯軍節度，易州賜名遂武郡防禦，營州賜名平盧郡防禦，順州賜名順興郡團練，薊州賜名廣川郡團練，景州賜名灤川軍事。

十三日戊戌，蕭后表至上御紫宸殿受賀。太宰王黼等率百官奉表稱賀。

表曰：制軍命將，用申中夏之威，取亂侮亡，遂復全燕之地。盛超振古，喜溢緜區。臣聞舜肇十二州，始別冀都之壤；周建八百國，首疏召奭之封。當天津析木之交，實上谷廣陽之勝，形勢有金湯之險，膏腴號陸海之饒。石晉不綱，羯胡匪茹，盜藩垣以爲蛇豕之窟，汙衣冠而陷犬羊之羣。民皆怨咨，天乃震怒。藝祖立極，思與物而更新；文考御邦，益留神而經始。於昭熙且，不顯燕謀，帝命式于九圍，無遠弗屆；王者大乎一統，有開必先。天方授我以故疆，虜自竄身于窮漠，允資聖算，爰舉師干，俾收塗炭之餘，肆協雲霓之望。虎臣矯矯，王旅暉暉，長驅出塞者，百萬有奇；分道並進者，東西相屬。敵軍效順，拔戎壘以來歸；僞后祈哀，卽轅門而納款。豈特昆夷維其喙矣，是謂燕民悅則取之。雨露涵濡，盡率土普天之廣；山川表裏，無此疆爾界之殊。恭維皇帝陛下，性備堯仁，智兼湯勇，誕敷文德，同四海之車書；肅將天威，辟三王之境土。凡此濯征之策，仰繫獨斷之神。料織悉于九重，契幾微於萬里。人神效職，天地合符，亟臻復古之勳，仰快在天之憤。受端闡之獻，方除希闕之儀，增輿地之圖，更闡

文明之化。臣等叨聯輔弼，初乏贊襄，宅朔方曰幽都，獲預觀於偉績，至昏宗親羣后，願遂告于成功。臣無任詔答之。詔曰：朕纂不圖，日新庶政，思加大信，式協萬邦，每敦鄰國之權，用遵帶礪之約，豈意會虜自叛宗盟，命帥出師，巡邊備寇，天戈壓境之未久，土宇來附者無餘，僞后知幾，遣使露封而納款；燕臣效順，束身請命以來歸。將盡復燕雲之故疆，聊共成祖考之昔志，君臣有慶，中外交懽，成此膚功，賴子良弼，不揚偉績，實係嘉謀，據覽賀章，舉聞攸快，聖旨送祕書省。

賜新復州縣曲赦。

詔曰：朕膺天駿命，作民之師，夜寐夙興，惟祖宗之是紹，賴帝敷佑，中外救甯，遠暨海隅，罔不率俾。乃眷燕雲之境，實我舊封，五季不綱，陷于北狄，屬者虜酋，失道自絕於天，怨結四興，勢似瓦解，惟予克相上帝，寵綏兆民，爰命六師，大申弔伐，爾有衆懷德惟素，沛然率籲，羣心奔走來歸，莫之能遏。王師無戰，而先志是承，四海永清，惟朕以懌。興念茲土，久困暴昏，上下相陵，人用無告，典刑屏棄，罪及無辜，崇奸賊賢，痛毒猶在，以寬代虐，帝命惟新，應收復及已歸附州縣，見禁罪人，除抗拒王命，及謀爲不順外，餘罪無大小並放，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人，并許所在自陳當議，盡行甄拔，隨材任使，流配人並放還，逃亡及爲盜賊者並釋罪，令歸業。業爾有官，體茲德意，奉承罔怠，以稱朕惻隱之誠，庶一方亟蒙休澤。故茲親札詔示，咸使聞知。

又手詔蠲除科率。

詔一應目前無名科率押配及積奸政弊，一切煩苛之令，勅諸州一一具聞，當悉行蠲罷，不必待報者，宣撫司除之。積久稅賦，若公私子錢皆免。人戶委州縣長吏招誘以歸，加意存撫，貧乏饑民，並以官粟賑給，無令失所。掠獲人口者，各尋付其家，違者重置典刑。

又手詔甄擢賢才。

詔見在官者，若有公卿士大夫，已議褻擢外，有懷才抱藝，湮沉下僚，或素爲鄉里所推，未被試用者，勅宣撫司及州縣長吏，詢採以聞，當不次擢用。其以忠直得罪虜酋，或爲權倖排斥，或以誣誤抵罪者，並以名聞，咸當甄擢，永用爲勸。

十九日甲辰，都統制劉延慶、何灌、郭藥師等統大軍出雄州，入新城縣。劉光世、楊可世出安肅軍，入易州。會於涿州。

先是劉延慶等至涿州，撫定軍民，次涑水縣，令負弩前驅，作樂致禮。令楊可世守涿州。延慶以可世所部兵少，更付中軍，及熙河環慶兵二萬人佐軍，俾楊惟中副。可世延慶統諸道兵，與常勝軍暨趙謂兵，無慮五十萬，鼓聲振天地，自古出師之盛，未有甚于此。自卯至酉，至良鄉縣盧溝河，前部報曰：臨河與四軍蕭幹、大石林牙賊鋒相接。時賊兵不滿二萬，憑河排布，未究對實。延慶五軍下營，發壕均帳，以備賊出兵抗敵。曠晚各憩，勝負相償。

二十日乙巳，劉光世等復與蕭幹、虛壘。

是日，日將擊，鼓譟攻我，戰于料石岡，三搗方還。

政宣上帙十一

起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申，盡十一月二十七日壬午。

二十三日戊申。宣撫司檄進兵。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搗虛取之。

是日，蕭幹營於十里外，以控我軍，由是逗遛未得進。宣撫司檄曰：大軍至良鄉，連月不進，可出奇以取勝；況我軍擬賊倍萬，以彼較此，利害皎然。仰疾速趨燕京。是日，延慶命諸將共議入燕之策。郭藥師獻謀曰：四軍者，以全師抗我，則燕山可以搗虛而入。可選輕騎，由固安渡盧水至安次，徑赴燕城；漢民知王師至，必爲內應，燕城可得。延慶卽遣郭藥師押常勝軍千人爲鄉導，命趙鶴壽、高世宣、楊可世，可弼統兵六千；可世等夜半渡河，銜枚倍道，至三家店，憩軍。

二十四日己酉。郭藥師等入燕山，軍敗而還。

是日質明，郭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人，雜郊民奪迎春門以入，殺守關者數十人。大軍繼至，陣於憫忠寺，分遣七將官把燕城七門，各差將二人，騎二百守之，內外帖然；不知兵至，咸謂有神。時有燕人馬賢良者，獻詩云：破虜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鬢鬚三千里，洗盡腥羶二百年。可世傳令云：漢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誅戮萬計，通衢流血。申宣撫司告捷。我軍用事者不過四千。蕭后登宣和門，親施箭鏃，以拒王師。藥師遣人諭蕭后：大兵入城，釋甲拜降可也。蕭后聞諸軍與燕人內應，所在巷陌，齊殺契丹，劫掠財物，頗狐疑未決。契丹諸軍皆効死戰，而我軍無紀

律已而飲酒，攘奪財物，紛然恣淫。后既知之，密遣人召蕭幹等回。幹亦知我師入燕，晝夜來援。或告藥師曰：城外塵起，必有援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一望，則燕王塚上立四軍旗幟矣。方錯愕，瞻視而四軍人馬，自南暗門入內，諸門皆啓，鐵騎突出，戰於三市，人皆殊死戮力迎敵；而藥師失馬，可世拒追者，藥師獲免。我軍少卻，遂至雙門樓下，令騎皆下馬，且戰且行。至憫忠寺前，可世謂藥師曰：今日如何？不若且至東門，以待援兵。而燕城漢人皆曰：汝等令我指摘契丹，相助殺戮，將軍若出，我輩如何？今已斷了諸門吊橋，幸無遂出，以決死耳！再戰又敗，我軍三晝夜不寢食，又自早熾；契丹競功，人饑馬疲，而四軍林牙兵勢狼戾，可世等戰不勝，藥師復回，戰又不利，皆棄馬登城，賊益熾，將窺搏。藥師先下城，可世謂世宣曰：吾將家豈能效兒女態，惜微軀也。指呼戰士拒戰，身中毒矢不顧，或報藥師出矣，弟可弼因其間進曰：趙鶴壽後軍不來，都統亦不遣援兵；今日之事，黑白自明，儻含糊就死，百世之下，兄不免爲罪人矣。願偕去。是非昭著，請誅於朝，不其偉歟！可世然之。遂絕焉。而高世宣、王奇、李僂、石洵美、王端臣等皆碎賊手。可世等旣出，賴契丹收棄甲捕賊，殘軍不復追襲，遂得脫去。屍之填潦者，可籍而過。初選精兵六千，至是免者數百騎而已。契丹獲馬五千，甲四千。初藥師與可世謀，留鶴壽兵爲援，其嘗藥師忌功，鶴壽亦憾之，不至。先是鶴壽見宣撫，藥師疑其有所授，不以實告故也。藥師可世等，夜入安次縣，招集將士，得潰兵四百餘人，入涿州。

北征紀實曰：藥師獻謀於二帥曰：四軍者，以全師抗延慶，則燕山可以勁騎搗虛而入也。於是

二帥命藥師擇常勝軍千人爲鄉導，又命延慶選將，迺以楊可世、高一箭各千人。一夕，渡盧溝河，直往燕山之東。每旦，有草車無數入門，可伺其開門，因車入而襲之。果然，旣入，則每門命驍勇使臣二人分兵守把。藥師乃下令曰：「燕人令盡降，契丹諸虜令盡殺。然不意燕山城中，契丹奚兵尙衆，而我師已虜掠故。蕭后者在內，但閉其內門，是以虜漢因巷戰，殺傷相當，自旦至晚不解，而蕭后乃呼四軍自其內後闔門而入，忽大啓內門，生兵出擊，我師爲退敗，藥師知其不敵，因墜城先遁，楊可世亦得脫。」

二十五日庚戌，蕭幹出兵與劉延慶對壘於盧溝河南。

是日，蕭幹陣於河南，出示藥師隨行主管文字官趙端甫，并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令延慶見之，言已將諸將殺戮，人騎皆降，仍渡河挑戰。延慶軍洶洶，以爲藥師全軍沒，諸將殺可世降契丹。延慶遣人往涿州取藥師手書，以安衆心。

二十六日辛亥，趙良嗣等使人烏歇、高慶裔到大金軍前。

燕雲奉使錄曰：二十一日過界，金國遣甲馬及接伴使副迎勞，是日宿於應州侍中莊。二十二

日見元帥粘罕，且言今來所計議事節，與自家懣上京時說底話煞別也，對以大信，旣定，本無異同之意。粘罕云：候到日皇帝不錯。食罷，遣其副帥兀室，接伴往奉聖州。二十五日遂至于軍前。二十六日見國王阿骨打，捧書傳達如儀。

二十七日壬子。郭藥師留甄五臣張思正守涿州。領兵趨雄州。

宣撫司恐涿州危，差張令徽領二千騎戍之。

二十八日癸丑。劉延慶申宣撫司乞回軍。

北征紀實曰：劉延慶申二帥乞那回軍馬。二帥以小竹紙親扎報之曰：仰相度事勢，若可以那回量可那回，不可有誤軍事。延慶得之。一夕，中軍先自焚輜重，不告諸將而退。衆軍罔測，遂大潰。

編年曰：劉延慶以可世行三日方進兵，又兩日至盧溝河，距燕城二十里下營。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屯盧溝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幹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兩人不知也。夜半僞相語言：聞漢共十萬壓吾境，吾師且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舉火爲應，殲之無遺。縱一人歸報，其人又曰：昨日在賊營，見戰具甚廣，揀人選，將乘夜來搗營寨。延慶聞燕城復失，又瑠璃河護糧將王淵亦陷於賊，氣已喪矣。旋得此說，心動，求自全之計，盡召諸將，密諭以糧餉不繼，去漢界遠，中道多事，不卽引還，久恐生變，諸將皆唯唯。獨曲奇力爭不可，延慶怒叱去之。

二十九日甲寅。劉延慶燒營及輜重奔還。王師大潰。

是日晚，盧溝河北四野火發，延慶與光國光世以爲敵至，燒營而奔。五軍雜還，擾攘散走，自相踐蹂，奔墮崖澗者莫知其數，捐棄一切軍須之計相繼百餘里。將曉，賊覺，徑尾吾後，轉戰至白溝河，與常勝軍高望接戰，又大敗，自熙豐以來，所畜軍實盡矣。燕人作歌及賦以誚延慶，傳笑虜中。

蕭幹陷清城。失守將路宗迪。

十一月一日丙辰朔。阿骨打見趙良嗣許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遣李靖持書來。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阿骨打令趙良嗣與蒲結奴議事。蒲結奴云：去年本國專遣使臣理會，恁大國情公事，屯著人馬，專地等候，回使相報，打滅契丹，卻留我使人一住半年，滯了軍期，更不遣回使，只得空書令軍人送過海來，已是斷絕之意。此段休說，更說一段：且如夾攻本國兵馬，從今年正月已到中京，因甚不便來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中京，三月到西京，已是半年，受了千辛萬苦，貴朝纔於五月出兵，慢慢地占穩占姦，更說甚夾攻？此一段亦休說。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乃是失信，今年雖出兵，亦不如約，便畫斷休說。而今特將已收下西京一路州縣與南朝，請先交割，外爲契丹昏主，猶領殘兵，不先下了燕京，不惟爲金國之患，亦恐去南朝作過皇帝，已定親去收燕京，候收燕京了，卻來商量，或與不與，在臨時前遣元帥就近代州議事，便是此意，已於王瓌處仔細道來，更不可改。良嗣度其意，欲以西京交割爲名，更改許燕之議，乃云：本朝與貴國通好五六年，自貴國兵馬來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來卻恁他翻變說話，是甚義理？據良嗣等所奉御筆處分，先夾攻燕京了日，然後夾攻西京，須是先得燕京，然後交割西京，固自有次第。蒲結奴云：今先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旦夕守燕不能取，候我得之，取決臨時，有何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指天爲

言前年皇帝與良嗣握手曰：我今許南朝燕京，使我得之亦然，指天爲誓。料皇帝守信，肯違天耶！蒲結奴復傳阿骨打之意曰：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係官錢物等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灤州，並不在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灤以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灤本燕地，以限榆關，則平灤州已在燕京之內矣。兼御筆事目，如貴朝兵馬，因追襲乘勝，更不煩兵馬過關。今言本朝定燕京，借路平灤，本朝果得燕，必分兵戍守，大國人馬經由，莫敢專輒。蒲結奴兀室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和耳！況汝兵近爲燕人擊敗，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耶！又云：皇帝更不說元約，只將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之數。卻微笑云：有一事說與使人，莫道是與了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縣，如我取了燕京，都不與南朝，怎生不依契丹一般與我銀絹！良嗣等對似此，只是自強底話，如不夾攻契丹，以應朔舊漢地歸本朝，名可何得銀絹等。郎君等未可一向自強，一槩輕易漢人。且如契丹昏主七八年前，煞有輕易貴國之意；如今契丹之彊，卻在何處？諸郎君不要誤皇帝，當以信義爲勝，不可以力爲強。郎君等只見契丹之弱，乃自以爲強；本朝大國，不可容易，不要錯了復來。兀室出文字三封：一封係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領內備宣撫司劄子，令報知大金國，稱已收下涿易，不得侵越生事；一牒靈邱飛狐兩縣，

招誘歸款；一封係趙詡上太傅相公，內言女真恣爲殺戮，枉害良民，諭令歸漢，不可受辱于女真也。令良嗣讀訖。詡云：理會得否？且如飛狐靈邱，乃山後地分，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是何義理？假如要一兩個小縣，何不將文字來評會？良嗣等答以此必何觀察謂何不知界至地里，便發文字，料必如此。詡云：此事且休論；趙詡元是董龐兒，我與爾有甚冤讐，道本國殺害良民，如賊一般相待。蒲結奴曰：此大國之意也。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詡不使漢人歸女真，其意亦同。若不是祇重貴朝皇帝御筆親寫來，更無他說話也。恰來皇帝有朝旨，如使人隔關，恐已下燕，不令過關。又趙詡文字詆毀，雖已寫國書待改變來，卻爲大信已定，更不改也。且汝只知阻我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便揖良嗣朝辭。令其國相蒲結奴傳言云：到南朝日，再三附奏，乞善保聖體，好理國家，所有燕京等事，已專遣人齎國書計議，且望教速來回，早了大事。至庭下，有前立兩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藩，止乞燕京隻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來，即不支也。對良嗣等面諭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汝國妃與夔離，勿與南朝交關，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留馬擴遣良嗣及使人同來。

茅齋自敍曰：十月抵代州過界，時粘罕兀室皆在應州，略論大槩。次日，粘罕以鐵騎二百，令兀室權充接伴，良嗣與某各攜一從人，餘悉留粘罕軍，連夜行五程，抵奉聖州，見阿骨打，路經蔚州縣邑，悉無人煙，人皆逃避。既是阿骨打受國書御筆，次日，令皇叔蒲結奴相溫并二太子幹離不者，就

一畫帳中約說話，皆令人通譯云：前次遣魯大迪鳥議割還燕地，貴朝不遣聘使，乃是斷絕；今來難舉海上之約；但皇帝知趙皇誠心，不忍絕好，燕京候平定了日，或與或不與，臨時商量。今西京中府，卻已平定，奉還貴朝，可差軍馬交割。當時蒙郭藥師已降，劉延慶已逼燕，故有割雲中之意。良嗣愕然，失詞答云：原議割還燕地，若燕京不得，即西京亦不要。幹離不云：燕京爲未了，且言臨時商量，西京是已了，割還貴朝，卻言不要，不成剛強與得？次日，復召議事，相溫云：皇帝有旨，昨所諭西京事，更休理會，海上之約，亦是貴朝自斷絕，且看趙皇面，特許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如貴朝軍馬先入燕，則本朝軍馬借路歸國，仍要在燕，係官錢物；若貴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與去。是時虜人聞楊可世高一箭，郭藥師已入燕，故有此語，以爲他時爭競之端。良嗣云：錢物則不較，但借路事恐難從。相溫云：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雞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某願良嗣小器，不知安危。繼和詩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次日入朝辭。相溫云：已差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撒盧毋充計議，卻于二國信使中留一員，隨軍馬入燕地，把定關隘，本朝借路時，要得分辨。良嗣汗流不能對。某附耳云：龍圖燕人，不爲女真所畏，若不能免，某請爲留，宜安方寸。良嗣徐對曰：自來無例，摘留使人。相溫云：此皇帝意。近晚，阿骨打召辭云：二使人誰留。良嗣復答以無例。阿骨打云：行軍非引例處。某應曰：若必欲留，願令大使歸報，某請留。遂辭。次日，良嗣與李靖等行，持書詣闕。

金人國書書云：適憑使傳，特示音題，然已露于深悰，斯未洽於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爰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議燕京，依與契丹銀絹數目歲交，尋許燕京并所管州縣及所轄漢民，如或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後來馬政至更議，收西京回書，只請就使計度。如難果意，冀爲報示，又得書示候，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如初議，及絕使軻，以謂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畢，未嘗報論夾攻。自來燕京國王上表稱臣，永修貢進，薨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縱不許爲藩輔，亦無他望。良嗣等始方來到。且馬政元齋事錄，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便自來燕京，并應朔等州入去也。如此，則方是夾攻，若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實欲夾攻圖謀，須理會當期，本朝兵馬到西京，已來合於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云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北，並兩途至西京，地里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應。今承芳翰，再締新權，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非元約者也。其於信義，未合許焉。盍念前書，至如契丹前來虔誠請和，聽命無違，必不允應，方是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屬縣，及所管漢兒外，其餘應許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并女真渤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并平灤營等州縣，縱貴朝克服，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侵求，諸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舊來輸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畫定，武當嚴律，善保殊休，今差李革撒

盧毋，李靖、李董、王度、刺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書陳達，不宜謹白。
二十一日丙子，金人國信使副李靖、王度、刺撒盧毋來議，每歲銀絹。

二十五日庚辰，李靖等入見于崇政殿。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引李靖等上殿，上令黃珣傳旨：兩朝計議，五六年大事已定，些小事各相說了，卻甚好。西京及平瀼三州地土不多，可就議定。四軍蕭幹，兩朝無禮，如捉得執縛送來，以見通歡之意。趙良嗣回，許定燕京，更不論夾攻，不夾攻如自取得，亦與本朝甚荷厚意，可依例赴王黼處計議。尋引詣王黼，賜第議事。出御前文字讀示，所有幽薊平瀼自合依約。撒盧毋與靖相顧曰：卻是西京平瀼都要，靖等來時，只聽得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地與南朝，今來卻和西京平瀼都要，怎生了得。黼曰：自趙龍圖涉海北，從貴國來到上京，已如此商議，本只爲五代以後，所陷漢地，更無二三。撒盧毋曰：若是和西京西京平瀼州都要後，方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如此，則空費往來，和合不得。黼曰：某天性爽快，士大夫所共知。今來商議國事，須要說盡，已得聖旨，便將西京畫斷，別做一項，此亦順貴國之意。只以燕京平瀼三州，盡許契丹舊日銀絹之數，此乃是本朝一一相就之意。如燕京係官錢物漢戶人口，西京畫斷，一一相就貴國，只有平瀼一事，自可相從。度刺曰：此亦傾盡復知，且如本國八九年來，方盡得契丹舊地好處，惟是一箇燕京，已與貴朝平瀼等州，本國要做關口。李靖曰：兩國來往，惟務誠實，據靖所見，先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爲定，歲交契丹銀絹之數，其平瀼

等州，別作一頭項再覓去，或肯時，亦不可知；若一槩言之，徒苦往來。黼曰：此已是委曲相就，若更分平灤，豈有是理。各上馬歸。

二十七日壬午，遼人四軍蕭幹復攻涿州，安次固安兩縣陷之。守將胡德章被俘。金人進兵趨燕。

馬擴既留，粘罕自廣州趨奉聖州，與阿骨打定議。粘罕下軍馬於南暗口，阿骨打趨居庸關，撻懶趨古北口，分三路進軍。忽燕京國妃遣使詣阿骨打，請和云：十月二十四日，南兵楊可世、郭藥師襲入燕城，國妃據內城，南師驕勝，不戢士卒，掠取財物。國妃密遣人至盧溝河，呼四軍大王，自內南暗門入，與郭藥師抗戰，南師氣奪，悉皆奔竄，諸將僅以身免，爲四軍奪馬數千匹。次日，耀兵於盧溝河，劉延慶望之喪膽，乃焚營夜遁，爲契丹追殺至雄州。阿骨打執各不應允之約，不從，進兵趨燕。

初童貫行，上遣內侍李□，微服於貫軍中，探其去就。燕京既失，州縣復陷，嘗密奏之上，以手札責貫曰：今不復信汝矣！貫既被責，大懼，遂遣王瓌取易州飛狐路，赴大金軍前，約以夾攻。王瓌至大金軍前，見其國主，奏言大宋宣撫童樞密，令臣見陛下，聞嘗有國使交通，兩朝已議夾攻，今來童宣撫大兵已近去燕京，未敢擅入，遣瓌等來請大兵于大金國前，乞速勅台旨，著都總兵元帥宣令起兵，與本國兵馬夾攻。前去月日，貴得相應，不失元約。金國遣兀室館之，定議尅十二月一日，本國大發兵馬，至初五日午刻度居庸關，至六日午刻悉督率齊到燕京城下，先令瓌歸。

政宣上帙十二

丁亥，宣和四年十二月二日，盡十五日庚子。

十二月二日丁亥。李靖等入辭于崇政殿。

上遣王珣傳旨諭靖：卿等到軍前奏知大金皇帝，自金國兵馬未到上京時，已遣使計議成就交好，正在今日。今來所議凡五事，一切委曲俯從，金國所有營平灤三州地土不多，一就相許了卻。甚好，差使副與靖等同齎國書前去。

三日戊子。差趙良嗣、周武仲使于金國。許依契丹舊例銀絹，再求營平灤三州并西京。

朝廷國書書云：夙勤原使，嗣貺緘書。共聞綏撫之詳，備諗敷陳之悉。方遠敦於契好，宜曲盡于忱誠。本朝與隣國通好，自來係計使人往來之數，以爲禮節。昨曷魯等來，係報馬政之聘，以故更不遣使。然國書內，且述風敦大信，備載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候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議約，事理分明，別無斷絕。今歲自聞舉軍到西京，即遣童貫等領兵自燕路相應，四月以後，累伐契丹，事可詢訪，亦累遣人移文貴朝，軍前報應，計議夾攻之舉，即無失約。昨燕京國妃蕭氏遣蕭容等進表納款，仍乞援助，止退大金兵馬及營平薊景等舉地來歸，繼亦常遣偏裨入燕城，殺戮不順。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并未見貴朝進兵夾攻，即卻其使并表，未嘗聽許及未曾分遣大兵，據守元議。自燕并應朔等州進兵，後來以西京之議未明，故止應朔之師，雖奉聖應朔蔚武等州，遣人請

降，亦以此未曾撫定，敦守信義，以務交歡，本末可見。趙良嗣回款知入關至燕，本朝議云與貴朝講好修睦，若本朝先自平燕，亦當迎待如禮。良嗣固執，妄有所陳，所有應關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今盡欲行拘收，實非元約。然貴朝兵馬，既欲入關犒師之用，義合相從，其別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管，亦非元約所載。今並如來諭以示誠意。兩朝守國，所恃大信，自初遣良嗣以至於今，所議正爲五代以後所陷漢地內燕京六州及屬縣，已載來書。并承諭，如本朝已取了燕京，自依今來已許；如未取了，貴國取得，亦與本朝更不與夾攻外，所有營平灤并西京管下州縣，并係五代所陷地土，合依元約，本朝收復。爰念自貴朝未取上京之時，越大海一通交好，使聘往來，累年于此，所當曲務允應，以善初終。除營平灤三州本朝收復外，其西京地土，候收復燕京，別行計議。契勘馬政所齋事目，已曾具言，緣收復燕京一帶并西京地，所以盡許契丹歲交銀絹，今若西京別作一段計議，理合減定，深念久已相許，義不可渝，將歲交銀絹數目多少交割等，並依契丹舊例施行，信誓分立界至等事，續議畫定，庶應來悰，用臻歡約，屬歲當凜，益保天祺。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郭藥師敗蕭幹于永清。復固安。安次兩縣。

契丹四軍蕭幹自延慶敗，復攻安次固安兩縣，陷之，復圍永清縣。郭藥師至永清，與賊相遇。藥師謂諸將曰：彼見我軍必披靡，視漢兵爲輕，定來衝突，令部曲執漢旗幟，分漢兵以弓弩翼之。賊果

望旗笑曰：南朝兵也。果擊之。兵刃既接，方悟常勝軍，賊戰不利，依山自保，漢兵彎轆弩，聽鼓聲悉發，大敗，斬數千級，幾執渠魁，賊窮走燕城，堅壁不敢出。

五日庚寅，金人到居庸關，蕭幹、大石林牙夜出燕城。

亡遼錄曰：蕭后纔聞居庸失險，夜率契丹并老幼居帳出城，聲言劄野寨迎敵，其實避竄。宰相左企弓以下拜辭於門外。蕭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爲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相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于陣前，卿等多方保全合境漢民，無使濫被殘害。遂泣下數行，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者，契丹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欲就奚王府立國，於是契丹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奚渤海諸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大石林牙挾蕭后歸陰山，見天祚，取蕭后殺之。

六日辛卯，金人兵至燕，左企弓、曹勇、義劉彥宗等開門迎降。阿骨打等入燕，遣馬擴歸報捷。

茅齋自敘曰：十二月一日經媯儒二州，初五日抵居庸關，契丹棄關走，僕隨行。阿骨打謂曰：契丹國土十分，我已取其九，祇有燕京一分地土，我著人馬三面逼著，令汝家就取，卻怎生受，柰何不下！初聞南軍已到盧溝河，已入燕，我心下亦喜，南家故地，教他收了，我與他分定界，分軍馬歸國，早見太平；近聞都統劉延慶一夜走了，是甚模樣？僕答曰：使人留此不得，而知兵家進退常事，恐亦非敗；縱使劉延慶果敗，亦別有大軍在後。阿骨打云：似恁統領底人敗了，軍國大事，汝家有甚賞罰？擴答曰：將折兵死，兵折將死，延慶果是退敗，便做官大，亦行軍法。阿骨打云：若不行軍法，後怎生使兵

也。待一兩日，到居庸關，爾看我軍兵將戰鬪，有敢走麼？初六日，入居庸關，擺立軍馬。阿骨打與宗幹、骨崙郎君並馬南向立。諸軍馬三面整旗擺立，粘罕已下諸郎君皆披甲作兩行相對侍立，召僕當前。阿骨打云：我已遣使副爾家大使南去，想已到汴城，我已許了趙皇，燕京如今打了須要去。城內番官人戶，卽是我要，漢兒人戶都屬南朝。我今差人入城招誘契丹令投降，爾敢相隨前去招諭漢兒麼？僕答：使人留此，本了軍國大事，有何不敢。阿骨打云：敢時煞好來，早同我家使臣前去。入夜召僕，阿骨打云：我親押軍來，待與夔離不即四軍大王也。見一陣，適來已報同國妃直東走了，來日可以入燕城。是夜四更，阿骨打召僕去，頗有怒色，曰：國妃與四軍走去，蓋緣我軍馬入關，今聞爾家軍馬卻來攙奪，如此則更無好說話也。僕聞四軍大王永清縣爲郭藥師所敗。僕曰：貴朝使人已與趙良嗣同趨闕下，朝廷必不許來攙奪，萬一南朝先入，亦足可商量。阿骨打意少解。次日，抵燕京北門，兩府漢兒官左企弓、于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契丹官蕭一信等開門迎降。阿骨打召僕云：今我軍先到燕京，爾隨行盡見，可回報捷。已教寫宣撫司牒，今差五百騎相送，賜僕并隨行人鞍馬一副，仍令攜涿州將官胡德章歸。蓋德章先與契丹戰，爲其所擒，囚燕京獄中，至是令歸。臨行，粘罕遣烏歇來云：傳諭童太師：昨來海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覓千頭，令送來。僕南發，達雄州宣撫司。

亡遼錄曰：蕭后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到城下，左企弓等集百官共議拒守，未定，已報統軍副使蕭一信開啓夏門，放入婁宿孛堇軍，登城，續遣先被虜人，知宣徽北樞密院事韓秉傳令若耶律

拜降，我不殺一人。催促宰相文武百僚僧道父老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阿骨打戎服已坐萬歲殿，皆拜伏罪。於是使譯者宣曰：我見城頭礮繩蕭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并放罪纜撫定燕山府。卽遣五百鐵騎護送馬擴至涿州。牒報宣撫司請發兵前來交割。

北征紀實曰：金人久駐鴛鴦泊，往來白水，以圖天祚。旣深入夾山，勢不能出，金人亦不克入。因攻取雲中諸州，且休息，往來山後視中國紛拏。延慶旣潰，阿骨打始以全師自居庸關入。四軍大王者，奉蕭后由松亭關遁，燕人乃備儀物以迎之。其始至于燕之大內也；阿骨打與其臣數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戶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向詢黃蓋有若干柄，意欲與其羣臣皆張之，中國傳以爲笑。金人其後自大，皆燕人用事者，及中國若良嗣輩教之爾。

十一日丙申，貶劉延慶爲率府安置筠州。

北征紀實曰：劉延慶者，夙爲陝西名將，童貫忌其才，素不善也。累得節度使，上深眷遇，向習射，延慶獨預後方，知欲倚仗。延慶以北征代二帥爲先鋒，爾二帥旣不納蕭后降，乃令延慶將兵出界，正兵十五萬，夫役不在數也。時藥師旣以涿州降，涿州之良鄉縣亦皆屬我，於是延慶出界，自涿至良鄉，惟日行三十里住。卽立寨開壕塹，迨至曉復行，燕人皆笑之。未至良鄉，已爲虜騎所撓。自良鄉又行兩驛，抵盧溝河駐軍。四軍大王者，亦於盧溝夾河對壘，日遣騎渡河，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左右受敵，或三五十騎至千百騎，渡河邀我餉道，我師病之，不能進矣。嘗縱兵犯中軍，幾至延慶帳下，僅

能禦退，多所殺傷，延慶懾焉。翌日，四軍使虜騎皆乘我馬，朱甲耀日，於盧溝之上，於是延慶心動，且以餉道不繼，乃申二帥乞那回軍馬。得報，遂焚輜重而退，衆軍大潰。四軍者，尙不知所以。是夕，隔河但見火光大起，虜遂亦走，久之，乃知我師自潰，方遣兵來追。先是延慶初行至盧溝也，每下寨，但開前一門，故皆止有向北門而已。及其夜走，天始曉，至舊寨，與諸將少歇，復由寨門將出，適逢虜追騎垂至，因復入門。當時立寨既固，又無他門可出，遂大窘。諸將自毀垣界，得通，馬踰垣而走，不勝狼狽。延慶幾不得脫。盧溝大寨，金銀不可勝計，又雖道路，每寨有銀絹一二十萬。當時未能搬也。盧溝大寨者。是時竭國力爲之，一旦皆爲虜人所得。及延慶至雄州，二帥擬責之，延慶因抱笏厲聲以抗，二帥不能詰而止也。初諸路正兵十五萬，除二帥與諸將守雄者親兵外，其餘往往因潰散，乃自結隊，各歸本路，不能遏也。始出師人，但支五百錢，將士頗不樂；及潰走，且虞有變，乃各支絹二疋，銀三兩以收之，兵雖粗集，然支窮縮手矣。先是上命小璫主郵事不隸，宣撫司戒之曰：得燕山爾自遣馳報，而貫亦自作牌，大書曰：克平燕山路以伺，皆謂唾手可得。及藥師可世入燕山城，是夕報至，貫匿之；中夜始約伯氏同作奏一牌，□卽馳上捷，纔二日半至闕下，然遲小璫猶半時許，中外但見捷而不知其詳。謂已盡得之矣。方降指揮擇日御正衙受賀，於是好進者往往作賦頌獻，久之，但見寂然，始知藥師但跳入燕城已退遁。俄延慶師潰後，二帥凱還，白上曰：劉延慶不戰而潰，且雲中今未下，不有大戒厲，則何以使諸將臣等所以不斬者，留以遺陛下也。於是上赫怒欲斬延慶，議已定，乃下延慶獄。旣鞫，無

狀，而延慶出二帥與那回劄子，上乃寤。延慶徒責散官筠州，安置由是益不直二帥。然延慶應誅，但二帥又枉用其心爾。

十五日庚子，趙良嗣、周武仲至大金軍前。金人不許營平灤三州，并要燕地稅賦。復遣李靖持書來。

趙良嗣等至阿骨打卓帳處，使兀室傳言，且云：自前年相約，夾攻契丹，及至寡人領兵到燕京城下，并不見一人一騎。更寡人自來，不許與底平灤等處州城，今來都要，怎生去得？若堅要平州，不是好意，和燕京都怕別了。便揖良嗣等，退歸所館。良嗣等至其國弟固論國相所居，以貫等所與酒果遺之，以通其意。良嗣欲與粘罕議事，答以商量未定。粘罕臨上馬，與良嗣諭以大事已定，所有營平灤三州一道商議了甚好，卻云：則爲這個事，近上大人們卻不肯，若更緊著，恐和燕京都別了。便催朝辭。兀室云：堅要平州，莫是待閉定關口，不與通好，此是皇帝已不許，衆人皆不肯，堅不許今稅。因約與元帥粘罕等議事。粘罕云：這事本不別，只是爲我家自著兵馬取得，所以須要稅賦，肯時便肯，不肯卽休，卽不肯時請勾退過界人馬。良嗣等答以稅賦自古隨地，豈有得地而不得稅者？粘罕云：不須理會，只是要稅。兀室在旁云：此事不別，許多田地州城人民都與了南朝，些小稅賦，計較甚良。嗣對曰：且如稅賦之內，有諸般色數，若細豆率雜之屬，地里相遠，如何搬運得？莫須計數折納。兀室云：但依隨得後，這事易爲商量。復遣靖等齎書赴闕。金人國書書云：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肅馳使驛，繼附音徽，然承隣睦之修，未盡理端之素，故形敝幅，開導深悰。昨於天輔

四年，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允肯，自來所與契丹銀絹依數歲交及夾攻回書，已許燕京地分，并所管戶民；若不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平營灤等州，未曾允應。今承來書，其別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復，亦非元約。據上項人戶，前次往復，未曾遺漏，辭意詳明。昨來度刺等，去時已曾具言兼契勘馬政來齋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自應朔州入去，不如此，則便爲失約也。且當朝兵馬攻下西京以至武朔，曾牒代州，亦未相應夾攻。又良嗣齋到書所謂夾攻者，貴朝自涿易等處進兵至燕京，金國自古北口等處進兵至燕京，當朝兵馬攻下居庸，直抵燕城，卽日款降外，貴朝兵馬不能入燕，已被戰退，以故李靖等去時，具言已許燕京，所管州縣地方元管戶民，如或廣務於侵求，諸慮難終於信義。今書又齋辭，索平營灤等三州，已係廣務於侵求，酌此事件，爲約分明，義當不許。爰念大信，不可輕失，且圖交好，特許燕京六州隨縣所有銀絹，一依契丹舊例交取，兼燕京自以本朝兵力收下，所據見與州縣合納隨色稅賦，每年並是當朝收納，如可依隨，請差人使，不過前向，正且受禮賀，功及齋送，今歲合交銀絹外，據平營灤三州亦不在許與之限。所有次年已後，銀絹交割處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姑俟大事議妥告成，獻廟奏凱，惠勞敍錄，優恤部落外，再遣人員續議畫定。如難依隨，請於已後無復計議燕京。令屬祁寒，冀膺多福。今差李革、李靖、王度、刺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天輔六年十二月日。

政宣上帙十三

起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朔。金人李靖王度刺等來議燕地稅賦。初四日戊午。李靖等入見于崇政殿。

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朔。金人李靖王度刺等來議燕地稅賦。初四日戊午。李靖等入見于崇政殿。

李靖上殿捧書，傳達如儀。上遣黃珣傳旨云：兩朝共議，戮力討伐契丹，今已得燕，實爲慶事。自泛海計議，累年大事已定，自合結絕。今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暴師日久，各不穩便，早見了當，共享太平，豈非美事！所有稅賦等事，詣宰相王黼賜第計議。靖等詣黼賜第。黼諭靖等云：兩朝計議累年，大事已定，今卻忽於元約之外，頓生稅賦一事，何故如此？靖等對以只爲本國自用兵馬，取得燕京，獻與宋朝，所以要稅賦。黼諭以今來元約之外，頓然復更要稅賦，本朝官員上下，以至朝廷議論，都不肯黼亦以此爲難，惟是上意要成交好，特地允從，黼性明白，自來不隱事，人所共知，自家心裏事，亦須說與使人。且如初議取燕地，本要復漢地，救漢民，今來貴國卻於元約之外，生此稅賦一事，且如自來與契丹十五萬銀絹，已是煞多；今若更要稅賦，須是又添物事，教如何出得，委是難以依隨。若便斷絕，卽是許多年歲往來計議交好不成，兩國如此，各不穩便。今來選置官吏，屯駐兵馬，與貴國出地稅有何所利，實是止欲成就交好。且如地稅，自燕中計脚乘對貴國，如何搬運得，莫須別以銀絹代稅賦。靖云：如此，則甚好，卻是省力，不知待著多少銀絹代稅賦。黼對以燕地稅賦，自來素有

定數，已得聖旨，令趙龍圖等前去議定。

茅齋自敘曰：朝廷差趙良嗣、周仲武充國信使副，仍送伴李靖等入燕。僕問良嗣所以奉使事，良嗣不答，遂行。經十餘日，良嗣武仲同李靖王永福撤盧毋回自燕中赴闕，不言所議。童貫呼僕謂曰：良嗣昨有申到，語錄與爾所說不同，兼爾係摘留使人，自合赴闕。本司已作奏狀，可取東路馳去。僕遂行。至闕下，奉聖旨，令中使押馬擴赴王黼宅議事。黼云：在奉聖州摘留所論事理，力爭死爭此一節，朝廷甚多。僕曰：不意延慶遁走，女真先入三關，不得不爭也。黼起立云：據今事宜有何所見？僕投黼一劄子云：燕地乃中國北戶，自祖宗以來，有志恢復。比者，海上交結女真，已許割還，但因劉延慶遁走，失入燕之機會，令女真先入據之，輕我兵弱，已肆侮慢。當此形勢，於復地未爲急，而防後患乃急務也。愚請於復地之間，條畫徐制女真三策，以杜後日之患。若女真果以山前山後故地故民盡還本朝，將用我故民，守我故地，關山險阻，易爲捍禦，雖倍益歲賜，則所入足償所出，得以復境土，而絕後患，是爲上策。儻女真必欲割留平灤營三州，不全歸燕地，則宜各守所得，彼得燕山，使守燕山，我得涿易，卽守涿易，比類高麗夏國，少益歲賜，彼必欣然聽命。若慮日後侵陵，則於廣信以北，橫斜多築城壘，嚴屯軍馬，仍開掘涿易兩河爲塘灤，連接沮洳，直抵雄霸，彼來則禦之，退則備之，是爲中策。若聽金人奉聖州之約，止割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全與契丹舊幣，姑苟目前之利，徐爲善後之計，是爲下策。捨此三者，若汲汲於求地而不計勞費，增歲幣，益禮數，興板築，姑防一隅，用新附之

衆，微幸戰勝，徒深交往，事或墮成，一旦使女真得志，殆將取侮于四夷，是爲無策。今女真雖乘勝氣銳，且兵少而力分，加之天祚未滅，張覺抗衡，國內空虛，新民未附，我若嚴備邊防，屯集大軍，示以威信，遣一介辯士議之，彼方內顧不暇，未必不成上策。惟朝廷議而行之，不可緩也。黼讀至姑苟目前之利，徐爲善後之計，是爲下策。黼歎曰：可謂苟目前之利，可謂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乃朝廷之上策，于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僕曰：更添物色，便是無策。黼云：允如公說，若彼席卷南來，奈何！僕曰：彼方內顧，未暇南來；內憂既絕，然後逞志。某今所論，蓋欲弭異時之患，乞公相深思之！黼云：虎狼之暴，豈復內顧，兼朝廷大議已定，今又差公作計議，使但者剛著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餘不須論。

初五日己未，李靖等入殿，辭于崇政殿。

靖跪殿下，上令黃珣傳旨諭靖等到軍前日，傳語大金皇帝，謝遠遣使人到闕，兩朝信好，累年已著，切不可聽契丹言語。此輩亡國之臣，沒安身處，只欲鬪亂兩國，但與鑿破必不敢復言。且如稅賦，本實難從，只緣成就交好，待議依應，然亦須酌中商量，方可了得。所有營平灤三州，地理不多，只是要抵敵四軍，且是一道了絕，甚好。本朝與貴國交好累年，且如朋友覓一般物也。須與卿等到日，但子細奏知。靖等云：領聖旨。靖等又奏稟去年歲幣，上又令珣傳旨：今年來要去年歲幣，極無名，待將金帛爲賀功犒軍之禮。靖又再三奏，上不許，又再奏告，上遣珣再諭靖等與去年歲幣。靖等懽欣。

不覺踴躍。靖爲期日已迫，乞免供奉庫賜宴，及朝辭并門外御筵等。上許之。
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馬擴充計議使齋書再
往軍前計以銀絹代燕地稅賦合定議數目。

朝廷國書書曰：正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比聞親提師卒，遠涉關封，靡煩振旅
之勤，其底夾攻之績，夙惟信義，方劇忻愉，亟承使節之還，舊沐書辭之悉，念欲諧於歡好，當取示於
忱誠。本朝于貴國數年計議，漢地漢民及夾攻等事，具載累書，茲不贅詞。昨趙良嗣等還自代北，知
欲入關討伐，卽自涿易等處，分遣軍馬，夾攻三面，掩殺契丹數陣，大獲勝捷，追逐遠過燕京東北，實
與貴朝才取居庸之兵相應，靡有差失，暨國妃與四軍以下，奔竄城中，無不順之人，似聞貴朝兵馬
相近于義，不當爭入燕城。卽令遠駐兵馬，本堅守信約之應，夾攻者，事皆有跡可考，不待理辨。今承
來書，燕地州縣稅賦欲行拘收，不特事非元約，及非近所計議，自古及今，稅賦隨地，況遠隔關塞，民
戶如何搬運，于理本難允應，重念萬里交權，踰海遣使，積年于此，信聘往還，情意已篤，義當勉從，所
欲以成交好，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以代燕地稅賦。令良嗣等前去定議，并契丹舊交銀絹，並合自
今來計議畢日爲始，所有彼此遣使，持禮賀正旦等事，候計議畢，議定發遣月日受理去處，其銀絹
交割處所，分立界至等事，續議畫定。候屬春和，茂膺天福，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
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及差馬擴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兼

謝不宣。

二十五日己卯。趙良嗣至金人軍前議銀絹代稅定數。

金人并言課程除歲幣外，要增添一百萬貫，並以貨物充折，令回宣撫司申聞候報。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良嗣至軍前，於城西南一廢寺中安泊，見虜酋令譯者傳言：收下燕京，遣使賀功甚好，不知大宋皇帝實歡喜否？對以兩朝共力討伐契丹，今已得燕，實爲慶事，本朝皇帝聖心喜悅，所以遣良嗣、武仲充賀功使副。阿骨打及其下諸酋長大喜。繼令譯者問：別有無奏陳言語。某陳：稅賦一事，卽非元約，又非近所計議，本難相從。朝廷大臣議論皆以謂不可，惟主上聖斷欲成就交好，特許別交銀絹以代稅賦，專遣某等來定議。稅賦所出，都要贍養軍民，須以分數酌中參定，方可了絕。兀室云：此不難，據燕地所出稅賦，并課程計數兌換，自然不錯。某等對以國書內，祇言稅賦，今日卻并課程言之，豈有此理。卻云：所謂稅者，商稅、鹽稅諸般皆是也。對以稅賦課程自是兩事，其理甚明，兼前番臨時曾言夏稅、秋賦，如率雜油豆之類，如何搬運，設若本國委曲從之，莫須折當，元帥與郎君皆言甚好，此本爲稅賦，元不曾說及課程。卻又生此一節，況自來與契丹五十萬銀絹，皇帝聖旨甚厚，欲成交好，盡數許了，已是煞多。今來又將銀絹折當稅賦，一定之後，不論凶荒水旱，每年依例送來，如是酌中方可成合。兀室出文字二件：一件言稅賦二百年舊額，每歲出緡錢四十萬，后來新額四百餘萬。一件連課程約六百萬貫。卻待以多少銀絹代之。良嗣答以燕地褊狹，豈有

元約，額只四十萬貫，後來便頓增許多，承平時斗粟不過百錢，今兵火荒歉彫殘之餘，斗粟千錢，自應十倍，豈可以此爲定。兀室云：貴朝國書內，旣言別交銀絹以代稅賦，必有定數，分明說破。良嗣出御筆十萬之數言之。兀室云：十分未有一分，燕地稅賦共收六百萬貫，且如舊與契丹銀絹五十萬貫，尙有五百萬貫，奉聖旨於內留四百萬貫，養贍軍民，只收一百萬貫。良嗣又以第二項御筆二十萬之數許之。兀室云：二十萬之數，尙不及前項之半，更要西京如何了得，再三辨論，久之，遂除下西京，堅執如故，不免以第三項御筆二萬綾數許之。兀室又云：燕地本出六百萬，今只要一百萬，已是恩義，猶不相知，卻只待折些銀絹，更做盡艱難作兩三番添展，如便更添得來，折當些小物，必做難易，不若都休，更無商量，請使副回去，只依契丹與貴朝舊日兩地共輸人戶，勾退涿州易州見存兵馬；若不退，便將兵巡邊。良嗣曰：兩國繼好累年，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兀室曰：不是本朝要斷絕，自是貴朝惜物，若相就作百萬，便見了當。遂出國書草本，細計物帛錢數，本待斷絕，恐兩家不好，據今來地盡在國書中；若一一從得便好，如不從更休來商量。又出折當物帛數字內，二等綾價，謂上等每疋五貫，中等二貫五百文，閏羅四貫，練絹二貫，又出燕京地圖云：招延州是渤海住坐本國拘收外，有居庸金坡等關，貴朝占據古北松亭關，本奚家族帳，自本朝爲主，西京一節，候大事了，可以商量也。入辭虜酋，言爲稅賦事不相合，本要止絕，數年踰海通好，且欲相成就的確事節，盡在書中，一一從得時，便好也。如不從得，便領兵巡邊。又云：古北居庸本是奚地，自合本朝占

據今特將古北口與貴朝，其松亭關本朝屯戍，更不可說。著使人回，爲我語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疾回，我欲二月十五日巡邊，無悞我。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往還，莫若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爲便。阿骨打許之。

二十七日辛亥，趙良嗣回至雄州，卽以所得回書附遞奏聞。

金人國書書曰：正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遠辱華函，繼形溫問；因遽成於小補，感特覲於慶儀，載循計議之辭，未悉聽從之諭。致煩馳報，冀示誠音，自來越海計議，收復燕京，并所管州縣，元是漢地，漢民已曾允應，若是夾攻，則與，又承回示。若大金兵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進兵，洎至遣兵攻下西京，牒報代州，不經依應，直候契丹勢傾力敗，方自涿易起兵，與元約不同。昨於奉聖州，良嗣等來時，國妃狀奏稱：貴朝兵馬竊入燕京，雖已殺盡，幸願款附金國，尙不欲違約，已報許與。後國妃又申盧溝，河南大破南兵，雖追捉數萬，願爲金國臣子，重念如不自取，慮失元許，遂遣重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款降。尋遣親見副使馬擴，專報委細，及差人就檢陣地，僵屍甚衆，俱是南人，更有人諳知貴朝統制劉延慶，已坐失律，兼僞命林牙統軍查刺等以下，亦稱國妃知當朝兵馬過關勾退，鎮南軍馬待圖逆戰。蓋因自來已破大軍，別無警急，及近至相，不敢對敵，因而遁去，別不敗於南軍，南軍亦不會到燕京左右，若是城中之人，實有相順，無因盡殺入城軍士，依此事跡，足認貴朝兵馬不克夾攻，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稅賦。今承來書，事非元約，稅賦隨地，戶民如何搬運，於理本難允應，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分良嗣等去定議，向來燕城，儻賴貴朝

攻下，無由更收稅色，實以自力收獲故也。既以相許，即委所司勘會，據燕京管內收納隨色稅，賦共送五六百萬貫，乃命宣諭國信使副，於內只收合直一百萬貫物貨回奏，良嗣等稱奉御筆，只許銀五萬兩絹五萬疋，如不允應，便添十萬，仍議西京在內，更或不許西京別作一段，猶不允從，添綾二萬，入二十萬數，更或不允綾在二十萬數外以上，別不奉到宣旨，不敢自專。願遣使人齋書計議。據前年合交銀絹數內，先已將到二十萬疋兩，尋委舊曾交割官員檢辦收領，緣稱絹貨下弱，不並前來，今請依與契丹一般者交送，據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限，已曾書報，儻廣務侵求，難終信義，無煩理會。況平州已爲邊鎮所有，脅虜投過民戶，別諭良嗣等省會去訖，所據今歲代稅合要物帛、絲、綿、諸番色數，並依中等價直，別有劄目，如可依從，即請一就起般，年前并今歲合交銀絹，依契丹數日送至燕京，用賞軍人，外據代稅絲、綿諸物，定於今歲十月交割，內絲、綿並須燕京土產外，自今歲以後，常年合交代稅絲、綿等物，依見去劄數并前來交割，銀絹依准舊例，分破五番搬送，平州路界首交付，及示盟誓。凡百事節，皆遵此約，長世不違。貴憑同盟，所有封疆，可自燕京所管州縣地分，與平州界至其間畫立；其賀正日信使，彼此各請預先一日到關，生辰人使，以十月三日受禮。依上到來外，賀貴朝生辰，並依舊來契丹發行月日到關，仍於穩便處所起置權場，所有燕京并隨州縣民戶不少，若許計議，不見定一，自難安撫，苟失今年播殖，將來住係何處，率難拯濟，如或難以准隨，請各只依契丹體例施行，仍速勾退過界兵馬。候當春始，善祝多祺，有少禮物，具諸別幅，令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回專奉書，陳達兼謝，不宜謹白。

政宣上帙十四

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盡二十八壬子。

二月一日乙酉朔。金人遣趙良嗣過盧溝河，卽焚橋梁次舍。

茅齋自敘曰：先是正月初八日，以使事出京，未朝見問，李靖先索國書，并御前劄目副本去。次日阿骨打委兀室楊璞到館，屏去左右議事。兀室云：割還燕地講好事，主上已許，難以爽信。前日龍圖侍郎良嗣武仲到來，所以議課程稅賦，今貴朝御筆，歲添十萬疋兩，無一大縣之數，豈能成合。良嗣等相與言：海上所議盡還燕地，是以歲輸舊與契丹銀絹，今貴朝已將平灤營三州更不在議，又要起燕京職官、富戶、官民、工匠，而本朝歲又添十萬疋兩，亦非少也。兀室等復云：元初海上之約，燕地人戶合歸南朝，燕中客人合歸北朝，兩下進兵，夾攻契丹，卽軍馬不得過關，蓋欲南朝乘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自取，直候本國取了與去，使貴朝坐享地土之利，有何不便。兼課程稅賦出在地土，非動貴朝物，何苦吝惜元約，燕地客人合歸北朝，如郭藥師常勝軍多是燕北人，藥師亦是鐵州人，恐貴朝要此常勝軍使喚，故不欲請，所以將些小職官相對，若貴朝不欲，只發遣郭藥師等軍還鄉，亦得如平灤營三州本不屬燕京所管，非奉聖州已許事不須道也。初良嗣武仲，一紙添十萬匹兩，其二各添五萬匹兩，其良嗣折難久之，兀室等語言益剛，良嗣遂併出御劄二紙，具道主上聖意，欲得相就和好也。兀室等俱有喜色云：只今便去進呈。至晚，李靖來云：御筆，皇帝見了，與諸郎君商量，亦

不多也。次日，兀室云：夜來收得貴朝流星馬報字，卻是與龍圖宣贊者，何故便改燕京作燕山府？皇帝已議定，更不須理會課程，稅賦多寡，但只要貴朝除與契丹歲幣外，每歲添一百萬貫。並依估定價，折作綾、綿、羅、綢、木錦、隔織、綿絲、木綿、截竹、香茶、藥材、細果等物，已具目子，如貴朝輒有分毫議減，即便不成和好。議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輸五十萬之數，然復置榷場與之爲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帛價充，榷場之法，壞矣！

兼涿、易、州并常勝軍，並舊屬契丹，燕京所管，自合歸還。且請貴朝兵馬退却出城，皇帝已約日親去巡邊。良嗣等以理折對。兀室云：事已決定，更無移改，請使副安排，來日朝見，即便朝辭，本朝更不差回使也。次日，就營朝辭。是日，已至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丹舊閣門，官吏皆具朝服，引唱舞蹈，不作朝見儀禮，每入帳門，謂之上殿。阿骨打云：我已言定歲添一百萬貫，一字不依，更休來商量，便請發常勝軍來，及出涿、易、州兵馬，後來別講通和禮數。我欲二月初十日巡邊，使人疾出，應期復來，不得礙我舉軍。良嗣云：此去京師三十程，正月已終，何以往還？臣等欲只至雄州入遞，繳奏，等候回降卻來，庶可相及。阿骨打從允。次晚南還到雄州，作語錄入遞待報。時女真旣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左企弓嘗上阿骨打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有敗盟之意焉。自南使過盧溝河，卽焚橋梁，僕謂良嗣曰：今天祚復據西京，張覺據平州，女真方護送燕京，所得財貨歸國，其廣邀歲幣，聲言巡邊，所以疑懼朝廷，而自防也。良嗣云：虜人自用兵未嘗敗衄，何自防之有？僕曰：兵家當怯守猛戰，今女真兵少力分，見處危道，安得不自防？故以巡邊迫試朝廷。

之意如僕前日所論徐制女真三策比見形勢正當用之。乞召使副或止令擴赴闕稟議。欲申尙書省經撫房修寫了申狀呈童貫乞發遞貫云主上必不較些物色但得事了早班師爲上；後來教他別人手裏理會不肯發。越十日遞到國書並從之。御批云不許更生他議也。

六日庚寅御前金字牌遞到國書及御筆處分許代稅錢一百萬貫并銀絹等令再往求西京。

朝廷國書云二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專使云還置郵遽逮嗣沐華緘之悉具知雅意之詳惟交鄰國者當善初終而守邦圖者務敦信義既蚤通于契好宜曲徇於來悰所言代稅貨物并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立界至遣使賀正且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來書所論其年前依契丹舊交銀絹已指揮宣撫司津送前去今歲銀絹已令自京起發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交割誓書亦如來示候交割燕地訖諮聞本朝緣與貴朝通好天下所知前後計議每務曲從貴朝所欲以成交契誠意之厚諒能深察所有西京管下郡縣非務廣土以近日邊報契丹昏主數領兵馬出沒本朝當議就便計度力圖備禦爲彼此之利茂履春祺順膺介福今遣趙良嗣等自雄州復回遞申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九日癸巳趙良嗣等至大金軍前金人要取西京軍兵賞設復遣甯朮割持書來。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得御筆山後事如不可力爭別作一段商議十一日見虜酋遣兀室捷魯二人至所館議事良嗣曰本朝皇帝大度一言許盡今平州又不肯商量惟有西京一道許了又

語兀室曰：貴朝所須不費，本朝一無所吝，惟西京早與，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丁甯極留意。兀室去，再來云：得聖旨，將西京地土與貴朝，所有人戶，本國收係。良嗣對以西京州城已蒙見許，既是與了地土，豈有不與人戶之理，如只空得田地，都無人戶，怎生做得？況兵亂之後，所在殘破，些小人戶，一道許了甚好。兀室云：我國裏軍人廝殺八九年，受了苦辛不少，方得西京，已是將西京地土與了貴朝，本國只要人戶，有何不可，便如西京地土兩家分割一般，我亦合得一半。對以兩朝既是通好如一家，已許了地土，乃是信義人情，卻不與人戶，實不完全，何似把人民一齊許了，做個人情也是完備。兀室云：與了地土，更要人戶，卻待著箇甚麼道理？如何商量，大抵地土重于人民，地土已許了，更和人民要更，別無酬答，更無致謝，怎生了得，因約同見粘罕云：西京地土，亦是不少，已與地土，又要人民，更道本國貪財，莫不相應麼？且如西京地土，都是兩朝皇帝道，不須添物，乃是好，或金國皇帝相重，據理貴朝皇帝卻道便與西京，更不要一物，貴朝皇帝卻道須添些物，乃是相順使副，只言道百萬之物已多也。更添不得，便著多少銀絹，怎生買得地土，兼契丹舊銀絹也不當人情，大抵契丹水土一齊都得，豈有不得銀絹的道理。馬擴言：郎君們豈不知契丹銀絹從初廝殺了數年後，因講和方纔與了三十萬，後來又因河西家兵契丹說論，得都稱臣，再添了二十萬。粘罕且笑且言：貴國與契丹家廝殺多年，直候敵不得方與銀絹，莫且自家們如今把這事放著一邊，廝殺則箇得你敗時多與銀絹，我敗時都不要一兩一疋，不知如何。良嗣諭以馬宣贊之意無他，蓋以謂本

朝與契丹曾廝殺後來講和未若自家兩朝本無相爭便通交萬世所無乃是好事兀室云如此道則乃是粘罕兀室遂起引良嗣等望虜酋所居傳言云百寮軍人等都不肯許西京惟是皇帝要與貴朝永遠交好特許西京地土并民戶更不欲逐年要物只是軍人廝殺奪得西京不易請特與個賞設數目多少又傳虜酋之言信誓事須要便了此所係萬年永遠須是各說得重則好又問交割期日卻云爲立誓書事大兼大事已定待差一個煞近上底官人去只候來到便交割

茅齋自敘曰僕復至燕京兀室等云皇帝甚喜大事已定止是商量交往禮數也僕竊語良嗣便可理會山後良嗣不欲曰此事閑慢僕曰御筆令力爭奈何良嗣徐語兀室云貴朝所須本朝一

一從了卻有山後西京地土人民并係舊漢地今燕京已了若將西京一同割還乃是契義兀室云西京路前在奉聖州時會許龍圖言不要後來所以只言燕京事今更不須再言也僕曰山後故地自海上理會使人豈敢言不要但每言燕地則西京在中矣兼貴朝已許本朝收取今燕京既已割還西京卻在西南貴朝卻要去遠卻如何占守或聞欲與別家何若併還南朝使得故地亦見交歡誠意良嗣等怒僕不合理會山後必致壞卻山前僕答山前後相爲表裏闕一則不可守兼御筆令力爭豈可不盡心理會兀室三日不至良嗣倉皇云某本不欲理會西京事公必欲爲言必連山前事壞了僕曰御筆令力爭安得不言良嗣曰但歸日語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僕曰臣事君以忠何可僞也良嗣曰兀室三日不來此必生變適欲呼李靖令勿議侍郎言且更請公面議之僕曰

賴侍郎令呼某來，若龍圖一面與李靖畫斷，即他日御史臺公事有所在矣。良嗣驚窘云：某意但了燕山事，即吾曹成功，恐因山後壞卻，宣贊何苦相戾？僕曰：不然，吾曹苟能爲朝廷得全燕之地，盡復五關，止出契丹歲賜，使國家幅員萬里，因機借勢控制強虜，引久遠表去裏單之患，則粗可言功，今既不得平瀼營三州，又失榆松亭二關，每歲別增一百萬緡，耗竭中國，當自此始；又復不要山後，則燕人志向不一，爭端在即，禍釁叵量，尙何自謂功耶！良嗣云：縱使虜人見許，必復遞增歲賜，朝廷之力已竭，如何可出？僕曰：龍圖邇臣也，盡此利害，使朝廷能浮費不急之用，以爲守邊之費，則有餘矣。公見西邊爭戰形勢，雖一城一堡，必力戰取之，繕築之功，在所不計，蓋要塞必爭之城，期於必得而後已。僕料虜人之意，西京已在其西南數千里，彼必不能守，將必歸我，姑少遲之。良嗣云：縱使虜人見還，公觀今日朝廷事勢，如何守得？僕曰：得而棄之，此在上意。良嗣方憂撓問。兀室楊璞至云：西京地土，據諸郎君與臣下議言，當初得西京時，攻圍四十日，軍人死傷無數得來，不若與河西家卻終得進奉，惟是皇帝言：趙良嗣大度，我要歲添一百萬貫物色一字不違，千年萬歲，卻是多少，今卻覓西京如何違得，兼我在奉聖州時，心上許了，不若與去，其他大朝交歡也，勝似與河西家。謂夏國也然其間人戶，卻待起遣將去。良嗣相與辨論久之。兀室云：此事亦得皇帝處分，民土盡割還貴朝，只卻要些答荷。僕答：若貴朝應付西京民土，朝廷豈無相謝禮數？兀室曰：此中亦遣使人須當道破，只得一年之數，賞此軍人便是禮數了也。差大使銀朮孛堇音朮副使耶律松度刺等持誓書等，越兩日，同

發至闕。

金人國書云：使軺薦屈榮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隣之意，俟成誓約，永保惟和，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並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權場事，並如來示所諭，備詳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特思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搬運不易，曲從來意，其銀絹以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李堇甯朮割松度刺充國信使副，撒盧毋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爲不能收復，致本朝收了，又差良嗣等來議稱：燕西南京已曾計議，爲西京不在許限，不經許與，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權，篤于往日，特許與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嬌等州，并地土民戶，其已西并北一帶，接連山後及州縣土地，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地土甚多，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難苦不少，今來無別再索經略，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良嗣等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踏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日議定。

誓草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爲遼國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並燕京每年所出稅賦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算，錢一百萬貫，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改爲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約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逃人，並賊捉獲，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賊罰賊雖不獲踪跡，到處便勒留債，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權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

燕京管下州縣所出物色，勘會到在京三司制置司，各管隨察院務，課程錢及折算所豁人戶輸納稅色，依約見值市價做錢，共五百四十九萬二千九百六貫八百文，課程錢一百二十萬八千四百十六貫，稅物錢四百二十八萬四千八百六十貫八百文，三司計四百九十一萬三千一百二十貫文；內有房錢諸雜錢一百一十五萬八千七百九十八貫文，是院務課程錢，權永兩鹽院，合煎鹽二十二萬石，合賣錢三十九萬貫文，諸院務合辦賣隨色課程錢，四十三萬三千二百一十二貫文，三百七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二貫，是人戶稅租正錢；制置司計五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七貫八百文，四萬九千二百四十八貫，是課程錢；五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貫八百文，是官民稅錢；天輔七

年二月日。

粘罕兀室指示地圖，自甯邊州以西，橫斜至西京之北，德州之南，及天德雲內州云：此地分待與河西家；又以西京地圖指示，且言天德雲內德州及龍門望雲兩縣，要做夏國往來道路，又言將來龍平州松亭關及望雲縣歸化州要處，做樵場良嗣遂行。

十一日乙未，尙書左丞王安中除少保靖難軍節度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判燕山府資政殿學士詹度爲燕山府安撫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種師中充副都總兵。

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議猶未決，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日，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自以爲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山，制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有征；幽都望雲霓之蘇，克奔而弗逆。降書踵至，捷奏日聞，鼓鼙貅百萬之威，勢如破竹，收山川九郡之險，易若振枯，悉救塗炭之傷，咸襲衣冠之盛，氣震雁門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社稷不朽之圖，快祖宗未宣之憤，實資妙策，迄建殊庸。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仍以嘔血告上，令薦自代者，乃舉王安中。安中，河朔人，必知北方事；自左丞除節度使，宣撫河北燕山，安中之行也，上悉出內府金玉器，至於餅爐硯几之屬畢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大夷狄禮遇之隆，一時殊絕，黼獨祖道贈以詩，且約歸而相之也。

二十八日壬子，金人國信使副李董甯朮割耶律松度刺計議使撒廬毋持誓書草來，著誓并求軍卒。

取西京賞賜。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辭訖虜酋，遣高慶裔來諭，以甯朮割係是近上大臣知國事，見充西路都統兼殺敗夏國，到貴朝莫似尋常使人一般，請便依契丹舊例相待。至于商量事節，便可以一面與決，兼盟誓務在長久，便請主上依草著誓。又令白海上累年交好，自古以來未嘗有者，或欲做兄弟，或欲做叔姪，或欲爲知交，甯朮割路中有云：此行良遽，恐不得如契丹舊禮，只得個花宴甚好。甯朮割自稱都統知軍國事，度刺自稱諫議。

政宣上帙十五

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甲寅，盡十四日丁酉。

三月一日甲寅朔。金人甯朮割等至館。五日入見于崇政殿。

燕雲奉使錄曰：五日甯朮割等上殿，上遣黃珣傳旨：卿等離軍前日，大金皇帝安樂否？累年計議事一切了絕，信誓已定，共享太平，乃是永遠奠定。甯朮割奏言：來時本國皇帝令奏知大宋皇帝，計議底公事已了，也不要別做則好。上復令珣諭旨：朝廷大信既定，豈有變更，令依例詣宰臣王黼賜第計議，出國書并誓書草讀示，至西京地界事，黼諭甯朮割：此非務廣土地本爲邊州，及天德雲內地分，若不屯守防把，夏人定來出沒，要當以河爲界。甯朮割辭以不知，又讀至所示誓草云五字，甯朮割等乞不用。又云：已許了西京，要綠礬二千栲栳。又言：士卒取西京勞甚，乞一個賞賜。黼皆許之，又言今後通好，不知或爲兄弟，或爲叔姪，或爲知交，黼諭以敵國往來，只可用知交之禮。上以甯朮割屢乞花宴，詔特頒春宴。

上屢遣黃珣問勞，詔甯朮割就辭于集英殿。甯朮割等辭訖，跪奏設賞金帛物數。上遣黃珣諭以二十萬，甯朮割等猶以爲數少，再三乞增加，上不許遵行。

茅齋自敘曰：三月旦，使人至館，初五日朝見，使人退。上殿奏事，上問金人何故要添許多歲物，及起燕京人民良嗣，對以女真性貪暴，惟利是從，他不恤也。擴奏本朝兵威不立故也。武仲云：賴陛

下聖德阿骨打心服不爾。邊患豈易息耶。上云：女真貪暴殘賊民物，雖黃巢不是過也。豈能久耶。然彼既入關，先據燕京，朕恐爲後患，故不惜歲增百萬緡以啗之，且解目前之變，今既同山後許還，亦是見其歸意，斯亦卿等之力。良嗣曰：計議山後，馬擴力最多。上問：聞馬擴頗知書。良嗣曰：馬擴係武舉，僕奏臣係秦嘉玉榜塵忝，久被陛下教育。上云：若非知書，安能專對。是晚奉御筆：馬擴特除武翼大夫，忠州刺史，並閣門宣贊舍人。

詔吏部侍郎盧益假工部尚書及趙良嗣爲奉使大金國，信使持誓書著誓并議交燕山雲中。月日。茅齋自敘曰：是時再遣使往燕議交割燕山雲中月日，未行，往見樞密鄭居中，鄭問守山後之道。僕曰：朝廷欲如何爲守。鄭云：見諸公議，欲用彼土豪傑，使世守之。僕答：山後自漢築雲中朔武等郡，以弱匈奴。孝文時任魏尚守之，匈奴不敢犯邊。今與山前山後爲表裏，乃邊防要害之地，儻士民有力，猶不可使之守，況自金人蹂躪之後，燒掠殆盡，富豪散亡，苟延殘喘，契丹至，則順契丹，夏國至，則順夏國，金人至，則順金人，王師至，則順王師，但營免殺戮而已，安能守耶。鄭云：如此當用多少軍馬，則可。僕曰：惟多益善，苟恐費大，亦須三萬人，萬人屯雲中，餘分戍要害之地，擇賢能將帥委之，朝廷損浮費之資，移以應副，三五年人心戀樂，則邊防就緒矣。鄭又問雲中帥張孝純，僕曰：孝純久帥太原，通曉山後血脈，更以二統兵官輔之，則可矣。鄭皆然之。

朝廷國書書云：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閣下，華絨洊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之臣，

共著約神之誓。惟兩朝弔民伐罪之舉，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修睦之誠，自今伊始。用堅盟載，永洽鄰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書著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以前來與契丹物一般者交送，並如來諭，順履融和，茂迎祉福。今差中大夫試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充國信使，閣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國信副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書陳謝，不宣，謹白。

十八日辛未。趙良嗣等至燕山。金人遣詔瓦郎君高慶裔來問難。摘指誓書字畫，邀取逃去官職戶口等事。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至涿州，詔瓦郎君及高慶裔來，傳及酋言，意指摘誓草云：五字不當用，及常年二字，及除去後面疊道五句，便令退換誓書，更爲所取，人口未足，未許過界。良嗣等以其意附遞奏聞，復于遞中付下御前，降下改定誓書并誓草，進至燕，差李靖劉嗣卿充館伴，至寨門，執笏捧國書入，至國主帳前，面北立，閣門官傳國書入，引至帳內，跪奏，問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奏訖，拜起復跪，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奏訖，拜起，復位，引出帳南面西立，有閣門官贊謁云：大宋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朝見。又一閣門官引某等面北立，先五拜，搢笏舞蹈，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閣門官引益少進，躬身致詞，復位，又五拜舞蹈，如前，遣使問某官等遠來不易，又五拜舞蹈，如前，遂引所齎禮物金器等，自西而東，於國主面前過卻，引出第二重門外，面北立，閣門官稱有制，令先兩拜，

起，再云：賜卿等對衣金帶，跪受訖，拜起，閣門官引復入，依前面北立，閣門官云：謝恩。又五拜，舞蹈，又云：賜卿等茶酒，又五拜，舞蹈，閣門官引移帳西，浮幕下少立，一衣紫繫犀帶者，認是漢兒宰相，左企弓，國王前拜跪進酒，做學士上壽儀，國主飲訖，令在位者皆拜，遂各就座，閣門官又引起稱，傳宣勸酒，令搢笏飲至盡，又兩拜就座，自此每盞，並係漢兒宰相及左右親近，郎君跪進，又將國主自飲者，飲食分賜至四盞，宣勸如前，五盞訖，樂官以下共賜絹四百二十疋，再引至帳前，面北立，閣門官云：謝宴！又五拜，舞蹈，引出，上馬與同館伴還，安下處三節人從各七事，衣銀十兩，訖，傳問誓書中常年每年重疊，及催取戶口，對以誓書，並係昨來將去誓草，改定，即無增減，所有合要戶口，宣撫司見行根捉，才獲時，即發遣過來。楊璞高慶裔來傳粘罕指揮，斥字畫諾筆，提拔不對，謹對以自來國書，止是司分人修寫，拘於體例，自無諾筆，今係主上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慶裔云：誓書無有不提空，并諾筆，須著換對，以此誓書元在闕下，爲使人陳乞已換了兩次，到涿州，又換一次，敵國往來豈有此理。慶裔云：誓書要傳萬世，親寫故知是厚意，兩國相重，書狀往還，寫得真楷是厚意，惟復寫得諾筆是厚意。又云：誓書字體且休說，如誓書中所載兩界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今來所取戶口，只推道不見，不肯發來，豈不是違誓，許大天猶自不怕，更要誓書則甚？且如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越境來南，張軫帶了本朝銀牌，走過南界，須先以見還，是數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行，盧益馬擴不可曰：諸人聞已達京師，若悉還之，不惟失燕人之心，

且彼必見銜，盡告吾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四月，虜亦難留，何慮不交？柰何隨所索，卽與之，彼得一詢，十何時已耶？然終以人口未足，移文往來事，辨論久之，未決。盧益力爭不可。兀室云：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答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五六年計議大事已定，本朝所有，並已依從應副，如些小人口，豈肯吝惜？只是有變更姓名，或在遠地，或聞得根取因而逃竄，或藏匿山谷，或走過山西，如此之類，如何決要取足。兀室云：且如遠者，盡是契丹奴婢，且道不知姓名，道尋不見，如知名人郭藥師、董龐兒兩個，莫道不見，只將此二人來折當馬，擴答以郭藥師、董龐兒係是契丹時投降過來，卽于貴朝甚事？若如此說，卽數十年前事，豈可套在誓書中，有甚涯際。及交割燕月日。兀室云：只爲所取戶口未足，卽無交割月日。良嗣對以本朝自來每事相就，無不曲盡至誠；然貴朝每一番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此當以大事爲念，不可以細故相妨，兩朝所係，利害甚重。況兩日只是理會誓書一事，若今日把復盟了當，些小人口只可商量。且如向日自海外計議，雖未立誓，天地神明，實已臨察，宜各存信義，本朝並無事未盡，兩朝敵國，義均一體，更宜思之。兀室與楊璞等起立云：有聖旨：朕以天地眷佑，併有遼國，所有涿易並屬燕地，若戶口不盡數發來，便請勾回涿易人馬，朕欲將軍馬前去巡邊，恐兩軍相見不測生事，便令使副朝辭，徑宣撫司取人。良嗣云：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日分；三、符家口立界；四、山西進軍日時；五、西京西北軍未定，兼賞軍銀絹二十萬，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所有甯邊州至天德雲內

一帶是舊漢地，兼有黃河阻隔，不知貴朝欲待自守，惟復待與夏國。若自守，與貴朝爲鄰，甚無害；若是與夏國時，恐西人出沒，常爲邊患，兼符家口係屬南界，有新會永濟兩鹽場在內，朝廷歲增百萬貫，正爲此鹽場在其中，莫須改正。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豈不能易此尺寸地耶？良嗣不能答。楊璞來云：適來三相公謂粘罕再奏，已差下撒盧毋楊天壽同龍圖去，不須尙書宣贊行。良嗣遂行。四月二日乙酉，金國遣撒盧毋楊天壽同趙良嗣赴宣撫司，取未足人口。宣撫司以趙溫訊與之。

良嗣同撒盧毋等往雄州取戶口，途次，撒盧毋等曰：兩國議如許大事，已十八九成，止爲人口毫末。良嗣云：若張軫趙溫訊韓昉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實不聞柰何？楊璞暗以微意見諭，若只得一兩個緊要人來便了得。良嗣旣到宣撫司，亦以璞言之故，自以謂若得一二緊要人，如溫訊之徒，可以必了。然宣撫司頗難之，蓋恐已送溫訊愈更滋蔓，終未得結絕。良嗣思度金國，如得溫訊，乃可以畢事，再三言宣撫司乞差人去收趙溫訊。初五日，趙溫訊來長跪求免，良嗣諭溫訊云：本朝固不欲諫議過去，然金國必因此而尋兵，大丈夫死生皆有道，生亦爲民，死亦爲民，借諫議一身，以解兩國之兵，爲利亦不淺。相顧感泣，遂以溫訊付之。

茅齋自敘曰：僕至涿州，阿骨打止南使，而呼銀朮孛等先歸。僕與益等留涿州十日，候宣撫司發到賞軍銀絹二十萬疋，兩方發至燕京。兀室楊璞云：計議事已定限日，近有燕京界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逃去南界，請先遣回，然後可議交割月日。差撒盧毋同趙良嗣往雄州宣

撫司取人，經七日縛趙溫訊回，粘罕釋縛赦罪，復以溫言撫之。七日庚寅，金人既得趙溫訊，遂交賞軍銀絹，并定交割燕山日。再遣使持書來借糧米十萬石，并誓書來。

兀室遣人將到秤一連云：舊例交割五十兩五分者，皆不曾受。分謂錢直到五十一兩方受。今來此秤係五十一兩，卻大一兩，貴朝秤卻只五十兩，莫如別造一連五十兩五分秤，將五分作錢耗，五分作潤官，如何？某答以凡度量權衡，皆係朝廷所定，頒之四方，莫敢私造，況此銀絹係朝廷特賞貴朝軍兵，非歲賜之物，且依平時交割。朝辭國主云：卿等歸去，傳語皇帝時，熱善保聖體，如今軍兵兩處屯割，討伐夔離不併天祚，與你家勾當疆土，欲借米糧十萬石，搬送至檀州歸化兩處。且不要疑慮，早些交來，已專差使人對以今夏道路難行。國主云：此一遭方始是往來禮足，兼誓書事大，要結千萬年交好禮數。專使去，因問交割燕京日分。卻云：十一日，先令交割底官員過來，其軍兵只於盧溝河南下寨，更待等數日，得我指揮便發過河來。又諭某等好去，候到闕日，傳語大宋皇帝立誓已定，各守信約，永保萬世，長如今日甚好，遂行。

十一日午，盧益趙良嗣引伴金國使人楊璞持誓書來。

金人國書書云：累交禮聘，敦講世綸，復紆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世，昭然一言，茲見講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亡善鄰之美，義欲存以堅久，事更具於宣陳。據燕疆界，至只依兩朝差去人

員，同行檢視，分割爲定。所云交西京邊界，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領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卻合有回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逃去人戶，雖領宣撫司交付，卻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致是一未結絕，必若邊官邀功違約，展轉如下，不切稟從，引惹紊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宜疾速發遣。又以契丹國皇帝在陰山，夔離不在奚部山谷，已兩處勾當，今取嶺北鴛鴦灤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不泯後患，地里咫尺，特關貴朝，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捕夔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食，合銷米十萬石，宜早分取月日，於檀州歸化州兩縣處分路搬送到，卽候回報。猷炎在候，保齋是期，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金人誓書：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朝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并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尙念姑欲敦好，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爲遼國尙爲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所出稅賦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支

綠營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約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並賊捉獲，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賊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地內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於將來，殊方異域，人使往復，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應，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爲定。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茅齋自敍曰：十一日朝辭，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丹教坊樂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以次，搯笏捧觴爲壽。是時阿骨打形神已病矣。顧益等云：南朝許大事，你幾個使人商量了，功績不小，來日好去復差。楊璞爲聘使報許，四月十四日交割燕山及山後，率陷地理，交割南歸，十三日達雄州。宣撫司摘留，僕隨逐入燕。

十四日丁酉，宣撫司差統制官姚平仲、康隨前去交割地界。

姚平仲至，金人要依元約，將松亭、榆關外民戶婦國數內，索取常勝軍、郭藥師等八千餘戶，元係遼東人也。宣撫司以常勝軍先自歸朝，有功授官，難以發遣，點檢文字李宗振畫策，或謂參謀宇文虛中畫策曰：若以燕人之，則不惟常勝軍得爲我軍，又復燕民田產自可供養，不須國家應辦錢糧，此一舉而兩得之。申奏朝廷，遂從其議。請以燕人之，金人亦從之，因而根括燕山府所管州

縣百五十貫已上家業者，得三萬餘戶，盡數起發，合境不勝殘擾。獨涿易二州之民安業，良以先歸大宋也。是時燕人重於遷徙，有憚其行者，說於粘罕曰：燕山疆土，本非大宋，彼不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實所在，形勢之地，豈可與人？金國方強盛，天下莫不畏服。粘罕以爲然。遂白阿骨打請以與涿易爲界。阿骨打曰：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我待死後，由汝輩終如約交割。

宣撫司差李嗣本提兵馬入燕。

先是宣撫司差姚平仲康隨分疆域，立烽燧回，至是，再差隨李嗣本入燕。

政宣上帙十六

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盡二十八日辛亥。

十七日庚子童貫蔡攸整軍容入燕山府撫定燕城。

貫攸入燕京撫定，殘民羸卒，捧香火迎導而行，懼呼言曰：契丹既滅，大金歸國，王師入城，復見天日，相慶之人，家至戶到。燕人大悅。初，李嗣本提兵先入燕城，其次宣撫司方來，以郭藥師爲先鋒。嗣本軍望見之，以爲金人兵至，外軍卽遁，營中大擾。藥師使人往撫之，方定。貫攸問馬擴曰：衆慮虜人劫寨，爾以爲如何？擴曰：可保其不來，不必慮也。童貫蔡攸燕山府住十日乃還。

平燕錄及封氏編年王安中入燕錄曰：童貫與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議猶未決，貫與安中等共議。言大金須索種種干求，貫常憤恨，朝廷雖然應副，貫實惶恐。安中曰：夷虜貪婪，自古如此，又況我兵向爲契丹所敗，若非涿易納款，偏將來歸，未易議也。趙良嗣雖爲朝廷，不能挫彼之意，必須右選中擇其辨博之士，折彼泛議可也。遂於軍中得姚平仲、康隨、王瓊等，以待入燕議事。童貫遂差姚平仲、康隨、王瓊及良嗣等各帶本軍人馬起發，交割燕京。平仲將家子，豪邁俊爽，以強辭折阿骨打一夕隨定。次差李嗣本統河東兵五萬爲前軍，以种師中、楊可世、擁陝西諸道兵三十萬爲中部，遣郭藥師領常勝軍自新城入固安。安次勒兵博山，貫攸建旌纛鳴鼓吹笙節，以大軍次之，俾馬公直將河北京畿兵爲殿。嗣本至盧溝橋，大金猶駐燕京，而良嗣、姚平仲、康隨入燕京，見大金國主粘罕云：

前已約十一日，今後時何也？姚平仲復曰：大事已定，並無少疑。交割燕京後時五日，乃本國敦禮，若先時而來，是屬僭越，何問之？有若元帥求釁，妄生事端，敗其權盟，皇天照鑒，豈輔曲者。自古敗盟，不克享國。又況貴朝百色須求，我皇帝寬仁大度，曲就悉從，不欲少違，慮壞前約，元帥慎莫生事。是日師中等，已營料石岡，可世又檄衆曰：今日我輩正索一死耳！乃命諸將治鞍、發刃、設弓，以待慶戰。督嗣本渡河，阿骨爽等聞我軍先後左右，周環亘二百里不絕，乃謂良嗣平仲曰：豈敢生事，只爲本國已先發軍，今滯數日，所以詰旦，卽呼所屬交割。國主與阿骨爽等卷甲移竈，退舍三十里。日晡，嗣本提兵入城，師中可世相繼入焉。先是大金盤旋燕京城，幾及半年，久客多欲歸，部曲利於財貨，剽掠燕城富豪，比屋室如懸磬，檀順景薊民始困敵，而契丹又懼大金攘奪，皆逃竄山谷，城市邱墟，狐狸穴處，又將職官漢民分路遣行，我朝所得空城而已。

北征紀實曰：王黼既專任其事，因降旨飭二帥不得動，以聽約束。乃使趙良嗣奉使，而阿骨打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而潰，中國何足道哉！我自入燕山，今爲我有，中國安得之？良嗣不能對，乃與其使偕來。作紀實後六年，始得見擴自敘，備言金人燕不許燕山之語，及索山後有峻拒之語；雖有良嗣更易語錄之說。人有謂山後復率陷地理交割牒文，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參商，至爲良嗣之奸利則一也。是故紀實盡述當時朝他錄也。

始祖宗時，虜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附近都邑，故迂其途，多其里堠，次第

爲之，燕犒而後至，皆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惟務速，以擅其功，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至關下，凡四五往返皆然。又其每至也，漸加禮，誇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邀索不已。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許我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脚跟底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二州，乃阿保機于後唐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遼，即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元約。于是我無辭。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爲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山府、涿易、檀、順、薊、景爲一路，而歸其代稅錢一百萬緡，又議折中國貨物以補其闕。于是又遣良嗣議折物，凡絹三十萬疋，絲綿稱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棉亦一萬段，香犀、玳瑁、椀、櫟、匙、筯皆折閱倍償之。至如龍腦，每兩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爲奸也。約既定，索禮數，因盡還其待大遼敵國之禮，惟不稱兄弟而已。乃遣良嗣奉誓書而往，而金人取誓書副本，先視之，又止諸界上，俾我使復回，更易誓書中語，然後來，我又從之。誓書事具于下事既畢，彼亦遣使以誓書來。時鄭丞相居中，亦嘗白上曰：禮數既重，加歲幣，厚必不便，亦不納。金人既得燕山子女，加久駐，氣候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爲燕之鄉兵劫擄，因罵余，睹曰：汝勸我來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大兵，居此羅網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以遼人舊大臣及儀仗車馬玉帛輜重，盡由松亭關去。關在東北，去其國近，本屬顯州。立爾全師復由居庸關之

鴛鴦泊扼天祚出路，以絕契丹之望，乃盡以空城付之。我時便有語謂：中國修理三二年間，卻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謂人，只可保三年，爾時黼卽與二帥上下皆知之，不能忠告也。二帥因以宣和五年夏入燕山，大內毀一小殿獸吻，諸將暫駐兵，十餘日遂凱還而歸。金人阿骨打交割燕山畢，西由居庸關往白水泊過夏。

平燕錄曰：金人用阿骨爽計，寸金寸土，哀取殆盡。將燕城職官、民戶、技術、嬪嬙、倡優、黃冠、瞿曇、金帛、子女等席卷而東。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爾燕人皆怨說粘罕不當與我全燕。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阿骨打不允，由雲中留白水。十九日壬寅，金人遣使齋御押地圖來宣撫司。

茅齋自敘曰：十九日金人使齋御押地圖來，宣言令童太師蔡相公拜受，童蔡惶遽問如何處置。擴往謂之曰：若論御押，一如本朝御筆，前此累有御筆，何嘗使粘罕元帥以下郎君拜受，此太過當。金人無對，遂許不拜。先是李嗣本姚平仲軍交燕日，運糧夫奪女真牛馬殺一女真，至是來整會留償人命及牛馬價錢，復爲平之。宣撫司留燕旬有二日，議班師赴闕。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據燕，性貪婪，妄自矜大，乃邀索不已。而朝廷堅求燕山也，則指城謂使人曰：此我有也，必欲得之，納錢若干萬則與爾。雖燕山僧寺巨室之屬，指一塔一殿一屋，卽曰：此我物。

也，當折取之。汝如欲留者，卽納其直，故或千或萬貨之，而後重載而去。由是朝廷償以百萬緡，謂之燕山路代稅錢。阿骨打方喜曰：荷他趙皇千年萬歲，^此多少物，乃得燕山府檀順薊景六州，此獨黼爲之，二帥實不預。宣和五年夏四月，金酋告還，命我師交割，二帥始以兵入之。號曰交割燕山府，後曰撫定燕山，然所至皆空城而已。人物旣寡，城櫓又悉毀，皆所以困我，仍不與我營平等，扼吾之咽喉。營平等者，當榆關路，地平無山川之阻，非若古北口居庸關之比；且近女真，故識者知其用心矣。又燕民破散，悉流移近地，故職官富戶來奔，旣無以處，朝廷因分遣諸州贍之。凡州縣動數千口，至少猶不下五七百口，又嘗爲虜官者，等第補之，自諸州通判而下，皆添差以處焉。自并代河朔齊鄆襄漢之間，遍矣蕩然，莫有關防。我之山川險易，州郡虛實，盡能知之，州郡又往往不卹。或困于衣食，其在關下者，至于揭榜通衢，人物往來處，稱其名氏，舊官封而已，乞丐執政，雖賭之不問也。始金人約燕地人民，盡歸南朝。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皆屬金國。旣議分割，則常勝軍郭藥師鐵州人，其下諸將高望等，又多渤海契丹人，卽令歸金國。上下方以爲撓，如金人則已虜掠燕地人物職官等，將攜之歸。方議欲對換，而貫爲羣下所誤，謂不若以燕地富戶稅產多者，皆與金人去，卻得其田地，足以贍常勝軍，則不煩朝廷錢糧，又得留常勝一軍爲用。貫然之，遂亟爲奏稟。黼遽許焉。蓋朝廷輕易弗思，獨以藥師常勝軍爲重而已。金人旣大得所欲，職官富戶，因盡括六州之地，上戶幾二三萬起發，由松亭關去，燕中合境爲之騷擾。由是怨讟生矣。時安中爲宣撫司，以撫燕旣無綱領，所謂富戶

田宅皆爲常勝軍卽日肆意占據，略不聞官司。安中坐視而已。因是多侵奪民田，故人益不聊生。及後張覺殺金人所虜遼臣之屬，已盡爲常勝軍所有，皆立爲乞丐之人，方更遭其困辱，甚至于殺戮無告，所謂職官富戶，又悉南奔歸我，我不得已，而後納之。且復流離困躓，我重失燕人之心，仍爲新交之盟，病莫大於此。

二十二日乙巳。童貫上復燕奏。

宣和錄曰：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童貫等言：恭惟陛下神機先物，前知北虜滅亡之兆。自政和八年，金國遣使通好，結約夾攻。至宣和四年，虜主播遷，耶律瀆篡立，幽燕之民，久懼塗炭，延頸款關，願歸中國。陛下俯順人心，特詔臣等出總戎干，先行招撫；及遣使以禍福諭瀆，使納土內附。瀆先敗盟寇邊，臣等仰遵睿畫，東由雄州，西由安肅廣信諸道進討。自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九日、九月一日、九日，王師屢勝，殘虜震懼，乘勢開諭聖德，招徠遠人，廣出文榜，遣間齋至燕中，曉諭士民。先是郭藥師領常勝軍萬人，駐涿州，虜中最號勁兵。易州守城，契丹亦衆，涿易之間，有牛欄寨，皆契丹素屯兵馬去處，聲援相接。涿易仍係燕山襟喉之地，臣等旣進兵討蕩，兼由間招誘常勝軍及預行結約，易州城中豪傑內應。至九月二十三日，郭藥師領常勝軍兵舉涿來歸；二十七日，遣發兵馬進取易州，殺戮城內契丹殆盡。當日收復易州；十月四日，攻破牛欄寨，涿易之路遂通。節次收復歸義安城固安威城泱水良鄉武清安次清化潮陰潞三河析津。

宛平盧龍玉田等縣及景薊等州同時納土幅員數千里天險地利盡皆有之獨燕京孤城未下女主僞后蕭氏遂稱臣妾遣使納款卻而不受十月十八日大兵至良鄉縣界殺退賊衆二十三日遣奇兵徑入燕城殺戮城中契丹萬衆燕民鼓舞四軍賊首援兵旅拒二十五日再戰于盧溝河賊酋退保燕城十二月二日契丹悉燕中兵馬來犯永清一帶已歸順地分王師鏖擊大獲勝捷橫屍蔽野餘衆潰散不能再舉四軍遂與僞后棄城逃遁金國十二月五日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收復燕城了當臣等于四月十七日躬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者全師制勝振朔部之天聲舉國來成獲燕山之都會罄四方而無悔垂萬世以有光廟社均休臣民胥慶臣等聞周伐玁狁僅至太原漢擊匈奴但期渭上雖招徠其種落或攘斥于封圻皆僅存開拓邊陲之名固未有混同宇宙之烈蠢茲裔虜昔號殊隣當五季之瓜分盜一方而穴處蕭蕭易水限風氣于山川弈弈漢津隔星辰于象緯金縉填壑者以鉅萬計士庶疾首者殆二百年藝祖肇基已恢奄有之志神皇御極載勤繼伐之謀對越在天之靈必施闢國之略屬會渠之遠遁復種落之內訌竊位淪盟不誅而殞捐誠慕義莫止其來遂興復古之師爰徇叩關之請破堅殺敵首克六城獻馘執俘何啻三捷軍聲疊震醜類驚奔斷其脣輔之依結彼腹心之應扶老攜幼還爲冠帶之民籍戶提疆來入版圖之會市無易肆人若更生通地利于九山□□鎮醫閭之峻察璣衡于七政天文開析木之躔聖武旣昭庶邦丕享虞舜舞干而苗格繇文德之誕敷文王因壘而崇降自聖謨之不顯於皇偉績更邁前聞恭

惟皇帝陛下大道並包，沉機獨運，以順爲武，威加六合之中，惟斷乃成，智出羣疑之表，快列聖未據之憤，昭甯人有指之謀。撫撫周原，昔裂冀州之壤，芒芒禹跡，今歸碣石之封，方且下十行之詔，以獨苛饒之科，定三章之約，以施寬大之法，禮高年而教孝悌，褒有德而訪才能，文軌同混于車書，朔南咸暨于聲教，大刑陳之原野，聿臻偃武之期，成功告于神明，益顯無前之績。臣等遠慙周輔，獲稟睿謀，拊循幽薊之遺黎，宣布聖神之厚德，御五門而奏凱，將賚及于羣元，奉萬壽以稱觴，當獲陪于列辟。

秀水閑居錄曰：童貫蔡攸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多符瑞意云：陛峻明堂，既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復古之名。鍾簾銘金，則應牧野誓師之時，印章篆玉，則示漢將破胡之兆。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云。

又曰：童貫奏中云：不受蕭后納款者，先與金虜有約，不敢受也。又云：金國入居庸關，與王師夾攻者，劉延慶爲殘虜所敗，約金人取燕城也。又曰：女真既破契丹，駐軍于燕山之北，約本朝自以兵力取燕地，于是童貫蔡攸與大帥劉延慶將十五萬衆，進屯盧溝河。時虜后蕭氏與四軍大王者居燕城，有衆纔數千，遣使人韓昉歸款，仍請罷歲幣，貫等不納。延慶分兵往取，爲殘虜擊還，盧溝大軍聞風遂潰。王黼爲相，因此嫉貫等，且欲自以爲功，會虜酋耶律瀉死，乃議遣使，召女真取燕城，厚許金幣以贖其地，女真果入燕，恣爲劫掠，以空城歸我，而厚索歲幣，且知中國兵弱，自此有南牧之意。

矣。師還，童貫廣陽郡王，蔡攸領樞密院王黼加太傅總三省，賜玉帶，如唐裴度故事。始議贖地，但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於此三郡聚兵窺伺，爲內侵之計，黼之疏謬如此。

二十七日庚戌，以收復燕雲，曲赦河東河北燕山府雲中路。

門下制軍詰禁，昭帝王之極功，發政施仁，體天地之大德。朕祇膺駿命，嗣守洪圖，聿臻熙洽之期，克保盈成之業。皇天全付所覆，可忘驅理之修；先王啓佑後人，宜篤經營之念。萬邦作乂，四夷咸賓，惟羯胡之舊鄰，侵中華之名壤。雖北爲八狄，同蠻貊之外區；而燕曰幽州，與青徐爲王土，割賂自五季始，盜據垂二百年，自藝祖之肇基，泊裕陵之復古，聖哲垂慮，謨訓具昭，肆予纂承，敢時怠忽，顧澶淵結誓之後，守其信書，且河朔息戰以來，重其兵舉，人心久鬱，神祚有開，相彼虜酋，虐用夷種，賦斂暴刻，衆懷離散之思，刑罰峻深，人抱怨咨之戚。內親爭叛，強敵肆侵，遺穹帳以逋逃，輕前盟而背覆。五都潰決，諸姓駭驚，用遘將相之行，往護封圻之守。殆天所授，其衆自歸，箠食壺漿，迎王師而來保；旱霓時雨，慰民望以咸蘇。靡勤銳旅之攻，盡復連城之聚；一方黎庶，初還禮義之鄉；千里山河，重載版圖之籍。言念征徒暴露之久，轉餉調發之勞，并及新民，曲覃慶肴。於戲！師直爲壯，旣昭無敵之功；道貸且成，斯致不平之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二十八日辛亥，童貫蔡攸歸。以詹度權帥事。

詹度既就權帥柄，招集散民，遠近駢集，大金出嶺外，可世平仲卽分陝西河北諸道兵，常勝軍守松亭古北居庸關。以閣門宣贊舍人劉逸知景州，惠州團練使楊可昇知檀州，忠州防禦使任宗堯知薊州，悉發官吏赴上，詹度作平燕詩送童貫曰：長亭春色送英雄，滿目江山映日紅。劍戟夜搖楊柳月，旗旌曉拂杏花風。行時一決平戎策，到後須成濟世功。爲報燕山諸將吏，太平取在笑談中。

政宣上帙十七

起宣和五年五月二日甲寅，盡六月四日乙酉。

五月二日甲寅童貫蔡攸班師。

七日己未百官詣文德殿稱賀。

八日庚申御筆加王黼等勳封。

御筆虜政不綱，鄰國侵擾，不圖人心之慕義，率皆面內以嚮風，朔薊雲燕，悉歸輿地，勞來遠定，已奏膚功，安華夏之生靈，紹祖考之先志，所賴廟堂之策，集此不世之功。當有疇庸，以昭異數，可依下項。王黼除太傅，進封楚國公；鄭居中除太保，仍與一子推恩。白時中、張邦昌、李邦彥、趙野各進官二等以上，並依例加勳封。

九日辛酉少師太宰兼門下侍郎慶國公王黼授太傅，進封楚國公。少師威武軍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鄭居中授太保，進封燕國公。太保蔡攸授少師。童貫落節鉞，仍以少師領樞密院事。餘進秩有差。

御筆太傅三公坐而論道，號爲三省長官，所有王黼已降指揮拜太傅，其治事恩數合依太師

體例，可疾速照會，遵守施行。

十一日癸亥太師劍南東川節度使童貫依前太師進封徐豫國公。少傅鎮海軍節度使兼侍讀直保和殿充上清寶錄宮使河東河北路安撫使。

十四日丙寅。王黼赴朝。參奏事。退聚議治事。

金人阿骨打西巡。發燕中職官歸國。

阿骨打交燕畢，于契丹漢兒內兩府中攜劉彥宗出居庸關，由雲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灤度夏，欲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韃靼經營擒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得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歸。

遼國平州節度使張覺據平州陰叛。金人殺燕京宰相左企弓等。

張覺者，平州義豐人也。少第進士，福建元年授遼興軍節度使，州乃平偶有兵作過，能招安息亂，

以功權知軍州事。燕王死，預知遼國必亡，盡籍管內丁壯充軍，得五萬人，馬千疋，選將練兵，聚糧穀，招延士大夫有才者，參與謀議，潛爲一方之備。蕭太后嘗差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始到任，張覺雖外示尊禮，而內實不容；立愛察其有異志，常稱疾不出，覺依舊知軍州事。會金人下燕首問平州事，參知政事康公弼曰：張覺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爲？宜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進張覺臨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軍州事，將發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欲遣兵三千騎，先下平州，擒張覺，然後行，如何？企弓輩以爲然。獨康公弼曰：若加兵，則是驅平州叛也。公弼舊在本州守官，上下人情無不通也，請單騎一到，觀其意而徐圖之。遂授金牌，馳驛前去，見張覺，諭金人之意。覺曰：遼國八路已亡，獨一平州存，敢有非望！

鄉兵所以未敢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今軍馬不來，殘民何幸？聞皆公之力。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遂不興兵。改平州爲南京，加張覺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其實欲圖之也。阿骨打大軍北出居庸，追討天祚爲事。漢官知樞密院事劉彥宗以下隨行。五月初，燕民入平州境，私有號訴于張覺者，具言宰相左企弓等更不謀守燕城，使吾民遷徙流離，不勝其苦。今相公臨巨鎮，擁強兵，盡忠于遼國，必使我復歸鄉土，而人心亦望于公也。覺遂招諸官員將領會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見出沒于松漠之南，金人所爲全軍急歸，不少候者，契丹爲之牽制也。若明公勤王倡義，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叛降之命而殺之，放燕人歸國，則大宋無不接納燕人，平州遂爲藩鎮矣。假如金人復來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大宋之援，又何懼焉？覺曰：此大事也，不可草率。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遣人邀之密議。石既至，與之謀而合。陰遣將官張謙領軍馬五百騎傳留守令，強招宰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灤河西岸口聽候，差議事官趙祕校就去面疏企弓等十罪：天祚播遷夾山，不卽奉迎者一也；勸進皇叔燕王僭號者二也；許君父過惡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常遣知閣王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六也；臣事金國，不顧大義七也；根括燕中錢帛悅金人八也；致燕人遷徙而失業九也；教金國發兵先下平州十也。企弓無以對，遂縊殺之。榜諭燕人，留餘戰馬外，盡放復業，令各安堵如故。所有逃戶拋下屋宇田產什物之類，已爲常勝軍占者，悉還之。燕人患遷，

得歸，皆大悅。稱保大二年，契丹官秩畫天祚像，朝夕朝謁，事無大小，皆告而後行。燕人得歸，往往有至京師者。上聞燕民之歸，詔王安中詹度加恤，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

二十九日辛巳。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于朝。

北征紀實曰：二帥告還，上御景龍門觀奏凱，盡以衛州諸軍送之以入。上始甚不樂，故二帥賞皆薄，貫遂致仕，蔡攸拜樞密。既二帥以宣撫司羨餘進大珠百，黃金四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上喜之。

又曰：二帥凱還，上爲御殿受賀，禮畢，賜宰臣等坐，用神宗皇帝下熙河及崇甯下青唐故事，解玉帶以賜輔。

六月一日壬午朔，蔡京進賀表。

表曰：師由義動，往城于方，國以和來，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地，弔介狄之遺民，戴白垂髻，歡呼而解衽，壺漿簞食，充塞而載塗，萬國來同，一心底定，乾坤動色，廟社用光。中賀惟北有邦，實冀之野，大禹所別，有虞常巡。粵我造邦之初，遂爲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縉締交，使傳洽至，其強弗率，僭僞號者二百年，有志未遑，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時元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武，閱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黃旗，無釁可乘，有訓斯在。皇帝陛下，以重華而紹帝之事，以下武而繼文之聲，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臣願惟齒長，久誤眷知，詩禮之庭，屢趨而過，軍旅之事，蓋未嘗聞，察之

於談笑杯酌之間。付之以疆場甲兵之事，乘其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百中之機，是惟秉鉞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輿地之圖，士女臣民，盡効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遜駿先猷，人期與能，天實助順，揚厲無前之偉績，鋪張不世之宏休，千載君臣，適遇風雲之際，一門父子，得爲勳戚之家。

鍾邦直行程錄曰：朝廷詔雄州守臣和詵、高陽帥臣侯益經略邊事。邊臣上言，以爲胡中衰亂，君臣篡奪殘暴，假息遊魂疆場，正取亂侮亡之時，朝廷以爲然。大臣王黼力贊其事，用兵之禍自此始也。是年二月，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爲宣撫司使，以蔡攸副之，統陝西、河東、北京、東京、西京、畿、六路軍馬十五萬，以擊契丹。五月，師渡白溝五里，契丹以三千騎撓我軍，軍亂，我師敗績，所喪十之一。是時國家與契丹盟好百餘年，邊防無犬吠之驚，耆老白首不聞兵革之音，師出無名，人不効命，人情煩惱，中外不安，二帥歸罪邊臣，以爲聞報不實，契丹尙盛，未可取也。方議班師，六月虜主耶律淳以病死，朝廷復有冀得之心，詔二帥率兵駐高陽關以待變，再召諸道兵，須冬以進。九月契丹管押常勝軍馬郭藥師以所領七千人舉涿易二州來降，繼而耶律淳妻僞太后蕭氏遣使納款，乞數州之地，以爲南朝外屏，二帥謾罵叱退其使，自以爲功在須臾。十月，遣大將劉延慶督兵二十萬入燕，以應金人之約。師行在道，猶豫不進，自雄州十一程，始到盧溝河。二百里 契丹以數百騎亂我軍，延慶未常迎敵，中夜輒曳兵而走，契丹拔軍追奪，殺傷及自相蹂躪死者十二三，委棄軍器錢糧金

帛不可數計。延慶關西老將，偏裨才爾，平昔爲人所御，豈能御人？爵位已盛，豈肯更効力授命之日？已出悖言，委任非所宜，至是乃敗。十二月，金人之師度居庸關，契丹君臣望風而遁，燕民具禮儀以迎金人，朝廷遣使增歲幣，比契丹加倍，以售燕薊景順五州之地，金珠玉帛，子女牛馬，輦載殆盡。明年四月，委城而去，二帥提兵十萬以入，名曰撫定，留半月，增陴浚，振旅而還，歸期幕府計功論賞，等第有差。原夫自古夷狄與中國，迭爲盛衰，而夷狄之盛，未有及百年者；惟契丹則踰二百年而常與中國抗衡，豈以瀆淵之盟，降緒之誠，根於心，後嗣累世保守堅固，不復南牧，百餘年間，其所活生靈，何慮數千百萬，陰功豈淺鮮，得非天以此佑之乎？迨至崇禎世，祚垂亡，于可取之時，而無能取之人。二帥一以闡進，一以倖進，自少及老，立功名，取富貴，皆以蒙蔽欺罔而得之。居內則專機政，在外則握重兵，是豈知兵者不知紀律，不明賞罰，每嚴刑重罰，以鉗天下之口，雖甚顛倒錯繆，无敢議其非者。童貫惟以一老吏李忠振參決帷幄，軍政一以委之，幕客拱手備員而已。惟勾當公事官李積中，廣東人，年七十許，以不偶于時，凡三十年不赴朝，緣大臣薦，以特旨入幕中，兩投書于二帥，備言今時用兵得失，與金人交通利害，異日必爲邊患，累數萬言，皆切實。今日所驗者，二帥素不知今古，懵然莫知爲何等語，漫不加省；但日事虛文，彌縫闕失，搜挾奇異，爲蠱惑之計，孰知爲天下慮，卒以是敗。

童貫蔡攸以郭藥師來朝。

北征紀實曰：童貫蔡攸既凱還，以藥師來，藥師之來，禮遇甚厚，賜以居第，賜之媵姬，加諸燕犒，因請觀金明池，上特命張水戲，若莫春教習者以示之；仍命大臣貴戚家更相延之，每率其屬，皆預焉。遂盡見中國華侈。辭歸，羣小又將引之入中禁，或以爲不可，故上特爲出玉華閣之外，後苑之延春小殿見之。時盛夏，設大金盤貯冰殿上，上御大珠絡縫銷金青紗戰袍，藥師陛見，頓首殿下，流涕而言曰：臣在夷虜，聞趙皇帝真在天上，不圖今日得望天顏，臣死榮甚。上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地，又謂藥師曰：朕且欲托卿事可乎？藥師頓首曰：臣夷虜遠人，今日蒙天地大恩，已誓効死，惟陛下卽使蹈湯火，冒白刃，正所甘心，粉身碎骨矣，不問何事，臣藥師必死也。上乃曰：天祚未了，卿爲朕經營取之，以絕燕人之望。於是藥師遂巡色變，復奏曰：天祚者，臣故主也，故主亡走，臣是以降歸中國。今陛下使臣効命萬死，于他所不敢辭；况臣事陛下，猶事故主，今使反故主，則非臣所以事陛下也。惟此一事，願付他人，乃泣涕雨下，上不覺，且欲得其心，乃解所御珠袍，并以金盆賜焉。藥師感泣出，諭其下曰：此非我功，汝等力也，多寡當共之。因剪金盆人各一片，于是羣小不虞其詐，交口譽之，以誤上聽。始常勝軍本謂之怨軍，在虜中常反覆者，而我初不知其詳；及來歸我，其徒深虞我之疑之也，是以每言及天祚，則人人未嘗不變色曰：此我等故主也，使主在，豈敢遽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從女真，所以歸投南朝爾！上聞是，深慮天祚尚在，繫燕人心，恐一旦復出，則常勝軍必解體，散從天祚，故有此諭。實輔佐大臣不能遠思，上誤聖朝者，此也。藥師遂以檢校少保副安中焉。然上下政令，實出藥師，安中但效平時態諂事之，驕藥師者，此也。我又傾意以結之，凡良械精仗，莫不以往，謂若

須馬，則盡括內官馬委與之。藥師揀馬之法，作泥潦半里，使人不銜轡而馳焉，能過則爲良馬，不然則又退又選，大率類此。又遣部下商販諸路舟車遍矣。又聚天祚昔時工作之人，爲奇巧之物，多以玉帶瑪瑙器撚金紵珍異，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者。及其得志，自擅燕山一路，有常勝五萬食糧軍鄉兵號二十萬，中國雖有戍兵，惟九千人，無能爲也。又藥師及燕人，終不改其左衽，亦無如之何時，人竊比之安祿山，因別築第都城，增賜美人慰諭，令來朝，藥師辭以故，不至，於是罷安中，召之還，伯氏因薦蔡靖以代之。靖有胸襟，至則開懷待藥師，稍能抑其權，藥師亦重靖，然終不得其柄也。宣和六年秋，黼且罷，貫復落致仕，出撫河東，欲擒天祚，上因令巡邊，密察藥師去就，不然，則拉之同來。貫至燕境，藥師以數騎出迓貫于易州界，再拜帳下，貫曰：汝今爲太尉，位視兩府，與我等矣，此禮何也？藥師卽曰：太師父也，藥師惟知拜父耳，焉知其他？貫遂釋然。藥師又邀貫視師，貫以數隊出郊野，則略無人跡，藥師乃下馬常貫前，以旗一揮，于是四山鐵騎耀日，莫知其數，貫衆皆失色，歸而白上，謂藥師決能抗金人也。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必反，反亦中國不能支。

郭藥師除檢校少保，河北燕山府宣撫副使。同知燕山府趙良嗣、盧益還闕，盧益真除兵部尙書。趙良嗣除延慶殿學士，馬擴轉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二日癸未，上以御筆付詹度，令密察張覺去就。

上聞張覺叛金人，以御筆付詹度曰：金國自燕山遣人詣平州，卽日復回，云張覺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關，鈔其車乘不敢進，及聞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虜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

亦不歸女真，及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清化縣權鹽院鐵板等物，觀此則覺之不歸女真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亦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爲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要須加撫諭，卿可因人諭意，然不可洩，覺方外連韓慶民等，招誘遷潤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爲我之計，正當用卞莊刺虎之術，坐觀其變，以爲後圖。所慮貪功倖進輩，苟希目前，輕失女真，所當深察。度遂令覺之，婚家王倚者，諭之，覺遣張興祐來，會度復奉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女真款關之前，然其後朝廷累次討議，女真終不見與，張覺固嘗臣服金國，用其爵號，又嘗改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彼此著誓甚重，豈當首違？況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卽討平州者，止緣女真處關中，而覺外扼榆關，又我以重兵壓其境，且舊酋尙在，是以彼姑涵容；今女真旣已出關，若自與中府或東京之西，討伐平州，則葺爾之州，恐未易當，況我師旣已解嚴，酋首又復狼狽如此，秋深女真師歸，正是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安有所措？爲今之計，正合坐觀其變，以爲後圖。然聞覺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慎選其才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密諭覺意，許之世襲節度。因興祐歸，以上意語之，未行間，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覺在居庸關北及平灤州中京集舍，止留金國軍來，縱還金國所遷燕京人口等，并意欲爲我疆之患，要須經畫，爲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嘗爲我敵，雖欲翻然，甯不畏禍？張覺久欲歸附，以所許不逮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勅詹度密遣人誘致，令率衆內附，當厚以金爵畀之。

四日乙酉，檢校少保奉武軍節度使同燕山府路安撫使馬少軍副總管郭藥師檢校少傅。

宣政上帙十八

起宣和五年六月五日丙戌，盡十二月三日壬午。

五日丙戌。張覺詣宣撫司納土。

狀曰：權管勾平州節度使兼諸軍都統張覺狀：自女真深入，北朝皇帝西狩不返，諸路寇兵充斥，道塗塞絕，當道無所依託，承大朝累遣人齎到文字招諭，尋奉表款附，後蒙降到勅赦，并處置宣命。適值女真襲下燕城，遠近震懼，當道地隔力弱，姑務應從，以緩攻侵，圖安境土。燕城本中國舊地，雖爲賊有，巢穴尙遙，固無久駐之勢，況與大朝要約，遂議割分，賊恃虎狼之強，其雲中富家巨室，悉被驅虜，止留空土，以塞前盟，大朝亦非得已；旋以假道當界，冤痛之聲，盈于道路；是用不忍，與州人共議，僉曰：宜抗賊命，以全生靈，若許東遷，是亦資虜。卽調發丁壯，繕甲兵，鋤賊徒，以活生靈，區區之志，必已聞之。近知賊衆已過居庸，大朝必措置屯守，使無回路。仍念安土重遷者，人之常情；況萬家流離，祝奠無主，雖居近地，猶謂出鄉，使復父母之邦，是成終始之義。一則爲大朝守圍之計，二則快流民歸國之心，固無他求，乞修舊款，應西來職官百姓，已分別津發過界去訖，今差都統府掌書鴻臚少卿張鈞將作監參謀軍事張敦固謹詣安撫司納土歸朝。詹度得狀，不敢受，而以密奏聞。據覺狀，當遷之人，在平灤者，皆欲求歸，已分路遣之過界，緣東遷之人，田宅悉爲常勝軍所有，無宿食之地，若令人燕地，其勢必張，懼爲金人所知，以語覺無遽，遂以張鈞送宣撫司。

先是張覺叛金人，用李石謀，殺左企弓等，放燕人歸燕。聞朝廷令詹度密諭之意，又得朝廷撫納燕人之報，大喜，遂納土來歸，拜覺秦甯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甫、張鈞、趙仁彥、張敦固皆除徽猷閣待制。

史·恩·亡·遼·錄·曰·：張覺之拒金人也，外則送款于大宋，通好于蕭幹，而緩急求援；內則奉天祚畫像，舉事白而後行，詐遣人奉迎，以圖興復。有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有高黨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嘗被虜，後緣張覺放歸，恐金人來捕，意欲大宋與金人變盟，則雖後來取之，宋心不發，遂見王安中，共爲游說，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百餘里，帶甲十餘萬，張覺文武全材，足以凜金人，制藥師，幸招致之；不然，則復恐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並爲我患。燕山豈得而安？安中入其語，深以爲然，勸朝廷納之，有臣身任其責，事關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差官伴送李安弼等，齎奏赴闕，趙良嗣力爭以爲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又有延慶殿學士提舉太乙宮趙敏修，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先自海島瀟太后詔令歸俗，乘驛騎赴闕，將復用，行次平州，聞金人已下燕土，越境歸朝，在京師賜第，有母某國夫人邢氏等骨肉，亦自平州歸，三人旦夕出入王黼蔡攸府第議事，朝廷遂信其說，通平州，納燕人，豈偶然哉？良有以也！

十九日庚子收復全燕一行官吏將士推恩。

宣撫司收復撫定全燕一行官吏將士等宜有優恩，以酬勞勩，述古殿直學士宣奉大夫參謀

官劉軫，除延康殿學士，更轉一官。顯謨閣直學士管勾機宜文字蔡術，除徽猷閣待制，除陞一職外，更轉階官二等。大晟府典樂提舉祕書省道錄院管勾文字宣撫使司勾當公事馮輔，與除待制，更轉一官。集英殿修撰參謀文字黃中，舊職係待制，與遷一職直學士，仍轉一官。

金國主阿骨打殂于軍前。

神麓記曰：女真始祖杼浦，出自新羅，奔至阿觸胡，無所歸，遂依完顏，因而氏焉。六十未娶，是時酋豪以強凌弱，無有制度，杼浦劈木爲尅，如文契約，教人舉債生息，勤于耕種者，遂至巨富，若遇盜竊雞豚狗馬者，以桎梏拘械，用柳條笞撻外，賠償七倍，法令嚴峻，果斷不私，由是遠近皆服，號爲神明。有鄰寨鼻察異酋長，姓結徒姑丹，小名聖者，貨有室，女年四十餘，尙未婚，遂以牛馬財用農作之具，嫁之于杼浦。後女真衆酋結盟，推爲首領，生訛辣魯，繼其父業。訛辣魯生佯海，佯海生隨闡，自幼習射採生，長而善騎射獵，教人燒炭煉鐵，剝木爲器，制造舟車，種植五穀，建造屋宇，稍有上古之風。由是鄰近每有不平，皆詣所請，遂號孛堇，臣伏契丹，生三子，長曰兀列，次曰失侶，幼曰烏熟，爲孛堇生貨擺北之五祖，迥然超羣，由是契丹拜爲甯江軍節度使，呼曰太師。生五子，長曰劾闡，乃粘次劾姑遜，次劾里孛，次浦辣叔，次楊割，太師，劾里孛生長子兀囉末，第三子兀古達，乃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三年甲午歲，年四十七，於甯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改收國三年，天輔六年，共在位九年，創業艱難，未嘗少息，至燕京，入內

見大殿搖動出於城東柴村，建寨不旬日，病殂，年五十五，以白礬大鹽醃，歸阿觸胡御寨葬之，後遷於墳山，號曰秦陵。

松漠記聞曰：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七子，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爲堯王太傅，領尙書省事。長子固倫，側室所生，爲太師涼國王，領尙書省事；第三曰三太子，爲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卽兀朮，爲越王行臺尙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爲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自固倫以下，皆爲奴婢。

神麓記曰：太祖九子，正室生第三子聖果，名宗峻，乃登父第七子列蒲陽虎，名生朝，繼室生元帥二太子，名宗傑，第六子宗雋，庶長子宗幹，乃亮父賢妃生元帥三太子宗堯，乃獲父德妃生元帥四太子兀朮，名宗弼，第八子阿魯保，第九子阿曹孛山。

節要曰：阿骨打有子十餘人，今記其八：一曰阿補，二曰室曷，父登三曰沒梁虎，與室曷同母，正室所生四曰窩里孛，人呼作二太子，兩寇京城者五曰窩里唄，人呼作三太子六曰兀朮，人呼作四太子七曰窩里混，人呼作五太子，號自在耶君八曰阿魯保。那王

金國太祖實錄曰：太祖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寓止爲完顏部人，後因以爲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鑛鐵爲國號，鑛鐵雖堅剛，終有銷壞，唯金赤色最爲奇寶，自今本國，可號

大金天輔六年八月乙未，終于部塔灤，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三后，三妃，十有六子。阿骨打既殂，于軍前，粘罕等遙尊其弟吳乞買爲帝，阿骨打有親征之行也，留親弟吳乞買名晟權知軍國事，偶嘗過夏，阿骨打病死，粘罕等遙推吳乞買爲大金國皇帝，改天輔六年爲天會元年。

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欲交割我朔武蔚三州，而國主告殂不及，取三州而去。金人軍馬來平州，張覺拒退之。

金人閣母國王軍二千餘騎來，聞平州事，前來問罪，先入營州，張覺發兵拒戰，閣母以軍少不敵，不交鋒退歸，大書州門曰：夏熱且去，秋涼復來。覺遂聲言戰敗，金人殺傷甚衆，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宣撫司厚以銀絹告敕賞其軍。

七月七日戊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保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充上清寶錄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觀副使直睿思殿充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譚稹授起復檢校少保。

十日辛酉，太師兼領樞密院事陝西河北東路宣撫使徐豫國公童貫致仕拜起復太尉武江軍節度使譚稹爲河北燕山府路宣撫司使。

韓離不圍平州，張覺走，所賜詔書盡爲金人所得。

是月，宣撫司齎銀絹數萬前去犒賞，朝廷遣李安弼并張覺弟賞詔勅前去，覺聞之喜，率官吏

郊迎，不意金人諜知之，率千騎襲破，覺挺身走，不及入城，遂間道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爲金人所得，復攜詔往投之，而覺之母妻已爲金人所戮。金人得詔勅，由是大怒而憾我矣。張覺至燕山，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韓離不遂圍平州，節副衛甫參謀趙仁彥、張鈞棄城，領麾下數十人，將帶官庫珠玉珍貨等至燕京，四散藏匿。獨張敦固與軍民守。

十九日庚午，文武百僚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三奉表請上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筆批答不允。

二十八日巳卯，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童貫、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蔡攸等少保淮南節度使、知燕山府王安中、資政殿學士同知燕山府詹度、檢校少傅武泰軍節度使同知燕山府郭藥師等，據僞永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張言中等及舉人僧道耆老百姓共五千五百一十八人狀，乞上尊號。詔答不允。

八月十五日甲寅，宣撫司奏大破蕭幹於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及契丹塗金印。

初蕭后之東走也，蕭幹留奚王府，僭號大奚國神聖皇帝，改元天嗣。時奚大飢，幹以闕食，六月，

領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仁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

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藥師切責之。已而王安中

命郭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之家悉爲常勝軍所得。招奚渤海漢軍五

千餘人。宣撫司奏夔離不帥衆犯順。八月十五日大戰峯山，生擒僞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王黼于是有受賀奏告之議矣。

宣和錄曰：太傅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夔離不率衆出犯景薊，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于峯山遇王師，大捷，斬獲三千級，生擒僞阿魯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衆，獲耶律德光僞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數十，輕重器甲牛馬牲口不可勝計，及進兵撫諭招燕州，令復從金國訖。

九月六日乙巳，御明堂集英殿大宴，御手親製官花幘頭，賜太傅王黼。知河間府蔡靖同知燕山府與詹度兩易其地。

先是，六月中御筆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欲居詹度之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不易，藥師不從，兼常勝軍橫甚，藥師右之，度不能制，屢聞朝廷恐交惡日深，故有是命。斡離不攻破平州，來索張覺，下軍中縊之，函其首與之。

亡遼錄曰：二太子攻破平州，知張覺爲郭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差人移文索取，卽具申稟朝廷，累奉道君皇帝詔，不令發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若不與則無以塞責，不得已而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二太子復遣使索燕人之歸者，宣撫司初答以郡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揮根括發遣。終歲之間，使者四至，而意在探軍數多寡，倉庫虛實，并密齎文字到燕中，招諭遼國文武官。

若復歸金國者，於舊官上超轉三資，依格任用。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換官窮困者，如趙公嚴、趙公倫、姚企望，越境逃去。

北征紀實曰：張覺者，燕地之豪傑也，素領營平二州。方天祚竄陰夾山，國亂無主，人心向背，覺取天祚像掛之廳事，呼二州父老諭之曰：女真吾讎也，豈可從？又指其像曰：此非乃主乎？安可背？當相約以死焉！必不得已歸中國未晚。燕人尚義，故皆從之。然覺間遣人通中國，二帥遽奏以捷聞，隨覺克營平、燕山。牌來亦曰：收復營平州。其後金人入燕而覺使不至，又止。大率如此。金人入燕山，覺不得已亦遣人詣降，金人亦封爵之。其後金會病，率軍而北，居庸關往鴛鴦泊、白水泊，將經營天祚，其輜重則盡由東北出松亭關，將歸國，其道由營平。其金人所虜職官富戶，皆哀訴覺爲之主，覺因乘間誘擒遼之大臣如左企弓輩，數之以國亂不能輔佐，又不死守，反從仇賊，且劫徙燕人等罪，皆殺之。曉示燕人，一行但留馬外，盡放令復業，各歸其所。至於儀物，盡毀去，玉帛皆有之。金人無一得脫者。然金會適死，其喪未歸，故未能治也。覺既與金人結讐，乃謀復降中國，因亟遣遼之大臣李石者來，既至燕山，見王安中，安中爲詣闕下，因密奏丐納之。李石者，後乃李汝弼也。以待制奉朝盟，獨李汝弼甚有懼色，曰：朝廷須著意關防，得金人其術，定是一面舉兵，一面時往和議，使我失措。如是者三四番，終滅大遼矣。時將相皆已惘然，不能詢訪也。時往還締密，外廷罕知其詳，然識者已深爲之懼矣。獨趙良嗣者，抗章論列國家新與女真盟，况女真方強，不可失其權，乞斬李石以徇。上大怒，而輔既專以計議自爲功，故指良嗣以爲二帥之黨，意欲壞

成約也，故良嗣因亦得罪。初，結約甚固，及中國見金人之不顧也，謂果不能治，上每曰：金人必不能立國矣，故結約事寢。張覺既得中國助，適中其所欲，俄復遣李石同其弟來，我乃以平州爲泰甯軍，封覺節度使，遣人以泰甯軍牌勅書及覺之誥命詔書與之，覺大喜，乃提親兵遠出拜迎，不虞金人皆諜知之，忽舉大兵，徑以掩覺，覺不克入平州，因來奔燕山，而我之勅書誥命皆爲金人所得。始覺之母妻家屬，皆寓營州，及金人破營，先得其母妻等，而覺之弟，初隨覺走燕山也，纔一夕，聞已得其母，遂亟奔金人，並懷中所攜上御筆金花牋手詔賜覺者，用是又爲金人所得，故其後執以藉口者，此爾金人圍平州，日夕攻擊平州，因奉覺之從弟及姪以守，我但悚視而莫敢救也。金人又移檄曰：中國既盟矣！我來討叛臣，當餉我糧。又不得已，因運糧以給之。平州既不降，韓離不者以十萬大兵時攻時守，踰半年，率我餽餉，平州食既盡，但遺數千人，因潰圍而走，終不降金人。金人既攻平營灤三州，始來索覺曰：我討叛臣，城破今不見，走在南朝，當還我朝廷命安中諱之，其案既急，又命斬一人似覺者。是時大兵尙駐未散，俄又索云：此非覺也，實係某人。覺自藏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則舉兵自取之。中國情既得，且懼，乃議斬覺矣。密旨既下安中，安中數其過逼之，行刑，覺語殊不遜而死。因傳首金人，燕之降將與常勝軍上下皆爲之泣。藥師顧語人曰：若來要藥師，且柰何？遼東有顯州者，虜之名郡也，去金人巢穴所謂阿脂川頗近，金人初欲徙國，籍燕地所得臣民儀物，立都于顯州而已，初未敢有意窺中原，及覺邀其輜重儀物，且得中原與覺詔誥等，始怨，謂違盟，因生不遜

志，卽揚言曰：中國與大遼誓好久，一旦滅之，我如何哉？今設盟纔罷，誘張覺毀我儀物等，使我立國不得，要當取中國法物儀仗來立我國爾！時用事者無不備知，而終莫之慮，可痛心云。

汪藻謀夏錄曰：張覺走至燕山，匿姓名，隱于郭藥師軍中，金人以諜疏我之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措置，方議行刑，覺出言大不遜，遂逼斬之，函覺首以送，自此張令徽亦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月六日乙酉，尚書省言：耶律延禧僞尊號天祚，內外文字不合稱呼，奉聖旨令禁止之。

十一月十八日丁卯，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安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傅，起復檢校少保太尉武信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充河北河東路燕山府宣撫使，譚稹起復檢校少傅，檢校太傅集慶軍節度使，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授太尉。十二月三日壬午，御筆趙良嗣特與支節度使俸。

政宣帙上十九

起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盡十二月十七日庚申。

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金人計書至，報其國主殂，爲輟朝五日。

宣和錄曰：皇帝爲大金主卒，於內東門別次成服。

金人遣國信大使奚人富謨、右副使漢人李簡來。

宣和錄曰：遣留使。

茅齋自叙曰：謝登寶位使阿骨打自燕歸國，死於半途，吳乞買嗣立，故遣使來謝；差張璩充大使，差馬擴充副使，至燕山，又進至薊州，接見大使富謨、右副使李簡。

謀夏錄曰：阿骨打死，吳乞買嗣立，朝廷遣使弔祭，故復遣使也。

河間府詹度得蕭幹首獻於朝。

先是蕭幹敗於峯山，其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第白得哥殺之，傳首河間府，詹度上之於朝。

十四日癸亥，獲耶律氏寶檢金印，及得夔離不首，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

詔曰：屬者虜政暴荒，天用勦絕其國，朕誕膺帝命，克紹先猷，取亂侮亡，恢復疆土，施大澤于燕雲之人，舊俗來歸，如水就下，沛然莫之能禦；獨僞四軍大王夔離不，悖眾逆命，前年首犯王師於白

溝，繼復旅拒燕城，命偏師攻於廣陽之北，敢干天之紀，擅卽僞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襲虜正統。去年輒率其旅若林，出寇景薊，毒痛醜類，矯誣神人，罪不容誅。爰飭六師，大敗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惟予克相上帝，以遏亂畧，皇天助順，宗祏垂休，有此駿功，朕敢專享。一云豈。可擇日遣官奏告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夔離不首級，依典禮送大社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十九日戊寅。大金賀正。且使盧州管内觀察使都孛堇高居慶副使大中大夫守大理寺卿楊璞並辭於紫宸殿。馬擴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事。

茅齋自叙曰：擴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中事。是時已授常勝軍田，約來年夏成，罷請受。僕因言燕地新邊，必知所以治之序，首當繕籬落，次招撫歸民，又次當置弓箭手，最後授常勝軍田也。至如罷常勝軍請受，猶宜款緩，待其闢田就緒，乃可罷也。僕初入燕，諸路正兵有十五萬餘，童宣撫帶還外，尚有八九萬人，選三萬備戰，餘尙五六萬，除諸處占破外，可以入役者三萬人，離而爲四。又以諸處僱募萬人，每城得二萬餘人，齊舉貼築薊景檀順四州，每州計僱工不過五萬緡，更以五萬緡充犒。設通用四十萬緡，一月可以就緒。邊固則土疆可守，人心自然安處，易於安撫，此繕籬落，乃爲最也。燕地自女真入關，軍民士庶，往往逃竄山谷間，宜招誘寬恤，使之歸業，此招歸民爲次也。燕中自權兵火，田地荒曠，招置弓箭手，如陝西新邊法，許諸色有武勇少壯人投充，每戶給田二頃五十畝，官給耕牛戰馬種子，分官統隸，不惟荒田得耕，兼藉兵威守邊，壓服新附人心，此置弓箭手，又其次。

也；常勝軍見請錢糧，亦不宜遽罷，使無所戀，將契丹自來特留放牧牛閑田，分授與常勝軍，依倣弓箭手法，官給耕牛種子，俟三兩歲，耕墾有成，漸次減罷請。受則無侵奪民田之患，外有開墾之功，候塞外甯息，議減戍兵，此治燕至要也。安中云：今已授常勝軍田，見患侵奪民土，又天荒曠土，皆爲所占，無復措畫，如公所論，何以加之？惜乎後時也。

三月，譚稹奏置義勝軍。

譚稹初至燕山，聞常勝軍恣橫，藥師輩不爲約束，稹慮生事，奏朝廷，乞於河東別創一軍，分作權勢，如雲朔之人，以五萬爲率，屯於州縣要徑處，號爲義勝軍，令李嗣本耿守忠爲帥。欲俾常勝軍有所畏懼，朝廷從之。旣而嗣本守忠選歸朝人中少壯者，籍其姓名，其月糧衣賜，倍於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往潛來投附。郭藥師等猶懼其亡，皆涅其面，常勝軍大怨，人人思亂矣。

閏三月庚辰，太傅王黼奏所俘玉檢，僞寶，乞宣付祕書省。

太傅王黼奏：耶律氏自阿保機盜據北土，因五季之微，以強聞天下，藝祖志在恢復，而日不暇給，累聖紹休，專以柔馭；至慶曆中，遂敢忤天之命，妄以關南縣邑爲請，至有輕視中原之心，仁宗皇帝爲特添歲幣，乃敢要盟，別立要約，使軍書旁午，來易誓文，至詞盡理窮，方少聽命，誓書所著，必欲本朝具言別納金縉之儀，用代賦與之數。是時中國威靈，可謂屈矣！仰惟陛下天錫智勇，師不踰時，兵不血刃，盡復燕雲境土，如指諸掌，夔雖不傳首之後，旣俘石晉所上玉檢，又獲其僞寶，今者疆圉

之臣復以慶曆誓書來上，垂宗廟之宏休，快祖宗之積憤。伏望宣付祕書省，許率百僚拜表稱賀，所有慶曆誓書國書，乞藏之寶文閣，以示無窮。從之。

四月，韓離不遣使來宣撫司，求所許借糧。

是時二太子來討張覺，自軍前遣使求宣撫司所許借之粟二十萬斛。稹曰：二十萬斛糧，豈易致耶？兼自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來人云：去年四月間，南使趙直閣已許矣。稹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耶？終不之允，遣使不得已而回。

二十一日戊申，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奏：府西香山寺在府昊天甯壽觀。昊天延壽寺甘露降奉聖旨，許拜表稱賀。

五月二十七日癸卯，金國大使辰州管内都李董富護右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到國門，差黃潛善王宗濬充館伴，馬擴罷送伴前去宣撫司。

茅齋自叙曰：擴既受命復至太原，見童貫問僕燕中事宜。僕以常勝軍授田利害所答王安中治燕次序之語，一一白之。貫因云：吾竊慮常勝軍將來爲患，欲與削了如何？僕答：如某至恐，亦知常勝軍他日必爲患，然而自今女真顧慮未敢輒肆舉者，蓋忌此項軍也。若遽削之，不惟金人窺覘，兼此軍即便起變，是自引惹，莫若因而用之。貫云：其術安在？僕答曰：今藥師之衆，止是三萬餘人，多是馬軍武勇，太師誠能於陝西河東河北三路選摘精銳馬步十萬人，分爲三，遴擇有智勇器識可及

藥師者，三分統之，一駐於燕山，與藥師對營相制；一駐於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於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臨，使藥師之眾進有所扼，退有所忌，則金人雖肆他意，豈易敢前？貫云甚好，但十萬人不易那借，我當別有措畫。又云：國家挫威，皆自延慶之遁，儻當時再起種師道，提許多西兵舉事，卻不至如此誤國家大事，每竊歎恨，後乃置四總管，罷王安中，而用蔡靖也。

八月，金人復取蔚州，殺守臣陳翊，及陷飛狐、靈邱二縣。

先是，金人逐天祚入夾山，遂陷雲中府，所有管內州郡皆來拜降，及移軍燕山，如朔州節度使韓正、應州節度使蘇京、蔚州土豪陳翊等，爭叛金人，納土歸大宋。後粘罕幹離不分遣軍馬，遂去蘇京、孫團練，取蔚州，殺陳翊，復取上畔州郡，又陷飛狐、靈邱兩縣，絕交割山後之意，又以牒來責我招納叛人張覺，拘收戶口職官，及不付所許糧二十萬，朝廷知其非，遂議罷譚稹矣。

九月癸丑，譚稹落太尉罷宣撫使，貶順昌軍節度副使。太師徐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

先是，譚稹至山西，與童貫議論不合，喜事邊幅，怯懦無謀。金人既以張覺怨朝廷，稹復用人乖刺，且所許二十萬斛糧米，不以給之，金人愈怒，欲敗盟入寇。童貫落致仕，復拜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貶順昌軍節度副使。

北征紀實曰：譚稹者，亦巨璫也。初無異能，但梁師成黨，童貫致仕，故師成黜引稹以爲河東宣

撫副使實代貫專俾交割山後雲中府其地則朔武應蔚諸州者直我河東路與代州到境皆多要害。金人實不與我，但浮沉其辭，加我使人二三，昧利求寵，使朝廷日夜益生希覬，然金人實不與我也。及積出師至太原，經營山後，會是時金酋阿骨打死于白水泊，以喪歸國，其守國之弟吳乞買立，俄粘罕亦暫歸，矧其國初立，未暇撫治山後，故朔應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降日朔當軍遣河東將李嗣本以兵戍焉。又運芻糧玉帛以餉之，事會未訖，是冬粘罕歸雲中，因來治此，於是虜將率之以歸金人，金人亦以兵至。嗣本大敗，狼狽僅脫，朔應蔚乃復歸金。譚稹但坐視束手，徒搜珍異珠玉以自入，久之事不成，怯弱退敗，尤玷中國威靈，上悵然不樂，而二帥復得入言，罷稹歸，後迺以太原張孝純爲宣撫副使焉。

政和間有北伐之議，上遣內侍譚稹銜命河北河東諸帥，訪其用兵可否。真定府安撫使洪中孚答稹以爲不可。稹遽奏以老耄罷之。行下中孚，令具的實利害，中孚遂具奏曰：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臣洪中孚，今月十三日准御筆以臣議論收復燕雲故疆，與諸帥臣異同，仰具的確利害聞奏。臣恭依聖訓，條具如后：臣前奏政和三年可大舉者，正以朝廷歲賜幾百年，皆積燕山，暨山前後州糧糗頗豐，編氓富盛，庶幾有玉帛糧草，人民可因獲擴土地之實，而謀臣不於此時建策，今日徒餘空城，機會已失，不可復舉。諸路帥臣皆不知兵，而執燕雲不經之語曰：我本漢人，陷于塗炭，朝廷不加拯救，無路自歸，何啻大旱之望雲霓？若與弔民偏師，不獨箠食壺漿，當具香花

樓子界首迎接也。臣久歷邊鄙，粗知虜情。此乃遊手之人，不能自存者，覬覦南歸，竊其爵祿，實非大姓之言。臣契勘維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縣等官，無非漢兒，學誦書識字者，必取富貴，豈不知國家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貴要途，燕雲數州學士安能一一據有？此士人無歸意也。饘粥粗給者，必連姻戚里。劉六符相虜，疾且篤，耶律洪基臨問，遺言燕雲實大遼根本之地，願深結民心，無使萌南思也。而洪基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省徭役，薄賦斂。洪基深嘉納之，遂減稅賦三分之一，兩地供輸者，皆如之，以人情揆之，豈肯捨姻婭而就重斂哉？此大姓無歸意也。其香花樓子之語，果可憑乎？一積委不厚，兵家所忌。臣稽考朔部河東糧草，若用武不免添屯，租給半年，如下山前後州，傾朝廷帑藏，不足以支一歲，第不知獻謀者，以何策贍其後？一承平日久，兵驕將惰，動輒靡潰，而欲以無紀律驕兵伐人之國，何異緣木求魚？萬舉萬敗，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國喪師，而貽患于將來也。權貴以侈麗自矜，而賤節義，海宇匱乏，小雅盡廢，四維不張，方且虞人乘我，何暇謀人？臣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早回天心，特降睿旨，內修文德，外謹邊陲，思患預防，以備不虞，切勿輕忽，以取不可測之禍。重念祖宗積累二百年太平之基，以宗廟爲念，福庇黔黎，萬萬幸甚！臣蒙國厚恩，雖粉骨碎身，未足報稱，苟有聞見，豈敢含默？以避黜責，迎合權臣，上罔陛下，爲苟容計，以危社稷；若謀臣必欲收復燕雲故疆，臣雖萬死，不敢恭奉詔旨。伏望陛下誅臣以謝謀臣，專委經營收復，庶幾他日誅誤國者，以謝天下而不得幸免也。臣闇昧不燭事機，愚忠所激，義不顧身，語言抵忤，上黷天威，甘竣斧鑕，右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謹奏。

北征紀錄曰：政和之間，臣僚贊北伐者，自薛嗣昌始。倡成其事，自侯益始。又上嘗遣巨璫譚稹，銜命河北河東諸帥，訪其用兵可否。當是時，侍從之臣，往往能守正，或以是被罷守正者，如韓粹、彥者，是也。上怒張杲拒董才事，董才後賜姓名趙翽。得罪改命，粹、彥守中山，而粹、彥當陛辭，對上曰：國家之大，奄有四海，安用是一彈丸土？上亦不之罪。被罷者若洪中孚、張翬之徒，是也。中孚、答稹以不可，又以故時內臣禮待之，蔑視積，遽以老耄罷。張翬爲保州通判，以爲遼人之勢，雖數爲女真所挫，然上下未叛，其國尙立，保州極邊，皆備詳之，但邊帥往往迎合，探報不實，多裝點事端，以悞聞聽，遂得罪。其餘亦罕有倡和者，獨嗣昌累帥太原、河朔，于諜人之辭，往往潤色，以希禁密意。每陛對論北事，輒請興師，多至涕泣。後以刑部尙書因上殿劄子，指定刑名，遂被黜。北師未興，時已先死，然嗣昌每事猶關白宰相，其後侯益者，一切出童貫之門，但入奏內侍省，造端之罪，莫甚於此。

十八日壬戌大赦天下。

門下禁暴者以不殺爲武，本仁義以行師；役民者以博愛爲公，兼威懷而示德。朕紹承不緒，統御庶邦，誕保受民，昭上帝肅將之命；克篤先烈，恢前人燕翼之謀。興念燕雲，久淪胡虜，故家望族，散依四貊之會，廣谷大川，阻隸九畿之籍，寢移巢穴，竊據封圻。方藝祖肇基，實軫恤民之慮；逮神考嗣服，深惟復古之圖。欲成繼代之勳，必大因時之利。蠢茲戎醜，輒背世盟，旣種落之內訌，復神人之切

憤惟春秋以王者大一統，方隆廣覆之恩；而要荒知中國有至仁，咸起來蘇之望，整我師旅，徹彼土疆。寒律收威，見天心之助順；壺漿載道，知人意之樂從。未閱再期，悉平兩路。岡巒靡迤，東踰碣石之封；亭障蹇翔，西軼榆溪之阻。分州畫野，興教厚民，拯百年塗炭之餘，咸躋壽域；還五代衣冠之舊，復觀華風。一新象緯之清明，不變羣情之凱懌。自今以始，永綏夷夏之甯；與物爲春，均霑邇遐之澤。可大赦天下。於戲！兼弱攻昧，闢土宇以取章，發政施仁，浹海隅而不冒。咨爾有衆，咸體朕懷。

九月十八日壬辰，祕書省祕書郎賀允中充大金皇帝賀正旦國信使。

二十七日庚午，祠部員外郎王昂充伴大金國賀正旦使。

十一月三日丙子，太傅楚國公王黼致仕，仍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御筆：王黼陳乞致仕，其應恩人數從朝謁禮數等。一切依蔡京例施行，仍給節度使俸。

童貫遣保州廉訪使馬擴、岳州觀察使辛興宗入雲中，見粘罕，議交割雲中事。

茅齋自叙曰：擴將行，童呼李宗振、辛興宗、企宗、永宗、孫渥、姚友仲、杜常、蘭整、泊僕十數人環列，以金杯酌酒第飲。貫曰：山前任帥，非材已生弊病，今割得山後，擇帥非細事，爾等各舉所知。宗振等自陝西六路、河東、河北諸武臣遍稱舉之，貫皆搖首云：此太平地分，可作邊帥；山後新邊，須得一文武兼通、智勇公廉、識諸國人情者，然後可用，非吾馬宣事不可也。如公鎮守雲中，用幾何軍馬？僕曰：嘗用三萬人。貫曰：國家闕乏，尚可損否？僕曰：至微非二萬人不可。若雲中屯萬人，則萬人分諸處，已

少矣。貫曰：二萬人則可辦，每歲當以三百萬緡資軍，凡有辟用人才，當一一依從，如此幾年，可以成就。僕曰：一年則費力，二年則省力，三年即畢力，事可成矣。

三十日癸卯，馬擴等至雲中，兀室不見而回。

茅齋自叙曰：是月末抵雲中。是時粘罕歸國，謀南侵，留兀室權元帥，遣人來令人參拜，僕辨論久之。兀室使高慶裔來云：二觀察既不肯拜，不敢固逼，亦不敢相見，山後土地，切緣相國暫歸北中，不敢專擅，兼貴朝收了燕山逃去職官，誓書所在，各不得收納叛亡，貴朝已先失約，山後地土雖係所許，難以便行交割。僕答職官富民逃歸，乃張覺之罪，本朝已斬覺首函送；職官富民，見行搜刷遣發，即非收納叛亡。如貴朝言定，山後更別無經略，及至先交了蔚州，卻縱軍馬取奪，本朝不敢占護，恐致紛爭，朝廷已責譚稹，再委童太師，此望相照，早得交割了當，使兩界生靈安堵，今若輕信羣下之言，則兩朝和好大事，何時是了？慶裔曰：前日人言蔚州有賊兵，本朝已發軍馬去剪除，卻得貴朝宣撫司文牒，遂相縱放赦歸，今來山後，地土已是許了，到頭翻悔不得，只是貴朝敦篤誓好，無相惱觸，女真家純實，必無相誤處。前來累有文書，去將職官富民，早發過來，便是交割。

十二月，馬擴自雲中還至太原府。

茅齋自叙曰：十二月上旬，還至太原。童貫詢境上所見，對以金人編埽漢兒鄉兵，增戍飛狐靈邱，每以張覺爲言，邀索所失官戶，觀其舉措，甚有藏蓄，願太師速營邊備，移陝右兵助郭藥師以防

金人不測入寇，不可忽也。貫云：他國內人心未附，豈敢如此！我當親到燕山，措置常勝軍，及制置河

北諸帥兵，使他敢來時，亦不失事。

十七日庚申，盧益子久館伴大金國賀正旦人使，令先次上殿。

政宣上帙二十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盡其日。

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詔差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童緒副之。管押禮物官鍾邦直。

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曰：金人既滅契丹，遂與我爲敵國，依契丹舊例以講和好，每歲遣使，除

正旦生辰兩番永爲常例外，非常慶弔別論也。甲辰年，阿骨打忽身死，其弟吳乞買嗣立，差許亢宗充奉使賀登位，並關取奉使契丹條例案牘，參詳增減，遵守以行；兼行人所須，皆在京諸司百局應辦，纖悉備具，無一闕者。蓋祖宗舊制也。隨行三節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除，副外計八十人：都輻一，醫一，隨行指使一，譯語指使二，禮物祇應二，引接祇應二，書表司二，習馭司二，職員二，小底二，親屬二，龍衛虞候六，宣撫司十，將一，察視二，節級三，翰林司二，鸞儀司一，太官局二，馳務槽頭一，教駿三，後院作匠一，鞍轡庫子虎翼兵十五，宣武兵三十，兀杖則有雜載車三，雜載駝十，粗細馬十二；禮物則有御馬三，塗金銀作鞍轡副之，象牙玳瑁鞭各一，塗金半銀八角飲酒斛二隻，蓋杓全塗金，半銀八角銀瓶十隻，蓋全塗金。大渾銀香獅三隻，座全著色，繡衣三襲，果子十籠，蜜煎十甕，芽茶三斤，于乙巳年春正月戊戌陞辭，翼日發行，至當年秋八月甲辰回程，到闕。其行程本朝界內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更不詳叙。今起自白溝，契丹舊界，止于虜廷，冒離納鉢三千一百二十里，計

三十九程：第一程，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離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涑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間止十數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爲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敗之于新城，卽此地。舊爲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間，樓壁僅存。第二程，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郡。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卽此地。昔爲契丹南寨，邊城樓壁並存；及郭藥師舉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謂之范陽。第三程，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良鄉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鎮邊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於鹽溝置良鄉，卽此地。隸燕山府，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子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煥然一新，漸次歸業者數十家。離城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燕人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爲常。近年都水監輒于此兩岸造浮梁，建龍祠宮，彷彿如黎陽三山制度，以快耳目觀覩，費錢無慮數百萬緡。第四程，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取其陰幽肅殺之義，杜牧言之略矣。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北虜，建爲南京，析津府。壬寅年冬，金人之師過居庸關，契丹棄城而遁，金人以朝廷嘗遣使海上，約許增歲幣，以□□遷徙者，尋皆歸業，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廣陌，皆有條理，州宅用契丹舊內，壯麗竄絕。城北有三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僧居佛宇，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

膏腴麻蔬，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尙氣節，秀者則向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未割棄已前，其中人與夷狄鬪，勝負相當。城後遠望數十里間，宛然一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四明四鎮，皆不及也。癸卯年春，歸我版圖，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永清城，周圍二十七里，樓壁共四十丈，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開八門。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是歲燕山大飢，父母食其子，至有肩死屍插紙標于市，售以爲食。錢糧金帛，率以供常勝軍，師之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飢死者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聞知。宣撫司王安中，方獻羨餘四十萬緡，爲自安計；后奉朝廷令度支漕太倉粳米五十萬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贍燕軍。回程至此，已見舳舻銜尾，艤萬艘於水。潞河在縣東半里許，曹操征烏丸蹋頓袁尙等，鑿渠自滹沱由涿水入潞河，卽此地。第六程，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三河縣隸薊州，後唐趙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卽此。第七程，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薊州乃漁陽也，因周天寶祿山舊事，人無能知者。第八程，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縣之東北去景州一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劫虜，每邊人告急，宣撫司王安中則戒之曰：莫生事！四月之內，凡三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安中輒創新築此城，改爲經州。第九程，自玉田縣九十里至漳城鎮。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第十程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出鎮東行十餘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並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堦高三尺許；其兩界地東西闊約一里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

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虜界備車馬人夫以待虜中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齋國信使副門狀過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於例三請方上馬各於兩界心對立馬引接互呈門狀各舉鞭虛揖如儀以次行焉四十里至清州會食各相勞問州元是石城縣金人新改是名兵火之後居民萬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用粟鈔以匕別置粥一盂鈔以小杓與飯同不好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血臟淪羹芼以韭菜穢污不可向口虜人嗜之器無陶埴惟以木剗爲盂櫛髮以漆以貯食物自北以東每遇館頓或止宿其供應人並於所至處旋于居民漢兒內選衣服鮮明者爲之每遇迎送我使則自彼國給銀牌入名曰銀牌天使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灤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機爲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面岡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海面闊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深臨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爲塞北之絕郡守將迎于此回程錫宴是州第十二程自灤州四十里至望都縣民旣入契丹依阿保機卽于所居處創立縣名隨其來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卽此縣也第十三程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營州古柳城舜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金國討張覺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于州宅古屋十數檀庭有大木十數株枯腐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

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崎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而前人謂地當營室，故名曰營。第十四程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離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并無堡障，但存遺址，有居民十數家。登高四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複嶺，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糧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小路，盡免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來纔數十里，則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黃雲白草，莫知亘極，蓋天設此限華夷也。夷狄自古爲寇，則多自雲中雁門，未嘗有自漁陽上谷而至者。昔自石晉割棄契丹，以此控制我朝，第以社稷威靈，祖宗功德，保守信誓，而禽獸無得以肆其毒爾。前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倍，以買幽薊五州之地；而平灤營三州，不預其數，是五關我得其二，而金人得其二也。愚謂天下視燕爲北門，失幽薊五州之地，則天下常不安；幽燕視五關爲喉襟，無五關，則幽燕不可守；五關雖得其三，縱藥師不叛，而邊患亦終無甯歲也。比來言者，論列當時主議大臣，有云：以營平灤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蠶蝟遷窠，虎兕出檻，蓋指此也。出榆關以東，山川風物，與中原殊異；所謂州者，當契丹全盛時，但土城數十里，民居百家，及官舍三數椽，不及中朝一小鎮，強名爲州，經兵火之後，愈更蕭然。自茲以東，類皆如此。第十五程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彼中行程，並無里墩，但以行徹一日，卽記爲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飯罷行至暝方到，道路絕人煙，不排中頓，行人飢渴甚！自茲以東，類皆如此。第十六程，自遷州九十

里至習州。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卽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第十七程，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無古跡可云。第十八程，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離來州三十里，卽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東有一大島，樓殿峯塔，波在上，有龍宮寺，見安僧十數人；是夜，行人皆野盤。第十九程，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金人饋魚數十枚，烹作羹，味極珍。第二十程，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自出榆關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歐陽文忠叙胡嶠所說十三山，卽此。第二十一程，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是後，行人俱野盤。第二十二程，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而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幽州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契丹兀欲葬于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今盡爲金人毀掘。第二十三程，自顯州九十里至兔兒渦。第二十四程，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離兔兒渦東行，卽地勢卑下，盡皆萑苻，沮洳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遼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北遼河居其中，其地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至，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則蒿草薰煙，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彌望皆荷花，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思。第二十五程，自梁魚務百單三里至沒咄寨。沒咄小名字董，漢語爲官人。第二十六程，自沒咄寨八十里至瀋州。第二十七程，自瀋州七十里至興

州自過遼河以東，卽古之遼東地。金人方戰爭之際，首得遼東五十一州之地，乃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爲東京路地也。第二十八程，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未至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略備。州守出迎，禮儀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管、笛、琵琶、方響、箏、笙、篳篥、大鼓、拍板，曲調與中朝一同。但腰鼓下手太闊，聲遂下；而管笛聲高，韻多不合。每拍聲後，繼一小聲，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觀也。酒五行，樂作迎歸館。老幼夾觀，填溢道路。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菓，又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果子惟松子數顆。胡法飲酒食肉，不隨盞下，俟酒畢，隨粥飯一發，致前鋪滿几案。地少羊，惟豬、鹿、兔、鴈、饅頭、炊餅、白熟胡餅之類，最重油、羹、麪食，以蜜塗拌，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設；以極肥豬肉或脂潤切大片一小盤子，虛裝架起，間插青葱三數莖，名曰肉盤子，非大宴不設；人各攜以歸舍。虜人每賜行人宴，必以貴臣押拌，是日，押拌貴臣被酒，輒大言詫金人之強，控絃百萬，無敵于天下，使長椅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爲弱耶？某銜命遠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而大金皇帝止令太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罔也？辭色俱厲，虜人氣懾，不復措一辭。及賜宴畢，例有表謝，有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國。論語云：蠻貊之邦，表辭不當用邦字，請重換，方肯持去。使長正色而言曰：書謂協和萬邦，克勤于邦，詩謂周雖舊邦，論語謂至於他邦，問人於他邦，善人爲邦，一言興邦，此皆邦字，而中使何獨至誦此一句，以相問也。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會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虜人無以答。

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才被選，爲人醜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虜人頗壯之。第二十九程，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自咸州四十里至蕭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咸州即北行，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遍，地宜稼黍；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回程，錫宴于此。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李董寨。第三十二程，自蒲里四十里至黃龍府。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即建爲府。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制；自此東行。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李董寨，爲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虜獲異國人，則遷徙雜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韋，東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黨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風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爲漢語以證，方能辨之；是知中國被服先王之禮儀，而夷狄亦以華言爲證也。第三十四程，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李董寨，道傍有契丹舊益州空城。第三十五程，自漫七離李董寨一百里至和里間寨。離漫七離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闊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太師李靖居于是。靖累使南朝，此排中頓，由是飲食精細絕佳；時當仲夏，藉樹陰俯瞰長江，涼颼拂面，盤礴少頃，殊忘鞍馬之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間寨。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間寨九十里至甸孤李董寨。自北而南，

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界八十里，直至涑流河，行終日之內，山無一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豈天地以此限兩國也？豹狼互相吞噬，終爲強者所併耳。涑流河闊二十餘步，以船渡之；五里至句孤寨。自北以東，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更無異族，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第三十八程，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祇候。第三十九程，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詞，館伴使副于此相見，如接伴禮；虜中每差接伴館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奚內人物白首，詳緩能漢語者爲之；副使則選漢兒讀書者爲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賜宴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第舍三十餘間，牆壁全密，堂室如弈幕，寢榻皆土床，鋪厚氈褥，及錦繡貂鼠被大枕頭等，以女真兵數十人佩刀執弓矢守護甚嚴；去虜廷尙十餘里。次日，賜酒果，至晚，閣門使躬來說議約，翌日，赴虜廷朝見。次日，館伴同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家，星羅棋布，紛揉錯雜，不成倫次；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傘，云：近闕復北行百餘步，有阜宿圍繞三四頃，北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于宿門，就龍臺下馬，行入宿闌西，設氈帳四座，各歸帳歇定，客省使副使相見，就座，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閣門使及祇坐班引入，卽捧圖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拈踏訖，使副上殿，女真酋領數十人，班于西廂，以次拜訖，近貴人各百餘人上殿，以次就坐，餘并退。其山棚左曰杜源洞，右曰紫

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尺，以五色綵間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雜以松柏枝，以數人能爲禽鳴者，吟叫山內。木建殿七間，甚壯，未結蓋，以瓦仰鋪，及泥鋪之。以木爲鴟吻及屋脊，用墨下鋪，帷幕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兩相旋結，架小葦屋，簾以青幕，以坐三節人。殿內以女真兵數十人，分兩壁立，各持長柄小骨朵以爲儀衛；日役數千人興築，已架屋數千百間，未就規模，亦甚侈也。虜主所坐，若今之講坐者，施重茵；頭裹皂頭巾，帶後垂，若今之僧伽帽者；玉束帶白皮鞋，薄髻，可三十七八許人。前施朱漆銀裝鍍金几案，果碟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筯以象齒；遇食時，數胡人擡昇十數鼎，饈致前，雜手旋切割，餽釘以進，名曰御廚宴。所食物，與前叙略同，但差精細而味和耳。食餘，頒以散三節人，樂如前所叙，但人數多至二百人，云乃舊契丹教坊四部也。每樂作，必以十數人，高歌以齊管也，聲出衆樂之表，此爲異爾。酒五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副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日有中使賜酒果，復賜餼，賜餼以絹帛折充，使副百餘匹，餘人十餘匹。次日，詣虜庭赴花宴，并如儀。酒三行，則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刀、牌、研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搗簸、旗、築毬、角牴、鬪雞、雜劇等，服色鮮明，頗類中朝。又有五六婦人，塗丹粉，艷衣，立於百戲後，各持兩鏡，高下其手，鏡光閃爍如祠廟所畫電母，此爲異爾。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枝，謝罷復坐；酒三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酒果，復有貴臣就賜宴，兼伴射於館內。庭下設堞，樂作，酒三行，伴射貴臣，館伴使副、國信使副、離席就射三矢，弓弩從便用之，勝負各

有差，就賜襲衣鞍馬。是日，虜人名王貴臣，多微服隱稠人中以觀射。次日，朝辭如見時，酒食畢，就殿上請國書，捧下殿，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節人物帛各有差，拜辭歸館。鋪掛綵燈百十餘，爲芙蓉鵝鴈之形，蠟炬十數，雜以絃管，爲堂上樂，館伴使副過位，召國信使副爲惜別之會，名曰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常相聚惟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款，酒不記巡，以醉爲度，皆舊例也。次日回程，起發至兀室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送伴使副于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如來時；至信州灤州，同此；回程在路，更不再叙。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以爲惜別之會，亦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情意甚歡。次早發行，至界內幕次，下馬而望我界，旗幟甲馬車輿弈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頃，樂作，酒五行，上馬，復同送伴使副，過我幕次，作樂，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此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一杯，換所執鞭以爲異日之記；引接展辭狀，舉鞭揖別，各背馬回顧，少頃，復數步，躊躇爲不忍別之狀，如是者三，乃行。虜人情皆悽惻，或揮淚，吾人無也。是行回程，見虜中已轉糧發兵，接跡而來，移駐南邊，而漢兒亦累累詳言其將入寇。是時，行人旦暮憂虜有質留之患，偶倖生還。既回闕，以前此有御筆指揮，敢妄言邊事者，流三千里，罰錢三千貫，不以赦蔭減；繇是無敢言者。是秋八月初五日到闕。

政宣上帙二十一

起宣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乙未，盡二月二十

正月二十三日乙未。聖旨。王昂接大金國賀正旦使事。不謹。可特勒停。

二十四日丙申。金國賀正旦大使盧州管內觀察使李董高居慶副使大夫守大理卿楊意入見於紫宸殿。

粘罕在雲中獲天祚以兵護歸國。封海濱王。遼亡。

亡遼錄曰：天祚卽位，禽荒失御，諸部怨叛，潛附阿骨打，咸稱兵以拒之。天慶四年，阿骨打會集女真諸部全裝軍馬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甯江州，東北路統軍司遽具狀以聞。時天祚方於慶州秋山射鹿，聞之不介意，仰北樞密院劄付東京兵馬都部署司，量遣渤海子弟一千人，以海州刺史高仙壽充統領官，應援甯江州。遇女真軍於州東，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甯江州，無少長，悉殺之。是日，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陷甯江州，中輟不行，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光充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騎，中京禁軍三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人賈庭等三百餘人，以中京諸路都虞候安州防禦使崔公義充都管押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到幽州店駐兵。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諸軍未及陣，而爲女真所敗，骨肉輜械，牛羊金帛，悉皆棄於女真。天祚自兩戰之敗，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以漢

軍二十萬分路進討，雜以番軍，分爲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幹離朶，涑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府尹耶律甯，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威州路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祇候郎君詳穩司蕭阿姑好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惟協副之，自春涉夏，盡爲女真攻陷。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樞密使蕭奉先充御營都統，同知南面諸行營都部署司事耶律草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軍分五路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別遣殿前副都檢點蕭胡覲姑充都統，以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分路進發，與女真兵馬會，契丹未陣，三面爭擊之。天祚御旗向西南出，衆軍從而敗潰。天祚一日夜走三百里，退保長春州。是歲大宋遣羅選侯益等充生辰正旦使，入國，道路爲賊所阻，中京頓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遼國人皆稱皇叔燕王忠義且賢，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爲之用，兼之遼民自渤海之叛，渡遼避難而流落失所者甚衆，於今若招收爲軍，上可以報國家，下可以報私怨，必能効死力。天祚授燕王以諸路兵馬都元帥，北宰相兼殿前都點檢蕭德恭副之，永興宮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始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誘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期會四路軍馬防秋。天慶八年，遇女真陣未交而怨軍先潰。燕王與麾下五百餘騎退泊長魚務，女真入新州，天祚幸中京，晝夜憂懼，莫知所措，多發間探，潛令內庫三局提舉官

打包珠玉珍玩等物五百餘袋，揀御馬二千匹，入飛龍院，餵養爲備，私謂左右曰：今日苟能卻強敵，安宗社，使吾終身不失，亦足矣。若女真必來，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大朝爲弟兄，夏國爲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惟恐軍民被害耳。有識私相謂左右曰：契丹必亡矣！自古人主豈有委棄軍民而自爲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靖泰五十餘州，遂又陷遼東長春兩路。天慶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阿保機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聖望仙神儀三殿，乾州則凝神宜福殿，顯州則安元安聖殿，木葉山之世祖諸殿陵寢，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金銀珠玉器物。保大元年，余覩叛歸金國；保大二年，金人陷中京，天祚幸燕。聞余覩爲金人前鋒，引導婁宿孛董騎兵掩至，驚駭，率衛兵五千騎西走雲中府，應行宮內三局珍寶庫，祖宗二百年所有珠玉金銀匹帛皮毛之類，莫知其數，盡爲金人所掠。道中衛兵稍稍引去，天祚與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由石窰寺遁去。過雲中城下，留守蕭查刺以下接見，有旨：賊馬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十匹隨行，迺還入天德軍雲中，外得土豪二百餘騎，護衛趨漁陽嶺，入夾山四部族衛。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幸廣平甸，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都雲中，及陷雲中，則奔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全爲金人所有，國勢微弱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

不可輕舉。斥而不從。遂率諸軍乘粘罕之歸，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甯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遼遏水，復潰，還奔山金司。小胡虜密遣人報粘罕，遣五百騎劫遷入雲中，初見待頗有禮，卽降，封海濱王，差兵護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遼國亡矣。遼國自太祖阿保機創業於其前，太宗耶律德光恢擴於其後，吞併諸番，割據南北，開疆五千里，分置南面漢官，左右參知政事，樞密院直學士，主治漢事州縣，中書門下共一省，兼禮部。有堂後主事，守堂官各一員，尙書省併入樞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戶房、廳房，卽工部也；主事各一員。北面契丹樞密院，或知或簽書樞密院事，移離畢林牙，如兵機，差除錢穀郡牧等事，隸樞密院，刑獄隸移離畢院，主治番界部落。又有南面都部署司，治諸番官院諸行宮，都部署司主管宮院漢民，建五京五計司，如燕王司，兩轉運，中度支，上鹽鐵，東戶部，三路錢帛司，長春遼西平州，大藩府八，黃龍興，中奚王，南北王府，兀室王府，節鎮州三十三，平奉、聖蔚、應朔、豐雲、中雲、內宜、錦乾、顯雙、遼咸、瀋蘇、復辰、興同、信長、春慶、饒驤、祖川、成業、懿龍、化儀、坤建、泰高、利歸、永高、安武、甯江、刺史州七十，觀察團練防禦使州八，涿易、檀、順、景、薊、營、灤、汗、歸、化、武、德、甯、東、勝、甯、邊、遷、潤、隰、嚴、降、聖、北、安、松、山、恩、通、韓、烏、靖、瀛、祥、雍、新、衛、招、燕、海、淶、遼、西、海、北、安、德、黔、澤、榆、銀、鐵、保、賓、巖、清、集、連、衍、廣、肅、富、吉、文、蘭、拱、安、遠、榆、河、金、肅、河、清、馬、董、五、花、振、武、下、州、二、十、三、徽、濠、驩、衡、閩、隋、澄、金、義、遂、昌、豫、圓、福、榮、康、肅、里、河、茂、籠、宗、縣、二、百、餘。如沙漠之北，則置西北路都招討府，奧隗、烏隗、部族、衙、盧溝、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攝、韃、鞑、蒙、骨、迪、烈、諸國；雲中路

則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兀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國；燕山路則燕京都總管府，侍衛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刺司，並隸總管府，備御大宋中上京路則有諸軍都虞候，司奚王府，大湯引司，大國舅司，太常袁司，五院六院司，沓溫司。遼陽路則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都統軍司，湯河詳穩司，金吾營杓窠司，控扼高麗上京。長春路則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鎮撫女真室韋諸部所在，布諸番與漢軍，咸以爪牙相制，戎器之備，戰馬之多，前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嘗與中原引衡，曾無一日秋毫之驚，祖宗功業，規模可謂宏遠矣。迨至天祚失御，女真稱兵，首尾攻戰十二年間，舉國土崩瓦解，古人有謂得之難而失之易者，非虛言耳，可不哀哉！

茅齋自叙曰：天祚驅韃靼衆三萬餘騎，乘粘罕歸國，山後虛空，直抵雲中府，襲擊兀室，率蔚應奉聖州雲中漢兒鄉兵爲前驅，女真以軍馬千餘騎伏於山谷間，出韃靼軍之後，韃靼潰亂，大敗；天祚南走，兀室遣婁宿孛堇以馬五百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朝，爲隨行僧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隱留，當爲女真所索，等辱耳，不可再辱，莫若徑歸女真，亦不失爲王也。天祚意決，從之，兀室遣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濱王，置諸東海隅，踰年而死。

松漠記聞曰：女真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雲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國王；阿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

事欲册帝爲兄弟國，及尙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耶？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逃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甥舅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屑屑，以番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廷臣恐挑釁，皆泣諫之，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尙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皆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爲敵所及，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衛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

北征紀實曰：天祚者，以老遼主之嫡孫，立而淫亂，且以有力聞，因游獵無度，故上下皆不服，以致滅國。其竄入陰夾山也，久之，收集散亡，勢亦稍振，故金人往來鴛鴦白水泊，以重兵屯雲中備之。然契丹之人，漸歸金國，故天祚不能出。羣小日夜爲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迺間遣人誘之。天祚者，心素侈，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亦願來歸。始得一番僧者，令齋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旣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願得也。及天祚許歸順，乃改書爲詔示，欲臣之，且約來歸，則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相接，童貫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通之。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

不出，出必得之，蓋欲以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粘罕，據雲中，屯重兵，以扼其前，故不克出。及約期之際，忽報國相歸金國稟議，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亦坦然，遂以宣和六年之冬末，領契丹韃靼衆五萬人騎，并攜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如履無人之境。及纔過雲中，則兀室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粘罕適已回雲中，故爲其追襲，一擊而天祚之衆大潰，勢不得還，且謂中國必不可仗也，乃亟走小骨碌帳。小骨碌帳者，天德雲中間之一族帳，舊臣屬遼人，及天祚至，小骨碌避正寢，事奉之惟謹，不以失國稍虧其臣節。始粘罕嘗以兵伐小骨碌矣，然或勝或負，及天祚在是，粘罕因自討之，一舉殺小骨碌，盡破其族帳，蕩然無遺種，遂擒虜其后妃諸子宗屬，獨天祚逸去，不見。乃於朔州武州境上，卽時分兵，每三十里百騎，頃刻布三百里以待之。東有一人馳駿馬，手更牽二馬，望北馳去，騎兵圍之，卽下馬，因白曰：我天祚也。騎兵將加執縛，猶顧左右叱曰：爾敢縛天子耶？粘罕因使拜阿骨打像而遣之金國，降封海濱王。始方討小骨碌，以未得天祚也，粘罕遣使謂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卽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我必要也。貫拒以無有，卽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曰：遇有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首授使人。據亡遼錄馬續自敘言，天祚被擒事，皆大疏訛，不若紀實之詳，但舉此一端最顯者以證之，則可以例其餘。然金人俄自得之，事乃息。初，金人情我久矣，所以不敢南牧肆其凶者，以天祚在陰夾山，綴其後，懼乘虛而出，則契丹必響應故也。羣小不克深思，不惟誤敵國之主，致其滅亡，仍以上悞聖朝，於是天祚以宣和七年正月滅，至八月，

方遣人來謂之告慶使以報我。初，金人得虜地，乃分兩路，其東南所忌者，張覺也；其西所畏者，則天祚也。我始懼張覺與除東南之患矣，終又懼天祚而致其滅亡，使略無西北後顧之慮，故以是冬犯中原。

亡遼遺錄曰：天祚降書云：遼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爲暴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大統位，繼之傳孫，郊祀上帝，內外歡慶。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保，不能當此！風夜惶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濤，衆怨競興，譖辭蠱世，致茲慚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師，憂懼之極，如坐炭湯。蓋聞軹道之放，荷蒙記恤；况若新安之歎，例受無辜。念漢皇之仁恩，誕敷滂澤；誦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者，乞諧軹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戰栗之至，仰干聰聽，昧死謹言。

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契丹第九代道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濬有罪，被殺而立延禧。乙卯歲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巳歲正月十三日卽位，號天祚皇帝。延禧未卽位也，國人憐其父之冤，頗歸心焉；及卽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於游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敝而攻之，所向輒克。十年之間，身擒國亡，可不哀哉！

契丹之先，本東胡之種，在潢水之南，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唐貞觀初，始置松漠府，以摩

會爲都督會昌中，賜以契丹之印，於是統有八部，雄據北漠，懿德之亂，中國不靖。有阿保機出，僭帝號。抗衡中國。莊宗時，侵雲朔等州，因盧文進寇幽州，爲邊患。明宗約爲弟兄，且以解後人之倒懸，紓國家之外患。阿保機遂改元稱制，分建京闕宮室，官號盡依中國，并奚渤海諸國，建元神邊，號太祖。大聖大明皇帝。子德光立，會晉祖自河東遣使求援，割地爲獻。德光乃率兵十萬，送石祖入洛，立爲皇帝，割代北應朔寰蔚及范陽山前幽薊瀛漠涿易檀順及山後儒嬌新武十六州以與之，仍歲與帛三十萬疋。少主嗣位，恥稱臣而稱孫，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德光以兵直抵汴京，遷少主於黃龍府，滅晉而歸，死於欒城，殺胡林，號嗣聖，諡太宗。其兄天皇王之子兀欲立，號天受，被弑，諡世宗。嗣聖子璟立，號天順，諡穆宗。天受子賢立，號天贊，諡景宗。子隆緒立，景德初，犯澶淵，撻覽死，遂請和，號天輔，諡聖宗。子宗真立，慶曆中，尋盟，諡興宗。子洪基立，在位五十餘年，號老主。子濬嘗有鳴鏑之謀，殺之而立其孫，諡道宗。濬之子延禧立，是爲天祚。契丹第九代，至是而亡。

三十日壬寅，粘罕以擒天祚遣人獻捷。宣撫司請於歲幣中借銀絹二十萬賞軍。宣撫司從之。

二月，童貫上賀耶律氏滅亡表。

童貫言：昨遵奉睿訓，措置北事，撫定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州，及河東路，先取朔、甯、府、武州，與大金計議，交割雲中府、路州郡，已獲定約。外契丹舊酋，僭稱天祚，自前年竄入夾山之北，稍稍完聚，借助鄰國，欲謀再舉。小番小骨碌之屬，憑藉聲勢，潛有結約，窺伺朔武新邊。去歲八月，陛下躬授睿

算命臣駐兵河東，以時措置，慎整武備，以逸待勞；賊兵犯邊，前後斬獲甚衆。至今年正月，契丹舊會離火山與大金迎戰，兵敗。引餘衆走竄，南來朔武對境，小骨碌處藏泊，遣人齎僞詔敕，招誘歸附新民，又手書文字通耗，欲來歸朝。臣依奉睿略，務悼大金信約，卻不受，移牒大金西南西北路都統，所牒照會藏泊去處，仍遣河東路都統李嗣本領兵捍邊。劄下沿邊統制官等，不得妄有招納，日久整覷兵馬，爲必取之計。舊會初欲南來，先遣雜類，並邊劫掠，累次爲朔甯府武州大山甯化軍將佐殺敗。探知沿邊軍兵甚盛，回徨涕泣，遂於正月十九日昏夜北走。至二十九日，准大金西北西南路都統所牒照會稱：昏主二十一日已自出首前來，此蓋兩朝通歡所致。牒臣照會其李嗣本及統制官軍兵斬獲小番雜類四千八百五十一級，內有首領祕□王渾龐，提點劉忠廉等二十三名，皆是小骨碌下總兵用事，桀黠剽掠之人，并已梟首。劉慶等四名，皆是舊會帳前心腹，任使招兵聚衆之人，亦皆就縛。奪到鞍馬器械牛羊等無數，焚蕩巢穴，積聚糧草淨盡，其契丹主耶律氏今已滅亡者，肅將天威，仰成功之善繼，布昭聖武，致敵國之自亡；坐糜八部之會，曾無一鏃之費；事光典籍，歡通神人。嘗觀三代以來，因考四夷之事，獯豸匪茹，蓋嘗乘中國之微。匈奴最強，不過用單于之號；蠢爾白狼之裔，昔推赤狄之雄；當五季八姓之擾攘，招九貉五戎，而臣屬；自爲正朔，僭用名稱，混穹廬左袵於燕雲，爲封豕長蛇于代魏，當天下一統，而帝命式於九圍，尙狃涵容，屢形猖獗；稔惡每聞於躬蹈，寒盟不自於我先，王旅徂征，取遺民於塗炭，胡騎奔北，返故地於輿圖。惟是大會，竄居窮漠，哀

散亡之雜虜，仰資助於黠羌。既投戈於豐勝之間，遂移帳於朔武之北。陰遣宵鳴之黨，規搖日靖之民。意在款師，言稱尋好。臣仰遵朝算，申飭邊封。遣問種類，以破輔車之謀。移文鄰邦，以爲犄角之援。彌縫隘道，俘馘名豪。既南窺而路窮，遂北奔而夜遁。虛絃可落，遂投欲毀之巢。涸澤無餘，難逃不漏之網。委仗紛紛而山積，效牽沓沓而鼎來。既畢天誅，永除人患。昔漢人伐虜者百六十載，乃獲郅支。唐兵出塞者數十萬人，方擒頡利。已足伸威於方夏，至今垂耀於史編。未有計出萬全，役無再籍。用遠交近攻之策，成一舉兩得之功。惟盛德無以復加，非至神孰能如此！恭惟皇帝陛下，誕敷舜德，通植文聲。九功之敍，惟歌既攸甯於內治。七德之經，兼用乃申敕於外攘。曷常樂此金革，慶戰之勞。蓋亦兼拯夷夏倒懸之急，遂滅抗尊之虜。茲爲不世之功。恭念章聖御澶淵之師，仁皇增關南之幣。祖宗爲民而隱忍，臣子許國而忿捐。仰惟如在之靈，未置侮亡之念。逮至今日，遂集大勳。上符藝祖懲艾之謀，克紹神考憂勤之志。是乃宗廟社稷之大慶，深契天地神祇之夙心。臣猥以疲癯，誤膺國任。効師干之力居，慙顯允之壯猷。告經營之成，永賴對揚於令聞。

秀水閑居錄曰：宣和七年，童貫爲宣撫使，至河東，聞契丹主天祚皇帝者，匿於近塞，報金人取之，乃露章稱賀云。耶律氏滅亡，表旣傳報，有識之士，無不歎息。其詞中書舍人王雲作，或云翰林學士宇文虛中作。時二公俱在貫幕下故也。金人旣得虜主，卽謀南侵，遣使人三輩，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三曰賀天甯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州縣，供億迎送，固已疲敝，且窺覘道路。

及使我不疑。十一月，三使皆歸，卽舉兵。有郎官陳桷爲送伴使，至境上，虜人已宣言大舉，公爲攘奪，無復常儀。桷語燕帥蔡靖，靖怒曰：安有是事？請示傳言之人，當斬之以徇。桷懼馳還，不復敢言，但懇求外補，除福建提刑而去。

政宣上帙二十一

一起宣和七年三月，盡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

三月童貫入燕犒軍。

茅齋自敍曰：童貫交授銀絹畢，離太原，由真定府河間、莫州入燕，擴自保州入莫州，迎貫於任邱縣，因語兀室已擒天祚事，謂貫宜急備邊以防女真爲患，彼懷張覺之憾，恐粘罕回來不測，作過貫云：我今去燕山葺治兵馬，蓋爲此也。貫至燕中，撫犒郭藥師以下常勝軍，罷王安中、陞蔡靖爲宣撫使，兼知燕山府，奏請河北路置四總管，中山府辛興宗、真定府任元、河間府楊惟宗、大名府王育，各爲逐路副都總管，皆與招集逃亡軍人及招刺諸處游手人充軍，以爲備邊之畫。

五月五日乙巳，詔以童貫克復燕山府等州及收高托山等，議賞封貫廣陽郡王。

詔曰：朕以童貫屢將天威，征伐四克，拓地隴右，西徹河源，揚旌五關，盡復幽朔，出入累年之際，蕩平兩國之戎，命爵策勳，難拘常憲。恭念神考，屢形訓言，謂將帥總兵，能復全燕之境，則國家信賞，當疏王爵之封；仍祚本邦，以昭顯績，旣克承於先志，敢怠廢於貽謀。童貫可依前太師，進封廣陽郡王，食邑封依例施行。

六月六日丙午，太師豫國公童貫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進封廣陽郡王。

制曰：王者申九伐之威，以和衆安民爲聖德；大臣厘四方之慮，以折衝厭難爲殊勳。朕荷神天

全付之休，席祖考重光之緒，飭戎兵以陟禹跡，聿臻偃伯之期，繼成功而廣文聲，夙倚同心之輔；肆頒寵數，敷告治朝，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豫國公，食邑一萬七千三百戶，食實封五千戶，童貫，信厚而敏明，疏通而沉毅，善謀能斷，兼文武過人之才，砥節盡公，得精曰承君之義，自總幹方之任，屬宣闢國之謀，十乘啓行，千里決勝，冠三事雙調之職，領七兵宥密之權，暨興六月之師，盡拓五關之塞，惟朕德朕心，誠賴於翊相，故我疆我里，遠逮於要荒，遄歸告成，暨臥請老，屬再籌於邊議，難就佚於里居，吉甫至於太原，初攝衣而整暇，單于苦於漠北，卒假手而蕩平。既聞朔野之耕耘，復靖河壖之寇掠，繫爾肅將之效，恢予遠馭之圖，念功名昭著於古今，則典禮當殊於勳舊；是用遵熙豐封賞之令，作廣陽撫定之邦，紫綬金章，肇開茅土；袞衣赤鳥，仍總樞衡。蓋祇若於先猷，諒允諧於僉議。於戲！周室上公九命，有出封加等之儀；漢朝異姓諸王，載著令稱忠之詔；其對揚於茂渥，尙奚愧於前修，可特授依前太師領樞密院事，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充神霄宮使，進封廣陽郡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主者施行。

馬擴申宣撫使司。乞屯兵中山真定。

當月，探報粘罕已還，修治飛狐靈邱兩縣，馬擴密具陳合，速那陝西兵屯中山真定，及選智勇邊人守易州，以防女真不測之變，申童貫二樞密，不報。

七月，金人以獲天祚發告慶使，渤海李孝和王永福來，差馬擴李子奇充接待使副。

八月十四日癸丑，聖旨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副差廓武郎、王觀、校書郎、吳安國候入辭，令上殿。
九月二十四日壬辰，金國使人入國門，詔宇文虛中、高世則充館伴使、副館之。
是月河東奏報粘罕經營南寇。

河東報到，馬擴謂童貫曰：粘罕此來，必有異志，宜以西兵十萬出巡邊，不惟備禦，兼可壓境議事，貫不聽。

十月，詔吏部員外郎傅察充接待金國賀正旦使，蔣噩副之。

五日壬寅，奏報中山府探報女真國相與余覲副都統自本國將兵前來蔚州、柳甸，大點軍兵。

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探報到女真刷差女真軍兵一萬五千，及河東遼東一路選差渤海五千，奚軍三千，鐵離軍二千，均分來平州并雲中府路兩路屯泊。

二十一日戊午，中山府奏探報到女真本國刷女真正軍并漢兒軍漸次前來雲中府等處，又奏金人於蔚州并飛狐縣等處屯泊聚軍馬，收積糧草，皆稱欲來侵犯邊界。

二十四日辛酉，童貫奏乞廢罷安肅、永甯、保定等軍。

河北河東陝西路宣撫使童貫奏樞密院劄子：河北舊沿邊州軍多係景德年就陞城寨爲之，以張形勢，控制點虜。今燕山已撫定，舊邊悉成內地，今相度安肅軍改爲安肅縣，知縣事兼安肅軍使，隸保州；永甯軍依舊改爲博野縣，知縣事兼永甯軍使，隸祁州；保定軍改爲保定縣，知縣事兼保定軍使，隸保州。

定軍使，隸莫州。舊來沿邊建置諸寨，除信安軍所管以東不可減省外，其餘亦各廢罷。奉御筆依十一月三日庚午，中山府奏探報到國相可下雲中府所轄縣令本管鄉軍每名要計物色等及軍幕赴雲中府送納及山西一帶添屯兵馬。

十七日甲申，中山府奏探報到平州都統指揮屬縣刷揀丁口充軍。及白水泊押兵前來奉聖州屯泊。十九日丙戌，宣撫司差馬擴辛與宗充使副持軍書移粘罕軍前議交蔚應二州及探索粘罕有無南侵意。

茅齋自敍曰：擴至太原見童貫，差與辛與宗充使副持軍書移粘罕軍前。貫曰：見粘罕，休爭閑禮數！且了大事，只議交取蔚應二州及飛狐靈邱兩縣，其餘地境盡畫還金國，庶幾易了。仍探贖粘罕，果有南侵意否？到茹越寨，聞粘罕已遣隆德府所逃義勝軍先出五臺山繁時縣山路，及易州所逃常勝軍韓民義等先出飛狐靈邱縣路，爲探贖南邊防虛實，逐條俱利害，乞急發逐處軍馬上邊過，作提備畫一人急遞申宣撫司。參粘罕云：宣撫司回文中不說別事，二承宣到來，有何事理會？僕曰：兩朝自海上來，交歡今已數年，貴朝先帝大聖皇帝與本朝各以義氣相結，不爽元約。貴朝許割還燕地，本朝許歲奉金幣，俱有信誓，永遠和好。山前已交受了，止有山後地土中間緣童太師休致，暫委譚宣撫交割，爲不知首尾，又幕府非人，遂有不周事節。今主上黜罷譚，再起童大王來，蓋爲與元帥國相皆始終主張和好，庶得易爲商量。王事早了，使兩界士民安業，各享太平。專遣某

等上稟，不知山後土地取甚日交割？粘罕笑曰：你家更無人可使，只委內官山後地土，元初許時，蓋爲大聖皇帝恩義，酬答趙皇海上交結之義，各立誓書，永遠和好；不謂大聖皇帝纔崩，輿櫬未及歸國，地土交受未了，貴朝早已違誓背約，陰納張覺，收接燕京逃去職官民戶，本朝屢次追取，只是虛行文移，誇說幅員萬里，國富民衆，本朝雖小，卻不曾敢失禮道，待與貴朝略辨曲直，則個擴觀粘罕自擒天祚之後，爲劉彥宗余覲蕭慶輩所說，然意尙猶豫，會隆慶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擊，其三千人，奔大金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章綜，率五百人見粘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覺皆缺望。由是彥宗余覲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於是決意入寇，而有是言。擴曰：天祚失道，任用姦邪，天厭人離，故爲貴朝所破。本朝亦怨其悖禮敗盟，所以相助，共爲討滅；今國相或欲卻要山後州城，不盡交割，亦在商量，亦不須遽相失歡，一旦致兩大國交兵，卻幾時休得？兼本朝亦豈爲此未交割地土，願致興師？然此事非小，利害所繫，願國相深思之。粘罕云：你意下待如何？僕乞退左右而言之。粘罕云：我家國中論事，不尙退左右，要得人共知，僕答此係兩朝大事，未商定間，恐人傳播，別致異議，則難成事。粘罕微笑，以手揮左右悉退去。僕答童大王來時，令覆國相，本朝緣譚稹不務大計，輒生事，從李石張覺私請等事，主上亦自知是失，願國相念以舊好，同滅大遼契丹，不爲深較，使兩朝生靈安帖，卽於許山後地土，只便交割蔚應兩州，其餘盡還貴朝，若蒙俞允，便告示及一的確日期，各自安撫邊

民日後國相不拘欲要何物，但請見諭。童太師當自一一奏上應副。粘罕笑云：尙自待要兩州，我若與爾，又是和西京。謂雲中府人民存住不得！山前山後，乃是我家舊地，更說做甚？你家地土，卻須割取些來，方可是省過也。僕答：朝廷自海上遣使數年間，使客往還，與興起人馬，應副貴朝費用多少，本爲

兩朝和好；今國相一旦聽姦人鬪作，卻尋廝妙處。且貴朝所任用者，盡是契丹舊時職官，只要調攬生事，萬一不得已交兵，須各有損折；兼河北河東州城堅固，軍民皆習戰鬪，若有倉卒，衆必據城堅守，如何容易得便攻打得破？不過是掠虜些小四外村民。縱有所得，則利入軍人手，儻有所失，則害在國家。且殺了一個南人，卽是與契丹報讐，殺了一個女真，亦是與契丹報讐；今貴朝滅盡契丹，又得南朝金幣，早得休兵，各享太平，真是上策！豈可容易更言戰鬪事也？擴久被命奉使，不敢不爲兩朝極盡忠言，乞國相深思之。粘罕云：你說得也煞好，只是爾南家說話多稍空。謂虛避爲稍空你使副只今便辭，我專遣人使就宣撫司商議大事去也。是日館中具供良厚，撒盧母笑曰：待使人止此回矣。蓋示決入寇之意。

翰離不自平州起兵入寇燕山之境。

張雁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紫金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到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誠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時朝廷之割地也，若得諸關，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

唐爲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杭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昔朝廷海上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路異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譬猶與賊共壠而種，同爨而食，欲無浸漁之患，其可得乎？故窩里李離即幹不至是能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禍也。

二十一日戊子，幹離不至清州界首，執接伴賀正旦使傅察，不拜死之。

封氏編年曰：金國二太子幹離不，攻破薊州，至玉田縣下寨，會朝廷遣吏部郎中傅察等逆使，脅之使降，數以朝廷擅納叛亡，招收戶口，首違誓盟，我輩奉詔興師問罪，爾若歸明，當大官賞汝，不然，粉骨矣。副使蔣噩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世受國恩，焉敢違背！遠銜詔旨，接伴來使，非見貴國主，豈可屈膝？况察與太子俱王人也，若欲察拜，是太子僭逆不道，苦逼不拜，乃見殺。

李邴爲公墓誌曰：宣和七年十月，詔以吏部員外郎傅公察充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人將渝盟，而我未之知也。十一月，公至燕山府，聞虜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則止，若君命何遂行？二十一日至涇州韓城鎮，使人失期，居數日，虜騎暴至，夜圍鎮，詰旦，有酋長數十騎馳入館，公飲以酒，問其故，知其變，強公上馬，公與副使蔣噩偕行，至界首，公曰：逆使人故例止此，不肯

進。虜輒易公馭者，擁之東北去百里許，遇金國二太子斡離不者，領兵至。虜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吾若使至金國，見國主乃拜爾，今迓使人境上，若脅我來，又止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之有？斡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何使之稱耶？凡爾國失德，與向我善惡，爲我並道之，否則死。公曰：主上仁聖，海內又安，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也，何謂失德？太子干盟而動，意何所欲？還朝當具奏知。斡離不曰：爾尙欲還朝耶？虜左右促公拜，白刃如林，公曰：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哉？或抑挫公使伏地，公愈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反覆論辨者踰時。斡離不怒曰：爾今不拜我，後日雖欲拜可得耶？斡離去，公知不免，謂隨行書狀官侯彥曰：虜脅我以拜，我以國故，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矣，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公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是夕官吏隔絕，不復相見。十二月七日，虜次燕山，郭藥師迎戰，殺傷甚衆，再戰，遽麾軍以降。彥等不知公存亡累日矣，密以訪虜，虜曰：大使不拜，太子昨知藥師戰，有喜色，太子慮其刼取，且銜積怨，已殺之矣。彥等卽爲公發喪，燕山將官武漢英者，取公尸焚以薪，命虎翼軍士沙立等三人裹其骨以歸，問行至涿州，亡其二人者，獨沙立在，遇虜人，繫之土室，凡兩月，伺守者怠，卽毀垣出。會宋伯友奉使還，因隨以來，以靖康元年五月，至京師。蔣、武、漢、英及官屬歸者，人人能道公不屈狀。侯、杭又具列本末聞於朝廷，大名府路安撫使徐處仁，河北轉運副使孫昭遠，及諫官李光等相繼論奏。淵聖皇帝臨朝咨歎，下詔曰：死有重於泰山，生有輕於鴻毛，願所處何

如耳苟激於義，雖死猶生也。某以一介之使，馳不可測之虜，臨以白刃，毅然不屈，卒以身殉於義，待矣。延英次對，告於里第，以旌高節，特贈徽猷閣待制。公喪至，而公父裕之適爲屯田郎中，遣公弟實護歸濟源縣，權厝先塋之旁，廬曰資忠崇慶院。嗚呼！公之節著矣。或曰：自軍興以來，死節之士凡三人：李若水當淵聖出郊之際，嘗豫聞其議論，非死不足以塞天下之責；劉韜虜人知其才，欲用以爲帥，非自引決，將反爲夷狄用；二者義皆決不可爲，故伏死而不顧。若公者，單車之使耳，事變初不預聞，虜人未嘗欲以爲己用，公之死若有異二人之爲者何耶？鉅野李邴曰：士之所貴，勇於義而已。當其凶威外逼，忠憤內激，履刀鋸如坦途，安鼎鑊如几席，烈丈夫之操也。何暇反覆計慮得失輕重，不可而後爲之哉？曰：然則公不必死而死，與夫彼不得不死而死，公之爲其異於彼者與？某曰：義者，士之所甚重；死者，人之所甚難；三人者，特所遭之事異耳。要之皆以所甚重，易所甚難，揚之朝，足以知國家有仗節死難之臣；書之史，足以爲萬世臣子之勸；皆古所謂見危授命，可殺不可辱者，又奚擇焉！

靖康小雅曰：公諱察，宣和七年冬，金人未渝盟也，朝廷以故事遣公迓賀正旦使人於薊州玉田縣韓城鎮。公至界上，胡人輒愆期不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二太子擁大兵遽至，執公等，責令投拜，自副使蔣噩以下皆羅拜臣伏，公獨不屈。胡人以兵脅之，公亦不顧。胡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公曰：主上明若日月，四海拱戴，胡欲敗盟，以爲兵端爾，非送死哉。我有死而已，膝不屈。

也！會大怒，因害公。嗚呼！方賊之始至也，事出意表，莫不錯愕失措，望風竄伏！公獨雍容，不憚一死，以爲忠義之倡，可不紀哉？詩曰：貪胡寒盟，兵忽踰塞；公持漢節，迓客于界，控絃歛來，莫不震駭！胡雖桀驁，自矜強大，公誓不屈，有死無拜；殺身成仁，播美千載。

幹離不陷清化縣，壞鹽場。

清化縣中燕山府金人擁大兵前來，劫掠居民，焚毀廬舍。時宣撫司蔡靖與運使呂線浩、李與權修城葺墜，團結人兵，以爲守禦之備，守銀牌馬奏朝廷，兼關合屬去處。是時大臣以爲郊祀在近，匿其奏不以聞，恐礙推恩奏薦，事畢措畫未晚；但以大事委邊臣，未嘗以廟謨留意。

二十六日癸巳，幹離不陷檀州。

政宣上帙二十二

乙未，起宣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盡十二月九日丙午。

二十八日乙未。幹離不陷薊州。執奉使賀允中鎖之。副使武漢英髡而降之。

北征紀實曰：本朝與遼人文移，皆在兩界對境，謂之關報。金人滅遼河東代州如故事。而燕山

即我玉田縣，築一州曰清州，以對平州，相與通使人之正路也。故其犯中國，先以關牒來代州，茹越

寨及啓封，乃檄書是也。燕山路清州則有我文臣賀允中，副使武漢英，乃玉田縣巡檢，就時差充副使。適至

清州，而幹離不遣人約曰：邀使人觀打毬，二人者知其犯盟，欲以其未過界，無故事相會，拒之，恐托

是以生釁，故勉而從之。及至界，則以是日舉兵矣。賀允中被鎖，武漢英者，武將，頗黠，幹離不愛之，因

得髡而左衽，常在左右，謂此南朝第一降人也。漢英降，備見藥師犯中國，得人初不殺，曰：此皆我人

也。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覩所擒獲者

皆不殺，然人安得戶曉？謂如某者使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戰而下也。幹離大喜，乃多出榜文，命

武漢英出寨，俾誘諭諸郡。漢英用是得出，乃徑走闕下，具以虜情告朝廷曰：金人之謀深矣！蓋中國

獨西兵可用，今以粘罕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幹離不一軍下燕山，取

真定，直掩東都，仍會於東都，而後不遜也。

蔡攸議廢安肅保信二軍，復爲梁門遂城縣。

安肅保信二軍，蓋梁門遂城二縣也。在太宗時建二軍并保州，犬牙相制易州，以控西山之路，國家沿邊，獨此最爲要害。謂澶淵之役，世號銅梁門鐵遂城者也。及警報既密，蔡攸懼動外廷之議，惟務遮護。方示人以閒暇，乃謂祖宗昔以二縣建安肅保信者，所以制扼易州一帶，今既得燕山而景薊爲外藩，則安肅保信在內地，無所用之，當廢，復爲縣。是歲十一月，二軍遂廢，人情罔不惶惑。軍營移徙，樓櫓毀棄之際，適會幹離不旣下燕山，以大兵入界，於是安肅保信莫之能禦，大凡失謀可怪，而資敵之跳梁者，類如此。

十二月一日戊戌，馬擴回至太原。

茅齋自敍曰：馬擴歸到太原府宣撫司，以往來所歷事節答語錄呈，貫大驚曰：金人國中初定，些小人馬在邊上，怎敢便做許大事？僕曰：某去年雲中回，便以此事覆大王，勸大王三路摘十萬兵分統，以壓助常勝軍，乃是預知此意。在任邱縣論金人已擒天祚事，保州所申乞急備邊，於京師又勸大王提十萬兵出壓境，計議交割，皆某預知此賊深懷張覺之憾，爲契丹亡國之臣激發，必生不測之變，大王皆不信之。擴觀事勢必乘我邊面無備，踏足走人來，大王急須作提防。貫云：我自得爾茄越寨所申條畫事件，卽行下太原真定中山河間燕山府路，今分定策應，牽制路分，及令郭藥師排辦軍馬出城下寨，今若合太原府路軍民兵，義勇膽勇義勝軍等，須有數萬人，我已令發膽勇人馬上邊，更令李嗣本於代州近城，踏屯十萬人寨地，昨又曾擺拽耀兵，莫他得聞如此聲勢，亦未輕

易入來也！

三日庚子。粘罕使王介儒、撒盧毋充使副來宣撫司。

馬擴歸，次日代州關報金國元帥府差使副撒盧毋王介儒來，宣撫司差機宜宋彥通充館伴，出所齋軍書，說納張覺、渝盟等事，及傳粘罕已興兵，意極不遜，貫亦厚善待之。答云：許大國事，且須商量，何故便有此事？語撒盧毋云：軍馬已起，更商量甚的？介儒云：若是急著手脚，好商量時，也須較得些。貫云：卽令館伴去說話，有事但見諭，足可相應。撒盧毋等起歸館，彥通詢粘罕國相，輒言舉兵之意，何也？撒盧毋云：兵已起，更不須商量。元帥國相軍馬自河東路入，二太子軍馬自燕京路入，更不殺戮人民，只是傳檄撫定。彥通答云：兩朝許多時講好，更便不通些耗，便起兵來，是甚道理？介儒云：只爲貴朝失道理，所以致得如此。僕荅云：兵器凶，天道厭之，貴朝吞了契丹許多國土，亦藉本朝聲勢，方能盡滅之；今一旦不顧已前契義誓好，便先舉兵，不道南朝許大世界軍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略行更改，怎容易近得？不過虜掠得近邊些小民戶，卻日後干戈，幾時定得？撒盧毋云：元帥國相若怕貴朝事力時，卻不敢使人來也。如今檄書將次到來，承宣亦須見俚。介儒云：事已如此，自家懣這裏鬪口做甚！承宣若能勸童大王急行奏請，只且割與河東河北路地土，以大河爲界，存取大宋宗廟社稷，卻是能報國也。僕答云：此談何容易！看來貴朝聽狂悖之議，卻把本朝做破壞契丹看待，但恐後來自被禍患不小耳！撒盧毋笑，有自得之色。彥通同僕出館，歸宣撫司，具告童貫，貫驚愕，令

彥通與僕列銜供狀，連夜備奏。貫與參謀宇文虛中、機宜范訥、并王雲、宋彥通等議，赴闕稟議。粘罕自雲中府起兵，入寇忻代之境。

當日代州關報金人來大軍，與使人同發，直薄馬邑而營。

七月甲辰，董貫議赴闕。

童貫是日與參議宇文虛中、機宜范訥、王雲、宋彥通等謀，赴闕稟奏。初七日早衙，貫請太原張孝純并乃子機宜浹面諭，當急赴闕稟議事，已令劄送照會，一面差官館待人使言本司來日便行。孝純愕然云：金人已渝盟入寇，當在大王勾集諸路軍馬，併力枝梧，今大王若去，人心駭散，是將河東路棄與賊。河東既失，則河北路豈能保耶？且乞大王駐司在此，共竭死力，率衆報國。如今太原府路地險城堅，人亦諳戰鬪，未必金賊使能破也。貫怒目顧孝純云：貫止是承命宣撫，不係守土，若攀宣撫司駐此經營，卻要帥臣做甚？此是公職事，且須勉力。貫到京稟奏，即日便發諸路軍馬來策應，使貫留此，亦兩無所益。孝純憤然起，退至機宜位中，抵掌大呼云：尋常見童太師做許大模樣，次第到臨事，卻如此畏懦，更不願身為大臣，當爲國家捍禦患難，一向只思走竄，是甚節操？因顧乃子浹云：休！休！自家父子與他死守！

茅齋自敘曰：是日擴見貫感慕下謬儒之議，若果退，則使粘罕知不出劉彥宗等所料，氣勢愈張，必難制遏。遂具一劄子，論粘罕緣劉延慶軍敗，繼有張覺之隙，遂聽劉彥宗余觀蕭慶裔輩語，乘

我邊面空虛，乃敢渝盟。兩路直入，然而見入，賊馬不多，全在大王乘機應變，力爲措畫禦捍。且賊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一則忌郭藥師下常勝軍，勇於戰陣；二則忌河東河北兩路城堅固守，卒不能攻；三則忌各斂兵民城守，養銳不輕出戰；四則忌擇選兵將頭項，遞相照應，待其退回，前邀後掩。此四忌也。其一，幸大王退避，諸帥無統，軍民氣喪，不能更相應援；其二，幸我不急就措畫，河北河東兩路重兵，遮護根本。其三，幸我區別歸朝官不用，上疑下懼，自生變亂；此三幸也。擴觀河東路險，多關隘，人譖戰鬪，賊必不能長驅；惟河北路雖雄，霸州至順安軍界有塘灤，但底信軍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萬一常勝軍有變，燕山失守，賊馬乘之，定與太原長驅南渡，願大王審度事機，速移司入真定府，與太原係隣路，足可相爲應援。兼城堅糧多，加以大王據之，左右多西人，慣熟守禦，金賊雖入境，決不敢率易南渡。兵法：攻者常爲勢，守者常自佚，決可挫彼銳兵於堅城之下，投之，貫笑云：許大緊急大事，此公容易入議狀。僕答曰：大王任國家許大兵柄，不特於諸路，雖天下亦視以重輕。當此緊急報國之時，在大王不得不勉之！況交結女真，恢復燕山之事，乃是大王經手，今有此窟籠，卻須大王與補了！不惟在別人不知金人情僞，不能補得，兼不得使別人補了！此言非特繫國家利害，亦係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無惑衆人苟且之議。貫陽應甚好。來日且過真定府，其實欲遁矣。旣出，孫渥握僕手呼云：吁！子充柰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見土崩瓦解，適有關報，金人已打破馬邑縣，遊騎已至代州城下，僕以劄子草示渥，渥云：若能如此行之，則何以加諸，第恐後著耳。次日，諸

監司見僕皆稱云：聞廉訪請大王守真定，議論妙甚！僕謂兵家貴知已知彼，以可見彼威勢，便不顧己事力也。儻大王一一肯聽行之，賊不足破也。僕再見童貫，稟宜早過真定，恐不測，燕山路軍馬事逼。貫大怒，叱僕云：爾爲家小在保州，故要我去真定，只是要去保爾家小也。僕心知是爲機幕所奪，恐懼欲遁，乃答云：大王旣如此說話，是不思國家患難緊急，擴願隨大王入京，然不忍大王失此名節掃地，爲衆人唾噏殺去也。貫良久復云：爾豈不知我隨行無兵，如何禦此大敵？僕對大王若往真定，何患無兵？不惟諸處選刷，儘有可用軍馬，廉頗思用趙人，如河北路民兵，足得調撥使用。宇文虛中云：向日燕山之役，河北人民，往往舉城慟哭，官員部押有自經於路者，豈能比廉頗時耶？僕曰：前日開拓燕山，緣久太平，軍民不慣調發，故有厭怨；今日則番騎入寇，孰不顧惜鄉土，營護骨肉，此人自爲戰之時，豈自當慮？儻少加總統，盡係死戰之士，貫顧僕搔耳云：安得三萬人與馬宣事，卻須做得一拍。僕答：若大王果能付擴三萬人，則便有十萬軍使用。於是差僕專往真定中山府招置忠勇敢戰軍馬，專一統制。

八日乙巳童貫自太原遁還。

北征紀實曰：金人之欲犯中原也，懼我爲備，且揣知我必欲雲中，故多爲好辭以入我，然諜報已詳，而羣小但欲雲中，不以諜言爲信，略不加慮，甘其詐而已。於是豫謀雲中守，乃召聶山，一日閱諸路奏報，其中有曰：范太師八月二十二日，押軍器三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犯南界。韓

太師八月二十三日押軍器八千餘件到雲中府交納，稱冬間要犯南界。時金人欲犯界，遣小使來，小使者，非天子朝廷之使，故曰小使，舊無謂張孝純曰：欲見童大王。孝純詢其事，則曰：莫是此，自開邊有之，乃粘罕遣人使貫者也。要交割雲中地。於是孝純喜，即馳報上，童貫遂亟行。時宣和七年冬也。貫未至太原而孝純先俾其屬同小使迎貫於真定。小使見貫，則曰：中國違盟，本朝方弔民伐罪，國相二太子出師，不可當也。皇帝煞是怒郎君們，正念兩國生靈，煞是不欲得，故遣來約大王，須是告他始得。貫失措不敢誥，詎勉至太原，又倉皇發小使詣闕下，貫亦勉因遁還，粘罕兵已入境破忻代矣。

茅齋自敘曰：十二月初八日，僕與宣撫司同離太原，貫南歸，僕書還真定途中，寫畫一急切事務申貫：一乞人馬甲，令委州縣取破碎舊甲，併工聯緝，無慮日成數百領，月旬之間，則足用。一乞戰馬數，內選擇可得千疋。一乞委逐州各招忠勇敢戰人，擇官統率，互相應援，將歸朝人有武勇者，激勸編之行伍，使爲前鋒，將其家小移近以南州軍，厚加給卹。一乞將陝西五路精卒，取徑路發赴河東河北，使助守禦。一乞摘那勝捷軍一千人，付某充衛兵，以爲招置軍馬之本。一乞不測虜人南渡，邊防失守，則循唐故事，奉大駕入蜀，委一大臣留守京師，以圖恢復。貫書報，皆從之。

粘罕扼湖州。漢兒開門獻之。又至武州。漢兒爲內應。遂陷朔武二州。長驅至代州。漢兒又擒李嗣本以降。

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軍等，皆山後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

萬餘人，官給錢米贍之。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支使。久之，倉廩不足，以饑而怒，出不遜語。時我軍所請，皆腐餘，亦怨，道路相逢，我軍罵辱之曰：「女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也，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先將兵出援太原，圍城既旬餘，漢兒開門獻於金人，既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代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

李·鄴·上·書·請·奉·使·請·和。

北征紀實曰：初未內禪時，貫歸後，金人有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天子遂却以小使之禮，大臣自見之於尙書省廳事，昔未有此也。前註中。小使禮，見纔就位，遂大不遜，曰：南朝違盟云云。且言皇帝煞是怒，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兩路而入，因有弔民伐罪之語。白丞相時中、李丞相邦彥俱失色，皆不敢答。又云：國相與郎君以兩朝生靈，煞是不欲得，須是告他始得。諸大臣方就共請，如何告緩師？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爾。」大臣又失色，不敢答，遂議厚其禮而遣行。時有李鄴者，上書具論強敵之情僞，丐請奉使議和。上大喜，獎借甚至。鄴丐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金鑿二，各五千兩，命書藝局銷鎔爲牌子，遂授鄴令去。

九·日·內·午·粘·罕·兵·至·忻·州。

知府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罕粘至忻州。至石嶺關，把隘石嶺關，義勝軍將耿守忠叛。以關降賊，粘罕遂入圍太原。義勝軍皆遼人，如常勝軍也。

粘罕將至石嶺關，尤險隘，大元帥張孝純謀以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於是命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統官兵，敢勇把關，又命歸朝人耿守忠部兵八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口，反回云：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軍馬，則金不能犯關。景等令敢勇人權借與馬，既取其半，或有不願借者，而守忠兵恣橫疆，不能制馭，景等覺有變，領親隨人等棄關潛走。守忠至關，果啓而獻之。景聞守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

節要曰：粘罕自雲中向懷仁河陰

縣名

將寇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乃代州控

拒絕邊之所也。

乃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不無勞力，其

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於賊，忻州石嶺關聞風皆叛，於是賊衆如入無人之境，直寇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之心矣。

秀水閑居錄曰：契丹將亡，有劇寇董龐兒者，據雲中代州，副帥王機請招納，久之不至，金人既

逼，始歸款朝廷，以十數萬衆來附，賜名才，後更姓曰趙名詡，以承宣使俾居河東，計口給食，數年間，蠶食邊儲，倉廩一空，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發，宣和末，軍盧犯邊，首亂晉州，卽叛去，河東失守如此。幹離不犯燕山，郭藥師叛降，率常勝軍以迎之。

許採陷燕錄曰：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金人犯檀州，陷之。二十八日早，燕山府始聞。

藥師斥候

明不是日

又陷薊州，郭藥師已屯兵東郊者二十餘日，保和殿大學士蔡公靖往見藥師。

公時為安撫使既

回曰：汾陽似有懼色。十二月初二日，藥師欲迎敵，余力於蔡公處言：且令郭公依城下寨，可遣張令

徽、劉舜仁偏師以往，郭公之去，使之勝益驕，不可制，不勝則一敗塗地，燕山大震矣。又古北口泊居

庸關，或可以窺燕虛實。蔡公未以為然，翌日復謁藥師，余以片紙小書復達此意，託公子松年，因家

信奉呈，已而鈴轄李振見余，亦言此，而蔡公不敢留藥師云：他已作去計。是日蔡公出金帛，大犒軍

而後行。初六日至三河，三河者，縣名在白河之西，金人已在河之東，疑藥師軍未敢進，藥師之兵，戈

甲鮮明，隊伍整肅，是夜分後，藥師率人馬並進，色未辨，已渡白河，而金人初見藥師軍，亦懼，二太子

斡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即犯藥師軍，藥師不意來犯，軍稍卻，是時兩陣東西相對，藥師

從南面往，斡離不與令徽舜仁適相值，藥師乘銳東去，屢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而令徽先自遁，斡

離不力追之，已而舜仁亦遁，藥師獨至金人寨，凡數處，竟無火以焚其壘，或謂藥師曰：頭重矣。藥師

遂回。初，藥師硬軍三百人，所餘一百二十人而已，其他軍可知。時初七日申時也。余同蔡公諸人登

東城，望白河，白河去府八十里，而塵埃如雲氣，遍空不可辨，良久，令徽至，已而舜仁至，抵晚，藥師亦

至，三人者頗沮喪，互相詆誚，是夜把東北門者，刺史皇賁也，乃陰遣人告斡離不，開門為內應，仍云：

不知太子要生郭藥師，要死郭藥師。已而汾陽知之，謀皆出令徽舜仁也。遂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

云：待時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亡遼無可事之君，大金有難通之路。又云：宋主載嘉秦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之是臨，敢思困獸之猶鬪。又云：昔也東爭，雖雷霆之怒敢犯，今焉北面，祈天地之量並容，辭多不記。是日晚，略聞常勝軍欲變，余言之蔡公，頗以爲疑，而運使呂頤浩力勸蔡公棄燕而遁，廉訪梁競極力助之。蔡公以問余，余曰：大學是守土臣，豈可比他人，自當以死守之，與大學率諸人同行，各其眷累，今南自盧溝，敗兵滿野，此曹無以洩發，安知不要我歸路乎？公曰：靖之意正如此。是夜頤浩競輩有以言熒惑蔡公，而安撫司勾當公事吳激者，遂進退保之言，頤浩競勸成之。余曰：唐室之亂，如李郭諸將，曾有退保者，彼各提重兵，或以此地未便，或就水草，或就地勢，若燕山乃公所治之地，激之言非是，萬一熒惑令公行，他日必有以公先動爲言，而賣公以自售者，不可不察也。又聞常勝軍如欲附賊，彼知公劫衆以遁，藥師輩因以藉口，公之罪曷所逃也？蔡公深以爲然。頤浩競輩乃慍見於色，賴蔡公天資忠義，不然，遂爲二子搖奪。使蔡公果從頤浩等言，率衆南奔，是投之死地爾，蓋常勝蔡泊鄉軍之敗，盤泊盧溝涿州之間，積怨無以泄其怒，虜掠殺滅者，莫知其數，使果遂其行，豈有唯類乎？是戰也，常勝軍與金人殺滅略相當，金人亦不知所以勝，而常勝軍官有密輸款者，由是藥師軍不能振，而金人益張也。初八日申後，藥師乃召蔡公呂頤浩李與權沈瑄等議事，宰則執之。蔡曰：相公欲負天子耶？引佩刀自決，爲軍官奪去。已而藥師同諸公就坐，乃曰：藥師實不

得已，不能與諸公全終始之義，遂掩泣。由是諸人皆留藥師家。是夜，三更後，火作，常勝軍食糧敢戰，等軍四散劫掠。初，金人犯順，蔡公令守城卒上城，雖諸應當直入軍法從事，由是畏法者盡遺之，而不畏法者自若也。初八日晚，蔡公乃差薊州逃卒分俵，諸廳都未能變其面目，是夜兵火作，此卒肆行劫掠，雖鞍馬之類，頃刻無遺矣。

政宣上帙一十四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
丁未，盡十五日壬子。

十日丁未，幹離不陷燕山府。

陷燕錄曰：十日金人立旗幟，至十二日，幹離不邀蔡公已下官曰：於毬場相見，令東向拜，傳言曰：大金皇帝赦大朝官，乃議與幹離不相見之禮。公曰：本朝之禮，羣臣見皇太子旅拜，太子答拜，金國與本朝講好累年，靖等視太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言者曰：大學拜于階上，餘官皆拜於階下，太子答拜兩拜而止。明日，幹離不蟾目國王王訥蕭三寶奴張愿恭來，謂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賢臣，欲用之，如何？蔡公對曰：靖爲天子守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將金國壞了，耶愿恭曰：大學豈不知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耳；靖蒙天子擢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謂愚也。金國得之，安用訥等大笑。又曰：二太子言大學之身，已屬金國，會得否？靖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殺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卻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太子所能制耶？訥等亦笑。已而又曰：太子果用靖，惟有死爾。訥等良久乃退。十四日，出宣和門外，蟾目國王令藥師取呂頤浩、李與權、沈瑄、杜時亮、陳傑以隨軍。初，幹離不與劉彥宗、蟾目國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從難商量，遂已。十五日，幹離不大軍南向，是時涇州守郁中正爲金人所囚，景州守吳震由海道而遁，薊州守高公幹，倅會評率牙隊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遁。

順州守林良肱，倅路擴趨燕山，涿州守葛逢於此先遁。易州守黃烈墜城折其左足，人又折其右足而死。初，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詵侯益倡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既以爲然，遂遣馬擴、王瓌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連年用兵，及敗契丹，以燕山府遺我，皆童貫之始謀也。由是金人輕中國，謂有德於我，故舛望焉，遂致燕山之禍云。余嘗思之，失燕人之心者三，致金人之寇者三，童貫譚稹首惡，沈瑄次之，王安中詹度又次之。何謂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換官，二、授田，三、鹽法。換官，失士人心，授田，失百姓心，鹽法，失士人百姓心。換官者，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復自燕山之太原。宣撫司困苦於道路者，相係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結絕，此曹怨望，往往遁歸平州，將京師事體，中國虛實，一一報之。劉彥宗，彥宗遂教金人有窺中國之意。授田之事，內則屋業，外則土田，悉給常勝軍，而燕山土著泊平州遁還之人，悉無居止生業，而常勝軍所至，豪橫四鄰，不能安居，此燕人之尤怨者。鹽法，舊虜中每貫四百文，得鹽一百二十斤，提舉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仍引其親舊密借官引，令與販牟利，上下通同，如黃友、張選、舉、莫模、陳念四之徒，數十人，於新倉、枯河間絡繹成市。是數人者，本空手而來，至此豐富，有至巨萬者，佯等賭博，敢將通貨場錢一二千緡，出九和合，燕人以爲口實。余嘗親見此曹自相詆誚，謂官有緡三千萬墮燕中，是時司刁柄易倅黃演皆同之。何謂致金人之寇者三？一、張覺，二、燕中戶口，三、歲幣。張覺之事，啓於詹度，而成於王安中，金人已破平州，獲上皇所賜張覺御筆書詔曰：吾當

與汝滅女真，泊得燕，乃於藥師處取所賜御詔對之，紙札一同，此金人所以怨憤也。初宣和四年，春金人既擁燕中戶口過平州，覺邀其歸，大敗之，獲金國宰相四人，殺之，戶口悉遁還燕山，後金人決欲得之而不能得，所以至是也。元約土地歸中國，戶口歸金人。歲幣銀絹較之饋遺契丹者，幅數色額不逮遠甚，彼國漢兒蓋有收異日契丹所得金帛者，是所以不可欺也。余去秋嘗被旨差接伴金國告慶使李孝和王永福等至韓城，取所與歲幣驗之，誠爲絀薄。又銀亦低次，遂具此意，并幣五端，銀五笏達之蔡公，遂聞之朝廷，已而得旨，莫州置勘焉。於後三年間，小使往來者，何啻數十人，金人之爲詞者，大率不過此三事而已。安中方且奏嘉禾生，甘露降，慶雲見，童貫譚稹怖畏震恐，心知其非，口不敢言，遂絀默養成大患也。蓋金人性本貪婪，每使人至京師，回必訪其盛麗華侈，北賊垂涎，決意來犯，期在攘取。況劉彥宗輩皆漢人，各銜中國構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此。又人燕士大夫爲買珠玉錦罽等物，相高低至數十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置玫瑰一百斤，歲以爲例，此惟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於春山秋山外，以此擾民，今又如此，金人已得燕，則鹽法盡仍舊，常勝軍屋業田土，盡給前主，燕人歸心焉。此譚稹沈瑄之徒所以誤朝廷不下童蔡者也。

北征紀實曰：宣和末，金人謀入寇，藥師亦點集，貫既在外，惟仗藥師，謂必能與之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略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檄上之，皆不省及。幹離不以兵入，藥師亦出師未戰而張令徽先降。先是藥師以城降，朝廷寵異之。藥師至自以爲功，因忌令徽，每抑之，困於貶官而已，二帥亦以首降藥師。

也，故不其禮令徽，令徽由是快快。及凱還，又留令徽備燕，而以藥師來，其後亦知令徽之負氣不平，始加之承宣使，分薊景，俾領之，終不得其心矣，故金人來而先降。藥師因亦降，遶回燕山，囚蔡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措。初靖揣藥師與常勝軍之情，故常勸以忠義，及知金人點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靖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乃餞於野，對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恩耶？願勉旃！藥師亦領略，然無益矣。

沈壇南歸錄曰：宣和七年十一月，臣以經制平貨職事至河間府，二十七日，據燕山府鹽場官申金人擁重兵壓壞鹽場，臣至，即時發馳北去，十二月二日，出涿州，見知州葛逢，言金人已破檀州，或勸之還。次日行三十餘里，逢傳宣內侍張克于愈于馬鋪，言金人又破薊州，執接伴使及官吏，其鋒不可當，去必被執，再三強拉臣回，臣與之食而告之曰：某忝預一路使者之列，豈可聞難而同義當以死守！定遂行。四日至燕山府，見蔡靖呂頤浩李與權梁競議修城壁，分布官兵，同爲守禦之備。七日，郭藥師張令徽劉舜仁領兵于白河東，日午，有人馳報令徽先歸，在東門之上，臣與靖等登南城望之，見兵馬向西馳去，靖率監司議事于南門內，有人建言，欲擁取敢戰二千人，開城門而遁。靖曰：此事且須熟議，獨臣以爲不可。靖曰：試與家中商議，先遣骨肉南歸，頤浩與競取家屬在南門，欲去，靖與臣同歸衙，聞靖告其妻兄許探及其子松年：今日衆人欲宵遁，如何探與松年，俱曰：不可。臣直入靖室，探與松年在側，大聲告之以大學爲守臣，豈可聽衆人之語？幸堅守不去之說，大學以爲

然。少頃，使臣報漕司吏卒約一二百人直叩南門，欲出，靖亟令臣使持刃止之，曰：「敢有紛拏而出者，斬，久而方定。」是夜，臣宿于靖之學院。八日早，靖率監司見藥師，言昨日之戰，藥師以騎兵大敗之，追逐三十里。金人走，至申未間，回視，步軍亦不戰，以爲敗矣。遂馳歸，後聞乃是令徽不戰先退，步軍隨之，爲金國太子所追，直至潞縣，太子見其軍不繼，亦向東而遁。今且收拾軍兵入城矣。俟至城下，兵出盡死一戰，或不勝，則擁兵而南，以俟救兵之至。令徽曰：「大朝有兵來乎？」或對曰：「必無。」又曰：「糧可運乎？」或對曰：「不能至。」頤浩曰：「師敗退兵，古亦有之，不若至雄州，以圖後舉。」令徽曰：「常勝家屬近十萬口，在燕城如何出得？若率之去，是速其亂。」藥師舜仁皆以爲然。藥師曰：「大學旣以死守，藥師是帥臣，亦當以死報趙皇，其餘監司要去者自去。或欲告藥師，乞常勝軍百人，護其家以出。」藥師曰：「常勝軍不可遣。靖曰：當以死守，諸公如何？」臣告以某聞難而來，義不獨去，惟有一死。某與大學同之。遂同歸府，視衆人猶欲遁。靖與臣皆曰：「若監司帥臣皆遁，常勝軍以此爲辭而叛，必有赤族之事。」臣又曰：「走有生之道，而未必不死，守有死之道，而未必不生。與權戲臣曰：謹對。臣又曰：某雖孤寒，今族中食祿者尙十四五人，若一身死於此，則舉族可以仕，如或不然，則全家不可復仕宦矣。若出城之後，爲金人所殺，或常勝軍執之，回時其辱又愈甚。衆皆無語。靖大然之。曰：靖今日得入忠義傳，公膽大將身而來，不畏死，亦當附吾傳矣。午後，藥師遣人請議事，靖等至藥師居，纔相見，藥師言令徽初無戰意，于金人已敗走出界矣。令徽作降表，盜用印，使人追之，乃回。且夕再至，大學不得已，莫且降否？靖曰：以

死報君，是豈可爲？乃取佩刀欲自刺，藥師與軍官趙鶴壽等急捉其肘，衆軍官分散，拽定頤浩欲出外，藥師曰：不須如是。共閉於藥師宅內。九日晚，傳金國太子至城，藥師率官遠迓之，回言太子有令，南朝官並不殺，令出城降。靖言既就拘執，何必更降，見時用何禮數？若少有辱屈，必死。靖告藥師：靖若死，舉家骨肉告相公縊死，一坑埋之，并戒子松年以不屈。衆禱藥師免見太子，藥師言必要相見。至十一日，遣使人蕭三寶奴王洵張愿恭來，見靖及諸監司云：太子傳語，切不要驚恐，今日之事，蓋緣南朝失信，語及張覺，并納叛人歲幣事，其間有指斥太上皇之語，非所忍言。靖答之以趙皇堯舜之君，爲臣下所誤。王洵云：御筆所在。靖曰：安知非詐耶？愿恭曰：既爲堯舜之君，何故不知人？靖曰：知人堯舜以爲難，臣從而助之曰：堯舜尙用四凶，至于罪惡顯著，方同天下誅之，此雖堯舜，猶以知人爲難也。王洵曰：大學南朝之賢臣，行將大用。靖曰：使南朝之臣，各盡臣節，乃太子之賜，使靖等盡臣節，亦所以勸金國之臣也。愿恭曰：大金入燕，得大賢人而不能用，豈不見笑於天下？要當相隨人。汴次言及趙延壽留守之事，意以此動靖。靖曰：如靖不能守燕，正所謂大愚矣，安可用？愿恭曰：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故用與不用異。靖曰：百里奚愚於虞，不用故也。靖一書生，蒙趙皇帝不次擢用，尸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豈非大愚哉？愿恭無以答，遂退。十二日，使人來請靖與監司出南門外，先議相見之禮，云：須望闕拜。靖曰：兩朝結爲兄弟，使靖等奉使以往，亦當拜，望闕而拜所不敢辭。南朝執政見太子對拜，百官皆拜，而太子答拜，使人先往與國王議，國王先請靖相見，云：恐見太子不拜，成

煩惱

往見國王間論事甚詳，但不得而知。

靖出藥師曰：大學與監司拜於廳上，衆官拜於階下。靖猶未肯，呂頤浩曰：

昔廣平王拜回紇於馬首，請至東都如約，有此故事。靖曰：若太子肯議講和，靖不惜兩拜。遂出見，靖居前見，監司次之，衆官在後，望東北四拜，傳金國皇帝令赦罪，又兩拜訖。靖與監司升階，衆官皆立階下，導者令跪，靖及監司不跪，久之，太子云：且休。呼靖使前，不知問何事。既退，使王訥來傳語靖曰：講和事將取文字來。十四日國王來請靖及衆官至府，及南門外，令靖競留燕山，差軍官押頤浩與權及茶鹽司勾當官杜亮時，從政郎監稅陳傑五人同行云：前路要使喚，或得州府留用，餘官並依放逐，便令臣等歸。少時與靖別告之，云：自燕山三年，不謂與人如此相別，前路使之招誘州軍，或留以爲用，乃瑄死所，但盡死節守燕，終始不忘者，惟大學與瑄，大學他日得見主上，當爲某明之，若某竟得見，亦然，是晚，出門行三四日，將臣等分在諸營，頤浩國王營，與權太子營，臣留守營，時亮等都統營。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虜地，因分兩道：燕之東平營一帶，斡離不主之，雲中之地西北，則精罕

主之，既欲犯盟，自秋冬探報甚密，中外多不知也。蔡靖屢密奏，凡一百七十餘章，至言朝廷若不以爲實，則乞賜重行編置，然終不報。彼亦點集藥師，亦點集金人之賀天甯人使還，送伴官奏至，不

其人，亦諷國迎合者，謂藥師點集，威聲甚振，鄉兵在道者，皆全副披帶，躍馬而行，逼大金，使人輜重車，鄉兵

於馬上，以槍直取其羊羴，揭之而去，金人莫敢較。又有鄉兵遇金使者，徑自前行，使人爲之恐悚，斂

馬避道，於是愈益謂強敵之畏我，而藥師之可倚也。是年十一月冬，郊祀禮畢，至尊纔下壇而犯界，密報至。十二月初，欲恭謝，而大兵入界，報又疊至，督祕之，亦無他。但曰：恐壞部恭謝，其實懼內外觀聽爾，宰相實不知也。凡五日，報益急，二丞相白時中李邦彥因共請奏聞，燕山有急，報至，乞降付外議之。十二月九日也。恭謝以是日而後畢，此報一出，人情寢已惶惑矣。然二相執政，共匿之，則又七日，外但見都堂聚議，每抵暮而歸，人頗疑焉。及十六日，報童貫自太原遽回，於是中外判然，知爲北方事作矣。又有四日，時已報郭藥師降金人，羣小惡少聞知，匿之，但曰：藥師被圍，方議降旨，除藥師永清軍節度使燕王，張令徽郡王，割燕地與之，使世守，然而無及矣。

秀水閑居錄曰：燕山初爲金人所侵，契丹金吾將軍郭藥師率萬衆來附，卽授承宣使，未幾殘虜號四軍大王者，遣人招之。藥師不從，表上其事，四軍以兵來，藥師又擊敗之，遂加節鉞，專付兵柄。三四年間，所領常勝軍等至十萬，皆給家口食，河北諸郡收市牛馬殆盡，至四萬餘騎，朝廷竭力應副，自京師漕粟之大河轉海口以給之，內地所遣戍兵，初亦數萬人，衣糧旣爲常勝所先，皆饑寒失所，或逃或死，不能久駐。於是藥師一軍獨擅邊柄，藥師本兇狡，叛歸雖久，不改左衽，日肆暴橫，漸露逆跡，議者謂必復叛去，不可獨任，惟燕帥王安中副帥蔡靖監司呂頤浩沈瑋黃翼等蔽匿之。有張令徽者，亦契丹舊將，官藥師之上，至是反爲副，居常怏怏不平，言行乖惡，藥師亦憚之。宣和七年秋，安中召還，無所論奏，但薦令徽，遂除節度使，至冬，金人寇邊，藥師率兵去燕城七十里，與令徽分兵

以禦之，既接戰，藥師猶與之馳逐，令徽則撲鼓滅旂，望陣而降，大軍遂潰。藥師馳還執郡僚，并劫其家，以降金人，與之合從犯關。

金虜節要曰：幹離不寇燕山之境，其松亭關韓城鎮符家口石門鎮野狐關古北口，把隘官軍，望風而潰，檀順景薊聞賊聲，皆潰叛，郭藥師出常勝軍屯於燕山之東白河，以待賊，金人至，戰不利，藥師以燕山降賊。涿易繼叛，女真本如禽獸，不顧生死，久處窮荒之地，乍入富庶之域，爲利所誘，所向爭先，切非有拓地開國之志，但欲殘殺以報宿怨，虜掠以慰私心而已。無何，適當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日，不親兵革，往往遇賊，望風而潰，及好亂之徒，相率而歸者，由是賊勢愈張，禍心愈生，阿骨打弄兵之始，成敗未保，惟恐失人，苟得歸者，莫不待之如親，用之不疑；樂則同處，苦則先登，攻守之計，進退之理，人人可得而陳之，故利之至小，害之至微，無不聞焉。尤得作亂之策者，恣其虜掠，不奪其所得，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賊，以至渤海酋長大撻不也、高永昌、契丹副都統耶律章奴、耶律余覲，亦率衆而歸之。於是賊勢如大廈已仆，洪流已決，莫能禦焉。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之敗，多爲金人虜之，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宣和五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雲，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虜失業之夫，皆歸怨於朝廷，及金人已立漢兒劉彥宗，時立愛爲僞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之故，愈勸賊人寇契丹，舊臣降金人者，如余覲、諦里特離、不槁里鐸刺，盧達乙信。

阿魯毛特可三寶奴九哥馬五耶律暉蕭慶王納楊天吉蕭廷珪之徒，已得用事，又二太子之妻余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內外，勸賊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隙，乃四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蠱起，紛紜未制，猖獗之氣正銳，犬馬之力未疲，虜掠之路方起，貪婪之心未厭。上下汹汹，皆欲入寇，是時賊方以聚衆爲急，知附已者本非義合，誠爲虜劫，若遽止之，必生變亂。又燕雲陷賊之人，皆欲乘之西歸鄉里，賊知勢不可遏，故陷賊之人，驅率犬羊，假以平州張覺爲名，叛盟入寇，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因賊東歸鄉里，故金人之入寇也，驅久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勢，陷賊燕雲之人，奮力以謀西歸，藥師常勝之軍，因之欲圖東去，當是之時，燕山之失，其理必矣。

又曰：阿骨打既死，粘罕專於軍事，乃遣女真萬戶溫敦郎君蒲魯虎、養里郎君契丹都統馬五東寇居庸關，以應之，慮居庸關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金坡關入寇，易州卽出奇取鳳山治，皇太妃嶺道，以寇昌平縣，則反顧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彼賊遂入居庸。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於東北，而弛於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爲界，東北以符家口爲界，韓城符家口，去燕山皆四百餘里，幹離不旣寇東北，探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於燕山之東，白河以待賊，西則居庸關爲絕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賊西取居庸，一夕寇城，故預無警報而弛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苟能全勝，追賊而東，則西亦粘罕乘虛矣，况

戰復不利，何以禦之？斡離不既得燕山，與粘罕分東西兩路以入寇。

節要曰：東路之軍，斡離不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人呼作東軍西軍。東路斡離不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呼東朝廷西朝廷。十五日壬子，斡離不自燕山舉兵南寇，令郭藥師將千騎爲先鋒。

初，金人疑藥師，止令帶一千騎，令爲先導，藥師辭以兵少，不肯行，又益以千騎，令云所過州縣，不得擅行誅戮，藥師暗自帶數百騎行。

政宣上帙二十五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癸丑，盡二十三日庚申。

十六日癸丑童貫至京師。

十七日甲寅粘罕圍代州崞縣都巡檢使李翼死之。

武翼郎奏差代州西路都巡檢使李翼麟州新秦人宣和七年十二月七日金賊擁兵南下翼屯崞縣爲賊所圍十一日虜旣陷代州則遣李嗣本降翼翼射卻嗣本帥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九州人有異志翼欲圖之未果十七日忠殺都監張洪輔夜引賊入城翼挺身搏戰達旦以力不能敵就執僞相國與兀室郎君必欲臣之翼怒不屈與將吏折可與知縣李簞縣丞王唐臣縣尉劉子英監酒閫誠同被害始虜人以翼等徇崞縣遇崔忠於通衢翼痛詆忠忠掩面而遁翼臨誅南向呼官家者數聲迺絕宣撫司奉便宜黜陟奉聖旨李翼特贈武德郎。

吏部員外續贊撰公行狀云有宋仗節死難之臣武德郎贈武義大夫李公諱翼字輔之宣和二年河東路司統制韓實辟充隨軍在陣將屯馬邑時朝廷方有事於燕山朔州雖已定而上著數千人結連謀叛安撫使李嗣本檄委公彈壓至則陰索其謀誅其首惡十餘輩餘黨帖服是時金人新破雲中數遣使窺邊虛實有蕭慶者每來必臂鷹出郊公謂統制朱承慶韓實曰慶虜之大猾詭名飛放實欲窺我險易察其辭意將造釁端莫若先圖之此去雲中二百五十里若以精兵數萬出

其不意，一晝夜可至，擣其脊膂，則禍根可除。會將官折仲安，亦言金人無信，不若先討之。承慶聽其謀，備陳於大帥張孝純，大怒，且謂兩國方講和好，輒敢妄議，欲啓邊釁。左遷雲中第一副將，駐軍甯化軍，公又陳便宜，不合，遂改差代州西都巡檢使。後金人叛盟，承慶曰：李折二公，何先見之明如此？追咎孝純，不從其策。飲恨發疾而死。宣和七年二月，金人大入，圍崞縣，遂破代州，安撫使李嗣本降，金人遣嗣本招降諸縣，嗣本遣部將臧份卽城下說諭，公厲聲叱罵嗣本，抽矢射臧份，中馬卽仆，份等遽退。公謂所善將軍官折可與曰：與公同守此城，當盡忠節以報國家。時朔州孫翊及將官折仲安引本部兵屯陽武寨，陰以文字相來往，公建議以謂石嶺關太原之襟喉，天險崇峻，若守關旬餘，則太原可以聚糧，徐俟四方之援，賊屯兵堅城下，勢當狼狽，必不敢長驅而南，二公深然其計，復以蠟書招公，亦以前議告折可與，欲分兵趨石嶺崞縣，居民俱號泣馬首，遮道請留，時可與弟可存，路志行，知縣李聳，縣丞王唐臣，監押張洪輔，縣尉劉子英，監酒閻誠，義勝軍統領崔忠，同被重圍。獨忠本燕人，歸國，朝廷待以不疑，俾將燕軍。公俄聞張孝純以歸朝官耿守忠守石嶺關，仰天歎曰：是人烏足託耶？國家大事去矣。援兵不至，謂縣官曰：崔忠漢兒，貪利苟生，豈有忠節，可與共守？萬一內變，豈惟上誤國家，吾屬亦受禍矣，不若先事誅之。衆默然，惟折可與然其說。知縣李聳云：崔忠頗忠義，試與熟計，守石嶺關利害。公曰：若告崔忠，詎肯從我。旣而忠果不從，且與折可與爭掌門鑰。可與曰：公歸朝官，恐民生疑。忠曰：我乃官長，爭辨移刻不決。公忿然奪鑰毀折之曰：旣與諸公盟，爲國守城，

何必爭此。解圍而後，啓關紛拏，始定。明日崔忠集邑僚議事，張洪輔曰：聞義勝軍欲爲內應，如何？忠曰：豈敢容手下人反？忠目帳下拔所佩刀，刺洪輔，殺之。公遽取部曲所執搗擊退叛兵，亟尋忠已避去，遂登城守禦，已而忠果引賊人入城，焚樓櫓，劫居民，血戰自暮至旦，力窮被執。方城未陷前一日，公遽以四事囑其子宗周曰：我不能苟活從僞，聞代州史安撫突圍戰歿，將官畢漸罵賊自刎，我死汝謀歸鄉里，訴於朝廷，使吾死節不泯，則後世謂吾爲有宋之忠臣，而吾謂汝爲孝子矣。他日朝廷卹典推恩，可令汝伯父遺孤受之，汝繼母攜重貲，嫁吾未幾月，吾以國事，豈能顧戀？汝當侍奉如親母，設不幸陷虜，勿相棄背，吾死，汝能返骨，營葬先壙，使得奉先人於九泉，死復何恨！公之被執也，精罕兀室好語諭公，欲更授北官，公詬罵不屈，兀室復遣說公曰：我欲取天下，彼一小縣敢抗大軍，我亦喜忠義，未欲殺汝等，但一言相順，特與免死，仍舊職任汝等，便可拜也。公謂折可與曰：不可食前言，與公死生共處。遂復罵二僞曰：我南朝臣子，以姦賊內應，致城破被擒，殺則任殺，豈肯拜汝番狗耶？譯者意欲相全，又以甘言誘公，公裂眦戟手指，呼精罕兀室曰：不幸被番狗搶辱，我豈苟生者可與亦曰：我八葉世守之家，甯肯負國，敗壞家聲，無知畜類，不若亟殺我。羣胡憤悻持梃紛擊，公傷額可與損一目，咸撫膺謾罵愈甚，二僞歎其守節，復諄諭曰：汝等本皆合死，念汝等忠義，姑欲全貸，尚敢肆惡言，罵辱尊貴大人。公曰：若手有寸刃，我當殺汝，豈特罵耶？賊知終不可屈，乃驅狗崢縣入城，遇崔忠於通衢，公大罵忠，忠掩面走。公被害之際，猶囑守者冀少緩，儻得南向望拜，死無所恨，守者

不從，但轉頭南向呼官家者數聲，曰：臣忠力不效，不能剪滅此賊，以報國恩。至死，聲始絕。餘官吏俱被害。獨折可存路志行得免，其家沒入於虜。後詔述公忠烈付史館。

十八日乙卯，粘罕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戰敗被殺。

封氏編年曰：粘罕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力乏，乃復戰數日，五兵皆盡，爲金人所殺。

粘罕屯太原北陳村，旣敗朔州守將孫翊於太原城下，又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節要曰：孫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旣至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入，遂由甯化岢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粘罕忌之，翊之離朔，旬餘之間，朔以守降於賊，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軍變，翊方戰，爲叛徒害之歸賊。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賊據關，不克進，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至敗績。嘗謂賊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謁醜類寇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皆邑名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且仍皆坦途，別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武朔之師，併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其所留防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聞攻其必救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救雲中，於是時太

原張孝純王稟之軍，自可從而襲之，使烏合利聚之徒，致後顧前憂之地，自生變亂，必然之理，非惟太原得解，賊巢亦平。又且新邊之兵，可張我勢，而安羣心，此歸敵於人，轉客爲主，故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何翊與可求見不出此，止務先到太原爲功，殊不知近擣雲中，遠救太原之要也。而復遷迴山險，人疲馬乏，反爲彼賊以間離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所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粘罕失意，則東路幹離不氣亦喪矣；如幹離不喪氣於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野廷自可從容爲計，止因太原被圍，朝廷區區幾年，救之何暇治其他哉！至太原之陷也，踰月之間，賊已南來，國家之力，已困於河東矣，將士之氣，已沮於河東矣。故京城所以失援，臣由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并軍馬使韓權，知晉甯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粘罕大戰於太原之交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當，而我師等各據分地隅，至日中，金人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規其家計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韓權死於陣，自是河外兵將十喪七八分。

夏人陷天德雲內河東八館等地。

初，粘罕遣撒盧母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答斯刺康達曷董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寇麟府，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天

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以應粘罕之約，盡陷其地。

幹離不攻保州，安肅軍不克。

十九日丙辰，下詔諸色人獻利害事。

詔曰：河北燕山邊面事理，宜詢訪利害，選用人材，特許文武臣僚諸色人，經尚書省投狀自効，

并獻陳緊切利害。是時朝廷知金人長驅兩河，故有是詔。

二十日丁巳，御筆皇太子除開封牧，餘依故事，付翰林草制，非左右大臣建明，出自朕意。

沈瑄在路，上和議書於幹離不。

南歸錄曰：二太子初告蔡靖以講和事，請將文字來，靖既留瑄，恐中輟，遂草一書與太子云：某

謹獻書皇太子麾下，某竊謂天地之德，可謂大矣，而孔子以一言盡之曰：生而已。伏惟皇太子親擁

兵以責不信，自入境來，不殺一人，不取一毫，河北之城，守而不下者，察其愚衷，未嘗逼而攻之，真體

天地好生之德也。趙皇聰明睿知，聞於天下，特用事之臣，有以蔽蒙之，其不信之罪，固有所在。唐堯

昔之聖帝也，猶且用方命圯族之鯀，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殛之於羽山，成湯昔之賢君也，其臣

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趙皇之德，過於堯湯，豈不能殛鯀而改過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讓

而取天下，雖功成而亦不誅戮，繼之以真宗仁宗，純以仁義治之，德澤在人，未易動搖。趙皇又

安肯遽舉河朔而遂棄之？亦須聚兵而一戰，勝負姑置不論，然勝者豈全無殺傷之害，特有多寡之

異耳！而況於負者哉！兩國之兵，各盡死以忠於國，而使肝腦塗地，非皇太子人燕之初所以諭人民之本意也。某欲精選輕兵十騎，隨某先馳至汴，親見趙皇臨遣大臣，前來軍前計議，多少金帛，以犒將士，更增歲幣，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無窮之願，豈不美哉。如以爲然，願速行之。或以爲不然，卽放令不用，使留之軍中無益也。十二月十九日，書上，當日在安肅軍門外說與監守官軍等，欲獻講和事，衆人皆云甚好，如此，則花又不損，蜜又得成。遂問隔營一軍官借得一筆硯及毛頭紙三幅，燈下寫了，次日投不得，因馬上見頤浩，以書與之，令達國王。

二十一。日。戊。午。下。罪。已。求。直。言。詔。

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身士民之上，二紀於茲，雖兢業存於心中，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姿，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商推已盡，而謀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得，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屢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害政，凡茲引咎，興自朕躬，庶以少謝天下譴怒之心，保全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於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銷沮，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復後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務，在迪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

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制，其有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爲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待以將相。應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投于登聞檢院通進司，朕當親覽，悉行施用，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所有下項指揮，立便施行，敢有阻格，仍以結絕爲名，暗有存留，並當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咨爾萬方，體予至意。

罷花石綱等指揮。

御筆手詔：朕祇詔不圖，撫臨萬幾，願德弗類，永惟宗社，付託之重，靡遑甯居，維予兆民，是爲邦本。比年以來，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奸吏玩法，而衆聽未孚，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過聽妄議，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使朕軫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以取信於萬方，夙夜痛悼，念有以拊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江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採斫木植置造局所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租課，內外修造並罷。更有似此有害於百姓者，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夫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朕於吾民，每懼仁愛之弗至，一夫弗獲，時予之辜，播告之後，咸聽朕旨。當日罷應奉局諸路歲貢，罷天王君聖主字爲諱，罷講議司賣鈔黃老兼經并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廷用度，減從官以上月糧，及罷諸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椿充募兵。

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道官等房錢田土之類，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學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花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防非危急泛料，免夫錢並罷。開封府承受文字，自今後，依舊送朝廷，請照舊法施行，更不得請御筆斷遣，畫之大理寺，同西城所官吏等罷，事歸延福宮，人歸合屬，地歸京城西壁。依元豐法，修房廊。良嶽宮官吏並罷，延福宮寶籙宮官吏並罷，依上清儲祥宮法施行。搯芳園所罷，並歸龍德太一宮專法所。搯景東園官吏人物並罷，地歸京城所，西園撥屬京城所。瓊林宜春苑所並罷，並依元豐官制歸所屬。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並日下罷。

韓離不攻中山府。詹度禦之，攻之不克。

二十二日己未。除宇文虛中等指揮。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宇文虛中除保和殿大學士，充河北河東宣諭使，其請給人從依見宰執例施行，不得辭避，日下受告，又奉御筆：應內外紫衣師號，並特旨等度牒，並仍舊給降，又奉聖旨：王永從願自辦本家糧食，斛百萬石，措置赴闕，體國助軍，宜加獎擢，可先次與轉一官候措置，搬運足辦取旨，不次褒擢。三省樞密院又奉聖旨：姚古差充京畿輔郡兵馬置制使兼都統制，王蕃除寶文閣學士，充畿輔郡兵馬制置副使兼都統制，陝西刷兵，令王蕃限一日選官，具名申尚書省。

謀南幸。

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幹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所謂二太子者是也。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嗣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所謂國相者是也。朝廷聞賊馬逼近，使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相日赴都堂聚議，易置東南宰臣，具舟楫運寶貨東下。上命所以踵前跡以賜東宮。又有司已擇二十六日視開封牧事，而二十三日會內禪矣。

又曰：初粘罕之犯境也，茹越寨得虜之牒文，及開拆，乃檄書，其言不遜，所不忍言，貫得之歸，而大臣議恐傷上意，而不敢奏，時又議下詔求言，而詔本數改易，未欲下也。貫奉命乃宣撫河北河東，命而遽還，宰相樞府咸不能詰，方引之都堂共商議下求言詔，李丞相邦彥謂不若以檄書又不召翰林學士，乃用貫參謀宇文虛中草辭，大凡皆不正。李丞相邦彥謂不若以檄書進，用激聖意，冀得求言之詔，亟下爾。二十三日早，大臣於宣和殿中以檄書進呈，上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卿等晚間來商量。是晚，大臣既再對於玉華閣，而宇文虛中與吳敏適亦請對，上謂大臣曰：卿等伺候引虛中及敏對罷，卻來相見，虛中對次，敏見，遂及禪議，上因留敏於外，少俟，復召大臣，忽氣寒不省，墜御床下，近臣急呼左右扶舉，僅得就保和殿之東閣，羣臣共議以再進湯藥，俄少甦，因舉臂索紙筆，上以左手寫曰：我已無半邊也，如何了得大事？大臣無語，又書：諸公如何又不語耶？左右顧無應者，遂自書曰：皇太子某其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又謂吳敏，朕自拔擢，今日不負朕，可呼作詔禪位。詔，敏辭也。時敏草詔入進，上手指其後曰：自此可稱子。遂詔東宮來視。

疾，至則大臣當榻前諭旨，以御袍衣之，東宮因頓首辭，且謂之受則不孝矣，舉體自撲，終不敢當。因亦得疾。太上又命召中宮至，同加敦諭，曰：官家老矣，吾夫婦欲以身託汝也。猶力辭，上堅命立之，是爲孝慈淵聖皇帝。初敏見建牧，自以爲未快，必一切付之而後可，時太上意切於避狄，故敏適以是晚對，因得進言，促成大計，謂必付託之重，然後可去，故太上尤善之，遂內禪。

靖康中帙一

起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盡靖康元年正月二日戊辰。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卽帝位，大赦天下。

詔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劇春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靖，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味爽以前，罪人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赦，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一應文官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諸軍將校合加恩者，並加恩。內外馬步軍將士等，並特與優賞，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轉服色。文武陞朝官、禁軍都虞候、諸班指揮使、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妻並與封敕，已有官封者，更與封敕，亡歿者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一應貶降責授官，並與牽敕在外，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敕用，已敕用者更與敕用。一應流配人，元係命官，已經恩赦，放還者量與敕用。一應各追官停發人等，并終身不齒及放歸田里，并罣誤連累，自來未敢求仕人，並許於刑部投狀，具元犯聞奏，當議特與甄敕。一應散官編管人等，並仰所屬具元犯聞奏，當議等第施行。一應除名追官停發人等，曾經編管，羈管已放逐便者，并許於刑部投狀，特與敕用。一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敕用者，依例施

行。一應諸路人戶所欠今年夏秋稅租，及送納錢物，并自來倚閣稅物，并與除放，其鄉村逃移人戶，并仰招誘歸業。一應今日以前天下諸色欠負，并令逐處依今年冬祀赦書例，疾速保明聞奏。今來邊事之際，諸路州縣一應有合行寬恤事，仰逐路帥臣監司守臣疾速一面施行訖奏。一應逃亡軍人并與限一百日，許於所在，首身并與放罪，限滿不首，復罪如初。一應諸處有聚集盜賊，所在州縣備坐，今來赦宥，招誘歸業；如願在軍者，許諸軍內安排，給與衣糧。一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委所在精潔致祭；近祠廟處，并禁樵採，如祠廟破損處，令逐州以係省錢糧修葺，仍仰監司常切點檢，毋致墮壞。一應赦書該說不盡事件，委逐處子細看詳，分析聞奏。於戲，清蹕而朝萬宇，敢忘不冒之仁；繼明以照四方，宜布惟新之政。更賴忠良協贊，文武交修，永孚于休，同底於治，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吳敏除門下侍郎。

詔曰：朕恭承景命，嗣守丕圖，永惟基業之艱難，實賴股肱之左右，延登時傑，進與政機，增重公朝，用勸羣辟。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讀吳敏，毓德和厚，受才奇崛，識慮高明，卓爾著龜之見；器質靖重，凜然柱石之資。再踐鎖闈，屢直辭苑，論事有回天之力，視草有華國之文；預大議於禁中，功歸社稷，裁明詔於筆下，意愛士民；有茲不世之逢，蓋亦爲時而出，宜亟躋於近列，以允協於僉言。處東臺筦轄之司，參四輔銓衡之任。噫，陳堯舜之孝悌，是爲風化之先，合皋契之忠嘉，更疇訐謨之告，肩

一心以佐王室，熙庶績以亮天工。往卽欽承，奚俟多訓，可特授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種師道何灌除都副都統。

保靜軍節度使致仕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六百戶種師道，可特除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都統制，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甯國軍承宣使，管勾侍衛步軍司公事何灌，可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制置使，兼副都統，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五百戶。

手詔河北河東州軍。

勘會朝廷與大金國，元自海上結約，積有歲時，使命交馳，懽盟無間，止緣守邊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納叛亡，致誤朝廷，結怨鄰國，以至興師，既往難追，宜尋舊好，除已遣使知會外，仰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嚴飭守備，使司務在持重，毋得輕舉。

二十五日壬戌，斡離不陷慶源府。

沈瑄南歸錄曰：二十三日，斡離不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皇恐，遽退三四里止，國王遣人招瑄來，曰：爾先去講和，因論講和事，國王略能漢語，有時作番語，左右有三四人，是漢兒進士及第者，時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側，言與燕人無異，問瑄云：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可守，可以直趨汴京，是否？瑄言真定中山河間大名四帥府，各有將兵不少。又云：前日過中山真

定，準備兵守煞好，因何不出戰？瑄云：事出倉卒，不可輕動。又云：南朝有兵八百萬，今在何處，何不迎敵？瑄云：散在諸路，要用，旋勾喚。汴京左右，約有五十萬，黃河兩岸，須有大兵守之，必不可過。又云：南朝拆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須要河北，以河爲界。瑄云：燕山本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國，以南朝法制之，人心尙不服，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又云：只付與南朝人，歲納進奉。瑄云：與其與他人，孰若依舊，以白溝爲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國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狙，後問燕人云：狙者，不好之辭也。國王云：我兵勢如此，南朝豈能敵？趙皇莫走否？瑄具言太祖太宗取天下以兵革，真宗仁宗，德澤在人已深，趙氏社稷，未必衰亂之時，若果爲之，必有英雄起。國王曰：你中國自相殺，于我甚事？瑄曰：昔唐元宗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是爲肅宗，衆皆曰：聞儲君甚賢，曰：皇太子恭儉仁慈，內外皆聞之，但不好奢華，不事嬉遊，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亦聞之。十六日癸亥，詔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令守瀋州，又詔步軍都指揮使何灌以兵三萬守黃河。

二十七日。斡離不陷信德府。

斡離不至信德府，見城壁不堅，守臣楊信功但杜門不出師，金人遂鳴鼓而攻，令呂頤浩等親自立觀，不移時城遂陷，執楊信功等出，斡離不登城門撫諭居民。城破之初，先令金人并契丹行劫，其金人所管地分，殺戮甚衆，而漢兒契丹等地分，但微取財而已。郭藥師至信德府城外，不戮一人。

或問何往則云：我輩入京，素無歹心，復來歸朝。人以爲然。或依舊與博易者，殊不知藥師給我也。
二十九日丙寅。幹離不寨中言南使至。言趙皇內禪居龍德宮。太子卽位。

幹離不發信德府，軍中太史占帝星復明，非前日之比。頃之，聞天子內禪，軍中大驚，猶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備，意欲還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言汴京富庶，及宮禁中事，非燕山之比，今太子郎君兵行神速，可乘此破竹之勢，急趨大河，將士必破膽，可不戰而還，苟聞有備，耀兵河北，虎視南朝，以示國威，歸亦未晚。幹離不從之，決意長驅。

南歸錄曰：是日金人關內禪，皆驚，幹離不謂太史曰：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來驗矣。乃以金帛賞其術。

臣寮劄子乞置四總管。

臣寮上言：竊見臣寮集議，乞於拱州、潁昌府、開德府、鄭州各置都副總管，欲乞六曹尚書侍郎開封府同集一處，翰林學士兩省待制同集一處，臺官在本臺各薦文臣，可稱都總管四人，內有議論不同，許爲一狀薦舉，以充其數，奉聖旨依奏。

二十五日臣寮上言。

契勘金賊遊騎，侵犯河北，都城備禦，決可無虞，理當更強外援，恐私自爲計，各相顧望，亦無任其責者。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重外者宜假之以令，將佐士卒官吏，財用足以應

辦，今擇人分總四道，各付以一面，令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倉卒之際，合從以衛王室，連衡以禦狂虜，不煩朝廷警急措畫，可以指示，相爲救援，此今日之急計也。擇之既精，待之既厚，委之既專，賞之既重，彼若不捐軀以報君父，則不忠不孝之罪，天下得以滅之，豈敢復有顧望哉？謹條具如左：一，以三京并鄧州爲四都總，北京帥總北道，河北東路，京東東路，西京帥總西道，京西北路，陝西京兆秦鳳環慶路；南京帥總東道，京東西路，淮東西路，鄧州帥總南道，京西路，浙西路；仍各置副總管，使出則留守事，平日依舊以四帥分總四道，止爲警急，率所部勤王，差撥兵馬，移運分糧，令所部州軍各聽節制相援，其餘事並依舊，州帥府處幕府官屬，依帥府差辟隨府置罷。一，合用兵並令所部州軍招募訓練，以備差撥，仍於所差處不限文武官，有才略忠勇官統制，合用錢糧，并令所部州縣不限高卑，選通曉財用官以遠及近，遞趨移運，別項椿管專充差撥兵之用。奉聖旨依奏。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朔，上御明堂受百官朝賀，下詔改元，勅內外文武臣寮等。

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載惟菲薄之資，獲撫盈成之運，宵衣罔怠，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號，庶荷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魯史踰年之義，遙甯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歷之期，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改爲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

秀水閒居錄曰：宣和末，虜寇已犯郊畿，淵聖旣內禪，時予爲都司，詣堂白事，宰相白時中謂予

曰：方議改元，可撰數名。予曰：凡年號須有主意，今以何意爲主？白曰：當以和戎爲主。予曰：漢與匈奴和親，改元竟甯是也；然和戎止是一事，昔唐德宗遭變，議改元，李泌以爲唐家最盛，如貞觀開元，宜各取一字以爲法，本朝最盛在仁宗朝，宜於慶曆嘉祐各取一字，以慶祐名年，則和戎在其中矣。中書侍郎張邦昌曰：此論固佳，但慶字頗類宮觀名額。予曰：自古以慶字名年者甚多。中書舍人席益在座曰：祐字亦類元祐。予因作色曰：今外敵憑陵，國勢危弱如此，當不變政事，純法祖宗，柰何尙拘元祐之禁。右丞宇文粹中曰：公但見示文字，遂退。後數日，乃改靖康。先是，上皇卽位，改元建中靖國，諫官任伯雨疏諫以爲內難，曰：靖不當紀元，譏宰相之不學。此事近諸公豈不知耶？然淵聖登極，至都城失守，十二月立康王，乃今上受命之符，自康邸繼統故也。

范致虛上賀登極表。

表曰：帝出乎震，夙膺主器之祥，王次於春，遂迓履端之慶；天人協應，夷夏交歡。竊以受命之君，莫大於創業垂統，繼體之主，所貴於持盈守成。念夫致王業之艱難，是知履帝位而中正，爲人上若朽索之馭，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恭維皇帝陛下，承八聖之丕基，檢千齡之寶運，聰明睿知，得四海之歡心，恭儉孝慈，副萬邦之僊望。故太上欣傳於聖祚，而千官喜戴於堯仁，進當有大之符，人纘無疆之烈，乘乾之健，金行適應於庚申，繼離之明，火德遂迎於丙午，契宋興之首歲，當炎運之昌期，諒天心歷數之有歸，豈人事謳歌之無證，惟東宮之毓聖德，十有一年，宜南面而朝羣臣，萬有千歲，臣叨

陪邇列，阻造天庭，追懷昔玷於周行，每瞻天表，自幸未先於朝露，獲覩龍飛，尙觀新政之行，普慰蒼生之願。

太學生詣宣德門，隨百官稱賀，復詣龍德宮起居。

韓離不陷相州。

詔中外臣僚民庶實封直言。

詔曰：朕聞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慕焉。內顧眇躬，獲保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善言，以輔不逮，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裕國之方，安民禦戎之策，詢於有衆，咸極敷陳，惟骨鯁是求，惟藥石是用，毋或隱諱，溺於導諛，咨爾忠良，竚聞正論，至於逆耳而利行，朕當捨己以從人，雖有過言，必無罪譴，朕言必信，衆聽無疑，自今中外臣寮，以至民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播告遐邇，咸知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詔從官舉文武官寮內堪充將帥者。

是日降指揮，令從官舉文武官寮內堪充將帥有膽勇者，具名聞奏，訖赴三省樞密院審察，隨材任用，若立奇功，不次獎擢，所舉之官，亦行推賞。

二日戊辰，韓離不陷濟州，梁方平兵潰，焚橋而遁，何灌望風潰散，走還闕。

先是，朝廷聞賊至，遣步軍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內侍節度使梁方平將兵騎七千守

濟州，斷絕橋梁，據守要害，賊至而河冰合，遂濟河，方平懼，不敢拒戰，單騎遁歸，麾下兵皆潰散，何灌度不能支，亦收餘卒退守汜水關，賊躡其後，比至汜水，灌兵又驚潰，乃引其餘兵，還至京師。奏梁方平退走事，朝廷以擾撓之際，未暇窮治，賊過汜水，則鼓行而前，守縣來報，中外震動。

靖康前錄曰：梁方平到濟日，與其徒縱飲，探報不明，禦敵無備，洎及賊至，乃始奔駭，至橋南縱火而遁，橋雖已斷，飄於北岸，猶二十八虹，賊少加葺，遂濟河，何灌見方平奔走，亦望風而遁。是日飛騎報金人至，以郭藥師爲先鋒破濟州，梁方平敗績，已燒三山浮橋，中外鼎沸。金人初疑藥師，自得濟州，大用其說，以黃河爲界，要取金帛，以至言京師富庶，及宮禁中事，皆藥師之謀也。沈瑄見郭藥師，藥師留食，藥師自言今日藥師以二十騎先據橋，南軍走過，而爲藥師所邀，遂不藉人兵，焚橋而去，擁入河者數千人，常勝軍止傷三人。

靖康中帙一一起靖康元年正月三日，盡五日辛未。

三日已已下詔親征。

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於敵愾，夢卜兆於襲祥，庶甯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舉施行。

幹離不軍渡河。

是日斥候報：金人已渡大河，刑部尙書蔣猷率侍從官請避狄，衛士束裝已備，李綱力諫止之。南歸錄曰：沈瑄見國王，國王曰：南岸已無一人，你來日須去到汴京。金人尋得小船子十船隻，可載五七人，浮水過者，所損甚多，步兵尙未至，於上下流得大船，遂渡驍騎，至六日，方渡畢，其步兵始至，而老弱者留濬州。軍官謂瑄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輩豈能渡哉！

太上皇下亳州燒香之詔。

詔曰：朕恭奉道君皇帝，比以憂勤感疾，禱於太清，誕日康復，方燕處琳館，靡有萬幾之繁，可以恭伸報謝，今來就正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祇奉睿訓，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億，毋或不虔。

太上皇幸亳州。

先是太上皇下燒香之詔，太史擇初四日辰時啓行，是日夜漏二鼓，出通津門，御舟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接續皆行。童貫蔡攸、朱勛護衛扈從，車駕侍從，百戶往往逃遁。

四日庚午，越王上表諫親征。

臣奏聖慈，都城內是自家社稷之地，兼倉場在內，萬不可舍去，況有城壁堅固，若聖心守之，天地宗廟必降祐護，若人主一出，都城人亂，宗廟亦不可保，況西北兩番，皆有人使在驛，若人主出外，內外相應，如何保宗廟社稷？況上出外，糧草之類，置於何處？猝然取索，豈無賊徒之變？若堅守都城，萬一有不虞之事，亦不失社稷，兼百姓皆恐主上出外，更乞親御宣德門，撫諭萬姓，三軍尙未知主上聖明憂民愛君之意，其新城諸門，乞差得力能臣守護。臣意逼切，不避萬死。

募敢勇死先鋒，效命小勝。

是日散小勝，召募諸色人，京城小民多有應募者，又有諸路州軍幹事公人，軍兵無所歸，亦多應募，於是戚里勢貴之家，亦散榜自備錢米，募敢戰助國。

蔡脩除知永興軍，又改除任諒。

北征紀實曰：時方內禪，大臣瞻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又都城新法城壁守具，乃舊法樓櫓，新法城面小而舊法樓櫓大，大既不可施，若截而半之，則小又不可用，雖有木植，計工匠五千人，

一月方得畢。時幹離不已，報將至真定矣。城中既無將，又無兵，獨有健勇二萬，復發，從梁方平扼三山，大河迤邐前去，往往上馬以兩手捉鞍，不能施巧，大凡倉卒如此，不暇悉數，太平之久，人不知戰，又不善守，至於帑藏禮樂，子女玉帛，富貴繁盛異常，點虜嘗見之，皆深所覬覦，况以萬乘至尊，豈宜與小虜所遣兩偏將角勝負存亡，欲存孤城於無救之地！且本朝建國，用意與前代置藩鎮規模自異，則外無重兵，不可賴之，季兄備上言：昔澶淵之役，虜人料天子必幸蜀，因伏兵於殺澗道上，適爲我兵搜出，此虜人已陳之芻狗也，然彼方謂我獨西兵可用，誠是也，都邑不可守，藉守亦必破，况天子不乘危，且上兵伐謀，今太上既將南幸，爲新天子計，不若行狩陝西，反據形勢以臨之，鳩集藩翰大臣，數道並進，乘我銳氣，下兵以圖收復，此萬全矣。金人若犯都邑，既掩空城，謀折氣沮，無可得做，而我在陝西，鳩兵稍成就，計已四五月，則天時地利，彼俱不得，必引而去，重載而歸，可一戰破也。都城爲患，不過一火而已，此疥癬爾。雖恐殺澗道險，懼有伏兵，則可從南陽走武關，入長安，亦漢唐大路，不過回遠，比殺澗差數日間，會兵而後鼓行，此所謂從天而下也。二十七日，不得對，至元日，季兄始得對於延和殿，當季兄待對殿閣時，三人同班，一給事中王雲，一中書舍人張恣也。雲方訟言，大臣皆失措，李士美謂邦已失魂矣。某問著都不能答，至今謀不定，柰何！今尙書來何所建白耶？季兄卽以前說及之。雲曰：雲所以求對者，正爲此，告尙書大家著力。季兄見上，上大然之曰：卿可帥長安，爲朕先去，鳩兵斂賦，俟朕之來也。俄雲亦上後不得雲所表之詳，然後來僅與備在穎橋鎮，得一見雲，因又論城守之事，雲曰：國家不過開元

天寶事附，今卻城守，致大禍者某人。

三人皆對罷而上以季兄劄子手付大臣曰：備可日下換資政殿大學士，除知永興軍先去，俟朕至。是日晚，又議遣差排頓遞官大臣，因共薦舍人席益召至福甯殿，天子面諭所以，仍曰：卿可先去，大郡則諭以車駕親出，可備五萬人芻糧賞賜，小縣則言大臣領兵撫師，爾皆預爲之備，卿可置司於鄧州，聞朕出，卽復來迎，又使益自辟官從南陽通金商路，而益以待制安撫兩路便宜行事，益又奏無兼侍，乞攜母氏先行，天子亦可之，謀已定矣。又李丞相綱傳信錄其中亦上色變帝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亦足以證紀實之不謬。初三日，昧爽飛騎報至，太上皇始有毫州太清宮燒香之詔，乃改季兄使守鎮江，時邦彥主除任諒，時病又在遠，大率倉卒類如此。

又曰：初主上本自西幸陝右，圖恢復以伐虜謀，非避狄也，但當時大臣主出者各具計畫，若膠柱而調瑟，乃直欲天子委棄宗族萬姓，一旦輕戰而突去，故大掣其肘，此乘輿所以不得行。其主守者，不識大體，乃以至尊九葉聖主，使與凶胡卒長角勝負存亡，而賭一擲，所論唐鑑，但引明皇爛漫晚歲，欲驅百官子弟與市里兒以當祿山十萬，曳落河實書生之談，曾反覆思梁武帝之末，侯景破臺城之事，可爲寒心，蓋計已疏矣，是可痛也。又內禪後，太上亦嘗語上及大臣曰：他人不知，我知此虜不可當也。予旣往東南，教他皇帝去陝右下兵圖收復，及金人犯闕，其謀於太上皇者，本生不遜之志，又料必西走蜀，且不意內禪，故幹離不行過真定，聞知上下失色，而我不走，反又固守太原，適堅壁粘罕一軍固不得下，此皆虜罔測者。幹離不獨孤軍乘虛而攔人，宜乎姑聽我而去，及其後金

人卒如初謀，兩軍合趨東都，而我但蹈前轍，莫有任國家安危之重責者，故不克守，是以禍難大矣。

任諒墓誌曰：諒移師涇原，初朝廷將有事於燕山，公慨然曰：中國其有變乎？乃作書貽時相，其略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日之兵，其名安出哉？然旣聚四方之兵矣，獨宜大軍壓境，按甲不動，下存亡繼絕之詔，耶律一宗，何不支分而派別之？使之散爲君長，視其強者而立之，分爲五六，在我有存亡繼絕之美名，在彼有瓜分輻裂之弱勢，若捨此不爲，棄可存之北虜，鄰囂起之金國，難易百倍，恐河朔易動難安之民情，陝右前出後空之邊患，不可不慮也。其他曲折，尙千餘言不報。宣和七年六月，輪對首論郭藥師必反，願早圖之，免貽邊患。上皇諭以藥師忠義，必不負國。公曰：彼若忠義，何不經營北鄙，分散常勝軍，使其耕織，以贍燕山，今乃集而不散，使朝廷科夫錢遍天下，此包藏禍心，正欲竭中國而後動耳。是年冬，金人寇都城，詔公守京兆，時已病矣。

除吳敏等指揮。

吳敏除知樞密院事，不許辭避，日下供職。唐恪除吏部尙書，令學士降詔，乘遞馬發來赴闕。翁彥國知杭州，王寓給事中，別與差遣。耿南仲免簽書。李棣除同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劉阜民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李綱除兵部侍郎。任諒差知京兆府盛章候，任諒到訖發來赴闕。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徽猷閣待制何臬，除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謝克家，除起居舍人。唐重除左右諫議大夫。王雲除給事中。鄭滋除中書舍人。司業孫覲除侍御史。盧益知東平府。宋暎除徽猷閣待制。

孫差發連使王時雍除戶部侍郎。蔡脩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鎮江府，免謝，星夜之任。王易簡除資政殿兼侍讀。

太學正秦檜論兵機三事。

一、金國興師，乘銳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桀驁不遜，重有要請，望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蹙削，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契丹，與之無害。至於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爲邊害，方許以祖宗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丹結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乞檢會參酌施行。一、金國遠夷，俗尚狙詐，今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備望。一面遣兵守備黃河，仍急擊渡河寇兵，使不得聯續以進。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亦人情之常，蓋既與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朝廷前日與之議三鎮事，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失富強之地，狄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強，復不能保其不再犯邊，今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爲苟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不能守。

貶王黼崇信軍節度副使。

是日尚書張勸并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棄官而逃。

五日辛未尚書右丞兼知樞密院事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主管侍衛步軍司曹曦爲親征行營副使。

李綱傳信錄曰：先是，上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卽位，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余敍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太上觀天意，合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粲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前約燕山雲中歸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旣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尙和好，不較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土地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宜堅，勿爲浮議所搖惑，可無後難。並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是時聞宰執奏對，欲奉鑾輿出狩襄鄆間，余竊思以爲不可，因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太上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復有如都城者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旣，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一二，又城內樊家岡一帶濠河窄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旣被旨，同蔡懋良弼亟詣

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壁且高，樓櫓誠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若使治兵，願以死効，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尙書右丞闕。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尙書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敍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甯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棣副之。余爲上方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將何補於事？宗廟社稷，且將爲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傑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變色，降御榻泣曰：卿等無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卽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

國公。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戎，專以委卿，不管少有疏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棣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尙書省，而宰執宿於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翌日，余自尙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大常寺矣。至祥曦殿側，禁衛皆已擐甲，乘輿徒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以扈從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濂等人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有中道散歸，陛下孰以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出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振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敍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力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以是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矇副之。

封氏編年曰：朝廷聞金人據瀋州，何灌梁方平俱歸，勤王之師未有至者，大臣建議不一，或曰：河北人心已動，脫或渡河，計期必戰，鋒不可當，我師若出，望敵必潰，此兵家所忌，望陛下南渡大江，或西奔關中，集天下兵，選將出師，分兵四擊，俾匹馬不可歸也。或曰：京城乃天下之本，本旣搖動，何

以支梧天下乎。今京城雄師尙數十萬，可以堅壁戒嚴，收民清野，使敵人攻不得前，退無所掠，師老氣沮，俟勤王之師，內外犄角，使犬羊之羣，羅拜請命。李綱曰：二者之論，皆非所長。昔者契丹擁百萬之師，直抵澶淵，當時若從避幸之請，堅壁之言，豈得天下太平，百有餘年，賴祖宗威靈，社稷之福，惟寇萊公堅欲御駕親征，懋輿旣渡，遂殄撻攬，戎人喪氣，遣使請和，河北遂復，今日之事，與之同矣，豈可緩也。雖然紛拏，終歸李綱之議。

靖康前錄曰：是日李綱與宰執辨事於榻前，時中等謂綱所言，皆書生紙上語。綱云：時中等不信用書生之言，至於此；今日廷辨，尙敢爾耶？邦昌從傍力贊時中，謂前此執政，非不宣力。綱云：邦昌等素無才術，雖盡力何補？上欲依景德故事，置親征行營司，邦昌以綱不從其議，皆謂綱可以任此事，乃除綱右丞領行營司。

又曰：時白時中張邦昌皆欲邀翠華以幸襄陽，上問宗社何如？時中輒對曰：招募英雄以圖克復，自藝祖都汴垂二百年，金湯之固，器甲之利，在所不言，禁旅雲屯，自昔號爲驍勇，比年以來，外則童貫失陷，內則高俅不招刺，軍政不修，然比之勤王之師，強弱自不相侔。是日上已至南薰門，以青城排第一頓從官臺諫，知此意者皆束裝以待。李綱力爭，燕越二親王率宗室不黨等，懇請留駕，夜分猶有索輦者，殿前曹矇具陳軍情，謂親征咸願死戰，巡幸卽恐變生蕭牆，自是方絕出幸之意。親征行營使司榜招募武勇人。

勝曰：親征行營副使司勝奉聖旨，召募武舉子弟有才武方略，或有戰功，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不論犯罪，已叙未叙，及武舉有方略智術，及曾充弓馬手子弟及諸色有武勇敢戰之人，並許赴親征行營副使司具告自陳。

靖康中帙三

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壬申，盡七日癸酉。

六日壬申行營輜重次尉氏李綱獻議城守罷親征以綱爲御營京城四壁守禦使。

詔今來團結軍兵捍禦賊馬如立到功效並當不用武例特加恩賞多出文牒曉示軍兵。

詔方今軍興應內外官司所除留後苑作御前製造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熙豐法令罷者并罷錢物并歸左藏庫送納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凡罷五十餘所。

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自關中帥師勤王入城。

吳革初被詔彌旬未得對數與宰相唐恪計事恪不知兵不甚合革謂所親曰幹離不粘罕易與耳朝廷如用革策其來也可使隻輪不還。有識者壯其言革屢陳奇謀當路者或可或否不得專

制耳。

太宰白時中罷相宮祠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

白時中制門下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顧謀國之末賊肆推恩而許罷特頒顯號用亶具寮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慶國公白時中性稟中和心存愷悌早通經術謨貢薛韋平之聲晚被眷知居蕭曹內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廟謨經略之時排難戎亭懦弱訖成於無斷投閒真館保全實賴於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

上皇之元弼，載閔春宮之舊寮，特示旒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祕殿，畀佚仕於殊庭，拓衍原田，陪敦圭賦。於戲！參朱邸之佐，嘗克盡於忠規，追赤松之遊，尚永綏於壽嘏。祇膺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李邦彥制：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永資當軸之勳，遜五品而鎮四夷，尤賴秉鈞之大，亟頒庭號，登冠台符，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李邦彥，俊德明謨，閔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擢掄魁，旋持從橐，嘉猷婉畫，久翊政路之榮，偉譽英聲，寢亞宰司之重，粵從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奠朝廷之勢，風塵有警，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算，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旣振，民志以甯，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毗之厚，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如晦長於斷謀，坐翊隆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永扶泰定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丕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張邦昌制：門下股肱之起元首，庸聞舜帝之聲，舟楫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式贊鴻圖。在咨考以惟精，顧登庸之敢後，誕揚孚號，明告治廷。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兼充神霄宮副使張邦昌，識敏而器閎，才高而學博，潔於行己，保禮義廉恥之四維，靖以立廟，茂正直剛柔之三德，粵

登庸廡仕以亟進，惟嘉猷成績之具存，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定，允資厭難，材賴協恭，是用擢陞亞揆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於鳳沼，俾亮采於龍墀，併衍爰田，申加貞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救甯中外，矯情當慕於謝安，鎮撫邇遐，守正宜師於裴度，欽承予訓，益茂乃誠。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宮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

遺史曰：是日渡河報沓至，宰相執政之官，方次敍遞遷，欲以應非常之變，識者以爲難。

幼老春秋曰：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爲銀匠，惟喜與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師城者，至懷州必投，其父罷工爲買賣幹置，仍量資給以津送其行，時人謂之結秀才緣。父名浦，以邦彥貴贈龍圖閣直學士，諡宣簡公。邦彥性俊爽，同學者服其敏，而公然習下，喜閭閻鄙猥事，自號爲李浪子。大觀二年，釋褐第一人，及第，善事內侍，故內侍多薦之。累三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阿諛梁師成，至是師成薦其才，美風姿，宣和三年，遷尙書左丞，以親喪丁憂，遂起復，方王黼爲相，與邦彥不協，邦彥陰結蔡默及諸侍俾，譖黼罷之。七年，拜少宰，惟以諂佞取容，略無建明，喜譎善諛，尤能爲市井鄙俚之語，每以鄙俚之語，綴成小詞，無賴子得之，喧傳里巷。邦彥嘗自言賞盡天下花，踢盡天下毬，做盡天下官，而鄙人亦呼邦彥爲浪子宰相，至是除太宰。

王宗澹主管殿前司公事。

王宗澹者，上母皇后之親屬也。上欲寵異母黨，乃除宗澹主管殿前司公事，宗澹素驕貴，不能

任事，自高俅領殿前，紀律弛廢，既敵國侵入，遽命宗灋，識者爲之寒心焉。
七日癸酉，治都城四壁守具。

傳信錄曰：先是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準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疋兩，文臣自朝議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敵樓，挂旣幕，安礮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掃木，備火油，凡防禦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賴之以濟，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馬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

幹離不犯京師。

是日，京城戒嚴，城門晝閉，令百姓上城守禦，京城居民男子婦人老幼，相攜出東水門沿河而走者數萬。遇金人殺虜者幾半。金人城外放火，燒屋宇，火焰燭天，連夜不止，城中之人皆懷恐懼。

幼老春秋曰：京城承平，日久富庶，金人深入，外兵虜掠，故其下樂然而來，既犯京師，數百里內

居人皆避之，強民乘勢，十百爲羣，路途邀截，劫掠或詐裝金人者有矣。諸門皆閉，守禦之具猶未畢集，金人以大船乘汴流縱之而下，急攻西水門，西水門上流先已設械於汴水之中，爲械所拒，大船不得下，城上矢石俱發，力禦終夜，迨曉，金人方退。復攻酸棗門一帶，渡河以雲梯倚城，尙書右丞李綱，令諸班直以弓弩禦之，殺死甚衆。自卯及午，金人稍退，始議與我遣使矣。初得燕山地，燕人有來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雜居坊巷中，與漢人無異。金人犯京師，京城軍民呼燕人爲細作，皆執捉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已，皆收之，後亦放還。自五日至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

趙野除門下侍郎。王季迪除中書侍郎。蔡懋除左丞。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吳玠莫儔權直學士院。李鄴奉使回。

先是，十二月中旬，聞賊馬逼近，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至是回，盛言虜兵強盛，曰：彼金人之兵，入水如蛟，入山如虎，登城如猿，不可敵也。朝廷速宜與和，然彼未肯從和。再遣鄴與李悅等行。靖康前錄曰：鄴先齎金奉使，賊入吾境，且貪且懼，日行不過一舍。又知聖上繼明伐其始謀，有求和之義，偶逢鄴於趙之境上，鄴漏機，知我弛備，遂晝夜行一百五十里。又曰：李鄴歸自賊壘，盛談賊強我弱，以濟和議，謂賊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人號爲六如給事。

幹離不下寨於牟駝岡。

賊馬初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南隅地也。岡勢隱鱗如砂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卽孳生馬盞之所，芻豆山積。郭藥師來朝，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

幹離不攻城。李綱禦退之。

傳信錄曰：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小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於城下，待船至，卽以長鈎搭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頓又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至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兵攻封邱酸棗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依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城門，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自門上擲人頭下，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皆漢人首級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卽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姦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厲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礮擗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床子弩座礮及之。而金賊有乘棧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

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箭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有中傷者，皆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錢酒銀碗彩絹等，以分給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中有備，不可以攻，乃退。

尙書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借尙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使于幹離不軍前。

鄭望之靖康城下奉使錄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望之任尙書駕部員外郎，往太僕司選馬，兵部尙書路允迪來傳語，約同到都堂問子細。既到都堂，見官吏紛擾，望之徑入太宰李邦彥閣子，宰執具在，亦有從官三五員，少宰張邦昌正行步前，執望之手曰：鄭郎中在此，可往。時有一內官在側，邦昌卽令任珪奏云：已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去。望之白云：不知何事？邦昌云：適得何灌奏，言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來勞軍，卻恐有商量。望之又云：乞見上，得使旨乃行。邦昌云：有甚旨？賢且往軍前，看他家如何？俄有內官一人同珪來，傳宣令押奉使出門，借尙書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副使差高世則。後聞得朝廷差葉三省未到，聞是時倉惶，更不暇往國信所關鞍馬袍帶。邦昌顧小吏，取公服，允迪假金帶鞍轡，狨坐上馬，到安遠門，登城，見何灌人馬在城脚下擺布，遣語音高大者過濠，望金人軍前，聲言：朝廷遣工部鄭侍郎往軍前奉使，可遣人來打話，見一紫袍人稱太師，一白袍人稱防禦，紫袍人係燕人吳孝民，白袍人係金人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

上，截得今上皇帝卽位赦書，以手加額。既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卻與他講和休。如今來南，只似買賣也。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則非是買賣。譬如有人買絹一疋，索價二三貫文，買者酬價五六百文，又添一二百，遂交易，如此謂之買賣。今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彼無一物與我，豈可謂之買賣？止是強取。孝民更不說話，便要入城。至都亭驛時，約四更多時纔到驛，上賜到御筆，適知鄭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語，一一先奏來。

靖康前錄曰：時議遣使，以平昔不能求才，倉卒間無可任者，乃以侯栖筠爲正使，召至都堂，遽巡問已不知所在。方再訪詢問，偶鄭望之來，遂執之，借戶部侍郎充奉使，宰執袍帶衣之，承命而行。又求一人選爲副使，樞衡在列，無有識者，門下侍郎趙野云：近有郝抃來參，不知其中如何？但見其人物稍得。卽命抃爲副，自承信郎借刺史以行。

靖康中帙四

起靖康元年正月八日
甲戌，盡十日丙子。

八日甲戌。鄭望之與金人吳孝民來。上御崇政殿引見。差知樞密院事李梈借工部侍郎鄭望之爲計議使副。再使於幹離不軍前。

鄭望之奉使錄曰：八日，同二使人到崇政殿門外幕次，上御延和殿，望之世則先引見，共奏孝民所說及折他之語，孝民似不悅，今引見孝民等若有所說，乞未可遽答。上行過崇政殿，方引班，孝民等陞殿跪奏。皇子郎君截得赦書之意，今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上卽云：李梈、鄭望之過去。班退，引孝民卻到廊下幕次，孝民便要催促出門，望之云：雖是李樞密同過去，緣未能得使旨，且到都亭驛同太師等早食罷，與李樞密再對了，方可出門。尋同梈再對上云：若及割地，卽爲許歲幣增三五萬不妨。望之奏云：三五萬不爲不多，然國家常賦外，只茶鹽錢歲收二千五百萬，若無他費，辦集有餘。次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梈押賜金一萬兩及酒果與幹離不，孝民屢前逼出城，緣伺候賜金酒果，所以遲留。上馬時，日落多時，出萬勝門約一二里間，日已昏，比至孳生監一更多時，見幹離不。但訝國家違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殺金人之詔，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乃云：夜晚，俟來日相見。梈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乃云：令吳孝民交割來。

上件幹離不語，是譯出從問，得之王訥。是夜宿孳生監，纔到幕次，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過位來，首說及張

覺等事，緣此金國舉兵，既入界，上皇禪位，聖上登極，皇子郎君意便回兵，訝南朝不遣使人來求和，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會得消息。鄴係上皇未禪位前遣去。三寶奴云：李給事中卻是上皇遣來，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望之云：主上卽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望之又云：女真本一小國，初以人馬強盛之勢，盡滅契丹，終能以禮義與中國通好，豈不爲美？三寶奴等咸言甚好。望之又云：若一向恃強，務欲并吞，但恐天理不能如此。三寶奴云：皇子郎君意亦如此。但自人界不見遣使來，制足不定到此間。今來和議，無慮不了；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爲質，古亦有此事。望之又云：古人有之，如燕太子丹質於秦是也，然太師豈不知周鄭交質，卒至交惡，果爲大計，質亦何恤？若將他親王過去，萬一感風露之疾不起，以人情言之，在貴朝亦不得不悔，不成更要一親王去也。此事無益於貴朝，恐不須商量。三寶奴微笑，又云：北朝以人馬到處爲界，今已到汴，然皇子郎君只要以河爲界。望之云：朝廷自來祇倚道與金國講好，以燕山爲藩籬，內郡及都城不爲戰守備；不意燕山失守，主上嗣位未旬日間，正是做手脚不迭，亦非事力單弱。若皇子郎君能以中國爲重，結爲鄰好，足以光輝史冊，必欲以河爲界，此乃恃強有所邀求耳！且南朝得北朝地守不得，如朝廷守燕山是也，歸朝官往往先叛；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蓋人情向背不同，豈肯一向甯貼？不若多增歲幣，此事卻可商量。三寶奴云：南朝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朝地豈守不得？古人有守得者。望之云：耶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

如何謂之守得？三寶奴云：有守得底。望之云：北邊種落得中原地，無如拓跋魏。然自拓跋南侵，改爲元魏，已百有餘年，當時所立君長，猶中國之人也。用中國之禮樂，中國之法度，中國之衣服，故中國之人亦安之。今大金豈可以拓跋爲比？又微笑云：舊日三關也，屬北朝來。望之云：國家財賦，各有轉運使總領，河北糴使司，蓋河北緣邊州郡，多是滹灤地，無出，故朝廷支降錢本糴使司，和糴斛斗，以給諸邊太師。若論三關地政，是滹灤所在，不若問朝廷多增歲幣，又無水旱之虞，豈不永遠？太師更熟慮，卽是長遠。三寶奴云：樞密侍郎瞞心，各自盡忠盡節，爲國家說得甚事？但許多人馬遠來，不成則恁空去也。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卻存舊好，所有金軍朝廷須是犒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云：河東國相二十萬，皇子郎君一頭項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止河東軍去，此事朝廷不要遲疑，早早便宜。這裏許多軍，住久是壞了你家人民田種。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犒軍，可許銀三四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也。三寶奴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是逐人得兩錠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許大口，又似以河爲界，好難商量。張愿恭云：說道東京人家富庶家，便設一錠金，今來須官中民間盡底，將來贖取性命。望之云：此非是講和之語，意在強奴物耳！請太師問歸朝官按月請受，尙有拖延支不足時，那裏得許多金銀？若謂民間富庶，緣京師三方客旅買賣多，遂號富庶。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閑著錢買金在家頓放？三寶奴等意甚不悅，乃云：來日皇子郎君相見時，樞密侍郎莫要如此抵死爭，恐壞他

兩朝和好事也。

傳信錄曰：是日孝民陞殿跪奏，所以舉兵犯中國之由，指陳太上之失，路上得書之意。今來議和，乞遣大臣一人過去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李綱前曰：臣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李棣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李綱請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棣柔懦而誤事也。因爲上反覆其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說。以金人夷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以爲然。

翰離不移寨過萬勝門移牒朝廷。

牒云：昔我大聖皇帝以契丹之主，納叛人阿鶻產大王，不行交還，又多無道，應天順民，起兵弔伐；是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尙猶釋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王耶律淳，遼陽渤海高永昌，奚蕭良等，各賜本部土地，仍以世爵例，俱執迷，竟取滅亡。夏國王李乾順，達打毛合尖，並助亡遼，犯我行陣，未鼓而破；爲能改過，各復舊居，分裂契丹邊土，以濟其事。趙宋前帝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日約誓，同力攻取，爾來竟無接應形跡。一旦天兵倏至，

不血一刃，舉士向風。蓋自契丹二百餘年，遠近無敢回顧。爰念彼初結好，姑務權和，卽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招納逃人，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曾未踰月，棄德背恩，手詔逆賊張覺，害我四執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歲交金帛，並不如期。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指越舊例，深淺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闔寺擅權，奇巧尅聚，民間財玩，至有室家懸磬，人曷聊生？往往弊源，萬莫言一。我今皇上審是數端，忘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師，數路並進，理當問罪。面奉聖旨：如趙皇能悔過，再乞權盟，仰就便酌中施行。當司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謂必遣使來齋御筆，改削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直至邯鄲，纔有人使李鄴等，卻只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聖旨文牒。又言歸罪朝廷，全無當理泊求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枝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全是不同，難爲准信。緣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兼恐途次別有錯失，迺摘從軍先令李董吳孝民持白劄子專去聞奏。路次及城門首，遮堵俾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今上少年，因亂登極，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禍福，未能裁酌，見任大臣，例不賢明，莫能英斷。且前朝作孽，旣爲人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去手筆誓書，乞申舊好，於義爲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平日清平姦賊，同惡相濟，棄之於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還爲大罰，又使宸顏憂辱不暇，亦宜同力輔奏，親詣軍前，重求通好，爲臣之罪，復何可言？當計在久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腦塗地，鬼神乏主，後嗣零落，蓋

臣主俱新，虛負英氣，不盡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亂之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爲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不道君臣，如此爲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卽日簽棟到，舊遼契丹奚漢渤海軍衆不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司一路，除所經州軍並餘路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集安置外，見節次前來，未斷頭尾，雖不欲一分白，貴朝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捍禦，侵及國門，能免斯難，未曾或有。貴朝太平積有歲年，止以奢侈，適以人民懦弱，不習騎射，創初設教，以不知兵之衆，而拒我熟練征伐強勇之士，望求可濟，往昔無聞。更恐淺近官司聞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請求和好，勿宜輕信。緣是與大宋皇帝結好修盟，痛可哀憫，宗社傾覆，子孫謝絕。今大聖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爲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握內；又爲元奉諭旨丁甯，屢遣人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爲福，勿有疑惑，請准前文字，別遣大臣將御筆，早圖萬世之利。若大禍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後斷絕往來，緣大軍遠至，難以停滯，卻請執定，疾速見示！

九日乙亥。李稅等見幹離不議事。齋和議犒師割地等事。目回來。

○

是日李稅同鄭望之至軍中，幹離不嚴兵以待之。見二太子藉地南嚮坐，稅與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綵各一千萬疋，馬駝騾驢

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以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稅等達朝廷，稅唯唯不能措一辭而還。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耳！自是有輕朝廷之意。

鄭望之奉使錄曰：是日早，有韓宣徽過位相揖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耀兵。早食後，幹離不請相見云：我遣軍去打城，適已勾回。望之云：既是講和，打城是甚意度？幹離不顧左右笑，是日晚間，城中聞任珪早開攻，打城北，少時而退，灌死之。又云：講和事，此自遣使人去朝廷理會，兼自有書。望之求見其書，又云：不須。蓋是夜來三寶奴等已說子細，知使人難其事，故更不說及。三寶奴耶律忠王、納於幹離不處受書。又出一幅不封，乃是所須金銀牛馬表段等。番語以帛爲表段。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疋，表段百萬疋。望之卽語三寶奴云：必欲如此數目，是無意講和。國家幅員雖廣，然出產金銀不過五七處，歲貢有定額，間有不登其數。既有歲貢，卽有歲用，如何有許多積蓄？且如馬國家下川、陝兩路以茶綵博買西南夷及西番馬，歲不過一二千，其間又有倒死病寄，比來郭藥師守燕山要馬，朝廷下川、陝馬司應副，試問藥師其馬堪與不堪？與元拋數足與不足？卽見得城內有馬不多，耕牛盡在城外民間，城中所有，多是宗室國戚，人家養兩三頭，牽駕坐車子。藥師在旁云：侍郎不須如此說，且送得七八分來。望之云：少保雖是力屈而降，上皇恩德亦何可忘？皇子郎君以主上聖德務要講和，實宗廟社稷之福，何可應副得足。今若許了七八分，若不足，又是失信，豈不害事？藥師向

西退身。幹離不。又願三寶奴等番詔少頃，催使人回，及出玉束帶玉篋刀子及馬一疋，付三寶奴獻上。連催使人上馬，卽與三寶奴耶律忠王沕等前來。

秀水閒居錄曰：宣和間經營燕地，虜將郭藥師首來歸附，旣得燕山，授以節鉞，專付兵柄，繼檢校師傅官，賜第都城，寵數無虛日。藥師喜飲酒，尙醞絕品，曰小糟真珠紅者，日賜一樽，置驛送。嘗至京師，召赴禁中，凡寢殿奧密珍奇之物，悉令縱觀。眷待優異如此。金人南侵，藥師率大將張令徽劉舜仁俱叛，與之合從犯闕。旣議和解，虜酋須索犒軍金幣數千萬，雖極竭不能充足。虜使云：藥師嘗至宣和殿，見庫中金一塊數千兩者，何謂不足？朝廷答移牒書，書曰：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納，歲月已深，遂割燕雲，恩相至厚，質諸天神，共著誓書，使聘交馳，懽盟無間。止緣姦臣誤國，容納叛亡，歲幣愆期，物貨粗惡，遂令誓盟，始成空文，鄰國興師，職由於此。重念大聖皇帝從初講好，欲卜萬年，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太上皇帝深自刻責，乃付神器，纘服之始，不遑康甯，夙夜以思，宜申舊好，果承使介，遠達信誠，結約之辭，悉以面諭。自今日始，傳之無窮，共庇生靈，永同金石，緬惟英鑒，必諒茲懷！事目另具別幅，想加照悉。

事目云：投拜職官人口盡行發遣，大金人馬抽回，議定更不以黃河爲界，只將土地稅賦所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來河北河東人馬抽回，賞軍銀五百萬兩，絹五百萬疋，金五十萬兩。十日丙子，李稅等與金人所遣計議使高永張愿恭蕭三寶奴復命。當日引見三寶奴，上殿呈書。

幹離不復書，書云：承計議使李稅等齋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
諒至誠，實爲大利，雖有報復之心，載惟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暨我今皇帝諭旨丁甯，德義寬大，拯救
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示新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若可依從，請皇弟鄆王並太少宰科一員，不踰
是日，來赴軍前，權且爲質。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

又事目云：自結好以後，凡國書往復，並依伯姪禮一體施行。於今黃河更不爲界，可將太原中
山河間等府一帶所有地，分畫立疆，至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亂，貴朝應管擒制交送。來
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減五百，除自來已合交送銀絹兩色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物貨已上，並
入御筆誓書，鄆王權質，候過黃河，便議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祇候交撥定疆界，亦便放還。賞軍物帛
書五監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雜色表段一百萬匹，絹一百萬疋，馬牛騾各一萬頭，疋駝一千頭。
鄭望之奉使錄曰：十日引見三寶奴，就殿上進呈書，上顧敏如何，敏對云：事無可奈何，待更商
量。出到殿門，宰執閣子內，三寶奴等人人使幕次，方見所進書，乃知所邀三鎮，所要親王一員，候軍
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地界。

中興遺史曰：李稅等歸併燕山府路，提舉常平沈瑄與稅等偕來。稅等具奏幹離不要宰執親
王爲質，并須索金帛犒軍。李綱以金人之技盡於攻西水門與酸棗門矣，破之甚易，誓以死戰，使匹
馬不還，策之上也。稅望之謂金人勢雄盛，未易可當，莫若速許之，不可緩也。李邦彥勸不如許之，上
亦欲務令持重，以保宗社生靈，遂悉如所請，詔括官司士庶金帛。

靖康中帙五

起靖康元年正月十一日
丁丑，盡二十日丙戌。

十一日丁丑。李綱、沈瑄與執政同之於東府。

南歸錄曰：初十日，瑄見李右丞，言賊騎不過五萬，能戰者止萬餘人，太子營不及二千，藥師常勝約三千騎，諸營步兵，聞止有三萬餘，其過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擊。李綱曰：待與諸公議，遂留瑄幕中。十一日，李綱與瑄同詣閣門，續引至後殿，少頃，同赴東府，見樞密耿南仲、李昉等，瑄告諸人如告李右丞說。李昉厲聲曰：賢敢道金人不強，若與戰，決勝否？李綱曰：不須如此怕他。瑄曰：瑄忘身棄家，以圖南歸，蓋上欲朝廷知金人不多，可以擊耳！至於戰鬪事，非瑄所敢知。須臾，李邦彥已下偕來，復告之曰：城下之戰，社稷之安危，固不可輕舉，可待其歸，以重兵擁其後，有必勝之策。衆皆不答。十四日庚辰，皇帝弟康王少宰張邦昌使於大金軍前，給事中李鄴爲計議使，右武大夫高世則副之。齋和議誓書送伴蕭三寶奴等同行。

朝廷和議誓書云：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權盟變爲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及京城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昉等赴議軍前，引過乞和。正月十日，迺承計議使高允張愿恭齋到文字，大開容引，備諒肫誠，救拯生靈，諄結盟好，載惟恩義，深劇感悚。今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

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去處臨時兩平兌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並已死外，應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正帛並雜物折納，決無粗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伏惟照察！謹白。

初，虜人講和要一親王爲質，朝廷議從其請，上召諸王，誰肯爲朕行？康王越次而進，請行。康王英明神武，勇而敢爲，有藝祖之風。將行，密奏於上曰：「朝廷若有便宜，無以一親王爲念。既行，邦昌垂涕，康王慨然曰：『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邦昌慙止。」

沈瑄與李綱書論金人兵虛實。

沈瑄短書投綱曰：某自燕山拘執而南，陳講和之意，意在脫歸，言其軍實。今天與之，幸偶而歸，達區區之忠，因右丞得以上聞，似可以無憾矣。雖曰後時，尚有可圖者。彼言國相自太原入，河西自鄜延入，不知二道能遏之使不前否？二道旣不能進，則此猶可圖也。城下之戰，固不可輕議。待其回脚，數路要之前不得還，後以重兵擁之，可一舉而殲之。彼之難集者兵，調發半年，止得如此。若盡滅

之，數十年間未能再舉，縱之使還，其禍未已。彼之難得者馬，前日入燕，不滿萬騎，得常勝三千疋，路中所掠，不下三五千疋；今又以二萬疋與之，不可敵也。彼之所乏者金，載之而歸，竭吾帑藏，又取於民，不足以充其欲；二者之外，又割吾要地，其禍可勝言哉！今日彼之兵數不多，必不若契丹犯澶淵之時，是時景德春秋未及，聖主之盛，一時宰執，皆欲避之。陳堯咨數人皆欲之金陵，獨寇萊公決策，勸之親征，一戰而勝，今城下之戰，繫社稷之安危，不可遽急。至於後圖，亦不可緩。右丞忠憤之氣，衆所共聞，實天以賜我宋，豈不能爲寇萊公哉！某凍餒踰月，脫死而歸，魂未集體，無僕無馬，筋骸解散，不可以步履，以此代面陳，幸不以人微言輕而忽之。又陳三事：一曰，某昨日步歸，憩於茶肆，聞諸人咸有欲戰之心，但不令出爾！此固未易輕舉，然人心可見。今早又聞昨夜城外小戰，與其小戰，不若更多與之人馬，在外以待之。二曰，金人之所以有鬪志者，意在與金帛，今旣與之，彼卻有愛惜之心，吾之將士，要而奪之，以求爲軍賞，則我之兵欲鬪之志，如彼之初矣。三曰，金人不多，用兵之時，當分頭掩擊，以分其勢。是日晚，綱遣人相召，臣力言金賊可破之狀，兼今日客主之勢不同，多寡之數不侔，若今須歸，旣無傷折，又厚有所得，異時人人敢來也。割地之後，彼據要害，我反爲客。燕山雲中一二十萬之兵，不知何以禦之？若果欲與之戰，不可失此時。我重兵擁其後，至河壩而揜擊之，以南兵自懷衛入駐瀋州之北，當其前，召大名德博興仁路南兵，由德博渡河於邢趙之間等截間道，遣人密約河間真定中山雄滄會兵於滹沱河之北迎戰，當使匹馬隻輪不返；若云姑與之，更圖後舉，此

妄論也。今既與之，大事去矣！後不可再舉，必敗，須便甘心爲江左之事，右丞能決策立聖主，又能止之，使不遷，蓋天以右丞賜我宋，今日之事，何不以死爭，豈既作執政而遂愛惜也？綱言公之言，宗廟社稷大計，與綱無不合者；但有掣肘處，亦少有所待。答曰：願力爲上開陳，斷以不疑而速行之，後時噬臍。次日又以七事獻綱：一曰，十三日詔出，恐所轄州府不肯聽從，指揮守臣交割，竊恐守臣亦有畏懦，全身保家之人，奉詔棄城而走，竊密遣人令合兵以戰。二曰，楊志昨在燕，曾受高托山極賂，志貪財色，今聞在軍，可說之要擊。三曰，聞西兵有至者，出兵不可緩，金人過河，日馳百里，縱之使歸，禍不可言。前撫定燕山之時，亦遷延不去，大兵既近燕城，倉皇而行，輜重金帛盡爲張覺取奪，此機不可失。四曰，大兵擁賊過河，止以萬人弓弩手守北岸。五曰，大捷之後，全軍受賞，其塞旗斬將有功者，統領者，別行保明，優與推恩。六曰，金賊兜鍪極堅，止露兩目，鎗箭所不能入。契丹昔用棍棒擊其頭項，多有墜馬者，倣而行之，欲令騎兵半持棍棒。七曰，郭藥師將騎兵三千，劉舜仁領兵二千隨行。今若以重兵擁之過河，前又有兵等截，其勢甚危困，密令人說之，以藥師爲燕王，舜仁以營平等爲平王，許其世襲，自置官吏，歲賜官帛，兼令取張令徽首以來，塗中聞常勝軍恐由澶淵德博入滄，過河歸燕山，當須兩道遣人候之，不可後也。

拆上元鼇山，散給軍士薪火。

上皇時常以十月結架鼇山，至正月十四日了畢，所費綵帛巨萬計，比上元燈後，則頒賜內侍，

率以爲常，至是乃拆之。
衛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

臣寮上言：竊見戎寇猖獗，待從官義當體國。乃者營私謀已，圖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衆目駭視。訪聞禮部尙書衛仲達，素與趙良嗣狎昵無間；今者忽稱疾乞假，遂攜家以行。工部尙書張勸，身爲八座，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按仲達、勸皆儉佞不才，平日叨竊榮寵，當急難之際，傾搖人心，爲避賊之計，理不可容。奉聖旨：衛仲達、張勸、特除名、勒停，令開封府差人追捉前來。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爲稱。合用國字者，依自來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爲稱。十五日辛巳，幹離不回奏并書。

奏曰：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制幹離，不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求踐舊好，敍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邊解重圍，收聚兵馬，鈴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旣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物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爲今年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應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伏乞照察謹奏。

書曰：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幹離，不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四日，賜到誓書暨皇弟

康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倍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今既轉禍爲福，重踐懽好，惟望貴朝不失農事，早令當司兵馬無稽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鈐束逐處軍兵，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再立盟約，乞賜盡言！遣差使徑將來詣，當司特憑發遣赴闕。卽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卽時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劫掠傷民，早爲交割。本月十一日夜，南方天氣赤，直至天明，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敦大信，反身修德，必抵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各據前項所賜條數，自陳納官。如敢隱蔽，許人告犯，重行斷遣。尙書省直取金銀指揮奉聖旨，仰聶山何棗周懿文李光只今直取，楊球張補姜堯臣李宗祐張師賢宋輝李宗振董庠下項逐家金銀於元豐庫交納；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曾經祇應倡優之家，并簫管袁陶武震史彥蔣翊王人築毬郭老娘逐人家財籍沒，并內侍省官道官藥官曾經入內醫官鞏官幕士忠佐，并應曾特賜金帶許繫金帶人，并行陳納。若敢約請隱庇，并轉爲藏匿之家，許日下自首，如違並行軍法，諸色人所隱藏之物，一半充賞。

十七日癸未。捉索細作。

先有燕山人推獨脚車子，其中皆載兵器。自是連日大索細作不絕。或有短髮者而黑者，誤遭毆擊，至有死者，羣不逞往往乘此劫奪行路，但云是細作，卽擒送府驗問，非是，乃釋之，亦不加罪。妄

捉之人，如是數日，乃揭榜禁止。

十八日甲申大風雪。

時圍閉旬日，城中食物，貴倍平時，窮民無所得食，凍餓死者，藉於道路。

朝廷復遣使致問於金人軍前。

朝廷賜書，書云：大宋皇帝致問大金皇帝皇子郎君，薦承使介，特貺書詞，披覽再三，深諗勤意。比者復修盟好，休兵息民，皆自周旋，殊深感戢，示諭依准大金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已爲，益諒高懷，尤彰謙德，更承念及耕農重事，罷去所索牛一萬頭，誠忱備至，義同一家，固當傳之無窮，永以爲好。春律向寒，倍惟珍嗇。謹白。又賜以沉香山子一百兩，花犀酒盤一十隻，玳瑁酒瓶二隻，撥花犀注碗一副。

十九日乙酉上御宣德門撫勞王師。
平陽府義勝軍作亂，叛歸於粘罕。

初，譚稹爲宣撫也，募燕雲人爲義勝軍，散居於河東諸州。其在平陽府居者，劉嗣初爲河東路兵馬鈐轄以統之，有衆四千。河東人呼義勝軍爲投附人，太原府受圍，有裨將自太原城出至平陽，漏言欲盡殺投附人，於是義勝軍皆不安，漸有語喧鬧。嗣初見平陽富盛，有欲得之心，既知太原被圍，遂有叛意。一日，嗣初見知府宇文時中白其事曰：嗣初乃山後人，累世不幸，陷於契丹者幾二百

年，今重不幸，又爲金人吞滅，使我前主契丹喪其社稷，而嗣初亦傾覆其家，遂得歸朝，今一行部曲與嗣初視金人爲仇讎也。金人方造釁用兵，國家以兵應之，使投附人效死於陣前，以報金人之讎，深所望也。竊聞欲盡殺投附人，不知何故？時中驚愕曰：無此。乃命出榜，敢有撰造語言者，立賞告捉。自此投附人亦私爲之備。投附人元在城外下寨，不與州縣通。嗣初自起爐打造軍器，置槍棓，編殘軍，及拾麻屨底穿爲甲，陰勒行伍。未幾，時中罷去，通判王某權府事，有百姓王存受僱於嗣初，爲吶喝，人既知其意，先一日詣府告嗣初與投附人將亂者。王某務欲安嗣初等，乃決脊配二人本府牢城，且報嗣初云：有撰造語言已施行訖。嗣初以本部皆是義勝軍，惟吶喝三人乃平陽府兵士，既發露其事情，愈不安，又知折可求敗事。乙酉黎明，率衆人先登占城，城中軍民有以弓弩射之者，義勝軍以手張氈禦箭。既而城中奔亂，嗣初縱火，王某及州縣官皆出城走，走不及者，爲嗣初所執。嗣初縱掠金帛，次驅擄子女，次驅奔牛馬，次取騾豬羊，盡殺爲脯臘，科磨戶破麥爲乾糧，凡十餘日，以其衆歸粘罕。粘罕大喜，而王存存於神仙界，見王通判，言你不信我言，反杖一百，今日壞了一城性命，你卻還他。乃鼓倡諸人，將王倅併家小盡殺之，其歸朝人老小在州縣者，受折可求移文，悉行誅戮。

二十日丙戌，幹離不回報賜物。

上奏云：差去使人王洎至，伏蒙聖慈，回賜到沉香山子花犀玳瑁酒器并奇獸珍禽等，幹離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謝以聞。謹奏。

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京師。

師道承召命未赴，以爲虜人必不敢渡河，亦未必有如此事。雖起行，惟日行三十里，不廢遊獵，中途遇統制官姚平仲，自燕山戍歸，有騎兵三千，步兵一千，師道以便宜檄取其兵，遂與之俱來。未至，上遣開封少尹田灝中使裴誼陸舜舉促之。師道至西京，而韓離不已犯闕，或曰：賊勢重而我以輕兵犯之，必敗；四方勤王之兵，遂將解體，不若且駐汜水，以圖全勝。師道曰：不然，吾以兵微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敗焉！賊孤軍深入，不虞援兵之至也；今若徑去，彼自莫測，第使一騎到京師，則京師之氣自振矣！師道遂行。先遣二十騎全裝披帶，封蠟書上奏。二十騎者，疾馳到京師，逢虜人遊騎四出，是二十人者，卽馳馬犯之。遊騎知西兵至，退走。二十騎至城下叩城，上蠟書，京都人知勤王兵至，歡踴氣增十倍。師道至，直逼虜營下寨。金人爲斂遊騎，不敢剽掠。上聞師道至，命開安上門遣尙書右丞李綱迎勞，而宰相李邦彥降勅付師道曰：金人和議已定，敢言戰者族。或謂金人下寨於城西，請嚴備以入。師道不從，肩輿入京城。是夜與宰相同入禁中，見上於福甯殿，奏曰：臣不知京師有如此之急，又度必無此事，故來遲；今臣在此，陛下不須憂也。上再三慰勞，問計將安出？師道奏曰：臣以爲講和非計也。京城周圍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若於城上劄寨，而城外嚴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旬月，虜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銀不足，請以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內保州乃宣祖陵寢所在，不宜割與。上乃令師道與邦彥於政事。

堂共議其事。師道見邦彥，因曰：某在西尚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餘，當時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不得已講和耳。師道曰：凡守與戰，自是兩家事，戰若不足，守則有餘。京城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糧食。苟有餘，京師數百萬衆皆兵也，何謂無兵？邦彥詭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笑曰：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攻守事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多亦爲賊所有，當時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百姓徹去屋舍，搬畜產入城，遽閉門以爲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又笑曰：好慌！好慌！左右皆笑曰：公等腰下金帶不能自守，以與虜人；若虜要公等首級如何？邦彥不能對。又曰：京師如此之闊，番兵只十數萬，何能圍匝，何故四門都閉，則番人得以縱掠，而吾民困矣！上加師道檢校少保同知樞密院事兼宣諭使。明日，金人使王訥來，其禮稍屈。上顧師道笑曰：彼畏卿故也。方諸門盡閉，師道命開東壁南壁門，聽民出入如常，人情賴以少安。又請緩給金帛，禁遊騎不得遠掠，俟其情歸，扼之於河，當使匹馬不還。上皆是之。師道受命出巡城，語所親曰：賊易破也！但劄連珠寨對壘，使不得擄掠，則賊糧匱乏，便可進兵。更使兵將臨河設伏，俟其半渡擊之，此萬全策也。一日，師道令驍勇數輩出城，得金虜三人，至則令言軍中事，其一不肯言，師道令斬之。又問其次，遂恐懼，明言軍中事，其一破其腹以驗所食之物，腹中無米，惟豆耳。師道語其衆曰：賊糧已匱，可以殄滅，乃遣一人還，使道其事，賊軍大驚，於是決意求和。

詔差中書侍郎王孝迪收簇金銀。

詔曰：金國犒軍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錦帛牛馬駝騾萬，數浩瀚，雖竭神御乘輿宮禁王府主第宮觀寺內外百官士庶等人，金及三十餘萬，銀及一千二百餘萬，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真珠寶器女樂珍禽香藥茶錦綺酒果之類，併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物，准折緣萬數。金銀未敷，不肯退軍，已差中書侍郎王孝迪再行收簇，布告中外，咸體茲意。

榜曰：中書侍郎專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以今月二十日奉聖旨：大金國兵馬攻城，其勢甚急，朝廷爲宗社生靈，遣使議和，須藉金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御之物，盡行剗刷，止得金三千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尋津置前去，大金國見其數未足，復遣使人諭意，難爲退軍，兼恐兵衆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女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既無所出，遂將前後所出黃榜，并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愛民憂國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爲頭，應執政侍從宗室外戚內侍官橫行，并許權繫犀帶，將金帶納官；仍將逐人在家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罄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并許諸色人告論。雖於法許相容隱人，亦許陳告，並依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及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仍與成忠郎。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除告賞外，與承信郎。如親鄰知情不告，告而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除指揮事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愛民憂國之意，疾速前

來送納，候事定日等第推恩。所有金銀稜道，並與免納。今且逐處庫分納下項：州南左藏庫納，州北元豐庫納，州東都茶場納，州西樵貨場納。右出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乞覓，並依軍法施行。都人讀榜，見金銀不足，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又言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讀之者莫不扼腕唾罵。

靖康前錄曰：王孝迪領簇合犒，設大金國金銀所出榜，籍士庶所有之物，謂如此則免吾民肝腦塗地，不然則男子殺盡，婦人虜盡，宮室焚盡，金銀取盡，其辭乖謬，不可具言。人謂之四盡中書，以比李鄴六如給事。

種師道姚平仲兵至。李綱上奏乞令師道平仲聽節制。

傳言錄曰：余復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甚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取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矜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人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敕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已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

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事以謂賜此不足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以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旣集，西兵將帥至日，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妃后皇子弟姬墳墓攢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和，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凶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憂，未有艾也。

通判絳州軍州事徐昌言殺義勝軍。

中興遺史曰：平陽府義勝軍亂之次日，報到絳州，絳州有義勝軍四千人，將官牛清統之，清山後人，釐率勇悍，通判徐昌言謂不先圖之，必有平陽府之變，乃白于知州李元達，請先爲之備。元達本儒生，不知時變，不從昌言，與幕職官苦言之，元達不得已，請昌言一面措置，昌言以教閱爲名，開甲仗庫，令官軍帶甲整葺軍器。時清下寨於東門外，是日昌言出其東門，方轉五鼓，自南門北門出兵轉城，以趨其寨。又令民兵悉上城之東壁，令之曰：聞戰聲則助其聲勢。昧旦兩門出兵，皆叩其寨，斬關以入，卽造清之寢。清夜飲方醉，與數婦人寢，聞難，取器械不及，創甚被執。於是盡殺投附義勝

軍，城中民兵登城東壁，呼噪以助其勢，投附人盡被誅戮。諸州聞絳州之事，乃皆殺投附人。昌言字獻可，衢州人。

統制馬忠以勤王兵至京師。熙河路經德使姚古、秦鳳路經略使种師中及折質彥折可求、劉光國、楊可勝、范瓊、李寶諸路勤王兵至京師。

諸路勤王兵號二十萬到京師，人心稍定。

靖康中帙六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庚寅，盡其日。

二十四日庚寅。翰離不再上奏。

書云：伏承御書特加溫諭，尋釋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懽好，益光聖德。陛下既全始終，質諸天神，翰離不等，永念同盟，敢不祇畏！中山河間兩府，亦望差近，上親信之臣，嚴賜勅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勾交撥疆界。據賜下金帛，擬准見御寶文字，續次交送。近者猥被聖恩，賜致內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尋用放還，辱從所請，感戴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割三府，見任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知識欲要者，內冊定姓名垂示，即當發遣。如不見公據，請下受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于交撥管內，分自開指，亦憑依應施行。今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乾文閣待制太平府□□□充計議使副，謹奉書奏謝以聞。謹奏。

朝廷復遣李柎致問。

書云：大宋皇帝致問於大金皇子郎君，比者盟書既定，和議方深，用孚千載之期，永保兩朝之好，輒因使介，以物將誠，詳具別紙，惟冀留納！謹白。送珠子帶一條，上有北珠五十顆，正透飛鳳犀帶一條，金稜真玉注碗一副，真玉酒盃十隻，細鞍轡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

又別遣肅王爲質，請歸康王。

書云：比承書示，欲別遣親王爲質，今令弟肅王前去，可諒誠懇之情。然念康王留軍中，今將一月，朝夕憂念，未嘗少甯。雖皇子郎君義同一家，必垂顧恤；柰手足之愛，同氣之親，一日不見，實有三秋之念，敢望仁慈，候肅王到日，便令康王回歸，以慰茲寤寐注想之懷，情深意切，書不盡言。再此布叙，惟冀孚察。謹白。

韓離不以崇義軍節度使、大安仁龍州團練使、耶律忠充使，副送康王。

書云：使至，迭承來諭，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一萬錠，聊用壓驚，式表微意，謹奉書奏聞。謹奏。

王黼削奪在身官爵，長流衡州。

靖康遺錄曰：是日籍王黼第，得金寶以億萬計。初黼賜第于閭闔門外，周回數里。其正廳事以青銅瓦蓋覆，宏麗壯偉。其後堂起高樓大閣，輝耀相對。又于後園聚花石爲山，中列四巷，俱與民間倡家相類。與李邦彥輩遊宴其中，朋邪狎昵，無所不至。及至籍沒，百姓爭入剽掠，官不能禁，斬數人而後已。黼出城數十里，至負固村，追斬其首，百姓謂之負國村云。

秀水閑居錄云：王黼作相，初賜第相國寺東，又賜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累奇石爲山，高十餘丈，便作二十餘處，種種不同，如螺鈿閣子，卽梁柱門牕什器，皆螺鈿也。琴光漆花羅木彫花碾玉之類，悉如此。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徑，詰屈往返，數百步間，以竹籬茅舍爲村落之狀，都城相

第，乃有村名，識者以爲不祥。黼侍妾甚衆，有官封者十八人，八夫人，十宜人。

靖康前錄曰：二十四日，府尹聶山進劄子，乞追王黼行遣差人追及于應天府杞縣之南十里負固村，遂戮之，函首京師，隨行金帛不可勝數，盡爲小寇剽掠。差度支郎中邢偉籍其家財，偉措置無術，小人乘隙鼓倡，爭入黼第，絹七千餘匹，錢三千餘萬，金玉之類爲羣小攘奪者三分之一。王時雍領尹詐稱般納王黼家者，以次第給賞，優者推恩，衆齎金帛入黼第，即得首領者二十餘人，梟首令衆，餘皆棄物而逝。

別錄云：盜賊殺之于雍邸。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王黼字將明，開封人也。崇甯二年，登進士第，蔡京喜之，累擢爲翰林學士，厚結內侍，梁師成輩多薦引之者。政和七年，除尙書右丞，八年，除中書侍郎，宣和初，師成薦爲少宰，惟諂佞師成，凡事行其意而已。每入禁中，爲柔曼之容，效俳優譚話以悅上意。置應奉司于其家，四方珍貢，皆由黼以進奉，而多半隱盜于家，公然賣官，取贓無厭。京師爲之語曰：三百貫，直通判，五百貫，直祕閣。其無廉恥如此。二年，上欲乘契丹爲女真所攻，因復燕山，黼力贊出師，及用童貫蔡攸爲帥。四年，加太宰、楚國公，二子皆加徽猷閣待制，上命內侍幹當藥院盧端，專起大第以賜黼。黼建御書閣，芝草生于上，黼邀上駕幸其第，觀賞之，人知其不祥。五年，拜太師，封楚國公，領三省事。六年，李邦彥密結蔡攸，令譖黼而罷之。靖康初，貶廣州安置，遣使斬之，時年四十八，士民皆快之。

宣和錄曰：宣和五年九月，太傅王黼言：臣以昧陋藐然之跡，充位公傅，總治三省，無謨明顯庸，仰稱敷求熙帝之載，不足以格皇天，膺多福。宣和癸卯八月，芝生賜第正寢之東閣柱礎之間，狀如芙蓉，懼無受祉之實，且在側陋不敢奏。後兩浹旬，得賢治定閣產神芝二本，表皆踰尺，一生于漆柱之上，一生于繪屏。生閣柱者，狀如雲翔龍爪虬髯，杪附于柱，其中穹窿特起，叩之有聲。生繪屏者，如慶雲淹靄，表裏穿透，皆所創見，昔未有之。臣俯伏諦觀，蚤夜忱惕以思，前年蒙恩特賜長生大帝聖君容，許嚴奉閣上，又蒙恩賜九華玉真安妃御容奉安閣下，日月光明，不問隱微，神休聖跡，固已久熟，觀今芝所生，天威不違顏咫尺，實惟帝君睿聖，當宁安妃，神靈在天，貸臣竊位曠官，罪悔衆積，而憫其赤心皎然，區區無他腸也，故生祥瑞，昭晰顯著，如韓愈所謂此生人不識，惟有天公知者。臣與有親，不勝踴躍歡抃之至。且念所居雖陋，實爲疇咨之地，芝產吉祥，一日三秀，是豈孤臣之幸也？蓋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輒繪圖昧死以聞。奉聖旨：手詔卿以碩德偉望，簡在朕心，傳巖之求，若合符節。政和以來，海隅加治，神祇咸若，凡建大事，決大疑，莫不克舉。方時平虜之策，在廷之臣，罔攸措議；惟卿有先見之明，助朕獨斷，從中指授，曾未期年，九有以截，確然志在王室，格于皇天，致草木効靈，見于賜第，一日三秀，表至踰尺，結英吐華，有若翔龍慶雲之狀，豈不踴歎！且若芝房之歌，薦于漢廟，著之方冊，實爲不祥，歷代寶之。今者得非寅亮變理之功，薰爲和氣，致此殊祉，萃於家庭，以昭神祇在天敷佑之靈，以示朕賚予良弼之義？君臣相須，休悅同體，奏牘來上，良用嘉歎。

王黼者，開封人也。舊名甫，及顯貴，上以其姓名與東漢宦者同，詔易爲黼。登第後，一任爲相。州司理，踪跡已詭譎，人輦轂爲何丞相執中所喜，遂歷書局館職。政和初，爲司諫，蔡京薦之，遷諫議大夫。黼既驟遷，遂背執中，疏其惡二十事與京，而執中不知也。每稱道黼不已。一日，省中俟其來見，則又及黼，而京曰：少師何譽王黼？若是，黼是何人可保乎？執中方談其美，京卽于坐後出一卷書，使讀之，乃黼擊執中疏也。執中大愕，始變色曰：畜生乃爾若是！繇是執中乃謝絕黼。黼因投鄭居中黨，而居中前後數于上前稱薦黼有宰相才，改御史中丞，陞翰林學士。黼時事宦者梁師成爲父，與折簡必呼之爲恩府先生，方上躬攬權綱，故每謂羣臣多宰相門人，如黼獨首出朕門下。黼每進見，上爲前席，論外事動移時，專事儉險，能先事中意。當是時，戶部尙書，患不得人，京因奏用黼，上大喜，謂之曰：太師乃肯用爾，爾能當此乎？對以匪難也。時用度侈肆，版曹歲入有限，非宰相應副必闕事，黼旣以才選，能彌縫中人，佗不卹也。繇是未半年，自親王貴戚暨班直禁衛，動乏俸賜，中外乃大噪，黼猶揚揚然，且誑上謂：左藏自充仞，第監臨失職，爾！臣願自入庫治究其事，而勢家吏僕聞此，得伺候黼來掩之，爭索所未給之物。及視庫中，則實一空。于是數十人皆大喧詈，攔黼不得出，因窘甚。用老吏爲之計，乃抱大榜告之曰：尙書有約束，無佗，官吏作弊爾，今當排日用次第給爾等，可視此也。卽趨東牆掛榜，衆走從之，黼因得繇東庫角門跨馬遁去。上聞而不樂，遂以失職罷，猶改宣和大學士，以宮祠奉朝請，賜甲第居之。其賜第之鄰，乃故許黃門將宅也，黼又倚中人奏請彊奪之，其子

弟出怨言，而黼又陰白盡逐去，中外始大不平。俄復翰林爲承旨，丁父憂起復，遂除左丞，遷中書侍郎，乃有大用意。時政和八年也。黼面潔白，若美婦人，而目睛鬚髮盡金黃，且豺聲。未久拜相，委聽愈專，當是時宦者梁師成從中秉相權，故使黼表裏。一旦恩數儀物，有踰于蔡京矣。始黼專任，乃事外飾，奏罷堂吏，添支省，併書局，皆協一時士論；然專事逢君，依羣宦，故獨不敢及它。其後罷學校，乃多取贍學錢奉宴遊，未久又入劄子，乞置應奉司而自領之。內則梁師成爲提舉，又啓北征事，且與童貫力謀，數以詩進顯結鄆邸和焉。嘗密語上曰：臣屢令術者推東宮命不久矣！先是黼旣相，再賜大第于城西，開便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來往。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妄託事，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爲臨幸，賂黼之堂閣，張設寶玩石山，倖擬宮禁，喟然歎曰：此不快活耶！時上旣幸黼第，又從便門過師成，復來黼家駐，因大醉。黼自出傳旨，支賜命放散衛從百官。于是禁衛從諸班直爭，願見上，始謝恩不肯散，因詢師成與譚稹乃扶持上，出而撫諭之。上醉不得語矣。復入，夜漏下五刻，乃開過龍德宮複道小牆，所謂鹿寨門者以還，內宦者十餘人，執兵接之而去，三衛衛士無一人得入者。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翌日猶不御殿，迨數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上深悔之曰：孫存愛我，與轉一官。存隨龍舊人爲衛士首，時對黼求見上不肯散者。黼又同蔡攸每罷朝出省，時時乘宮中小輿，召入禁中，爲談笑或塗抹粉墨作優戲，多道市井淫言嫖語，以媚惑上。時因譴浪中以譖人，輒無不中。黼方恃與自若，至賄賂公行於朝野，自通判以上皆有定價。中外大

喧，上雖微聞，然不之信。至是蔡攸與朱勔皆罷取驗于上，因是怒，併力攻師成，勢折，上于是怒黼，始罷而致仕，居第領應奉司如故。厥後，將過冬郊，而重欲相之，會上內禪，百僚入賀，上下咸有喜色，而黼西獨若死灰，未幾誅死矣。且黼士人也，又以才學受知君相，共富貴而立致，乃曲徑苟得一時之味，因甘之流而不返，夫既以非道而進，後必以非道而終決矣。是徒累國家，亂天下，如此可爲世戒也。

北征紀實曰：燕地號沃壤，用兵既久，加金人殘毀，桑柘生具爲之一空；我得之僅三年，曾無斗粟尺帛之助，常勝軍五萬，月給人二斛，戍兵九千，月給人六斛，則已十餘萬斛；又有食糧軍及諸州官吏不在數也。故悉出河朔山東河東之力以應辦，纔一年，而諸路皆困矣。科配既久，道路阻長，率費十餘斛，多至二十餘斛，始能運一斛至燕山，以有限之物，輸之無已。然黼當權，內外帑藏及齊趙晉代民力皆已告竭焉。上不樂，垂以罷黼，黼患失，遂作免夫之令，因得少失其權，以謂燕山之役，天下應起夫，今免其調發，獨令計口多寡，盡出免夫錢，違期限者斬。天下所得免夫錢，大凡六千二百餘萬緡，以二十萬應副燕山，二千萬椿管，然朝廷時時借用。及宣和七年春正月，惟六百萬見在，餘二千二百萬有零，則莫知爲何用，此實充應奉矣。蓋此事纔定號經撫房者，朝廷一時文案，黼奏乞降旨，一切焚之，故不可考焉。及宣和六年，黼罷之後，燕山日夕告乏，而山東河北盜賊起，少者不下數千人，若張仙高託山輩皆連兵數十萬餘，科配亦不行矣。

閻居錄又曰：宣和間，王黼急于財用，以燕山免夫爲名，編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又令州縣取鹽課一年，最高者立爲定額，不許通融，虧及分厘，監司守令，一例黜責。于是計戶率錢，猶不能給，羅織告訐，無所不至，犯法者不復行刑；但令買鹽厚利，悉歸大商，楚毒被於良民，逃移逋負，不可勝計。

別錄曰：開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韓膺等狀：豪差體究王黼所在。契勘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負固村，爲盜所殺，取到首級申。

靖康中帙七

起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辛卯，盡三十日丙申。

二十五日辛卯。卿延張俊、環、慶、韓、時、中、涇、原、馬、千等皆至。京師稍安。
斬內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

初朝廷發金字牌勾兵隴西，內侍官暗留不遣。及馬千等至，皆云不見金字牌，但云聞京城危急來赴難，由是發覺，故斬之。

二十七日癸巳。眞定府路安撫使劉韜送馬擴下獄。

茅齋自叙曰：先是，被童貫之命，招置眞定，中山忠勇敢戰軍馬，專一統制，擴急趨保州取家屬，南歸復過中山，見烽火連舉五把。次日至眞定，劉韜委擴提舉四壁守禦。靖康元年正月七日，拜上登極赦，擴密遣人入京，具畫一奏劄，且說虜人南寇，步騎無二萬人。又時已春首，彼難久留，乞堅守京城，勿輕出兵；括取官私馬，無慮三萬匹，召募敢勇必戰之人，各授器甲，略閱隊伍每五千人爲一項，分屯要害，密檄諸道勤王之兵，併力齊進，預戒河東河北多設邀截，彼不過二月中必退，京師之兵躡其後，河外之兵邀其前，彼方阻河勢迫，乘機擊之，可使匹馬不回。後因職事與韜之子新授浙西市舶提舉子羽議論失歡，子羽乃與路分鈐轄李質等同謀譖害擴。癸巳，擴晨往謁韜，坐未定，韜密備兵卒在庭呵擴下曰：爾安得反？可斬之！擴大呼曰：時事如此，方用人之際，豈可因小兒子譖誣，

欲害士大夫乎？翰曰：不干渠事。擴曰：擴與令嗣提舉不足，衆人共知，何謂不干渠事？且公欲斬人，亦須責文狀否？翰辭曲，不復言斬，乃曰：送之有司，遂置擴于獄中。子羽作奏劾誣以約虜人獻城事。二月得旨，令提刑司置院檢勘具的確情報聞。

同日降指揮爲犒大金金帛未足權行根括。

聖旨：朝廷近爲大金攻圍京國，方議講和，須藉金銀幣帛數目，金銀最爲緊急，雖各分定拋認之數，尙慮告諭一節，或爲民害，遂令除去。下令已來，權豪殊不體念國家之急，所納之數，金銀稀少。可自今月十七日爲始，應京城蓄金之家所有之數，或以埋藏，或以寄附，並限兩日盡數赴元豐庫大觀庫左藏庫權貨市易務都茶場送納。金每兩價錢二十貫，銀每兩一貫五百文，先次出給憑據，由公據候事定支還。若限滿不赴官送納，並許諸色人告陳，于告金銀內二分一分充賞，犯人取旨重刑斷遣；知情不告，與同罪。除開封府見于豪民之家，分認數目送納外，除逐色目逐家已行科定金銀數目，指揮更不施行。

尙書省劄子，殿中侍御史李奉議奏：臣等伏惟近降聖旨，借士庶金銀，如納數多，當議量度于武官內安排，特與理選限，不礙正法，理爲官戶注授，優便差遣。臣等訪聞民間供諭，今已累日，其納數多可應前項指揮者，臣等欲望聖慈付有司，條具以聞，遂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其或有願口田舍，乞以近拘收到房廊物業量價給還，庶使人心懽悅，樂于輸納，以濟一時之急，謹

錄奏聞，伏望聖旨依奏。是日晚，專領收籩大金犒賞金銀，所據左藏庫中有廣福坊李隸已納金六百七十四兩，銀一萬四千七百四兩九錢，葛關金六百兩，銀三千五百七兩，奉御寶批李隸與成忠郎葛關與保義郎，凡此同日數百，以勸來者。

李綱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甯殿議用兵。

傳信錄曰：是日同執政上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日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

三十八日甲午。種師道使姚平仲進兵，逼其壘，虜不敢動。

南歸錄曰：種師道以三鎮不可割，與李邦彥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議與師道合。師道問沈瑄金人初來事。瑄對曰：河濱若有千人守之，犬羊豈至郟城？師道曰：不然，金人至此，如何卻去？又問瑄河北地形及邀截之狀。瑄對與上李右丞書同。師道曰：如公之言，比至塞上，無匹馬矣！瑄復問師道曰：今日如何處置師道曰：公見得賊寨中有糧否？瑄曰：金人沿路日掠糧草，今至城外，取金帛，掠子女，

未有聚糧之意；但恐聞西兵至方旋聚，想必不多。師道云：如公之說，昨日生擒二賊，剖腹見之，已食黑豆。今當逼賊營，劄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過五七日間，彼自折沮矣。瑄又出一劄子，呈師道曰：金國長驅直犯京闕，蓋緣中國失謀，今日之謀，豈可再失哉！執政大臣力主講和之議，然金帛果充其數乎？三路之地果能棄乎？已議講和，而王畿之內，剽掠殆盡；兵回之後，果能保其不攻掠城邑乎？大抵姦人借宗廟社稷之重，以勸人主而爲全身之計；或張大金人之勢以脅朝廷，而成其講和之功，殊不思異時之患，又有甚于今日也。聞金人建造浮橋，馳驛班師，若遷延失機，瀋州橋旣成，粘罕之兵繼至，將有噬臍之悔矣。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伏望宣撫樞密使詳酌斯言，斷以不疑，而早圖之，宗社幸甚！

監察御使徐應求上書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

書曰：臣嘗讀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宣王旣使文武征伐於外矣，若內無孝友之臣，以與王居，則讒言日至，忠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焉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幽鎮，烏重胤、李光顏皆一時名將，勢若甚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已進取，所畫軍事，皆從中阻壞之，故屯守踰年，迄無成功。夫內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監哉！方今強虜入寇，四郊多壘，講和之計雖決，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之日無期，是宜內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國事，以雪恥辱之時也。而道路藉藉，皆言宰相大臣與將帥異謀，朝夕喧

爭未有定論，審如此，豈誠心爲國者哉！夫和親征戰之說，漢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廢。然金帛既不足，虜人必不肯退師；又三鎮三關之地，向以兵方寡弱，不得不姑從之。今老將援師繼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虜人必要金帛之足，與三鎮三關之地，又豈得憚於用兵哉！陛下旣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願詔執政大臣以孝友張仲爲心，和以濟事，無爭私忿，先公而後私，庶幾大功可立；如或不悛，與夫妨功害能之人，當顯黜之，求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乎？雖然，戎馬在郊，城門未啓，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僉議黼座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壘，然後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曲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貪婪而無厭，攘拒而不受，陛下雖欲勿戰，得乎？又況事直師壯，人有鬪心，以宗廟社稷之靈，何憂不克？所可慮者，窮寇遠來，自居死地，困獸猶鬪之時也！願更詔將帥持重應機，無輕接敵，以取萬全之策，不勝幸甚。臣一介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裁擇。

三十日丙申。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

京師傳聞太上皇到泗州，蔡京童貫等建議留高俅以侍衛兵扼泗州，太上皇南去，人心不安。陳東乃詣登聞檢院上書曰：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等六賊罪惡，乞行誅戮。又于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太上皇南去，恐迤邐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之端，乞追數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

遣忠信可委之人，往侍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施行。雖聞王黼、李彥已會施行，然罪大謫輕，未厭公論。京師父子釋而不問，縱之南去，師成尙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朝廷方有夷狄之難，未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夷狄之兵，皆由羣賊誤上皇所致，今又挾上皇于危急之地，臣豈敢尙爾默默？臣昨日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俵、伸等書報，言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無所不至。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與之外，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俵被宣欲進，亦復難之。行至泗州，又詐傳皇命，上御筆劄付高俵，只令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挾上皇度橋而南，以趨江浙，其隨駕兵士，盡爲羣賊斥之而回。聞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令勝捷親兵以弓射之，衛士中矢，自橋墜墮者凡百餘人。高俵兄弟在道傍徨，得以望見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其側，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涕，爲陛下憤。陛下父慈子孝，天下所共知，上皇今爲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姦臣賊子，一至于此，可勝寒心！此臣所以汲汲爲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上皇隨行大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婿，其弟虛中，聞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斂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勔有一行附己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卽恐振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南東

千百郡縣，必非朝廷有。是將傾陷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在此耳！陛下何尚不忍於此耶？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救，致陛下未得奮發英斷。臣請申言師成之惡。臣每聞縉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真是儉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賊，最爲可畏，盜我儒名，外示廉靖，其實招權怙勢，侵我紀綱。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待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以歸諸已，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是從。王黼事之，不啻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氣餒傾簪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責在詞臣，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此格，一或背違，輒行譖斥。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所恃以自異者，無如及第出身，人主所以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于此。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廷試，賜第唱名，宏自登第之後，依舊充使臣之役，則是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且非特以左右奴僕，沾辱士類；又所以輕侮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聞其中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爲名，特赴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曾進納及非次補授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士舉者，聞每名獻錢七八千緡，師成便爲奏請特赴廷試之命。師成所爲既衆，即又傳令張楠等將上其它權倖，遂相效以貪利，師成實啓之。每遇賜名唱第之日，師成必在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是以公道在廷之士，往往解體，國家選舉之法，爲師成壞亂，幾至

掃地。此事措紳士大夫上至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耳。師成平日受四方監司郡守以下餽賂，不計其數，又創置此司，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濫建官吏，徒以進市井遊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奢極侈，往往師成實董其事。因偷盜官錢，不知紀極。不察其所爲，而惑其足恭作僞，必以爲真能廉靖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一作姦似聖，大詐似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因緣爲姦，竊弄威福，陽奪人主之柄，正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嘗耽嗜無厭，不覺遭其毒手也。臣恐師成今在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在陛下離明獨照，洞鑒其姦，必不爲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爲姻家，京黼勳彥又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尙在，深念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于此人之手，羣賊等輩倚爲奧援，太上之心，胡可得哉？數賊罪惡貫盈，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區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概見，臣更請以此日所聞爲陛下言之。前此上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定，非臨時倉卒之謀，惟此數賊，實嘗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累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焉。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楷來到殿上，而師成實爲謀始，此意安在？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爲甚！天下共知，數賊久欲不利於陛下。方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于是楊戩亦同其謀，臣前書已略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爲飾，甚至男女衣著幣帛，往往織成此字，皆是師

成倡爲讖語，以撼國本，羣賊和之，更相夸尙，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姦謀弗成，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怙終陰慝，有如此者。又况蔡京久事上皇，素有異志，童貫蔡攸近與虜賊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卽逃遁，朱勗父子勢傾江浙，已二十年矣。今此數賊同挾上皇而去，亦恐素行勿悛，未必肯利于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毋使滋蔓，蔓難圖也。竊以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上皇哀痛罪已，至遜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宜引咎歸已，自求貶放，爲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已，而一時具臣偃然自若，略不知悔，則前日之事，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釁，實自羣賊啓之，不知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幸免耶？或尙使之出入禁闕，而無所忌憚耶？江浙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陛下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如不然，則朝廷之上，動輒掣肘，時事未可圖也。臣願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爲無足採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陛下姑試行之，仍願陛下速降德音，往上皇行在，告諭應隨侍軍兵，給以厚賞，使各悉心協力衛護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執，恭齋陛下親筆奏書，往迎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陛下復遂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爲此書，而或有人見誚曰：上方以夷狄爲患，子猶不能獻一謀策以爲上計，而乃汲汲于前日之事，毋乃不知先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于手足，羣盜之患，實爲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足浮病，豈能爲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

則玉帛。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難，寧忍棄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甯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金賊襲我，越數千里，其亡必矣！尙何疑之？師克在和，不在衆，同心同德，和之至矣。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孰不知之？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虜，又何難焉？此在容諫，必有以處之矣！如臣書生，豈敢妄議？臣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係陛下父子天性之重，宗社生靈莫大之計，臣謂今日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幸陛下留神！薦瀆天威，罪當萬死。

貶梁師成節度副使安置。差遣使臣日下俾出門本處交割。

中興遺史曰：陳東疏奏未及施行，會姚平仲之敗，繼有毆擊宦官太學生伏闕事，再貶師成循州安置。未行，師成知不免，遂自殺。

梁師成字守道，始以小璫親文墨，得侍上。師成能任數，且謹密，主傳道上旨，遂親信。初佐賈詳爲書藝局詳死，故師成專以奇巧始得君。久之，爲睿思殿文字外庫，益用事矣。政和間，迺盛起艮嶽，建明堂，改作宣德門，時已陰主上文書，遂行宰相事，俾王黼在外表裏之，內務關決。上微宿于外，則師成人處殿中，因于文字外庫擇能文筆吏，隸其下，凡御筆號令批答，率命其徒以白代。後來宰相執政至于侍從，多其門生，王黼父事焉。亦有望風而不獲進者。其平居害政敗國，首爲宗主，嘗自目爲蘇軾之出子，與軾諸子敍拜爲兄弟行，數丐上曰：先臣何罪？大抵不揆凡若此。其後淵聖皇帝卽

位，太上皇南幸，羣姦懼爲正人所圖，乃留師成宮中，以防其內，外則託李彥，相與固天子意。然師成卒得罪，縊殺之，但以其自縊聞，詔贈太師。或謂坐太上嘗諭大臣始內禪時，師成獨沮，繼又以表裏王黼云。

別錄云：貶彰化軍節度副使，行及八角鎮而死。

張叔夜請兵邀擊金人第一狀。

右臣昨奉御前劄子，女真前鋒犯闕，及覲赦文，欲遣使和會，臣嘗於正月二十七日奏，以爲若許和會，則胡羯必有邀求；今若縱之使去，後必復來，遂有輕中國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預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路。臣乞候錢蓋到任，交割訖，前去國門，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未奉處分。臣竊謂中原有警，臣自合領本路兵及弓箭手等，差守管押赴京畿外，契勘臣昨于去年十月，以京東盜賊淨盡，蕩平班師後，因病再乞宮祠，伏蒙聖慈矜憐，特與所乞，差提舉崇福宮。近者奏乞與諸將追襲胡馬，出于愚衷。以世受國恩，于義當國家緩急之時，所宜力疾自効，不應端居養病。今來臣已自徐州南京拱州路前去國門，聽候處分，伏乞睿慈特降處分，如胡馬目今猖獗，即乞早假臣兵，令詣尙書省取稟前去，如朝廷已別有施行處置，無所用臣；願方陛下卽位之初，臣子之情，莫不願瞻清光，兼臣有前任京東安撫使本路急切利害，然不敢輒乞朝見敷奏，復乞特恩許臣到闕引對，奏陳訖回，只于尙書省投納訖，前去穎昌府陽蕪縣居住，須至奏聞者。右勘會臣已于正月三十日當日離任起發前去，伏望聖旨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靖康中軼八

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
丁酉，盡四日庚子。

二月一日丁酉朔姚平仲劫金人寨不克敗績楊可勝被執爲幹離不所殺。

中興遺史曰：先是朝廷大臣皆主和議，惟李綱非之。及种師道至，議論與綱同，上意頗回。又姚平仲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天聽。上一日遣使五輩，促師道戰，師道奏請召大臣熟議之。君子謂師道主張不定，其意在乎敗則分謗也。乃與李邦彥、李綱、吳敏同對于福甯殿，皆言可擊。上問兵期，師道請過春分節，上以爲緩，乃密遣平仲及楊可勝等取二月丁酉出兵，劫摩駝岡大寨。可勝奏曰：此行決危，又恐失國家遣親王宰相和議之信，臣欲作奏檢藏懷中，具言臣不候聖旨往擊賊。上許之。是日也，用術士楚天覺尅擇劫寨之日，漏語于數日之前，都人戶戶知之。又植三大旗於開寶寺，皆書爲御前報捷字，仍于封邱門上張御幄，以俟車駕臨受俘獲，都人填溢于衢路，顛待捷音。平仲可勝等以兵七千出城，金人空其寨，伏鐵鷄子兵以掩官軍，平仲等大敗，可勝被執，夜漏猶未盡。上既聞其交鋒，急詔李綱出援，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既拜命，戊戌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行營，前軍統制張撝，右軍統制石濬，中軍統制辛康宗，左軍統制劉佃，後軍統制王師古，敢戰統制范瓊，悉出封邱門，遇金人皆敗，陳福歿于陣中，官軍背城歇泊。己亥再戰，又敗，庚子開門放官軍入城，惟選鋒統制韓世忠先往應援，東明縣獲勝耳。幹離不得可勝而問之曰：兩國已通和，又來劫寨，何也可？

勝曰：可勝以勤王兵到京師，三軍欲戰，故可勝率之。以來非朝廷之意也。乃出懷中奏檢示之。幹離不怒，遂殺可勝。

中興姓氏忠義錄曰：楊可勝，陝西勇將，可世弟也。大金犯京師，自陝西領兵來勤王，上與大金講和，密遣可勝以兵五千頓劫其寨。可勝奏曰：此行決危，又恐失國家之信，欲作奏檢藏懷中。云臣不候聖旨，自往擊賊。上許之。時夜劫大金寨，敗績被擒。大金幹離不問宋國與我和盟，又劫寨何也？欲併力攻城。可勝曰：非主上意，可勝自來戰爾。幹離不不之信，可勝出懷中奏檢示之，乃信。幹離不大怒而斬之，世哀其忠。

靖康前錄曰：姚平仲初一日劫寨之謀，二十八日已遍傳于都下。至期出師，將士不知所往。遣王通爲先鋒，驅五百敢死士直抵賊營，劫二寨皆空。至第三寨，賊已持滿執挺以待之。前軍殊死戰，援兵多溺于溝中。西將陳開死之。通回視其軍，重傷已半，虜騎自北而南，夾攻其後。通知衆寡不敵，棄弓矢以三百騎突圍而出。見平仲，急揮令上馬西竄，賊已衝散其中軍，迫至板橋乃回。

二日戊戌，幹離不奏書問劫寨兵馬。

書曰：今月初一日夜五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西二處向北奪橋，詰朝，又于大軍營西南劫陣前來，當司量遣兵隨路禦逐，曾未踰時，殺傷士卒甚衆，所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處兵馬，及從何來，願示其詳，謹奉書奏聞，謹奏。

朝廷報書曰：大宋皇帝致書于皇子郎君。比者大金軍至京城，方懷恐憂，迺承寬仁，盡洗宿愆，許修新好，獲安社稷，貽慶子孫，恩義之重，實同天地。前日王汭來，審所持犀玉等盡蒙留納，并金銀等數亦從寬假，尤荷恩義之重，自非敦懽好之重，何以及此？所諭前書所陳未盡明白，謹依來旨，悉從改易，并交割三鎮詔書。初二日方欲坐朝，遣來使還，一併持去，忽報初一日夜有兵馬在城外作鬧，本朝不知事，因既聞輒至大金軍前，不勝驚駭！尋遣人根問指約至暮，乃知是姚平仲統諸路軍兵作過，尋令根捉，稱本人未回軍寨，亦見令人擒捕，候見即正典刑，以戒貪功誤國之罪。又執政間有素與姚平仲相善，其形跡可疑，恐相協助，已先行黜責了當。且本朝自度事理，其不敢輕舉妄動者有三：論彼此強弱之勢，則本朝兵力寡薄，難以迎敵一也；前此敗盟，煩大軍遠來，逼近京城，懼恐失措，荷恩德再造，豈敢復有負約之理二也；宰相親王特遣詣軍前爲質，又遣執政大臣奉使，事體亦重，豈忍置而不恤，有傷君臣之義，骨肉之愛三也。皇子郎君付義而來，聰明果斷，必能察此方城外有亂兵，所以當日未敢遣使人使還，深愧遲滯，尙冀深照！其他一如誓書所載，天實臨之，永永萬年，罔敢復渝！今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書布敍，併齋所授國書及三府詔書地圖等前去，詳此洞然，謹白。

宇文虛中爲簽書樞密院事，持報書使于幹離不軍前。

姚平仲等旣敗，乃除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使于幹離不，且言平仲等擅用兵甲，幾誤和議。

因遣副使交割三關之地。

李稅沈晦路允迪秦檜程瑀奉地圖交割三鎮。

姚平仲擊金人不利，宰執亟議召李稅持國書割地以和，并奉地圖。沈晦奉誓書，路允迪割太原，秦檜割河間，程瑀割中山。

李綱入對不得。

初李綱與金人對壘，士氣百倍，而宰相會食中官俾奏奇兵劫寨敗衄，宰相乘之，奏上前，張皇敗勢，以爲王師皆歿，無可復戰，大事去矣。日暮休兵，宰相又奏危亡在即。李綱入對，至閣門爲中人所隔不能入，晚聚都堂，宰執等再奏堅執和議，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正當再擊之耳！何遽喪氣乎？宰執皆不聽。

三日己亥，大臣奏李綱、種師道出師敗績，可正典憲。乞罷綱等。種師道罷爲太一宮使，李綱罷行營使。

傳信錄曰：二十七日與李邦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甯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

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卽分遣兵而期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種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其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政和間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召對內殿，賜與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日，夜親率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康王以歸。雖種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爲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定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勒兵于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于幕天陂，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于城外。而平仲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旣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師道所誅，卽遁去。而宰相臺諫闐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皆爲金人所戮，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士所爲，不出上旨，請再和。宰相李邦彥于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余尙書左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種師道亦罷官撫使，於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卽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旣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

尙書左丞蔡懋爲行營使。

靖康遺錄曰：李邦彥方主和議，忌李綱主戰，因其敗而中傷之，遂與師道皆罷。乃命蔡懋爲行營使都統制。懋之爲行營使司也，凡諸士卒，令卸器甲，保伍麾去不用，方革去權閣，提舉城壁，如梁方平等又盡復之。始金人見邦彥除大宰，軍中輕笑曰：「南朝果無人及綱師道！」主行營都統制，則堅壁不敢輒出一騎。至是聞二人罷，復縱數百騎自北至東，薄城下，間以矢石中城上，城上輒復者，懋皆令笞之。至乃請布囊數千，它器稱是，揚言欲以貯金移寨，而反資之以土囊寒河。夜半有以內侍傅宣啓東門出者，賴門吏反覆詰之不可而去。皇城火禁，並以軍法，輒有紅燈籠置諸城上，又城西北隅易建獨脚皂旗，其中飾以寫，非本朝軍中物，人騎觀之，京師居民震恐，慮有不測。

靖康前錄曰：是日以蔡懋領行營司，乃邦彥等謀也。人情洶洶，殊不自安。懋下令禁守禦兵不得放矢石，范瓊馬忠背城劊寨外，餘兵盡退入城，賊復大肆。衆謂懋懷二心，宦官有陰爲內應者，城中大恐，賊焚北郊，煙焰亘天，乃以十餘騎誘官軍，設伏于道左，一步卒射之，中其馬首，賊遂引去。鄭望之押珠玉赴軍前回。

鄭望之奉使錄曰：先是二十二日召稅與望之對福甯殿，上云：「國家無許多金銀，禁中卻煞有珠玉等，卿等可過去商量，以此准折。」有一內官傳宣令，便出門到寨中。金人留學生監三兩日，即移寨牟馳岡過孟陽河一二里。不久王汭來云：「皇子郎君已知樞密侍郎來，傳語樞密侍郎，緣打毬罷，覺頭疼畏風，若別有事商。」

量候晚間相見；若只爲犒軍金銀，此已別差一番使人入去，更不須相見。望之度不可見，卽語王泐云：國家委無許多金銀，皇帝意甚不足，早來宣召云，禁中有數世寶藏珠玉及象牙犀角，欲以此準折。王泐云：皇子郎君亦愛此等物，前見高觀察所執笏，借去看極愛，樞密侍郎如今歸去後，可辦下所有珠玉等，別做一日便押取來，須有商量。回城中已申時，後入對福甯殿，具奏前件語言。上云：豈非二太子先去了也？連云是。望之初不測聖意，後來聞得術人楚天覺會奏云：胡分野大將星有力焉。當時雖是傳聞，後來見綱自撰傳信錄曰：本期二月六日舉事，蓋又云：珠玉待盡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先期于二月一日舉兵，以此知所傳皆實。又在宣和殿，上云：珠玉煞不少，盡在宣和殿，可同過去看。自福甯殿西廊下轉過宣和殿，珠玉皆用籠匣盛放，內官梁師成舉起一玉盃，外碾成螭龍形，云此盃只碾作工價幾千緡。上云：不知要做甚？卻過福甯殿，令梁師成專管津般赴軍前，令稅與望之同共管押前去。二月一日同稅出城，其珠玉犀角象牙等盡在野地頓放。太師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來交割。稅袖中出數目劄子，耶律忠云：樞密且坐，只與侍郎去交割，到野地鋪褥地坐，有歸朝官六七員在彼，逐件擡過珠玉來。耶律忠云：皇子郎君教逐件估出價錢。望之云：此皆希世之寶，凡目所未覩，如何估得價別有一歸朝官向望之前附耳云：估價是好意，侍郎高估價不妨。望之遂逐件約貌高估價錢，通計價錢百萬緡。耶律忠回笑云：皇子郎君甚喜，傳語侍郎明日相見。皇子郎君道：少許多金銀，卻著這些價錢準折，待要做怎致？是夜約四更多時，劉都管高叫云：相公邁起你家人馬來廝殺也，廳前大燒起柴火若天明，

康王頗驚駭。望之密白云：若王師勝彼，必不敢害我，因我以求。若他勝，康王在城外已半月，豈預知劫寨事政，不須驚。康王頗以爲然。二日，韓離不請康王及邦昌等相見，帳前割自家旗幟數百，而俘虜到將校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來劫寨。韓離不云：待道是賊來，怎生有許多賊？相公憚只可道朝廷不知也。次日，望之入城，具奏耶律忠交割珠玉之意，及邦昌所說。上云：已錯了。又云：恁地後怎生整頓得起？望之奏云：三鎮豈是交割，勢必用兵。城下之盟，姑隨順使去耳。譬如富人家有賊三兩人，盡踰牆，而主家知覺，然得力強壯僕子出外幹事，只有老卒稚童婢姬之類在家，如何擒捕得獲。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陛下在東宮時，聞朝廷人才軍政紀律帑藏財用將帥士馬如何，大臣爲陛下畫用兵之策，但見有可擊之理，而不知無可用之人，此不思之甚也。上又云：已錯了。初，種師道以謂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在朝廷則堅守和議之約，候姚古到來，我勢益盛，同共商量。軍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所繫，決不可割，若割三鎮，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鎮賦入所得，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遣使三兩轉，勢須逗遛半月，重兵密迤，彼必不敢遠去，計虜背受敵，可以得志。李綱急于邀功，以爲迂，兵尾襲至，真定中山三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李綱急于邀功，以爲迂，兵尾襲聽誕妄人也，嘗以鍍金帶質市易務錢數百千，奏辟古爲副都總管。望之于此時議平仲無廉就橫道行郡，復從貫平方臘回京師，嘗來相見，誇大殺獲賊之多，網信其說，意謂可以殺金軍如殺魔賊也。

四日。庚子。臣寮乞李綱依舊右丞。

臣寮上言：臣聞李綱推孤忠自許之誠，首建天下之大事，蒙陛下處以股肱之任，雖愚懵無知

之人，亦能鼓舞忻怍，況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責也；以大事論之，則臣別有愚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骨鯁藥石之論，當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之所難能也。然一人之志，安能盡千萬人之所長，惟聖人能兼之，諸葛蕭管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爲矣，奇謀爲短之說，然而劉備不爲其謀短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其所長而用之。陛下若爲李綱短於用兵，令罷行營使則已，若更脫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綱緣忠正大用，以微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也。竊慮壅遏之弊，自此始矣！臣不勝區區爲陛下痛惜之，伏望陛下察李綱孤立寡助，特發宸斷，始終保全，令依舊裁決大事，專一進退人才，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臣於李綱素非親識，亦無一日之雅，然採僉言，獻於陛下，勿以骨鯁而棄之，取進止。

靖康前錄曰：先是二十五日，綱自奉常除兵侍，與宰執辦事于榻前。白時中等謂綱所言皆書生紙上語，綱云：時中等不信用書生之言，至于此，今日廷辯尙敢爾耶？邦昌從旁力贊時中，謂前此執政非不宣力。綱云：邦昌等素無才術，雖盡力何補？上欲依景德故事，置親征行營司，邦昌等憤綱皆謂綱可以任此事，乃除綱右丞領行營司。及二月一日，劫寨之敗，邦昌等以綱不從和議，聞官軍失利，乃置酒都堂，快其夙忿，故臣寮有是言。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乞復用种師道。

臣伏見宣制，罷樞密使，種師道提舉中太一宮，中外聞之，悵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自兵興以來，臣所詢訪數百人，皆言師道雖以老疾，智慮不衰，而獨聞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云其賢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聽察如此。陛下欲求知人之術，則觀諸易象，而質諸孟子。臣恐左右大夫一旦之論，種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乃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棄寡人乎？其後王翦卒能走楚軍，略定荆地。漢宣帝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充國與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數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如此者，難一二數。至于趙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元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略縱橫，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必不可用也。今令師道復統河朔之師，委制闔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畏，易以定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方略，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宮觀，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賊此行存亡所係，今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國太弱，爭圖深入，爲金賊之所爲，我困于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間憤憤不曉

者固不足道，至於近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又何也？知爲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跡可按，不如容默，成敗不與，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銜陛下之恩，自頂放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竊聞臺臣謀官屢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臣所不喻也。或謂師道足不良行，害于馳驅朝謁奏事，此與國之安危誰爲輕重？昔孫臏坐輜車中爲齊軍師，田千秋得乘小車至漢殿，尊賢尙能，古有之矣！伏望聖慈，哀臣惓惓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靖康元年二月，翰時爲御史中丞。先是虜師北歸，師道見上言虜人不知兵，俟彼情歸，乘其過河半擊之，決可勝也。上不從，師道歎息：必爲後害，尋罷爲中太一宮使。翰累疏言師道不當罷。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翰見師道，論姚平仲、戚下用師之失。師道言：我衆彼寡，但分兵諸寨，控守要，害使繼道不通，可破矣！

翰歎息其言，復上此奏也。

靖康中帙九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盡其日。

五日辛丑。大學生陳東伏闕上書乞罷李邦彥用李綱種師道。

書曰：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默判；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疾賢能，動爲身謀，不卹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後相邦彥復相邦昌，其餘皆又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小勝固未足爲善，而小挫亦未足爲辱；况示怯示弱，奇謀祕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爲陛下之計？蓋時中邦彥初見事有警，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遂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正欲于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賊之人，閔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洶洶。

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義，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等無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敝，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于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帷幄，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于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咎歸己，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迺當此危急之際，尙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家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逭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敗。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旣和之後，尙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敵不可支梧，聞陛下擢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能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尙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又况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

是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縱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甯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之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于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繫非輕，邦彥等忍棄之邪？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功成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于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過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爲羣姦，力排李綱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等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

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請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柂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當此方深北顧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以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虜請和，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邦彥等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返，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賢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勝，則古何憚用兵邪？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孱弱，處置如何耳！詎一敗便沮成計乎？于是左右不能用其間，而裴度親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

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援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與綱共事，更願速解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闕外之事，盡付种師道使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故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嘿嘿？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命之至。

李綱种師道既罷，李邦彥堅主割地之議，遣割地使及遣使議和，陳東發憤，伏闕上書，大學生具襪靴會于宣德門下者數百人；同日軍民數萬，會於宣德門同太學生伏闕，乞用李綱。是日會虜復攻城，軍民數十萬不期而會于宣德門下，擊登聞鼓，遇內侍朱拱之擗，擗死，骨血無餘。又邦彥適過，軍民罵曰：李邦彥，汝是浪子，豈能做得宰相！拾瓦礫擊之。邦彥躍馬奔入朝堂乃免。由是內侍官皆擗殺之，張道濟而下死者二十餘人。淵聖登宣德門，傳旨撫諭，開封尹王時雍以兵士數十人簇定東，又命劊子數人，不離左右，主管殿前司王宗漈亦以殿前兵來往逼視，東挺身于斧鑕之

間時雍宣言曰：太學生以布衣敢劫天子，當行誅戮。淵聖命中使宣諭，故東得免死。百姓皆言：金人攻城急，乞召李綱捍賊。淵聖從之，乃召綱，復用尙書右丞，盡兼舊職，仍提舉城壁守禦使，促登西壁。百姓見綱，皆呼曰：右丞且與百姓爲主。綱亦言曰：綱已在此，卽登城矣。百姓不足憂，促歸照管老小。是日斬首亂者十餘人，移時方定。邦彥等譖東以布衣脅天子，不可赦。淵聖不從，邦彥惶恐，乃乞致仕。

傳信錄曰：初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十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昇登聞鼓于東華門，擊碎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皆剝割之，雖毛骨無存者。反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毆擊之，皆走散藏匿。于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懼，固辭不敢行，而宣詔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山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見上于福甯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尙書右丞充京師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甯殿上，復命余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

朱邦直靖康錄曰：初五日，會太學生陳東千餘人，伏闕上書，訴邦彥、孝迪、野、懋等懷姦，明綱

無罪而罷社稷其危乎。請復之。國中軍民聞以爲義，不約而會者，凡數十萬人，且乞復神師道。蓋師道之罷，軍士民猶未知也。書奏上，遣腹心臣門下侍郎吳敏喻以德意，樞密耿南仲，且訪求民情焉。又遣內傳宣云：方候金人退師，復綱一作李綱舊職，諸生謝恩即退，而軍民固留不可，圍之百匝，以至父老泣涕懇切，言曰：爭變輿不出，固守京城，以活我國人者，李右丞也；進營逼虜，衛我國人，使金人不敢剽掠者，種樞密也；危社稷，棄國人，罪我右丞樞密以資寇者，李邦彥、李梲、蔡懋也。諫官御史無一言及之，願諸公義不愛其軀，危言扶傾持顛，以衛我國人，期于得請而後已，與其死于夷狄之手，甯若觸逆鱗而死于君父之手乎？人之有欲，天必從之，幸諸公遲少頃，俟宣、李右丞、神師道即去未晚。伏闕自卯至午，山呼震天，響聞數十里，以至取登聞鼓而擊之破，以助號愬之聲，使九重聞之，久而不報，軍民痛憤，宰執誤國致寇，指訾以爲國賊，衆口一音，致毆殺內侍御樂承宣二十餘人，皆以爲敵。塞君上聰明，懷姦召亂，願以死爲國家除蕭牆禍根，人人踊躍。開封尹王時雍雖以軍法彈壓，不能禁也。上繼天聰明，乃宣綱師道入還舊職，軍民咸以手加額爲得請而去。綱即登城，復嚴守禦，所金人薄城者奄忽遁去，無一人。所謂獨脚皂旗與夫紅燈籠者，初得之未怪也，是夜望金人軍，俄有舉紅燈二炬者。乃知召內應者以此物爲驗，皂旗亦金人之所建者。軍民覺而揣其奸詐殘害之，至有自投城而斃，知其必不免者，皆中人也。明日，方平等悉罷，坐視者送之獄，羣姦遂戢。內侍祖宗時位不過供奉，進予寄祿，皆有常格，自蔡京怙寵固位，交通近倖而尊寵之，內外政事，無大小未有不

關內侍者。或建節旄，或領師傅，又有領三館者，有封侯王者，天子呼而不名，侍而不立，宰相往往其門生，執政大臣，順意者榮華，逆旨者枯槁。上新卽政，英明素憤，將欲勦去，未有以發。適于是時，軍民殘而食其肉者，偶中魁傑，遂破其黨，與茲實天啓佑我宋，假手軍民，不勞而誅之也。乃下詔曰：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好蠱國，並往東南，在京如梁師成、譚慎、李邦彥已下，遠竄所存者百餘，皆小官疏遠之人，並非從來被童貫任使享祿者，令寄祿進子恩數，一遵祖宗舊制，中外悅服。

宣和錄曰：初，种師道爲宣撫使，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劫寨，數日，行路皆知之，虜先爲備。一日出師，以爲功在頃刻矣，行營司屬官方會封邱門草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于是罷綱權，并解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道亦罷宣撫使，以右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守城卒戢弓弛礮，無得輒傷虜。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無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闕前，衆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嫚詈欲毆之，邦彥疾驅而免。領開封府事，聶山舉鞭揖東等曰：諸公爲此，可謂忠義矣！邈者以聞，上命閣門索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令諸生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放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閤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而退。于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賊稍退，卽令復職，猶不退。時日已旰矣，百姓乃昇登聞院鼓，置東華門外，搗而壞之，山呼震地，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爲天子傳宣，言無不行，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种宣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尹王時雍來。

謂諸生曰：魯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于奸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逸去。殿帥王宗濬謂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罷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遣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于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綱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櫛而磔之，卽矯制曰：殺內臣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尸，碎其肺腸，揭之竿首，號於衆曰：此逆賊也。綱既對，卽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宇，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書，願用李綱，師道朕已親覽，深諒爾等忠義，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恃衆，亂行毆打，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是夜，復聚衆殺內侍，而毀其家者數十人。

靖康前錄曰：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伏闕訴李邦彥、王孝迪、懷姦、明綱等無罪而罷，社稷甚危，乞請復之，以慰人望。旣至闕下，軍民不約而會者數十萬人，書至日旰未遑，太學生不過三百人，軍民擁之，雖欲去而不可，衛士爲之說者，此去禁中，遠不如往東華門撾鼓。于是衆詣登聞鼓院，推鼓滾之於前，數萬人挾東等撾鼓於東華門外，至擊破之，以助號呼，聲徹九重。上急遣中使宣種師道、李綱入，復還舊職。初患不達，旣已追入，久之不聞宣命，快行謂民衆曰：朱御藥受宣劄下，不肯去，移刻一中使出，或者曰：此是朱御藥。衆方憤疾，卽拽下馬，絲裂其屍，其使同時被毆者，張太尉等三十七人，百姓爭撻之，須臾而盡。諫官唐重師、驥、臺官鄭滋等相繼而去，兵民以種師道、李綱未入，挽其袖使入諫。是日夕，直種師道、李綱被旨而來，復令處置行營司等事，士民歡呼，以手加額，及二公入內，被詔諭出，再四慰勞，軍民方長揖而退。

靖康中帙十

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丑，盡其日。

德安府進士張柄上書乞罷蔡懋復用李綱种師道

臣謹按尙書右丞行營使李綱，忠亮剛方，有爲有守，功在社稷，澤被生靈，萬口一談，神人繫望，方金賊犯闕而奮不顧身，自請督戰，蓋陛下裴度也。臣竊見綱于瞻對之際，不能無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朝之言，是宜陛下待以心膂，無或攜貳，比聞出師攻賊爲統制，將校不肯入敵，馬前退衄，遂策廢罷，成命已行，兵民失措，而忠義解體矣！臣聞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又況兩軍交鋒，有勝有負，此臣所以知左右之人，以綱進用之驟，畏其敢言，不能無異議；而陛下聰明之聽，不能無疑惑也。又况用之專則權爲人所畏，信之篤則寵爲人所忌，此有識之士爲綱寒心有日矣！然此止小卻，未應遽廢，如綱一斥，不復再用，則臣恐將帥各懷危懼，不能自保矣！忠義解體，將帥危懼，不知陛下孰與平賊也？前日與賊講和，而貪求無厭，須索不已，遂至京城經月圍閉，今綱既斥，不復戰，賊因是復欲講和，不知陛下能使其必去乎？臣願陛下念綱社稷之功，兵民具瞻之情，亟復其職，乞罷蔡懋，盡付兵權與种師道，無使固位貪利之黨，快其私心，天下幸甚！

李邦彥罷宰相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

紀實曰：李邦彥爲都人所憤怨，纔出門，爭呼毆擊，將殺之。馬逸，偶脫。百姓獨得其履，因乘婦人小輿，垂黃裙，轎簾上，密匿于啓聖院，以丐罷待命得去，始敢出。

諫議大夫唐重劄子攻守利害三事。

一、金人已議和好，兵退有期，而御營司與宣撫司密相通謀，虛張兵數，以罔朝廷，致姚平仲矯制用兵，自取敗衄，罪狀甚明，奏報具在，自有軍法，不假臣言。臣今體訪得行營司嘗密遣人檄中山河間等郡，令以死禦敵，宣撫司亦有文移責河北諸郡縱寇內侮之罪，令擊歸寇，以圖後効，密具蠟書，間道馳達，此固兵家之秘計，未知二司若果用之，臣決知敗事。如姚平仲奏報，已先得與虜人城下之舉，百步之內，疏繆若此，豈能馳一介之使，而寄千里之命乎？若使虜人獲之，爲隙滋甚，必謂中國陽爲和議，陰行詐謀，本虧信義，愈結兵禍，雖得蘇秦張儀爲使，亦不能以口舌辯矣，此甚可憂也。伏乞明降詔旨，諭以堅守盟約，如有詐謀及輒拒命者，詔少宰張邦昌以軍法處置，訖奏，庶以解虜人之疑，早令退兵，免招後患。一、臣于初三日自登城觀兵，不成行陣，全無紀律，騎兵不肯鏖戰，前致虜騎衝突，遂敗我師。又訪聞西師夜擊，止餘後軍，姚平仲遁去，不知所在，今來种師道老病，難責以臨陣，在外兵馬，全無統領，恐有不虞，乞日下選武官曾歷邊任，有武略之人充統制，令總集諸路兵馬，分屯結營，嚴明紀律，守衛京城。一、臣訪聞賊兵張仙等，會集近甸，意欲乘間剽取虜人金帛，策四方勤王之師，相繼畢集，其間多是烏合之衆，不能無姦人，若貪利忘義，相爲攘奪，有虧和好，恐金人

之疑，愈滋外患，乞下令告諭，以解虜疑；兼詔張邦昌等令委曲具白大金太子，可早速退師，以堅盟約。右前項事宜，並急切不可少緩，伏乞睿斷，速下三省樞密院，共同商議，早賜施行，取進止。

太學生雷觀上書論李邦彥、張邦昌不可用。

二月初五日，太學生雷觀謹昧死百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生三十六年矣！自十五總角爲學校諸生，執經之暇，喜引古以論天下事。當是時，擅權之臣，新鉗天下之口，臣母兄師友，聞臣小有激昂，則必深戒力止，以爲甯結舌以保身，毋多言以取禍。臣亦自知遠方寒士，徒譏譏實無益，惟不信權臣能絕人言，以蔽人主聰明也。歲在戊戌，例貢辟雍，復移太學，首尾九載，具知一二權臣果能以身塞言路，資其奸惡，而臺諫官徒備員以進身，間或言非已所不利，則是必爲人之鷹犬，不然，摘細故以塞責耳！嗚呼！祖宗綱紀法度，掃地殆盡，使天下之民，咸不得其所，飲恨宿怒，無所告訴，至使夷狄猖獗，兵連禍結，成今日之事者，皆言路不通，上下蒙蔽之失也。言路不通，而微臣因以杜口二十年矣！須爲宰臣者，建言置局，講議天下之事，聚數十輩親附之人，觀望阿諛，所論皆毫末之細，議罷一事，奪于權倖，則朝言而暮復舊矣，何嘗有一大利害及于生民哉？善乎臣之友生高闕之言曰：天下之利害，當使天下人議之。闕因對，充講議司策而爲此言，誠至言也。何者？天下之廣，歲月之深，事之利害，不可殫舉，苟非身受其害，豈盡得其實？今日張官置吏，文書往來，而欲天下除害興利，豈不謬哉？是故古先哲王求諫納善，惟恐其不廣也。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慎戒之鞞，立司過之士，

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史有書，警爲詩，工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尙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不其廣歟？夫如是，則王之身，國之政，其有不善歟？天下之利害，其有不達歟？茲所謂當使天下之人議之也。天下之人，得以利害之言盡聞于上，則當言之人，雖欲緘默取容，不可得也。官已盡其職，則執政之臣，雖欲取容爲人，不可得也。言路通而輔相得人，則太平之治，豈難致哉？恭惟皇帝陛下，孝友之性，恭儉之德，仁民愛物之心，本于生知，而行以至誠，格于上下久矣。臨御之初，臣已知天下利害，從此必得聞于上，而下情無不通者。未幾，求言之詔果下，旨意丁寧，臣伏讀感泣者累日。且語諸友生曰：前日之言，固以爲恨，今而不言，豈不負愧？宜罄所聞見，以報吾君焉！然詔下踰月，上封事不減千數，而未聞曉然有求言之實，臣竊疑之。豈求言之詔，徒爲文具邪？抑獻言者，皆猥冗不足取耶？無乃付之有司，而執事者尙徇前弊，沮遏而不行耶？不然，何故惟聞陛下每勤乙夜之覽，而未聞緣某人言某事，實爲利，令行之；緣某人言某事，實爲害，令罷之，此獻言者不能無疑也。說命曰：非知之難，傳曰：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則求言者，斯受厥咎。今日：求言者徒爲文具，或執事者沮遏不行，天下之人，復鉗口結舌如前日矣。臣將見戎狄盜賊之禍，未易撲滅，天下必至于大亂矣！倘其所言皆屑屑細故，不切時務，則當再下明詔以申諭之。不可謂其言無足取而遂已也。臣恐士大夫尙以前時直言撥禍爲戒，未能披赤心以仰承陛下求言之誠，此臣所以首陳之也。臣素愚直，敢以切至之言，上干

冕旒，觀陛下果能行與否焉？詔旨之所詢，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裕俗之方，安邊禦戎之策，此數言者，固皆國家之所急也。而當今之務，有急於此者，止一言而已！陛下知之乎？已知則當不待微臣之言；若猶未也，臣請爲陛下言之。所謂一言何也？論相是也。蓋人主無他職事，惟在乎論一相，相得人則百官皆賢，百官稱職，則庶事成理，否則亂矣。商之衰，中國失道，四夷交侵，高宗卒能伐夷狄，治中國，成湯孫之緒，致中國之盛者，其本在於得傅說以王命居冢宰之任，總百官之職，進言乎王，探爲治之本，亦曰惟治亂在庶官而已。何則？庶官得人則治，庶官失人則亂，天下之治亂，係乎庶官之得失，庶官之得失，係乎一相之賢否。任宰相者，天子之職，進退百官者，一相之事。高宗以命說爲急，傅說以庶官爲戒，此商之所以中興也。國家崇寧以來，畢張治具，欲飾太平，而天下靡靡，日入于衰亂者，皆由相非其人也。相非其人，庶官以類而進，私昵者官之，惡德者爵之，賢能之士，乃斥逐不用，惟用奸黨，其治亂不待今日而後見，識者已分于崇寧之初矣。雖欲正刑明辟，嚴譏國之誅，固自無及，言之復何益乎？然不極其爲亂之階，則莫知其撥亂之道，爲陛下略撫前朝宰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聖二字以行己之詐，假國是二字以售己之奸，假享上二字以充己之私，進直言者槩以狂妄斥之，立正論者槩以邪說禁之，善阿諛者乃以純正用之，姦術旣行，無所忌憚，故敗壞法度，紊亂綱紀，無所不爲，莫可勝舉，致使黠虜幾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屈辱者，皆相臣非其人之故也。陛下卽位以來，見于施爲者，慨然有求治之心，而論相之職，亦未爲稱，此臣所以爲當今之急務。

也。白時中老繆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中興之治，可立待也。翌日宣麻，但遞遷李邦彥、張邦昌、爾士民大失望，皆言邦彥、邦昌亦前朝輔相無狀者，未能罷黜，猶之可也；其可遂相之乎？以臣觀之，邦彥、邦昌雖未若前者數輩爲大奸惡，察其操術，亦不過持兩可以固位養恩而已。前日輔相之無狀，姑置勿論，第自陛下卽位以來，一二大事，邦彥、邦昌曾有慷慨一言乎？肯以身殉國，自當一面乎？邦昌奉康王入虜營爲此，不得已也，至無恥也，賢者必不肯當宰相之任，而甘心爲此行也。邦彥、邦昌于無事之時，妄行除授，召收親黨，以爲強助；乃多事之際，假使命散遣親黨，以送妻孥，其何以率百官爲國藩捍乎？聞播遷之說，則樂從，晝效死之計，則退縮，其何以安百姓爲國柱石乎？虜所言者從之，虜所欲者與之，不聞有忠義一言，奮然以折敵人之心，其何以威撫四夷，而使之畏服乎？蠹國害民，啓戎招盜，實爲巨奸，天下之人，思食其肉不厭，而邦彥、邦昌初不敢誰何，至因人言稍稍罷黜，詎能不畏強禦而退不肖乎？當此紛擾，其所進用尙皆親黨，選論百官，或不當職，能以公滅私進賢者乎？總統百官，安堵百姓，威撫四夷，進賢退不肖，皆相事也。邦彥、邦昌疏謬如此，決不可當今日之危急也。陛下知求言從諫，而未知論相，何先後緩急之失序也？使中外臣寮士庶，誠如詔旨，盡以所詢利害上聞之日，陛下獨能行之，抑須付之輔相能行之耶？獨能行之，非人主無爲之道，付之輔臣，知邦彥、邦昌必無能爲也。陛下知以是爲急乎？亦未嘗以此訪之羣臣乎？竊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日金人逼城，宜以命將遣帥爲急，餘事

姑緩可也，此殆悞國之尤者。臣以爲不然，天下安危，皆在注意于相，相得其人，則將必敗事。蓋將之出入謀畫，必須以相爲腹心；將雖良而相不賢，則失謀畫之機，臨敵有掣肘之禍，幾何不悞其事哉？裴度爲相，李愬成淮西之功；楊國忠爲相，哥舒翰有潼關之失，此事之灼然者，其鑒不遠也。前朝自蔡京爲相，遂以童貫爲將，興西北邊事二十餘年，西北之良將勁兵，所陷失者莫知其幾矣！竭天下之力，給二邊之費者莫計其數矣！今日之事，爲利耶？爲害耶？此目前之鑒也。陛下以邦昌身在虜營，未可遽罷，則邦彥何爲久留也？陛下若不急罷邦彥，則雖有良將，必不能成功，祇益取辱爾！臣聞道路之言，謂邦彥與二三黨類，堅主割地之說，闕外之事，未能一切付之將帥，割地一事，係國家之利害，臣知建言者，已熟計備陳矣！臣不復縷縷。臣惟知邦彥罷，則廟謨必振，將權必專，割地之說必不行，醜虜之勢必滅亡矣！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邦昌、邦彥曩在政府，亦嘗以燕雲之事不可圖，童貫不可再遣，今果如其說，正當相之，臣以爲不然。邦彥、邦昌在政府日果知如此，則當力陳其未可，狀至不見聽，則以死繼之；縱未能以死諍，則宜求去職位亦可。其如邦彥、邦昌卒持祿不諍，致此危急，其心不過畏童貫之禍也。豈有持祿畏禍之人，而能作相乎？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人才顧用之何如耳！邦彥、邦昌在前朝未能信用，姑試之可也，臣以爲不然。人臣起自布衣，致身政府，其寵祿亦可謂盛矣！其職位亦可以有爲矣！邦彥、邦昌立朝以來，曾建一言，行一事，有當于人心者，今相之可也；而二人所爲，不過憑附權勢，交結宦官，希

旨導諛，以速顯仕而已！豈復有它學術乎？今天下之勢，甚于倒垂，縱之惟患其不疾，又豈可以相事而復試無能之人也？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邦彥邦昌不矜智能，以任羣材，乃得爲相之道，臣以爲不然。甄天下之才而用之，使之各當其位，各盡其長，以治庶務，爲之相者，坐享其成功，如柳宗元梓人之說，此非真有相才者不能如此。邦彥邦昌以私害公，所引用者多非其人，或因他薦得一賢士，則又處之非其宜，用之不盡其才，賢者多自引退；若久在相位，必不能爲陛下進天下賢者，成真相之業也。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宰相之任，不可輕付，須于貴臣中進擢，難以驟用，臣以爲不然。今日之禍，皆由肉食者之過，正當擇人而用之，或有功于社稷者，或士民所望者，雖小官可陞任，雖謫籍皆可起而用，不必拘于資格。傳說版築之賤，高宗立之爲相不疑，而中興之業仰成于說，此豈素貴乎？東漢陳龜曰：三辰不軌，擢士爲相；四夷不恭，拔卒爲將。今何等時，遞遷貴臣耶？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今日金賊直犯京邑，亦天數也，非人力所能止也，不獨輔臣之罪也，此尤奸之甚者，臣以爲不然。自前朝失謀，與北虜結好，人皆知其必爲中國患，邦彥爲少宰踰年，邦昌在政府又久，何不爲國家長慮卻顧，豫爲之備，至令猖獗直造于此。前日邊臣以虜必敗盟爲言，邦彥邦昌曾莫之省。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其可歸之天命耶？臣又慮有爲陛下言者，必曰金賊之禍，乃邦彥邦昌輩阿諛所致，必使之任其責不可，於擾攘間聽其求去，此乃妾婦憤悶之說，非爲國之道也，臣以爲不然。知賢而不能用，知不肖而不能去，此最有國家者之大患，邦彥邦昌旣無智

慮謀之于其微，必無計策禦之于其後，逐之而專任賢者可也。世有爲人傭工者，取其直食而敗其事，則主人必去之，豈有謀吾之國，既已悞國，復因之而責成耶？二人黨類爲之地者，臣言之極矣，不識陛下曾受此等先入之言乎？若有一端之說，嘗誤聖聰，則可以槩察其餘，而邦彥邦昌不可相決矣。二相如此，其餘在政府者尤多不才，不足論也。周官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苟得賢者一二在位足矣。闕茸之人，雖布滿朝廷，何益于事，而乃優容寬假之，不略加沙汰哉？太宗皇帝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于邊事，皆可豫防；惟奸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慎此。嗚呼！聖訓不甚切至歟？今日金賊犯順如此，可謂外憂矣。若用非其人，更爲內患，則陛下如何爲國，臣所以寒心也。願陛下稽考太宗皇帝之聖訓，而蚤加慎焉！然則當今論相，如之何而可？臣愚以爲必智慮忠實，學術正當，德足以服人，才足以應變，通知祖宗以來典故，而于進退百官之間，能以公滅私，不畏且怯者，然後可以鋤去奸惡，汲引賢能，革極弊之事，而布惟新之政，以濟生民，以保國家，則中興之業，陛下成之易矣！金寇何足慮乎？自祖宗以來，相臣多以言官論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無非天下之公議，此最爲我宋之盛典。比來臺諫一蒙時相拔擢，則多懷私恩，無有直言者矣！此亦不可不察也。今日之相，莫若陛下誠心廣求，虛已任用，不可聽厚誣之言，謂天下無其人也。仁宗皇帝至和中，罷陳執中相，而並用文彥博富弼二相，久有人望，正衙宣麻，朝士相賀。仁宗皇帝密遣小黃門於百官班中，探其論議，聞

有相賀得人之語，喜謂歐陽修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茲事著之寶訓，傳之士大夫，至今爲甚盛之舉，顧不韙歟？陛下求賢，必能用仁宗之操柄，探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不待愚臣之喋喋也。臣自伏覩陛下詔書求言，便欲少竭愚衷，以伸二十年區區之志。竊念臣人物至微，若論細事，則不如不言之爲愈。前草大利害書，未及上，而陛下先已施行，恐成觀望，遽卽寢罷。今乃輒言二相非人，深苦僭越，然臣嘗謂鄭子產不毀鄉校，猶使議及執政之善否；況天子建太學以取士，論政爲本，而又有求言之詔，且申誠曰：毋回隱以溺於導諛。苟若畏禍而壞陳其愚，臣實恥之！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靖康中帙十一

丑起靖康元年二月五日辛
丑，盡十一日丁未。

五日辛丑。康王及張邦昌歸自虜寨。以張邦昌爲太宰。肅王及太宰張邦昌駙馬都尉曹晟質于金國軍前。

是日，皇弟肅王樞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郎，沈晦借給事中，使幹離不軍前，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樞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晟尙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虜酋名，改晟曰實。

遺史曰：初康王之爲質也，金人見而憚之，遂欲別易親王，并要駙馬都尉一人。是時割地議和已定，金人斂兵以待之，乃遣邦昌從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爲質。

六日壬寅。下廢苑囿詔。

詔曰：比年以來，京師拘收拆毀民居甚衆，至民無所安居，一應苑囿宮觀，有可廢以與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以聞。

七日癸卯。開封府榜詔書安撫士庶。

開封府奉聖旨，乘時作過人開封府及行營使司並斬訖，竊慮奸人妄說事端，將不曾作過之人，撰造其罪，恐嚇平人，仰出榜曉諭。

朝廷又出手詔安撫士庶。

詔曰：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奸蠹國，悉皆東下，前往浙江，如梁師成、譚稹、李彥已付遠竄，所存百餘員，皆是小官疏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享厚祿者。今又自陳乞依舊寄資數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無知，鼓倡率衆，擅行誅戮，劫奪財物，震驚京闕，皆不奠居，已指揮李綱并三衙分頭彈壓，捕爲首之人，悉行軍法。爾等各安常業，毋陷極刑，尙敢結集，仰徒中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朕意！

粘罕駐軍于中路。

粘罕自河東來，遇城必攻，比斡離不其行稍緩，至中路聞和議之詔，遂止不行。八日甲辰，再下行遣內侍京城不得倡率指揮。

聖旨：內侍官給役禁庭，舊法嚴密，歲來廢紊，侵職撓權，比取其罪狀暴著者，已加顯罪。又命請給恩數官稱職，任寄資進，予盡一遵祖宗之法，所以檢制裁抑，無所容貸，尙慮京城之人，未知近日行遣，推平時之心，猶懷忿疾，不分善惡，槩加凌侮，已令開封府三衙以軍法彈壓。自今更敢有扇搖倡率，不從令者，並斬訖聞奏，咨示衆庶，明聽朕意！

靖康錄曰：初京城之戒嚴也，城上設樓櫓及大礮弓弩鎧仗之類，皆元豐舊制，器械有餘，而兵不足，先令百官與軍士上城，相雜守禦，而以內侍官分部統之。賊叢矢射城上，內侍令守禦者勿得

動且曰：國家與金人講和，不至相鬪。有一軍士奮怒曰：「既以講和，何得射我？」引礮石擊賊，一發殺數人，中官殺之，軍士由是不敢動。乃自城中傳呼宦官欲開門納賊，及伏闕之日，軍民數十萬聚於宣德門下，遇內侍朱拱之，撕壁死，骨血無餘。又內官得詔召李綱，寘于懷不去，于宣德門下曉諭百姓令退，衆怒毆之，于其懷中得詔書，卽大呼曰：「內官隱匿詔書，將作亂，又殺之。」凡見內侍，皆撕壁殺之，死者二百餘人。有司以聞，上懼生變，卽令殿前班一軍士口傳上旨云：「殺內官者免罪！」其人于衆中妄呼曰：「殺宦官者無罪！」百姓聞其語，遂羣入內官之家，所遇輒殺，掠其財物。又相聚入其家，搜獲兵器，不勝紀。皆輦到行營司交納，其內侍皆逃竄，財物略無子遺，走入禁中不敢歸，于上前泣訴。于是命李綱根治，斬三十餘人，磔其尸于市，方定。李綱種師道復用。凡內侍官城上守城，及諸城門監守者皆去不用，方知所謂獨脚皂旗紅燈籠乃中人欲爲內應者。先是，宣和中內侍多有賜第者，官舍或隘陋，卽委府尹于旁宅置門，然未嘗給其直，而實奪之。京城百姓或累世所有屋舍，旣爲奪去，則無所托身，惟與妻子日夜號哭告天而已。又科斂百姓財力，營造宮室臺榭，或有擬于宮省者，百姓應副不辦，則督責箠楚，有至死者。又每至街市買物，已售其價，令賣者隨至其家，所直皆不還，或止償其半。巷陌衢道，馳騁縱橫，侍從赫奕，呼喝行路，莫敢語者。然是時宰相大臣，多出其門，內則有蔡京、王黼爲之腹心，外則有王革、盛章爲之爪牙，故敢肆其凶惡。至是，百姓積怨，乘亂得甘心焉。

上賜宴于幹離不軍中。幹離不上書辭別。

書曰：大金皇子郎君幹離不等，謹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征，以上皇渝盟，是以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今者伏承皇帝嗣立，再請修好，遂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者，定盟約日，復爲貴朝奸臣悞國，妄起釁端，於是當司實懷疑憤，深諒大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爲比；且大軍之來，資索頗多，上瀆聰明，下匱民庶，事在不已，固非樂爲竊犬一縱，收之實難，自非皇帝仁明遠略，屈已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爲福？今之大計已定，而後無以舊事爲念，惟祈皇上永守成議，共庇生靈。又承所賜書內，謂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于鋒鏑，李綱止從貶責，其餘宰執，間求退罷，免者甚衆。旣聞此言，敢不孚聽？及蒙諭城中軍民不遵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圖安定，貴朝宗社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須是卽日班師。伏念陛下卽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澤，以矜衆志，特于元定賞軍物內，減金萬錠，銀一十萬錠，表裏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喝下馬帛頭匹，更望止于今歲，逐月接續交還。今方言旋，非不欲詣闕廷展辭，少敘悃幅，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韓鼎裔信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於別幅，謹奉書奏辭，謹奏。

別幅，人參五十秤。

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知東上閣門使王球充送路使副持書敘別。

書曰：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皇弟國王皇弟都統，茲以肅整軍威，遠臨郊甸，敢忘省

愆之意，遂蒙兼愛之仁，再講鄰歡，復安敝邑，感深肌骨，賜重邱山，更承念及庫府之虛，並減金帛之數，益諗高明之意，特深拯庇之懷，載道車輶，稟告還馭，再三誠懇，每荷矜全，豈惟加恩于危難，抑亦義重于乾坤，惟有謹守信盟，庶可仰酬厚德，屬宗祧之有守，阻道路之敝達，益慎寢饗，永綏福祿，所有贐儀飲餞，已載前書，伏惟亮察，謹白。

九日乙巳奉聖旨將團結居民權令放散。

刑部侍郎王寓劄子，寓見管京城四壁守禦，卻見近日團結四壁居民，追呼在城下準備上城，百姓驚擾，離家失業，人人有溝壑之憂，契勘閉城日久，居民艱食，若更如此，是重困也。况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仗並已足備，而居民烏合，皆無足用之人，特可准備臨時般運矢石耳，必不得已，且令團結成保，籍定姓名，緩急追呼，亦似無害矣。伏望速降聖旨，候指揮奉聖旨，依權令放散。

十日丙午，幹離不上書謝恩。

書曰：比者已復舊好，即議師還，復蒙聖慈，差開封少尹就詣軍中，賜幹離不等茶果龍腦酒藥，並差去人使韓鼎裔回，復承親賜通犀御帶一條，以降餞別之禮。仍被旨重稠，昭宣大信，仰諗聖慈，曲周用彈砥礪，欽領之餘，尤增感篆。當司遂促歸期，今月十日，已令大軍旋旆，所祈陛下社稷載寧，生靈休息，有少禮物，具于別幅，謹奉書奏謝。

別幅，人參二十秤。

下割三鎮之詔。差路允迪宣諭守臣。

詔曰：勅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已北州軍，已宣誓書內議定，合交割與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淪盟誓，因舉大兵，直至都畿。朕以宗廟社稷所係甚大，遂割三鎮，以尋權盟，庶銷兵革之憂，以固兩朝之好。發犬牙不齊去處，并兩平兌易，合照誓書施行。如有州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遍行告諭，各務遵凜，毋或拒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寧爾居，用保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並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寄居職官，不係本土，及從內地差去，不在交割之限。今差朝散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齋詔宣諭，咨爾等守臣，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好否？各書指不多及。

起發犒軍銀綱。至金人軍前。

李稅議和，許以銀一千萬兩犒軍。稅親至內藏庫，催出銀提點官內侍王若冲監出銀，每十萬兩爲一綱，以一百人般擔，以使官二員押發，凡一百綱起，絕一十萬兩之數，皆出于內藏庫，不知士卒庶之家輸納者，何以用之？此與王孝迪督金銀榜示之數不同，未知何如？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工部侍郎滕茂實使于粘罕河東軍前。

粘罕兵將至高平，而城下之盟已成，既遣肅王使于斡離不，乃議不可不使粘罕，遂遣路允迪滕茂實使粘罕于河東，且告割三鎮之地也。

復用李邦彥爲太宰。

李邦彥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宰出質，左右揆皆虛位。吳敏乃以劄子乞復用邦彥爲太宰。河北路兵馬鈐轄李侃以兵二千與金人十七騎戰，敗績。

和議已定，金人遣十七騎持文字報其國中，經由磁州，李侃以身爲兵官，且承掩殺之旨，

初金人抵

燕京也，淵聖詔河北州軍略曰：种師道姚平仲遠提西兵，以助天討，深恐遁逃，令河北州軍盡行掩殺。乃率禁軍民兵二千往擊之，與十七騎

相遇，金人曰：不須用兵，今城下已講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差往國中幹事，侃不信，欲與之戰，十七騎者，分爲三，以七騎居前，各分五騎，爲左右翼而稍近後，前七騎馳進，官軍少卻，左右翼乘勢掩之，且馳且射，官軍奔亂，死者幾半。

金人班師。

遺史曰：金人既退，种師道請臨河邀之，三戰可使無噍類，若縱之去，他日禍不可測。李邦彥等不從，罷師道爲中太一宮使，五日到朝堂議事。以姚古、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傾兵護金人過河，邦彥奏立大旗于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

金人揭榜不虜掠信德府。

初，金人陷信德府，執守臣楊信功至京城下，既已議和，乃留信功。朝廷議失信德府之罪，信功與通判梁訓禮皆貶嶺外，遣將官分送廣南安，奏使劉韜奏司錄以下，皆是脅從放罪。金人渡河，獨

揭榜大略爲攻擊京城，朝廷遣肅王及太宰張邦昌持書，言奸臣姚平仲誤國，已許割三鎮以北地講和，緣信德府不係所割之地，並不得虜掠。

十一日丁未，金人質肅王同行。

先是以康王爲質，以康王語言不遜，金人不愛也，復令入城。至是以肅王行焉。种宣撫奏言：賊歸必不設備，請邀諸河，俟其半渡，可以擊之。李梲等在上側以爲掣肘，論難既久，終不許擊。然上心欲和，無如之何？于是師道發憤感疾。

靖康遺錄曰：賊之來，雖少有抄掠，而不殺害人民；比去，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並削髮使控馬荷擔，得婦女好者掠去，老醜者殺之。自京師至黃河數百里間，井邑蕭然，無復烟爨，屍骸之屬，不可勝數。

太學生楊誨上書論割地。

二月十一日，太學生楊誨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夷狄犯京師，掠近輔，殘馘夏人，以騁其欲，雖漢唐全盛之際，容或有之。文帝之十四年，匈奴候騎至雍甘泉，而唐太宗貞觀之初，突厥掃地入寇，抵于渭上，當此之時，二虜承父兄之餘資，兵銳馬多，傲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故能一舉而騎甲蒙漫帝都，其勢可謂盛矣。然竊考文帝太宗所以制禦二虜之術，甚優游暇豫者，此其故何耶？蓋漢唐當天下無事之時，廟堂之上，君畫臣謀，能以戎務爲急，一旦事起倉卒，而吾先

有以處之。語其大要，不過詭而禮之，使虜志浸驕而已！志浸驕則務遠略，忽近慮，士卒疲弊而畜產耗亡，取死之道也。天子于此興問罪之師，誰敢倔強頡頏，作氣勢如曩時耶？漢唐所以鞭笞四夷，其大計不出乎此。臣竊惟道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二十六年，承祖宗積累之厚，天下無事，咸順指令，大臣于此時不能思艱難，致勤苦，務柔聲婉顏，以狐媚上皇，此漢唐之策不復聞，故金人得以乘中國之釁也。夫夷狄乘中國之釁，豈自古帝王之時無其事耶？守禦之方，羈縻之術，征討誅伐之法，簡編具存，宜縉紳大夫昔所稔聞，而厭道之奈何？朝廷大臣遇前日之變，圖視其計，率不得其要領。上皇出狩，廟社震驚，此皆失于不素練之罪也。陛下嗣登寶位，哀憫元元，不謀于廷，首發講和之詔，仆械卷鎬，以厚利啗之。臣初聞命，以爲陛下此舉，特以驕逆虜跋扈之志，紓畿甸攻掠之危，至于經略施爲，發自天衷，非愚賤所得而臆度；而旬日之際，道路所傳，臣竊惑之！臣聞陛下自金人之來，既齎以金帛，又許以歲幣，今且遣使割地以賂之。夫金帛歲幣已不足惜，奈何割祖宗之地，以賂遣夷狄乎？夫割地以賂夷狄，雖漢唐之陋，猶不忍爲，孰謂陛下神聖英武，而肯爲此？且中國與夷狄議和，不聞于三代，而特起于漢唐；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所以待匈奴突厥者，勤矣，備幣以歲獻，則不失于傷財，降尊以和親，則不恤于損威；然終不肯以尺寸之地輕予之者，二帝之意，豈不曰土地人民，國之根本，不可輕以授人乎？臣不知今日割地之謀，誰爲陛下籌之也！臣草茅賤士，無由預朝廷末議，事之利害，皆不得而詳，不識陛下今日所割之地，其三關耶？臣聞昔周世宗下三關瀛漠，皆異代事，戎

人不得以爲辭；又況自祖宗以來二百餘年，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所以爲之限制者甚備。今一割之，是失限制也。不識陛下今日所之割地，其三鎮耶？臣聞太原、中山，其地嚴重，可以扼虜咽喉；自祖宗以來，精兵重卒，悉屯駐于此；今若割之，是失形勢也。夫以限制形勝之地，遺夷狄，其不猶倒持大阿，授人以鑰乎？然陛下必毅然爲之而不顧者，臣知其意矣！豈非憚于用兵耶？臣聞兵雖凶器，戰雖危事，然而自古神聖之君，所以卓立絕世之跡者，未嘗不由于用兵。向者金人之來，起于意表，陛下以其乘我不虞，又諸道兵未會，不戰宜矣！以其近于禁城，宗廟社稷，不可不憂，不戰宜矣！今賊兵旣歸，帥老械敝；又其來也，必嘯聚數國之師，禽獸一心，見利而忘義，烏合而易散，旣磨之以歲月，安知不自相叛背耶？陛下宜于此時，馳一介之命，諭諸鎮之兵，因其交地之際，啓發釁端，電掃風除，以破其衆，將見腥羶之徒，獸奔而瓦解矣！必欲守區區之信，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且陛下亦知割地有三不便乎？今旣割地以與金人，則中都迫于北邊，陛下必不免遷都矣！方今洛陽、長安，近于敵國，不可都；江左、西蜀，偏方下國，不可都；就令今日戎狄熾盛，國勢危弱，用事之臣，計無所出，不過勸陛下都襄鄧、州，夷漫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界，其南菊潭環屈而流，屬于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連路；昔人號爲形勢之地，沃野之墟，宜若可都矣！然昔唐高祖遣宇文士及按行秦、士力諫以爲不足用，至昭宗時，朱朴上議，以爲建都之基，疏入不報，豈非有所不便故耶？况京師自祖宗以來，繕治非一日，宮闕神麗，局務府庫，里閭市肆，極侈而豐。借使陛下一徙都，必且鑑前弊，借民力，因

陋就簡，爲一切因循之制，將何以貽厥孫謀，昭示四方耶！臣以爲一不便者此也。今既割地與金人，則胡夷歲驕，華夏日蹙，臣恐北虜吞噬邊甿不止。今日陛下何不以往事驗之？昔唐寶應二年，吐谷渾黨項領兵二十萬來略武功，留于京師凡十五日。太和三年，南蠻衆掩劫戎雋三州陷之，止于西都者十日。當此時，天子務爲姑息，以紓一時之急，不發兵以窮討，使牧馬牽牛之隸，有輕中國心。自此以來，揚塵鳴鏑，突我疆場，曾無甯歲。臣嘗讀書至此，雖憤醜虜不廷，然亦未嘗不恨中國有以誘之者也。今吐蕃南蠻，略我郊甸，解鞍緩帶，至于旬日，目悅燕趙之色，口厭甘美之味，文綺佳紈，又皆如意。夫纖麗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又況黠虜已習知吾山川要害也。臣謂今朝廷不怖金人以兵，則背肋癰疽之患成，殆恐其來不已。唐室之患且復見于今日，臣以爲二不便者此也。今議者但以慶曆之初，仁宗與虜通好，自後契丹不敢擁兵窺中原，當慎首初，以遏邊萌之禍，且示大信于邊人，臣謂渭水之盟，杜如晦實敗之，而平原之盟，李晟亦不肯信，已而可汗就質，贊普背叛。夫如晦晟非曉術數者也，然而遇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誠以胡性翻覆不情，故不信之也。臣謂北虜所以不敗慶曆之盟者，特以仁宗之初，有以結其心耳！夫本朝自仁宗以來，朝廷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四海所環，無一州無兵者，當此契丹何由而跳梁邊陲，邪？况祖宗故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彼雖冥頑，何以啓其釁？向使天祚不失道，人畜猶盛強，遷延寢息，底于今日，觀前朝政事之因革，知中國士馬之豐耗，臣謂北虜敗仁宗之盟也，已在于數年前，陛下能保其不控銳

抗戈以覘候風雲乎？能保其不寇攘以邀我厚利乎？然則盟誓于北虜果何有哉？臣以爲三不便者此也。夫去所不便而行所甚利，惟聖人能之。伏願陛下順天人之心，發英偉之志，因醜虜之暴，出湯武之師，伺其過河交地之際，不固執前盟，先發其釁，示以必戰，天道祐善，必克清大憝，以爲子孫保無窮之基。凡今縉紳士大夫，但揣陛下之意，厭於用兵，必曰本朝自太上皇以來，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治安，未嘗練卒蒐騎；又廟堂之上，卒未有應變之臣，是勢未可以戰。臣獨以爲不然，臣聞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顧人君所用如何爾！昔藝祖好武功，則勇猛之士出而爲之兵；太宗好奇謀，則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以今天下之大，安知與無人少須假之，將見朝廷之上，不獨李綱、師道輩可稱述也。雖然，將相如李綱、師道，臣知二臣亦可以辦一時事，何則？綱之忠義有餘，而可以事君，師道之謀略有餘，而不至于悞國，又况輔之以吳敏之練達，耿南仲之老成，將欲建功，何所不濟？臣多見講和不如用兵之利也。陛下清閑之餘，淹貫古今，豈不知其利害耶？且夷狄雖與中國相爲盛衰，然自古以來，控御之術，不一而足，當其悖慢太甚，曷嘗不與之戰者？今日但以石晉爲戒，不敢與爭鋒。不知石晉時，天下四分五裂，朝廷君昏臣愚，德旣不足以懷徠，而威又不足以制服，此耶律德光所以一舉而覆汴都也。以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而又承祖宗有赫之炎圖，指揮顧盼，行有餘力，豈可與區區之列國同所慮乎？誠臣不佞，雖岷陬一布衣，平居常患無以過人，遂取古人書史熟讀，月延歲累，頗識古今治亂，自謂論世事，顧賈誼、馬周不足多焉。伏惟陛下自卽位以來，寬

大之聲，勤儉之政，已著聞于天下，感激垂涕，願盡死力。然而區區之愚，尚有望于陛下者，但願陛下臨時聽政，更少濟以英斷明決，助成聖德，使巍巍之功業，上擬商宗周宣，臣謂百蠻且不足平，况曩爾金人，而足以軫聖慮也！狂瞽不識朝廷忌諱，罪當萬死。

李邦彥乞致仕。

臣累仕致乞，特蒙聖恩依奏。伏念臣奮身孤遠，遭際興運，浸躋華貫，遂位宰司，徒激孤忠，不敢少負清議。屬者上皇以神器付陛下，臣首被委寄，而輔翊之重，自誓殫竭，身屢瀕死，有所不避。今曉曉之徒，扇惑羣聽，喧競倉卒，白黑不分，臣之所急，存宗社，安君上，惜生靈而已！何敢爲身謀！而人詆以爲奸，緩師講和，自金人犯邊，僉合大臣密議，圖周萬全，非徒屈意以受辱於金，而人或指以爲懦；心之精白，天實臨之！乃至定輸金之直，以釋白著之疑，寬括糴之令，以賑艱食之急，撫循帶甲之旅，以勞城守之師。若此之類，事涉細微，雖悉出睿慈，而開陳于前，不敢緘默。大臣建明，惟知有濟，豈能家至戶到，人人提耳而諭之哉？衆聽未孚，鑠金可畏，不知引避，何以厭服斯民之心？伏望檢會已降聖旨，早賜施行。奉手詔：太宰李邦彥任政府累年，屢形憂國，愛民之誼，以至惜名器，抑冗濫，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之際，備罄忠誠，金人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朕一施行，衆志未能遍諭，乃作弗靖，鼓倡流言，反與前日異意。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實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靖康中帙十二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二日
戊申，盡十五日辛亥。

十二日戊申，金人退師，大赦天下。

門下，朕嗣承聖謨，獲紹大統，適邊廷之懈弛，致郊畿之繹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既遣使而講好，遂以時而退師，惟千里幅員，罹屠掠之苦，四方遐遠，多調發之勤，兵屯櫻守捍之勞，編戶傷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護，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曠蕩之恩，沛汪濊之澤，嘉與海內，底于丕平，可大赦天下。於戲！三事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揀治之方；黎元愁歎而無聊，宜思所以撫綏之術，保疆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

手詔遵用祖宗舊制。

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祇懼，靡敢遑甯。比者金人犯順，都城閉關，踰月，軍民展力，捍禦實勞，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煽爲變，內作不靖，震驚朕師，詬罵大臣，毆擊內侍，白晝剽掠，乃敢公肆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之。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寵飾恩倖，不聽任奸人，不輕爵祿，不濫賜與，不奪爾居，以營私燕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其有奸人不悛，敢復犯法，紊我紀綱，當重置刑戮，必罰無赦，咨爾有衆，明聽朕言！

十三日巳酉。李綱乞遣大兵護送金人回師。

傳信錄曰：瀧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恣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已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蓋遣大軍，用瀧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婦人不可勝計，氣意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軍士踴躍以行。

沈瑄見李綱言賊騎不過五萬，能戰者止萬餘人，太子營不及二千，藥師常勝約三千騎，諸營部兵聞止有三萬餘，其過河者只有大半，可以邀擊。

十四日庚戌，祕書省校書郎陳公輔論列太宰李邦彥、中書侍郎王孝迪、尙書左丞蔡懋，皆罷。以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唐恪同知樞密院。李稅爲尙書右丞。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臨萬幾，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避死亡之誅，上于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翦除寇難，興復治功，必至排斥衆議，屏除奸邪，而信任忠勇，有爲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自聞邊寇興難，蚤夜危懼，曾詣都堂，略陳守禦之策，見任宰執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就緒，況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祿養

交，未嘗建明一事，補裨聖明，致有今日之患。蓋平居無事，尙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今日事，他日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且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衆議移之，羣邪沮之，使盡其才力，以了天下事？至于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爲陛下言之，往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宮，謙恭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惟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況太上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知爲羣邪所誤，痛自罪己。陛下誠能慨然有爲，罷去昔時用事之人，而委任眞賢，興舉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疏賤小臣，輒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臺諫皆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惜，惟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爲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之，何以論天下之治哉？又況陛下當卽位之初，以論相擇人爲先，不可不謹，此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初，公輔以李邦彥罷政事纔數日，復爲宰相，人情震駭，乃具奏，上然之，遂罷邦彥。孝迪懋，以吳敏爲少宰，出邦彥知鄧州，邦彥奏乞持服，從之。孝迪以資學爲禮泉觀使，懋以資學爲大

名尹，召徐處仁。唐恪于外郡。處仁字擇之，應天人。元豐八年，以進士登科第，累官知大名府。至是召爲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爲戶部尚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七年，召爲戶部尚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城被圍，遣兵官邊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日辛亥，詔教習禁軍。

詔曰：軍兵久失教習，當汰冗濫。在祖宗時，外路寄招禁軍，解發到京城御殿閱視，分隸軍營，是以在禁旅者，無非趨勇之士。今三衙與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給甲仗，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既到軍門，惟以番直隨從，服事手藝爲業。每營之中，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不復以武藝訓練。今宜于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又神臂弓馬黃弩，雖中國長技，然軍兵中能射者亦少，宜多行教習，以捍胡騎。又軍兵平日不擐甲，一旦在身，如受束縛，宜令每營間用衣甲教習，庶使習熟，人不厭苦。仰三省樞密院劄付兵部施行！

發遣應歸朝人還金人。

朝廷既與金人議和，乃將應歸朝人所在發遣，令歸國。都省劄子勘會，本朝已與大金講和，應歸朝官歸朝人並發遣。今來在京，已發遣盡絕，其外路亦令依此施行。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逐路帥司行下所部州縣等處，盡刷歸朝官歸朝人量給盤纏起發，每州縣各選差堪倚仗有

心力大小使臣或寄居待闕得替官一員；或有心力衙校之類，量人數多寡，作番次逐漸管押赴大金界。首領過界前去，不得擁遏，一併上路，各從便道過河，卽不由京畿解分，仍令經過州縣，巡尉防護出界相交割。其應合發人，如有帶軍器，並仰所在州縣拘收，沿路亦不許置買，嚴切覺察。候過界所，管押官具已過人數姓名，申尙書省，仍仰逐路帥司差通判一員，遍詣州縣，專一催促，具已發文狀聞奏。其管押官如無疏虞，當量遠近推恩。

李綱辭知樞密院。

劄子云：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奇瑰之人，以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宣和初，太上皇拔令執筆總劄，日侍清光，屬天水暴至，士庶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事，當路擠排，流落七載，太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太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凶威，干犯王略，太上皇厭萬幾之煩，欲遺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太上皇南幸淮淪，羣臣亦有勸陛下爲避狄之計者，臣又備述利害，回鑿輿之幸，爲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初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卑鄙，驟加褒用，擢自庶寮，不五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勛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奸以安衆。

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爲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進逼虜營，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于宣撫，不關白于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預，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軍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射殺金賊甚衆。是時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求對，不得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實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慮其空乏，加賜緡金，未踰三宿，亟垂召命，裨還舊物，專爲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隆命賤，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卽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旣成，金人擁重資，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私心痛之！旣乖臣本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統其軍，兵籍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旣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于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于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周罔，以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旣已救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

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罹困阨，良常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事。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禍患，猶至于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冒巍峨，進長樞庭，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出于迫切，非敢矯飾，務爲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以安愚分，不勝大願。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奉聖旨：李綱劄子乞辭知樞密院事宜，不允，復還劄子。

李綱謝知樞密院表。

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辭免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慙于柱石，亦位長于樞衡，輒恃至慈，求安微分。伏念臣性質淺窳，學術迂疏，常自信其樸忠，頗著聞于狂直，思忘身而殉國，慕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爲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藉山河，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誠之際，贊大策而授聖子，成上皇堯舜之仁；勸固守而保神京，定睿主宣光之業，粗輸臣節，敢幸天功。叨擢任于肅機，仍倚充于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師，每揚聲而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熊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至甘泉而不恐，騎臨渭水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算，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糧食空

乏，指歸路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爰邀截而無匹馬隻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璧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瑩真楮之陋，忽貪夫之妄作，悵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西兵之動，微臣所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蔽，增領備禦之政，俾兼宥密之謀，鑒察若茲，糜捐罔避。然孤危之跡，僅免謗傷，而驕桀之胡，已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鈴而有愧，行即引去，尙留須臾，將分布勤王之衆，回道君清蹕于淮浙，遂天子崇養于晨昏，擘掃星流，畫久逸永寧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看山之裴度，庶全終始，或解怨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畏塗之戒。

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

傳信錄曰：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屯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南來，宰執咎予，盡遣城下兵以追幹離不之師，將無以支梧。余曰：幹離不之師既退，自應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

河之理。又大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于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離不之師于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卽還。余聞之，於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送之而已。于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皆被其害。

靖康中帙十三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辛亥，盡其日。

晁某上書論三鎮不可棄。

書曰：皇天眷命陛下，卽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萬里，乃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小醜，斬荆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懷山，直抵城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春秋之時，周道衰，孔子春秋所以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熙洽，天下太平，自結繩以來，未之或有，天子坐籬內，朝四夷，牧萬國，曾不足以輕重，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平昔僕役高麗，臣事契丹，遼巡假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邪？義士痛心，壯夫灑血，孰有甚於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齒於壯夫義士，而逃視樵牧，思謀妾婦，思奮之際，甯無一言以自効哉？况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迴咸平景德之際，極文章禮樂之譽，曾祖懋寶元康定之間，任西鄙之域，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推臣族爲文學之家，微臣任之，亦其職也。惟臣在元符末，上皇卽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爲邪等，置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不許仕宦，而擯斥畀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者，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惟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奸，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士庶，祭於行寢中。二曰：自古昏王暗君，乃有毀謗先

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內外無有一人不足於恩德，尙何毀謗之有？彼諂諛大奸，濟以兇暴，徒以恣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願卞和之玉，再刖其足耶？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餘，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觀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齊民乂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有言，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幾，雖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邊之語，讀者惑焉。議者則歎忘以易州涿州之地，終不能保，而復棄之爲新邊也。旣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州五十六縣，自州外之爲府，而不知未幾，乃自中國棄之爲新邊也。嗟乎！斯地可棄也，斯民不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不可棄也！嗟乎！誰爲陛下畫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申屠嘉周昌，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賈誼，尙何恨哉？使誼尙在，謂今日之有人無人乎？臣於是忘其至愚且老，不能嘿嘿，專以割地爲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論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制河北，河北爲能制山東，安可以天下之勢而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矣，失河北則失天下矣，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得河北則強，其國雖

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有符氏之秦，拓拔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於劉氏之蜀，漢高氏之齊，強於宇文氏，嶠函之周，其跡昭然，布在方冊，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爲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重於天下者，不必繁引遠古，惟是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可得言其略。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漢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之餘，卽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爲我宋驅除。晚以數千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者，晉人棄之，以契丹之元首，非特爲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七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趙魏之比，方鎮中盧龍最弱，朱滔李克用輩亦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崛，包藏禍心，狡立凶謀，前有荆軻太子丹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與爲禍，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嘗重於趙魏，雖曰幽陰，而常動搖魏博鎮冀之上，棄之以奉契丹，旣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醜者，譬之熊鼠，得幽薊則潛窟壞，得三關則洊至積累，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兵間也。世宗嘗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旦無故而棄之，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石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於高陽，遂使契丹得犯瀟淵，虛保裔無高

陽之敗，則不勞真宗皇帝爲澶淵之役矣。高陽之勝敗，猶係中國之重輕如此，忍論高陽之存亡耶？廟堂之上，肉食者宜爲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高固，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况又其師獨知臣節，前號河北四叛，義武軍不與，後稱河北三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爲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於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爲入京師之舉哉？亦嘗屢北，惟張彥澤杜仲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於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爲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全師，中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旣敗於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車駕親征，而傅潛領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近智愚，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幾何，車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議甚薄也。至今聞者，嚙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皇帝聖意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以全中山，以示弱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脫彼能至澶淵，必不得渡河，待其渡河之後，我出中山十萬蓄銳，請戰之師，一舉而促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吾洪流，而代吾拂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截其歸路，匹馬隻輪，定不返矣。恭維祖宗無失刑，真宗豈得私一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羣聽，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晉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不濟事，巍巍乎，出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勢宜何如哉？惟我祖宗又

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趙魏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陝，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才至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昔所謂中山君者是也。太祖太宗之時，每歲防秋之兵，全師聚於定州，真宗躬置禦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爲大陣，量番寇遠近，出兵建柵，仁宗謹遵祖宗之制，積粟中山，以防番兵，則中山爲重，命帥則得韓琦，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焉。太原府劉氏資有之，太祖皇帝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爲晉王，逮晉王卽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莫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宗皇帝號令之所加，鼙鼓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及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惟於太原獨如此艱難，何耶？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爲之策，侯霸榮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母之世所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爲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之有太原也，亦自晉而得之也，遂以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奪朱氏之梁而得之也，初起諸晉也，其上高祖太宗所以爲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爲隋者，晉肇之也。高氏之所以爲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爲中興者，伐獫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姜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爲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鎮，可輕棄哉？重以太宗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待富庶而後爲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爲援，未可倉猝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

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老師，太祖破此兵於雁門關，盡驅其人民居虎牢關以西，雖巢穴尙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擐甲冑，曹彬郭進潘美等爲之將，先以進守石崖關，禦北狄，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其人民，毀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况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棄之乎？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自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爲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夫之，然其據大河南，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固爲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甯、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並太原而棄之，古未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盜賊又熾，又未必如唐之重兵也。邠甯之兵，彫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州，祖宗以重兵威天下，百餘倍於唐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爲能言京師之兵制，出於秦漢兵制，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不特與唐室論也。後來宜不復開口措意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亟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略陳之矣！臣前所謂無名而賜之者，請復言之：凡王者一嘖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比之三鎮於一嘖一笑，孰重輕哉？謂此小醜爲功，則隋唐因突厥以有天下，郭子儀執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賜之田哉？惟石敬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

卽帝位，割弱燕以委契丹，而趙魏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遐陬荒絕，疆場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靈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且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麗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入貢而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於漶化之初者也。其後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自絕於中國，逮熙甯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阻於契丹，不得與也。柰何一旦逞其兇謀，輕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掠其貨寶，而豺狼之心，不能自己，遂敢陸梁於中國耶？在祖宗時，嘗來寇我白沙寨，掠官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命執之，不得還，曾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爲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于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法令，當如何哉？議者曰：柰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幸陝西，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三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豈有割土田以奉也？恭維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警陛下，惟陛下增修盛德，廟廊之上，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鎮已復歸於職方氏矣。顧惟疏遠小臣，必待百官班駕之後，乃得與昆蟲具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之最善論兵，論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容諸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爲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智勤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之

道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爲帥，程苞之明能者爲州郡，則三鎮之復爲皇土，可指日而期也。是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不然，尤見於變亂之故，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爲言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伯，趙王不終，諸呂作難，而孝文爲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爵刑，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圜圉空虛，天下太平，繼變亂之後，必有累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謂遠不及高帝，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且觀東方朔之對武帝，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不在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實吾仁宗而云耳！優而論之，仁宗於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也。且文帝在位二十四年，逮其晚歲，稍惑異端，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勝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以拒諫，不予知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彝倫攸敘之時也。倘或不然，使梟鳴嘉禾之上，蝥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爲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爲相，其中則張讓、段珪、曹節等，兇閹爲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爲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兇閹

爲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
洪範彙倫攸斲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跡，如出一轍也。如此其治也，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
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願朝廷以將而爲陛下。昔賈誼痛哭於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痛哭於
衰時，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榦國之器，請爲陛下念之。若臣所謂大有上九，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之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
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順人，信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遏惡揚
善，順天休命也。如其惡者不遏，則善無自而揚，何以爲大有之休也耶？大有一變而爲乾，乾之德首
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剛健，繼之中正，歸之純粹精，而天下
何難乎治哉？

靖康中帙十四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
壬子，盡十八日甲寅。

十六日壬子。楊時上書論三鎮利害。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我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爲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爲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竊慮無有紀極，破大名安成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郝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尙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凌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還，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也。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我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迫，

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則士氣必惰，欲成其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戰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無惑羣議，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封氏編年曰：夫三鎮者，趙魏韓晉之地是也。其爲要害久矣！今一旦舉而與之，中國何以奠居？三鎮失一，宜其長驅而至，我不能枝梧也；況三者俱失乎！杜牧有言曰：以天下觀河北，猶四肢也，四肢苟去，吾不知其爲人。又曰：山東王者，不得不可以爲王，伯者不得不可以爲伯。由此觀之，三鎮何可妄棄乎？明年太原遂陷，京城失守，天下土崩，可勝歎哉？

郭藥師以兵至磁州，取寄收銀三十萬兩。

初，郭藥師爲同知燕山府也，乞支降贍軍錢，朝廷以銀三十萬兩畀之，至磁州府，燕山已陷，燕師已叛，乃以銀寄收於磁州軍資庫。金人自京城講和而歸也，到河北，適得斥堠，遞發視之，乃河北都轉運使張恪發往磁州，令封椿此銀不得支用。藥師得之，遂以兵至磁州，乃索此銀曰：朝廷發往燕山，應副我用者，知磁州趙將之辭以爲無，藥師出遞牒示之，將之不能隱，藥師聲言不得銀，則攻城取銀，將之懼，以銀與之，師乃退。

粘罕兵據太行山，趨河津。朝廷大駭，乃命种師中、姚古出河東河北。
种師道加太尉、河東河北宣撫使，駐軍於滑州。

門下，敵王愾而有功，既保干城之衛，飭國典以行賞，敢忘鞶鼓之思，載惟元帥之謀，久賴武人之俊，誕揚褒律，敷告治朝，檢校少師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撫使河南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實封一千三百戶，種師道節操剛方，體威莊重，勇有文略，深而寡言，義不辭難，奮不顧身而敢往，慮無遺策，度能制命以有成，嘗入處於樞廷，比出提於戎旅，醜虜聞風而潛遁，邊鎮傳檄而自堅，然居安慮危，宜預圖於閒暇，而有備無患，庶永保於泰甯，載疇輿頌之功，俾專朔部之寄，肆頒寵數，昭示眷懷，是用冠秩右階，其列掌武之峻，張威外闔，其膺宣撫之榮，付以爰田，陪之圭賦，嗚呼！充國自許，蓋無踰於老臣，陳平見知，遂盡護於諸將，朕思有常德，以立武事，爾其除戎器以戒不虞，俾胡馬莫窺於長城，而烽火自滅於幽障，往若予訓，益壯乃猷，可授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兼河北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戶。

初，粘罕既破忻州代州，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金人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府義勝軍以城叛去，攻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至是澤州言粘罕至高平，朝廷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遂以種師道爲河北宣撫使，以駐滑。又議以姚古援太原，以種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

姚古加檢校少師河東路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種師中河北路置制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初，金人犯闕，種師中以秦鳳路經略使，率兵來勤王，金人已退，朝廷雖以虜深入不擊爲失策。

然不敢決策出戰，乃除姚古种師中制置使副，凡行移文字，出於樞密院者，則迫令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古師中患之。

朝廷以倉部郎中黃鶚隨軍應副錢糧，鶚與河北都轉運使張恪至磁州，問寄收銀三十萬兩，何在？知州趙將之答曰：郭藥師自京城回兵，駐軍城下，郤執都轉運使牒取之矣！恪欲斬將之，鶚勸免。

京都榜示鋪戶依舊開鋪。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牒云：契勘金人已過黃河，中外民心已漸安帖，訪聞在京金銀物帛，質庫鋪戶，尙懷疑惑，未肯依舊開鋪，妨阻商旅交易，須至出榜，各令復業開鋪。

李綱遣人上太上皇起居表。

臣言戎輅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旗，行致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愾，輒躬間於起居。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除尙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行營使，既預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陣，密爲堅壁之計，器械俱設，樓櫓畢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濠，持弓陳弩，兩兵分集，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郤退，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

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爲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黠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維道君皇帝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於穹昊，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晏閒，從容吳越之奧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俛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重歡，誓竭鴛鴦，少伸毫髮，鳴鑾禹穴，遙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再上皇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一昨金賊緣藥師叛逆，旣陷燕山，浸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初七日，逼近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西水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睿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具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晚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蠶屯蟻附，渡濠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蕪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楫，以強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水勢漲溢，自卯及午，賊兵方退，卻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寇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於曠古，

變鴟鴞爲好音，化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竦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虜蠲滅所須之數，果振旅而退，夫復何言！萬一跋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維道君太上皇帝，祇遙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縲以從，艱難之秋，冒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天心已明，殞首何悔？謹錄奏聞，謹奏。

國子司業黃哲請失職之罪。

朝散大夫國子司業黃哲奏：臣等伏見二月五日有大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鬧，上煩聖訓丁寧，臣等職司教導，不能表率諸生，雖前後履行約束，尙敢違戾，難以備員學官，見今待罪，伏賜黜責，候勅旨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爲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初，蔡懋、李稅、喻太、學長、貳、屏、黜、伏闕、上書、人等、諸生、以布衣之士、敢劫持天子、既而被黜、往往、欲拂袖者甚衆、聞者莫不銜憤扼腕、故黃哲待罪而有是指揮。

吳敏劄子雪李邦彥罪狀。

劄子曰：二月初五日，太學生上書，聚衆既多，遂搥破登聞鼓。又云：軍民無忠義之心，咸幸禍亂。

之變在昔高歡在魏，見禁軍焚領兵張彝宅，朝廷畏其亂而不敢治，歡遂散家財，結士卒，霸山東，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奸人窺伺之資也。古語曰：投鼠忌器。況天子相乎？李邦彥等諫上，皇罷不急之費，又援立聖子，朝廷遣李鄴等往使大金，終賴其力，但邦彥爲人畏憚太過，緩於事機，及罷綱師道，遂有百姓指曰：蔡京王黼用事，不值此變，而獨遭此，豈非不幸！又云：願陛下明詔解衆惑，使邦彥之爲人，稍白於天下，然後復起邦彥，還其相位，論者於是謂敏爲邦彥黨矣。

十七日癸丑，種師道免宣撫使，赴朝。參五日一赴院簽書。

先是，朝廷差種師道領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又奏乞朝廷召天下軍馬屯駐大河防秋。朝廷初允其請，行遣未旬日，宰臣言萬一賊兵不至，則費用甚大，遂已其請。師道既知言之不從，奏以被疾，請免宣撫使事，朝廷遂如其請，令赴朝參，無時入奏，五日一赴院簽書。

十八日甲寅，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

侍御史孫觀等，臣寮上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分遣使臣，捐棄金帛，以爲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爲結怨連禍之人，未卽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寘典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爲朋黨，交通讐御，竊弄威柄，鬻賣官爵，貨賂公行，

盜用庫金，奸賊狼藉，閨門混濁，父子詬爭，廝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罷免，而近倖小人，相爲唇齒，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儼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株堅固，不可搖動，凶焰益熾，復出爲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是狄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貶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況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誤國，固不容誅；而結造邊患，父子相爲，終始與黼均爲罪首，公議藉藉，不決未可以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爲三公者二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無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尙懷糟糠之恩，顧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報遽上，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楫，擁寶資，一夕遁去，君父惶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思，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使京尙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關賣國爲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爲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敵人侵侮，無所不至，而京猶爲奸言，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衆議不容，尤在於此。伏望陛下容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以雪上皇唾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蔡京

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
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臣寮上言：臣伏觀臣寮累有章疏，論列童貫罪惡，法在誅夷，陛下仁慈過厚，止從竄斥者。臣伏念法者天下之公也，王者能任法而不任情，則天下服而信之；如其威不能克愛，縱奸貸惡，以撓天下之心，天下之人將羣起而議之，亂臣賊子亦無所顧忌矣。按童貫刑餘臭類，本庸奴耳，釋掃除之役，廁征伐之事，浸緣恩倖，竊據兵權二十餘年，出則爲宣撫而受制馭，入則領樞密而內外兼行，跋扈不臣，墮壞法制，師徒死事，誣以逃亡，故賻贈不及，而積怨憤深，屯戍逃遁，許其改刺，故紀律不嚴，而人易潰散，詐爲首級，則不憚於殺平人，廣占儲糧，則不難於張虛數，賞罰出於私意，威福至於下移，錙銖計罪，不可勝言，臣姑數其大者：首倡交結金人，共滅契丹，兆禍致寇，其罪一也。慮溝之役，望風奔潰，覆師殺將，其罪二也。金人蟻集，邊吏來告，貫不以聞，其罪三也。傳檄邊城，不令出戰，致令金人遂突至京師，其罪四也。出師河東，聞賊南來，不爲抗拒之計，夙夜逃歸，其罪五也。至上皇南巡，貫乃自名扈從，未嘗奏稟，擁兵遽去，其罪六也。陰募死士，創置勝捷軍額，厚其資糧，環列私第，其罪七也。堅甲利兵，充滿其家，制造之工，尙方弗及，其罪八也。城外陰截器甲糧糧，金人實獲資助，馬忠提勤王之師西來，尙頗收其贏餘，不知童貫蓄此以待金人乎，抑將有所用之，其罪九也。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潛窺宮禁，其罪十也。有十大罪，彰彰如此，宰執依違，無所啓白，陛下復含容隱

忍，不早正明刑，使之身首異處，獨不念金人南侵，死亡係虜，無慮二十萬之冤，禍自誰兆乎？伏望斷而行之，少釋四海冤憤之氣！

又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闒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結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綏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爲首難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數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爲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遺，鬻賣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用甄收，而擢登侍從者；姦賊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幣寶玉，充物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襃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卒，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庖人廐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陝西之卒以爲親兵，號曰勝捷，方戰征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爲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需，掩爲己有，而嚴立軍期，取償於州縣，頭會箕斂，民不堪命，貪贓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己，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爲貪暴，悉斬平民，以効首級，以是民之死

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封王爵，長惡不悛，招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震天下，生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御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以貫負此六罪，何可逃於天地之間，伏望睿照，躬發宸斷，稍正滔天之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蔡攸責授大中大夫提舉臺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結二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投荒之罰，獨加王黼，此羣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見疏巨魁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試舉其略，爲陛下言之。貫自閹尹，喜爲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奸回，平日謗訕誤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爲宣撫使，攸實副之，提數十萬之師，挫於殘破之虜，淹留彌年，卒買空城，乃以核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密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虜使韓昉見貫攸於軍中，卑辭祈哀，願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於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蔡京專政，貫則釁結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於本朝，迨金人結好，

攸則招納叛羌！反覆賣國，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河朔而歸；又慮家人之議已也，公肆誕謾，凡第賞千百人，貫遂封爲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攸貫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入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緊急，與貫逃遁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攜持金帛，舳舻相銜，盡室遠去，致使陛下獨處圍城中，曾無同舟休戚之意。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並檢會前日論列蔡京章奏，早正典刑，以爲萬世賊臣之戒！伏候勅旨奉聖旨：蔡攸責授大

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攸劄子承遞到告命，伏蒙聖慈，降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卽

時解行宮使職訖。臣輒有縷縷之私，仰惟聰聽。伏念臣屬以許國無狀，禦邊失機，因致煩言，遂委司敗，重蒙聖造，委曲保全。又降親詔，令臣專一扈從。太上還闕，臣已廢逐，猶叨器使，仰體德意，敢不遵承。今奉太上回鑾，旣渡大江，絕淮沂汴，徒御所至，安行無虞。兼今已過宿州，前去京闕，不遠陛下所差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俯躬自念，進退靡寧，計惟仰于陛下，使得退伏田里，偷生省已，不敢更預朝班，寵當扈從之列。欲望聖慈俯察愚衷，許臣依已降責命，任便居住。重念臣父京近貶西京，年老陸行，衝冒感疾，如蒙矜允，臣前去省侍，以全子職。臣不勝迫切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靖康中軼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甲寅，盡二十日戊午。

十八日甲寅。聶山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稅諭與太學長貳，令屏去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憤。一學多士，咸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稅令根治諸生，並伏闕百姓，欲置於法，臣聞之，不勝惶駭！仰惟陛下睿智仁慈，君臨萬邦，士民以積年莫舒之怨忿，乘隙相聚，賊殺內侍，指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懋稅之徒，恨其罵己，而佐李綱，遂欲除去根株。又稅宣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士民上書，不約而從者數十萬人，其言皆平昔公議，乃陛下所急欲聞，而奸臣所甚惡者，豈有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快其私意，顧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於奸人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實宗社萬世之幸也。取進止。奉聖旨：亟令改正。

靖康錄曰：初，士庶伏闕，上爲感動，詔嘉忠義，然朝廷大臣惟邦彥稍自知咎，其餘如稅懋時雍輩，不畏公論，反以士庶爲敵仇，觀其揚言曰：彼時非糾率衆庶脅天子者乎？又曰：若是，則政出布衣，不在朝廷矣。何讒賊之深而愈不悛也！使吾君借聽是言，則伏闕之士，誠作亂耳！非獻忠也。且朝廷輔佐得人，措天下於安平，四夷左衽咸服，萬姓歡悅，庶人旣無得而謗議，士方詠歌之不暇，尙安有

伏闕者？今上皇播遷，新君卽政，夷狄加兵，魏闕圖我宗社，存亡之勢，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奸臣怙賣國之功，羣小漏機而喪師，正人排擠而不用，朝廷之大，無一人爲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闕獻忠，論列宰相之非，求復社稷之臣，期於得請，乃其時爾！安得此言，傳播人耳？故敏雖與京心膂，猶敷奏縷陳，多至數百言，榜之通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頗出正論。布衣魏孝友，太學正吳若上書，辨論其失，敏安得無失言焉。旣而稅懋乃諭太學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伏闕上書，人長貳皇恐待罪，尋得旨，反有乃是忠義所激之語，事遂寢。稅又呼時雍令根治太學生，並伏闕百姓，欲置於法，戶部尙書聶山懼羅織之獄興，而忠義之士死，乃密以聞。上曰：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賊殺內臣，詆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爲百姓雪其怨氣，而懋稅時雍惡其罵已而佐綱，輒欲痛鋤其根株。又稅宣言曰：伏闕之士，其間有綱故舊，必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夫士歸怨陛下。况士庶上書，其言皆出於平昔之公論，乃陛下所宜急聞，而奸臣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自令開封快其私忿？願速止絕，庶幾忠義之人不死奸臣之手，忠言讜論，日聞九重，宗廟社稷萬世之幸。諸生以故得保首領，山之力也。然開封三衙，猶榜太學門榜曰：准殿前司牒准內降御寶批，朝廷方大開言路之時，應文武臣下秀才等宜以忠言讜論建陳，用納親覽，於其可否，一一親行裁決；再有似此伏闕上書爲名，意在作亂之人，仰三衙立便收捉，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宗滂等出榜，如有似此之人，斬訖奏聞。適有學官吳若上書得罪，長貳迎合其意，乃屏陳東一學爲之闕然，旣朝廷卽與改正，又命聶山傳宣。

俾士安於學，開封三衙揭示文榜，亦既褫去，盛哉！夫以士之去就，關於國之重輕，伏闕之事，不暫置於懷，雖古明哲，亦何以加此！然士方忻聖訓嘉獎，墨尙未乾，而奸臣輒欲置於法，雖身不罹禍，而豺狼尙在，故望望然咸欲去，恐不免也。蓋君子孤立，小人朋邪，號令混淆，是非紛亂，人君難於聽察，莫甚於此時也。祇一徐處仁忠亮清敏，屬天下望久矣！近方以中書起之，猶未厭士論，而言章三上，以嘗爲蔡京門人，當不可用矣。京相上皇二十年，今朝中諸臣，孰非京引薦者，若以是爲嫌，投置多矣。朝廷取人，賢者用之，不賢者去之，如令旁求天下，如處仁之賢有幾？處仁而不用，誰復可用？問其諫官爲誰，乃邦彥締交謝克家也。君子小人，尤冰炭之不相入也，不信然哉！

秀水閑居錄論士民伏闕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金虜至都城，軍於城西十餘里。旣稱和議，十一日，今上以康邸故相張邦昌副之，出寓虜營；右丞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聚兵欲戰。三月朔，遣將官姚平仲等夜劫虜營，不捷，次日，綱罷政。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其徒數十人，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丐留綱，且有人倡言道路曰：綱罷，虜入城矣。軍民稍集，至午，聚萬餘人，昇登聞鼓擊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卽殺之。宰執李邦彥等自禁中歸都省，衆詬罵，欲毆，皆奔避，凡殺內臣三十餘人，亦劫數十家。六日，以綱知樞密院事，副樞耿南仲奏言：率衆詣闕者乃綱，便令東輩數人，宜下御史府根治，不從。虜旣退，上遣兵十餘萬援太原，以綱爲宣撫使，固辭不行，至以告身納榻前，上怒甚，事叵測。簽書樞密院許翰者，蔡京交黨也，翰執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二字以寄綱，卽日承命，遷延久之，僅能渡河，居

覃懷去太原七百里，遙制軍事，多失機會。大將种師中世家宿將，黜其言不用，師中戰沒，國威自是不能復振矣。綱旣罷去，虜益無憚，再舉犯闕，二聖北狩，嗚呼痛哉！

諫議大夫唐重論奉迎上皇劄子。

惟我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游太平，海內無一塵之驚；比者倉皇南幸，跋涉山川，冒犯霜露，憂勞甚矣！陛下天資仁孝，發於至誠，拳拳思慕之心，未嘗須臾而忘。今日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乞遣使奉表，祇迎法駕，涓日備禮，迎還京師，上以符陛下孝治之誠，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

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樓櫓未完，軍馬不集，遣使洩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爲便。然子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子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能弭其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憑陵近郊，劫掠畿甸，幸今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保者，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爲今日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我不先，然後爲善和議之說，旣已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捍敵，行反間以疑虜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惟可用之河外，而不可

用之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可無虞；若一不成，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吏，告賊黨之將至，倘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耶？若賊先敗盟，則不得已而用兵；不得已而用兵，則爲大將者，當礪兵磨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爲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惟朝廷之上，早謀而預圖之，實天下之幸，取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筆，公行奸謀，致寇召禍，實原於此。陛下臨御之初，當剷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以是爲戒。臣愚以謂自蔡京秉國政，童貫總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上欺人主，下欺同列，開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金人侵犯，中原致寇之因，實京貫之罪。幸賴陛下仁義感格，虜人歸心，遣使議和，已有退期；不意交兵城下，墮虜計中。乃李綱專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略，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倖成功，旋致敗衄。臣訪聞行營司官屬云：綱稱自有御筆指揮，綱欺人以道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陛下計乎？臣前來，面奉聖訓，已有御筆指揮使令，申明行下，臣已知陛下寢御筆之命決矣！幸而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知興兵之意，不出於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具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於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辨乎？臣恐釁端一開，兵禍連結，自是無寧歲矣！雖食議者之肉，恐難以謝衆怨。伏望陛下正綱罔上誤國之罪，爲貪功生事之戒，庶以塞人之憤，今後臣寮，輒請御筆，併乞陛下察其奸謀，嚴加竄謫，以爲

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寇，啓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謂其陳禦戎之策，特以是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自寇迫至近郊，都城戒嚴，已踰兩旬，畿甸居民，盡被劫掠，蕃既不能捍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寇逃遁，爲自全之計，臣前具來劄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並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按蕃天資險狡，公肆誕謾，居喪污穢，冒哀求仕，屢辱吏議，案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聞，難以殫舉；今且專統制之權，乃避賊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罪，肆兩觀之誅，尙未足以謝衆怨，今赴闕之命，朝廷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二千餘衆，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劫奪，所至騷擾，甚於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蕃避寇誤國，臣知其爲叛臣矣，若領兵越境而南，臣不知蕃之奸謀將何所圖也。朝廷雖有指揮令發來赴闕，臣竊謂蕃之叛，已不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睿斷，免貽後患，取進止。

沈瑄上書李綱乞明賞罰。

書曰：金人之強，能強於苻堅乎？中國之弱，果弱於東晉乎？向使似之，尙爲淝上之一戰，而今者凡有要求，無所不從，一切惟令之取何哉！欲親王則以親王與之，欲都尉則以都尉與之；至欲宰相

以爲質，則邦昌爲少宰而遣主議和，而其爲太宰者弗去也；欲樞密以割地界，則路允迪齎書而往，主割地而其爲樞密者弗去也。何待宰相樞密者厚，而親王都尉之薄也？以至一走而爲大資，再往而爲兩府，張大金之聲勢以脅朝廷，則遷給事，割三鎮之地以蹙國勢，則除侍郎；凡言金人之兵少，與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聽。夫國之所以爲國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明，賞罰不正，其能國乎？所以夙夜憤憤，爲國家慮而不復仕者，此也。伏望樞密以道事君，取天下之真才實能而用之，進君子，退小人，正是非，明賞罰，使朝廷清明，邊鄙寧靜，時和歲豐，雖在耿耿中，受賜多矣！憤激之深，言不能盡，伏幸裁察。瑄至是日，瓊等尙未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爲社稷宗廟遠圖，遂致仕而歸。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及彈壓百姓。

榜云：契勘近有兇惡之人，遞相倡率羣衆，街市毆擊內官及劫奪財物，當所躬親擒捕，將首惡之人處斬訖。自合追捉賊黨，盡行依法決配，幸遇聖恩，務恤百姓，出於無知，輕犯刑憲，特賜赦宥；及再下手詔，丁寧安恤，已經恩赦之人，如更有內侍陳訴，本府更不受理，聖寬旨大，百姓盡當體念仁厚之意，相率改過自新，不得復有煽惑。今來尙慮頑猾之人，不能深體仁聖愛民之心，倘或鼓倡聚衆，務要作過，仰同謀之人，速赴本府陳告，即時支賞錢二百貫，特與免罪，其有作過之人，斬訖聞奏，的不容恕。

十九日己卯粘罕陷威勝軍。知軍詹不遠被殺。

粘罕圍太原，未下，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粘罕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獻之。粘罕忻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榜，更不召募効用。

契勘本司近出榜召募諸色軍人，敢勇効用等，今來金人已退，更不召募，須至曉示。粘罕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璠知府事。

粘罕自威勝軍趨隆德府，隆德府無備，守臣張確憑城與戰，敗，二日而破。張確同通判趙伯臻皆被殺。粘罕留漢兒姚璠、太師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

聞其有備，不敢逼城。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戊午，盡二十六日壬戌。

二十二日戊午。太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並李邦彥等。

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沈長卿謹昧死再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觀自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而不可救者，始於人君賞罰之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欲其合天下之公心，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八愷；其竄四凶也，天下之人謂之禱杻饕餮。夫八元八愷，禱杻饕餮，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舉之也；非舜罰之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賞罰之柄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賞罰之柄奪於權臣，其所賞者，未必有功也；其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不明，而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之懿僖是也。此數君者，未必有桀紂之暴忍酷虐，惟其賞罰不公，使忠臣義士，銜恨而死，是以至於滅亡爾！恭惟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誅賞，當取法於堯舜可也；而比班明詔，前後或異，若有奸邪罔上之臣，乘擾攘之際，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蕡賈誼之言，得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然有意於劉賈，臣請爲陛下直言而不諱！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奸惡，冀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於時京城百姓，羣聚闕廷，不約而來者幾數萬人，仰天椎心，祈哀請命，

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陛下遣使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其後乘時恃衆，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今日戎虜擁兵，困辱中國，奪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之間，發其至痛，以至於是非人所教而爲之也。夫舉數萬之衆，不煩召而羣聚，帝闕若出一家，曾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驅率哉？蓋其平日公論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欲訴於陛下爾！諂諛無知之人，阿附邦彥，自植朋黨，不問士庶，所以伏闕者何心？所言於天子者何事？中外憤駭，里巷蕭然，鬻舍一空，臣始聞之而驚，中聞之而疑，卒聞之而解，以爲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逢比干，並名書史，乃萬世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日之事，當自有以辨之，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學官黃哲等待罪，陛下親降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忠義所激，爾等何爲待罪？宜速安職，曉諭諸生，太學之士，仰觀聖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以謂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讜論，日聞於九重，必不至鉗口結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稱誦未已，詔墨未乾，陛下復降御寶，以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今後如或不改，復出鼓倡，亂朝廷紀綱，當議極刑。又觀前司曉示，備載御寶，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爲名者，意在作亂，今後如更有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法，令王宗澹斬訖奏聞。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終反復如是也。臣觀秦始皇雄才大略，英睿之主也。一用趙高李斯，遂以爲上古不足學，三代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於古者，皆以爲妖

言，使御史按問其罪，羣聚而坑之四百六十餘人。使忠臣義士被坑戮之禍，遁逃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名，其謀實出於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既已盡去，始皇於是內脩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遊不息，恣所欲爲，而無敢有言其非。陵夷至於二世，不改始皇之業，遂至大亂，輟耕隴上之徒，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在焚書坑儒而已。今奸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得此名於後世，臣所以捫心痛哭，思欲犯顏逆鱗，以自踊於鼎鑊也。夫人主所以示天下者，賞罰也。某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興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爲可赦，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爲可誅，不識諸生以何罪，而得陛下之誅乎？且旣名之爲忠義，則不當置之於刑法；旣置之於刑法，則不當名之以忠義，二者不兩立也。陛下前詔旣以士人爲忠義，則後日以犯詔而誅者，乃以忠義就刑者也。爲忠義者，旣不保其首領，使不忠不義者，陛下將何法以加之乎？雖然，作福作威，人君之大柄，臣爲陛下過有所惜者，萬世之後，恐陛下有殺士之名；臣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爲陛下用也。臣又聞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擢徐處仁、唐恪等於閑散之地，而置之輔佐，至於范宗尹、朱夢說、劉甯止之徒，盡蒙號召，將以大用，是陛下欲盡求天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詔未起，陛下罪言之名，已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自信於陛下乎？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間奸臣沮抑忠義之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詔，欲置敢言之士於極刑也。而陛下獨何忍爲之乎？臣聞自

古賢人君子，未嘗不欲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鉛抱槧，自甘於海濱巖穴而不出也。人君果盡禮而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猶懼其不至，況示之以刑威，欲致忠賢之士不亦難哉！昔燕昭王築黃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齊小白禮九九之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區伯者之材，非有五帝三皇之道德也，徒以禮賢下士，故天下之士樂爲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降聖旨，迫改前詔，優加褒擢，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解體，則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疆之休矣。臣又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爲李邦彥力辨奸慝，暴白功狀，大書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聞邦彥自布衣時，不愼名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狎倡優於酒肆，逞顏色於庭幃，其淫言嫖語，往往流傳，人間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儉合苟容，坐視奸邪之臣，開邊啓釁，曾無一言規救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忘恥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狀，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議之。昔楊綰爲相，崔寬爲之毀第觀，黎幹爲之滅驄從，郭子儀爲之徹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之如此，今邦彥身爲宰相，而百姓遮道謾罵，甚於奴隸，疾走省闕，掩關自遁，其爲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爲相，天下兒童走隸，亦皆稱頌，使邦彥而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服之，何必因敏言而後明哉？就使如敏之言，以爲邦彥畏意太過，緩於事機，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盧懷慎之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況可以輔佐陛下，成中興之治乎？臣聞

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丁上客密交，奔走京門，侵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爲邦彥強辯者，正敏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不能以孤立。原敏之心，本非爲朝廷論宰相，實爲身謀耳。向使陛下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則奸臣浸漬，事必有大於此者，誠可爲寒心也。臣觀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時號爲賢者之君，而讒佞愚弄，優柔不斷，故孝宣之業少衰，而後世貶之。蓋人君之患，莫大於斯二者。願陛下乾剛夬決，天下之事，斷自宸衷，勿奪於讒佞，勿溺於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爲賢君矣。豈特生靈社稷之幸哉！臣爲此書，臣之友生爲臣言曰：子堂上有二親，冢徒四壁，鹽太學，苟爲升斗之祿，將以養親，而爲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下以忤宰相，吾謂子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召諸生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忠與孝，而忠孝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聖如此，而奸邪之人，漸以浸漬，使後世得以輕訾吾君，今不言，將何以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猶愈於今日之生乎？用是不避斧鉞，直書其事，上于天聽，雖蒙誅戮，萬死無悔！冒瀆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二十四日庚申粘罕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寨河晉絳戒嚴二十六日壬戌太學正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彥。

二月二十六日，太學正吳若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獻言於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來，數貢封章，仰干天聽，不守愚分，出位妄言，加之事迫情危，辭語抗率，雖受誅殛，理所宜蒙，而待罪三旬，威

命不至，臣知陛下遭艱危之會，貪愚者之一得，容庶人之謗議也。雖然，陛下有求言之名，未有用言之實；有進賢之志，未有用賢之方，臣竊惑之。臣誠凡愚，莫測其志，但思念今天下雖號乏材，然百官有司，識慮之過於臣者，何可勝數？尋臣前日之所謀，實諸衆人之公論，以揆始終之事變，則陛下誠能令大臣去自私之弊，使疏遠者，咸能竭其力參諸公論，擇通知民情者，繕守備於內，善料虜計者，持使節於外，決不至虛張夷狄之勢，以恐朝廷；愚弄攻守之謀，以惑百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請和，上貽祖宗之辱也。又況號令混淆，是非紛亂，名器不慎，賞罰無章，羣小漏機而喪師，奸人賣國而射利，遂使兵民發憤，排闕以僭誅戮之權，朝廷有人，甯使至此！臣所以敢疑陛下無用言之實，無任賢之方者，謂是而已！前悔何及，來者尙可改圖，而宰相吳敏方文飾奸言，庇邪黨罪以惑陛下，臣實駭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吳敏之炎，莫敢言者，臣不顧身，爲陛下別白言之。夫疏賤孤陋，姓名不達於朝廷，莫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於四五，不慮後患，莫如臣之戇者，有一於此，豈能赴功名之會？今賊旣退，可以歸矣！舍微祿，耕舊邱，菽水養親，臣之分也；而猶徘徊顧戀，不能忘言於陛下者，豈不以陛下之儉可以積財，陛下之仁可以得衆，陛下之憂勤可以飭蠱蔽，陛下之清慎可以遠奸回？然則收拾人心，訓齊戎旅，恢復疆土，雪祖宗之大恥，不在陛下之時而何時耶？聖君難逢，志士難合，臣實歎此。且臣考祖宗之澤，觀天人之心，國家宜未有陵遲之禍，然陛下卽位於倉皇之中，日不暇給，而黜陟未明，紀綱未振，軍旅無律，財粟無備，賊本禍根，尙在腰領，而心腹之臣如吳敏者，反附下

罔上，則陵遲之形見矣！獨在陛下，卓然獨斷，於此數日之內，奮張威柄，爲如何耳！何則？前日擾攘，朝廷或有過舉，人必恐陛下初臨大政，便歷艱危，大臣多誤國之餘，左右皆苟全之黨，陛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積弊未去；若夫今日以後，陛下可一洗豺狼，大芟蕪穢，百姓所以期望於陛下者，亦不淺矣。陛下如尙姑息舊奸，蹈履前轍，是猶漢成帝不能奪王氏之權，徒怪天變之多也。故自此政有疵戾，民必不恕陛下，一失民心，內外解體，何以緝理祖宗基業？臣願陛下嘗膽臥薪，深念於此也！臣憂憤之來，心志未定，言不能文，具有利害事，恭盡如後，所貴乙夜之間，簡而易見，伏惟陛下少加察焉：一、自古人主急於論相，而於今尤爲急；宰相難以稱位，而於今尤爲難。臣竊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爾！夫童貫奴才，罪盈惡著，面折其短，誰不能之？而陛下以此相邦昌，則論相之術殆疏矣。今陛下又相吳敏。夫張邦昌器識局促，畏避保身，決不能爲陛下整頓頽綱，衆人往往能言之，臣不暇論；至於吳敏才器必不在於張邦昌之下，然士論指爲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蔡攸父子鉤探先旨，計會吳敏爲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禍，臣始未以爲信；及見吳敏救李邦彥劄子，則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吳敏稱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以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彥，乃救蔡攸張本也。又建言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嗚呼！敏謂四海不復有知識之士，敢爲此言以欺陛下耶？李邦彥登禁從，入政府幾年矣，考其進身，皆不以正，見政出多門，紀綱敗壞，天怒人怨，盜賊繁興，而方竭四海之力，起燕雲之師，曾不能力諫，不合而去，

乃方蔑棄典禮，復以妨賢路。王黼用事，邦彥實在政府，坐見土崩之勢已成，晚乃結搆蔡攸，罷黼就第，審知不能獨行其志，可起復哉？蔡攸首出燕雲，論功受賞，起登三事，徐言不便，與李邦彥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脫誤國之刑，未見其可。至於敵兵壓境，李邦彥不肯撫率京畿諸郡之民，譬曉禍福，身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長河，乃包裹囊囊，津送妻子，請陛下爲避逃之計，不忠不智，至此之極，而欲以遣李鄴爲功，良可驚笑！臣聞割地取賂，金人本謀，李鄴不能逆知其情，折之以辨，拒之以死，但望塵設拜，以邀其歡，輸款露誠，以漏其機，張皇過當，以成其策，李邦彥等軟懦，亟令鄭望之之徒繼往，有敢捐身立異者，例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戰，李邦彥聞敗而喜，故兵民叩關以泄其憤，此乃陛下聖德感民，民之願效死以除國賊，以紹祖宗之休，而吳敏輒引元魏高歡事以劫羣臣，以動陛下，是敏爲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衛士聚黨，焚張彝宅，怒其私也，故高歡知士有離心，散財結士，今兵民伏闕，殺內侍，欲毆宰相者，欣戴陛下也，雖使高歡復生，民肯忘祖宗之澤，背陛下之聖而從之乎？敏以此擬李綱种師道，亦已過矣！且陳氏貸粟，高歡散財，雖非人臣之所當爲，然使齊君能脩其政，魏氏能撫其民，田常高歡，適爲我用，蕭何之得民，曷嘗不爲漢高之福？陛下果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因此民怒可以作士氣，因此民勇可以振兵威，豈但恢復土疆，抑可鞭笞夷狄，此真中興之祥，而吳敏愛之，不知權者也。古今事固有形同而情異者，衛士聚黨，奮其私怒，誠不當縱，前日兵民叩關，第以用忠無術，幾召亂耳！知其區區之意，豈不可憐哉！崇甯以來，防民之口，其潰如此，使百姓因忠憤

而有極刑者，朝廷之人，亦有責矣。吳敏又引王黼之惡，而不及蔡攸。是黼逐敏而蔡攸召之之故也。今日之禍，王黼之罪，當屬蔡京之次。童貫之竊兵柄，蔡京實縱之。王黼特曲從上皇之欲，取燕山耳。當時王黼能諫，則不爲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誰肯不取宰相者？王黼不爲，則今其無如王黼者乎？吳敏能平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猶未弭其謗。如顧私恩，廢國法，禍未息也。且自崇甯以來，縉紳非無才智之士，例爲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黼所污者，舊聞若徐處仁者，號爲勤儉公方，然陛下召之，而士論已誼，其嘗以十事乞留蔡京矣。攷其後來，大槩徐處仁所長，固不當以此廢之。但士君子立身一敗，不爲清議所重，決不能大有爲於危疑之際者。昔蘇軾有言：君子未論其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背向，誠有是理。蓋使張商英陳瓘今日立朝，所爲未必皆是，而士民不敢異辭；使宣和舊臣秉政，在廷所爲未必皆非，而士民競先興謗。陛下以此揆之，則圖相之術明矣。又況上皇還宮，凡爲舊臣者，皆有主辱臣死之責，又有進退首尾之嫌，宰執之間，措身何地？願陛下旁求俊彥，天旣篤生陛下聖德，必不至無一賢相贊助也。一道路藉藉，皆言蔡京在上皇時，有保護邦本之策，而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欲用其子孫，此正今日禍福之機，不可不深論也。蔡京父子濁亂天下，爲鬼爲蜮，毀壞祖宗基業，誰不欲食其肉者？且其父子凶險，而有奸人之才，如復令在朝，則正人端士必不爲陛下用，而輕躁嗜利者附之以進矣。如此則民離心於下，陛下孤立於上，此西漢王氏之禍也。陛下之居儲貳，名位繫於天下，聖德聞於天下，百姓歸心，神明擁護，雖有搖奪之變，天下

不從，蔡京豈是忠良，但度勢有不可，不敢異謀爾！況蔡京兄弟子孫，享國厚祿，誠有保護之言，不爲分外，況爲天下者，不顧私恩，丁公成漢祖者也，漢祖斬之，知其奸也。魏徵背唐太宗者也，太宗親之，知其忠也。蔡京父子，本窺伺上皇，自結免戮之計，非特不忠於陛下，又不忠於上皇，而崇甯之初，首進逢迎之言，熒惑上皇，履霜堅冰，終致蒙塵之禍，則陛下有義不戴天之仇。今陛下將指奸邪爲忠義，棄仇不復，匹夫且不爲之，況爲天子者乎？方今危疑之時，能傳位於陛下，此自上皇之英斷，祖宗之威靈，吳敏旣鑿天之力以爲己功，濫據臺鼎，蔡京父子，又欲倚此全宗，亦害天下公義矣。願陛下圖之。臣聞人主所以礪世磨鈍者，名器賞罰也。緩急之際，財帛或不足於充賞，刀鋸或不足於徧刑。尤當謹守名器，以昭勸沮之方。崇甯以來，金紫飾輿臺，公王寵閹宦，有志之士，至以名器爲辱，陛下卽位，當焦手濡足以救此風，而輕者愈甚，奉使如李鄴、鄭望之、張皇敵勢、賈國謀身，皆列禁省，出使而未有功，悉光華榮顯，並玷樞輔，不知朝廷平日養人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賜賞，又進士雷觀等，上書聞擢館職，芻蕘之獻，言陛下善而褒之，亦榮於華袞矣！館職可輕授哉？祖宗召試館職之法，抑可棄乎？陛下亦知前日郎官，有出使不屈節虜廷者，儒生有應募血戰塗草野者，否？若使忠魂有知，必憤於此等重賞矣！又康王和戎，本無他策，徒以危疑之際，毅然請行，忍辱受危，三旬於外，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今賞典太重，前此無聞，他日張邦昌交地而歸，又將待以三公耶？聖王作事，動思可繼，陛下誠憐康王出人待遇之恩，特便頒錫之數，超於諸王，亦足勸矣！名器不可輕也。臣願陛下密諭康王，牢辭此賞，陛下從而許之，君臣兩得其美，計之上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昧死。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
壬戌，盡三月三日巳巳。

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

書曰：若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愛人以姑息，必進偷安之言，愛人以德，必進藥石之論。近世公卿，挾穿窬僞身者多矣。既自僞身，遂以此望人，故稍聞辨別是非者，驚爲村鄙，况肯受人之盡言乎？要非卓然特立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未可與進藥石之論也。竊聞中丞丈昔在禁掖，以代言不詭隨獲罪，復拜職青瑣，以救孫傅被黜，氣節如此，必能受盡言者矣。故願効其區區。夫主上新卽位，強寇犯城，社稷震動，賴祖宗天地之靈，僅免傾覆，而承紀綱敗壞之餘，人才彫喪之後，誤國之黨，尙留廟堂，賊民之官，猶充郡縣，國勢委靡，風俗陵夷，士民顛顛，猶望一賢相出輔聖主，以直道定國。是以公論進人材，盡去凶邪，大收威柄，慎惜名器，平用賞刑，因民之怨，以飭兵，順民之欲，以施政，嘗膽鬻指，雪上皇遜位之辱；而吳敏乃首以進奸附下罔下，有摹倣蔡京之志，中丞知之而未言耶？抑不悟其心也。崇甯以來，臺諫皆熟視奸邪，蓄縮閉口，及其敗露，已正典刑，而彈章始至，故雖有臺職，無救於亂。獨陳瓘言蔡京於威權之先，至今天下稱頌，以爲知幾。中丞平昔自負，必不肯居陳瓘之下，其早察之吳敏，建請上皇遜位，遂授門下侍郎之除，計其趨操，豈復能自振，士論喧噪，因指爲蔡攸死黨，謂蔡氏父子，探上皇旨意，令敏投隙爲之，庶幾敏在朝廷，庇其宗禍。或果如

此敏特人役也，果可在具瞻之位乎？然若舊欽吳敏學問，尙疑其徐有所處，及見救李邦彥劄子，則始驚曰：敏真謬用其心矣！吳敏先言軍人伏闕，殺內侍，毆宰相，懼致高歡窺魏之事，此蓋欲以利害動人主，而鉗天下之口也。次言李邦彥輔佐上皇，前歲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特曲救李邦彥，乃救蔡攸也。又建言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此蓋敏同主和議，自微其功也。卒言異時王黼奸惡，而不及蔡京，此又蔡京成吳敏王黼逐之，蔡攸召之之私也。事皆不虛，言庶可復。昔胡后亂朝，魏政不競，故衛士以私憤焚殺張彞之家，非爲國也；高歡蓄馬積財，本有異志，因此結士，無忌憚之心。至如前日軍民，殺內侍，毆宰相，豈聞有私怨乎？欣戴主上之德，欲除國賊張朝威耳！雖使高歡復生，知民之未忘宋也。而奸心自阻，何窺伺之敢哉！吳敏以此劫羣下志，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上書朋黨之法，竄逐義士，由此遂成壅蔽之風。前日伏闕之事，乃二十餘年防民之甚，奔潰如此。今人主卽位之初，吳敏當陳人心可畏，使人主惕然知覆舟馭馬之戒，而首用高歡事動之，此語一入，言路塞矣。杜牧賦秦阿房宮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軍民敢言如前日，迺中興之祥；萬一壅之，使至於敢怒而已，則彼袒臂大呼者，豈復於闕下哉？某嘗聞上皇時，有爭得失，執憲度者，輒批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強之風。故雖賁育之勇者，莫敢犯雷霆之怒，今有使臣下避高歡之禍，則朱雲王章復作，亦不肯詣闕獻言矣。吳敏此言，不知宰相之體也；凡爲宰相者，舉措慰天下之望，百姓將以手加額，未聞蕭曹邴魏房杜姚宋懼人毆擊於闕廷之

下也。至於李邦彥在王黼時，似有士譽；然身居政府，知燕雲之事必敗，而持祿容身，纔執親喪，遽聞起復，果以天下一日不可無李邦彥乎？則當力諫窮兵自焚之災，稍申棄親事君之義，何乃深穴狡兔之窟，潛爲鬼蜮之謀。結蔡攸，罷王黼，身取宰相，而蔡京復出，蔡攸亂常，猶偃然不慚，略飾要君之辭，終無避責之實，其爲患失，與王黼何殊？而欲以罷黼爲功，是猶蔡京諫取燕雲，蔡攸自爲統帥，父欲免謗於後，子欲徼功於前，人臣甯不識機，陷于王黼之黨，罪則罪爾！至於心知不可，意乃饜名，首鼠妖狐，愚弄天下，雖有刀鋸，豈能盡刑？若夫李鄴使虜，兒童笑之，虛張敵勢，震動朝野，使大臣膽落，兵將氣消，坐視長驅，寸草不結。且聞貪金邀地，虜人本謀，李鄴粗有知識，自可折之以計，而乃賣國謀身，與敵爲市。及李梲一出，喪魄失言，鄭望之輩又索高價於本朝，輸忠款於異域。吳敏旣在樞府，諒無藉口於將來，遂借李邦彥爲有援於事機，指李鄴爲有功於國，其與范蠡請會稽之罪，舅犯數從亡之愆，識趣亦不等矣。若夫王黼奸惡，固難追誅，然比之蔡京十無四五，童貫之能竊兵柄，蔡京實縱之。方童貫之惑上皇，圖幽薊，王黼特欲分奇功，取宰相耳，蔡京乃國相，何不死爭耶？今吳敏用刑不平，公論未允。中丞丈如謂某言過當，則請以吳敏召用人才觀之，葉夢得棄於人倫，遽典名郡，又當過闕，陸藻貪污有素，起守南門，人主新卽政之時，召用一人，四海拭目，而敏乃先此二人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知其無罪，夫百姓不可家至戶曉，夢得之說，四海具聞，蔡攸召之上皇，且以爲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白之於天下？如曰流俗謗議不足恤，爲公議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於

吳敏，百姓之謗，歸於主上矣。十餘年來，竭人膏血，破人骨肉，箕歛星奔，盜賊蝟集，使民父食其子，夫賣其妻，四海豈復有願戴之心？獨以主上之居春宮，仁儉清修，繫天下望，至倉卒之變，上皇止能傳位，遂舍社稷。吳敏不深念此，又欲令主上抑人心，違公論，棄人之望而不用，舍罪之魁而不誅，指高歡以動羣臣，戒元魏而防民口，萬一使主上結怨於民，中興之功，不亦難乎！某嘗論上皇大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責，不當在廷；而吳敏之徒，不當作相。何則？援立之功，如周公之於成王，霍光之於昭帝，乃當秉政不辭。至於今日，上皇還宮以就孝養，吳敏等自有進退顧避之嫌，羣下易以生間。昔房琯但一爲肅宗送寶冊爾！身當親任，賀蘭進明遂得疑之；琯雖不長於兵，然陳陶斜之禍，未必不以上下疑沮而致敗也。昔周武用文王之呂望，漢惠用高祖之蕭曹，因民之心，遂成大業。至於漢宣帝，心疑霍光而亟用魏相；唐太宗欲誅裴寂而親信魏徵，用舍之宜，固自有理。中丞丈其爲國家審思之，亦所以忠於吳敏也。又聞中丞丈與吳敏厚，果爾，敏不罷，中丞不當居職。蓋聞蔡京王黼之相也，開封臺諫，徧置腹心。說者曰：欲逐則臺諫爲擊之，欲罪則開封府爲鍛煉之。此蔡京王黼所以權傾天下而上皇不悟也。今吳敏未必能至此，但中丞丈善自爲謀可也。中丞丈如無歉於心，不避此職，亟言吳敏，乃可免謗於天下耳。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郎，文學優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姪女。嘗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妻，妻曰：吳郎風邪！何忽如此！除太學正，上書謂敏之救邦彥，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見。書聞，人人傳觀，上不欲拂邦彥吳敏之意，故斥吳

若與舍人差遣，卽日出城，若欣然而去，頗爲士林所深惜。
粘罕過澤州，逢奉使路允迪等言：「城下講和已割三鎮，乃還太原。」

粘罕還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屬縣，運芻粟爲久居之計。
御史中丞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

臣伏見金狄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爲安；而臣獨終夜不寢，方以爲憂。夫以夷狄之性，貪婪無厭，而我旣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土地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一以闕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非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虜以殘敵將歸之兵力，不能復此三鎮，故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欲旣盈，將驕卒懈，時益暄熱，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便威令旣行，則敗弱者奮，况於關陝百戰之士，外誘於金繒，而內激於憤恥，破敵必矣，此可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略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沈毅，蓋其天姿介冑之士，曠目

難語，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立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爲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勢，虛喝恐劫，苟安目前，爲患萬世，其意亦無他，不過謂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騎復來，則必諉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奸回自營，孰便於此？非復有爲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卻顧。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耳。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衄，以爲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

又上書。

臣伏見王師旣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庇之，此精神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爲和爲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爲一代英雄。攷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爲英雄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復，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十、二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河、地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汴、不可都、謀度、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爲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邱墟，遂陷胡、胡、胡，後

世有王導謝安之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坏土，則將若之？何言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尤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卽位，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爲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爲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和，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卻，專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爲和議苟，取目前之事，然亦未可必也。臣聞河西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爲虜，則南向作賊，死爲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人爲寇攘，非小變也。姑息目前，亦未易易。况又方來之患，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大。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震。周世宗卽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爲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湖中，此利誘使戰，不利以兵入寇。

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敗，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功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爲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詔曰：是事甚大，可令三省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改金字牌入內。

內侍省狀：比因金人入寇，截攔遞角，內有御前金字牌子，竊慮倣效製造，欲將舊法御前劄子等，不得入鋪，朱紅金字牌子，改用黃漆朱紅字牌子，奉聖旨依奏。

誅梁方平。

臣寮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衄，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今灌以重傷死於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奉聖旨依軍法。

初，金人在城下，梁方平守京師西壁，方平命軍士矢無虛發，候賊近則射之。百姓以爲方平叛，率衆數千喧囂，執方平開封囚之。謂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破其家貲，官司斬首亂者數人，乃定。

至是李綱建議請誅方平，遂斬於市。

靖康前錄曰：是日收梁方平械送開封府，治不守河之罪，斬於茅橋下。

二十九日乙丑，李邦彥乞持服，依奏。

三月一日丁卯朔，賞功詔書。

詔曰：朕初歷服，適遭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大夫擐甲冑，冒矢石，捍寇勤王，率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具等第立功將士之名來上，毋以愛憎爲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勵思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實有勞績之人外，並無恩倖，非泛轉官賞賜，播告遠邇，明知朕意。

二日戊辰，詔德安府進士張柄、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除祕書正字。詔詞：朕初宅不祚，務廣聽納，庶采異同之論，以滌壅蔽之奸。雖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兼收並取而不遺。况爾等器識之美，術業之富，剡牘來上，文義燦然，肆加褒渥，以就官使。夫博士，師儒職也，爾自諸生，遂陞此選，其亦榮矣！得之非艱，持之惟艱，往祇朕訓，以克有終，可依前件。

靖康錄曰：自上卽位以來，芻蕘之言，封章日不下數十函，乙夜觀覽，未嘗稍厭。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與大臣議論，嘗輟食吐哺，前席咨訪。陟自東宮時，徙宮中服御器皿，與夫府庫之

積兼輜重共不及百擔，而圖書居其半。幃帳無文繡之麗，机榻無丹漆之飾，規爲素樸，聽政未有月餘，聞革其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去贏資與其羨，卒足食足兵，故攘卻夷狄，而斂不及於天下者，真乃儉德之所致，非矯拂所能爲也。六賊如王黼、梁師成、李邦彥、譚稹，或竄或殛，至是蔡京父子童貫、朱勔，亦皆正其罪。斬方平首，戒後之領軍逗留而歸者。何灌、罪與方平等，雖死不赦，奪官及其子孫。起唐恪爲樞密，許翰爲中丞供職。姚古、种師道師中爲制置使，馮澥、何臬、陳過庭、梅執禮皆被召，徐處仁上心眷之，俟其至，虛上宰未除，與論快然。太平之期，跂踵可待。三月二日，太學生雷觀、張柄以二月五日上書合旨，賜進士及第。試觀二子之書，論事各得陳東十一而已。東以免戮爲幸，而二子榮遇如此，彼使金人不屈而死，如郎宮傅、察者，未聞色褻，盡言極諫，忠衛社稷，不諛君父，不附宰執，如吳若者，反見斥逐，天下事出人意外，舉不可以逆料也。

三日己巳，太宰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

門下難進易退，尤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朝廷之體。眷予元弼，爲國良臣，用舍雖繫於時，始終且篤其義，誕敷明命，敷告治朝。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智沈而識精，氣博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臺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備，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真祠之逸，陸華祕殿，庶尙便於諮詢，陪賦爰田，用昭宣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七百戶。

靖康中帙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己巳，盡十六日壬午。

中書侍郎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

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盡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略，才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尙猶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三千條，期盡遵於軌跡。欲興聖統，無踰近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堂之侍，並增爵秩，昭示寵光。嗚呼！多難以興，在勉強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毋負天下之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

唐恪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棗尙書右丞。耿南仲尙書左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梅執禮翰林學士。陳過庭御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尙書右丞。

李棣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靖康前錄曰：前此遣使臣，追虛中，本欲治脫身之罪，是日晚，金使人適來議和，正乏人奉使，乃令虛中行。初至賊營，與藥師相視而笑，講燕中舊好故也。使回，欲以兩府指畫地界，政府皇恐之甚。

虛中因此爲樞密使，再往談說，令以次官行，乃遣太學正秦檜，借禮部侍郎，往河間，程瑀借戶部侍郎，往真定，路允迪往太原，沈晦借給事中，齋誓書入金國。虛中還朝，不自引咎，挾奉使之功，洋洋然甚有德色，尋以言出之青州。當時三鎮割地之詔，及晦所齋誓書，其間有云，虛中詞也。

五日辛未。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臣寮上言：臣聞賞罰，國之大柄，人君所以馭羣臣，定國是，立主威；蓋功同賞異，則賞不足以示勸，罪同罰異，則罰不足以示懲。昔漢宣帝致中興之盛，本於信賞必罰而已。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謹按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王安中，性資奸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闔外之寄，其任可爲重矣，而安中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講誦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情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害，朝廷所當撫存，未嘗一言及之。暨安中還朝，坐席未煖，戎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劫掠者室廬焚蕩，貲財委棄，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之所致也，其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而安中尙以從官領宮祠，擁厚貲，優游自便，使安中自爲計，不過如此，實未厭天下公議。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竄遠方，則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取進止。三月四日，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藥師結構叛命，並不譏察，懷奸庇惡，跡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近將上取旨，重行貶竄。三月

五日奉聖旨，王安中貢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王審瓊州安置。

孫覲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汪藻上宰相劄子，乞迎太上皇還闕。

某嘗觀孔子陳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自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

子則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型於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爲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與焉；古之言孝，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烏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之道於天下，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爲治矣。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下，古無是理。恭維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重違上皇之心，姑順適之，而議者謂廟堂諸公，無一言救止於扶顛持危之計，爲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慮不可以不深，而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犯闕，爲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社之恥，慰軍民之心，爲主上者當迎上皇宮中，朝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憂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萬一先驅所至，有霜露之侵，是爲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也，衣冠皇

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從爲名，未聞有請於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奉頭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爲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呵止詰問也。是謂朝廷尙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某比過泗州，聞上皇之詔，止勤王之師，守臣皇惑，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在，非道路所知，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旣某與軍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藉藉，以南幸爲非，有不悅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爲之寒心者數日。至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少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獻議者，繕營宮室，移植花竹，購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制紛然，轉易守令，遷官賜服，略無虛日矣。唐恪翁彥，國師也，惑於誥命，並行而莫知有朝廷矣。朱勛糞除其家，率斂州縣爲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屬於道矣。昨日又聞行宮指揮，頗留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洶洶，遂以爲江津非給符不渡，蘇常數州居民遷徙，皆不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幸天倣戒，曠然大變，真千載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膽，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康改元，所譚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尙未去郊，此何等時，而小人已無忌憚，如此又何望耶？以鎮江行營日給計之，月當用二十萬緡，二浙之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籟指揮使，於是廢格，民旣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谿之役，西兵方春以瘴死，人人土思，其勢必亂，上皇豈得高枕而臥耶？某以爲上皇糠粃天下，褻裳去之，蓋已超然萬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處，而人不能無私憂過計者，以羣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顧惜，況自知稔惡，天下之所

不赦苟紆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不動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於春秋，以龍德爲隘，引周穆王瑤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返，挾此爲奸，駸駸不已，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詔令將壅不行，而上皇晨昏之禮缺矣。當是之時，天子果得爲孝乎？上皇不歸，則典刑不正，典刑不正，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乎？方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問，又何以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在哉？爲今之計，莫若重爲禮以必上皇之歸，遣見任宰臣，爲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尙敢牽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爲奸謀者既去，直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聖重歡，雖上皇翛然不復以萬幾關心，然閱天下理義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於上，命一於下，乾坤再造，國祚無疆，天子之孝，孰大於是！舍是不圖，與時追悔，恐無所及。伏望垂覽，少加意焉，天下幸甚！

李棣鄭望之李鄴落職不許宮祠。

李棣鄭望之李鄴落職不許宮祠以奉使失詞故也。

門下侍郎趙野充太上皇行宮迎奉使。

傳信錄曰：初，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般連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以如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居揚州，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關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且藉藉，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臣於是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甯殿，留身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其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罷山之行，顯責童貫朱勔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矣。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朱勔之屬，皆相繼罷去。太上皇將回鑾，故遣趙野前去奉迎。

七日癸酉。詣景靈東宮燒香。

八日甲戌。詣景靈西宮燒香。

九日乙亥詣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乙宮佑神觀相國寺燒香。

戎馬已退，躬謝祖宗也。令在京寺觀爲建齋醮道場，追薦陣亡將士被害人民。

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相。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臨萬幾，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剪除寇難，興復治功，必排斥衆議，屏除奸邪，而信任忠勇有爲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自聞邊寇爲警，夙夜危懼，曾詣都堂，略陳守禦之策，見任宰相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未就緒。況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祿養交，未嘗建明一事，裨補聖朝，致有今日之患。蓋平昔無事，尙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陛下登此寶位，必安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衆議移之，羣邪沮之，使盡其才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爲陛下言之，往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陛下前日積德東宮，謙恭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臨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利，除大害，上以承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也。太上

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知爲羣邪所誤，痛自罪已，陛下誠能慨然有爲，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任眞賢，興舉治道，是乃奉承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疏賤小臣，輒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顧有說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侍御諫官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敢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恤，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爲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足以論天下之治哉？又況陛下當卽位之初，以論相擇人爲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書奏，乃罷邦彥、孝迪、懋，以吳敏爲少宰，出邦彥知鄧州，孝迪以資學爲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爲大名尹，召徐處仁、唐恪於外郡，處仁召爲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爲戶部尙書，言應奉司之害，忤上黜，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七年，召爲戶部尙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師被圍，遣兵官邊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日辛巳。太上皇誥賜宋喚。

誥曰：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丕承天命，喜無所喻，然有恭謝，難卽燕安，御舟東來，重煩有司，御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邊事弛備，胡騎犯闕，行宮邈在淮泗，而都城盡閉，道路隔絕，深自爲念，恐貽嗣聖之憂，因留浙兵以自衛，至於止糧綱，絕遞角，皆私憂過計，恐資寇爾。緣此三事，

奸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實及予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喚齋書至行宮，遂得交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功，至若使父子間歡然略無纖毫憂疑者，喚竭力爲多也。傳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效矣。喚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喚。

十六日壬午，祕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重臣迎候道君皇帝。

奏曰：恭聞上皇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議者以爲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創造語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上皇臨御日久，去年冬夷狄侵擾，因厭萬幾之煩，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星變而答天戒，太子惶恐入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帝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歡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哉！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耶？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寮未悉此意，遂或因道路相傳之語，皇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度量豁達，不防奸邪，浸以欺惑，旣已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

詔追惟已愆，引咎興歎，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遵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爲陛下感激陳請，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接。萬一上皇聖旨少有所疑，卽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羣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決，倘悉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盛，陛下鑾輿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皆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恩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託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安，庶事修舉，人心歡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爲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已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直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真，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已，嗇神斂明，清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爲天子，惟父爲尊，得盡孝養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父，父子間洞然無纖芥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讒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鬼神保佑聖躬，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衷，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

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臣死有餘責。伏惟睿慈，特賜裁處，臣不勝恐懼激切之至。先是門下侍郎趙野往奉迎，而讒人離間兩宮，公輔奏此劄子，上覽奏感動，遂除公輔見闕諫官。

詔河北三帥固守三鎮。

詔曰：朕承太上皇付託之重，卽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廟之靈，守備弗缺，久迺退帥，而金人屢盟，終弗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將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已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全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此三鎮，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

遺史曰：金人之犯京師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河東三鎮，以講和好。金人退兵，至是，太原猶堅守不下，而河間中山亦爲國家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議者謂三鎮之地不可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靖康中帙一九

未，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癸未，盡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太上皇回鑾。次南都。遣李綱出迎。並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

傳信錄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吳敏李綱合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爾。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而徐處仁等謂余此行，有賁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猶單騎見虜，況故君乎。上令余齋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善公者。余愧謝，因奏曰：昨臣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猶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

自運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問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社稷計，豈得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大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難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欲止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之意者，每得御筆批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懼，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甯，陛下回鑾，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卽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迎奉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儀物，適至南都，士女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傳宣示宰

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師都天教主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效，至于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爲念，已傳大寶於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得甯，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康甯之後，臣卽寸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監，臣弗敢忘，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所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甯，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齋臣密表一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仙曹，伏望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乃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沮，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卽行，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語奏知，上批答曰：卿適來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

勘會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邁狀，申據探報，大金賊馬約二萬餘，於中山府北唐河北岸，蓋起五六座橋，見搬運車仗過河岸立寨，及已有過保州界分之人，所有本路，卽今並無賊馬，州郡守禦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撫使詹度奏：三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備，及人心堅確，往往連夜發

行車仗，及路，拔寨北歸，兼令王觀察同程瑀到城下云：非是不來打城，乃爲兩朝和好，不欲違盟，我大金人馬與太子郎君懣，且北頭去也，不是怕你。本府自圍閉以來，不住接戰，斬獲數多，兼曾殺其四太子都廝棘大王等酋首，及城上多張神臂弓矢石等，乘間擊射，賊人往往畏避，不敢輕犯。密使人探得賊情，大段憂疑，至數日，必是遁去。又竊慮民間尚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示，各令知悉。

十九日乙酉，大上皇后還京師。

太上皇后還京師，車駕出郊奉迎。

二十日丙戌，太上皇回鑾至南都。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守澤州有勞，除直龍圖閣通判。時桓除直祕閣。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澤州高世由等守州城，使粘罕不敢以兵犯，宜加褒賞，詔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知澤州高世由特除龍圖閣退判，時桓可直祕閣，其餘守城有功人，令世由等具狀報明，聞奏奉勅下項朝請大夫權知澤州高世由可直龍圖閣朝奉大夫通判澤州時桓可直祕閣，差遣如故。敕高世由等承平日久，戎備浸墜，屬胡騎之猖狂，悼吾民之奔潰，父等奮於忠義，克保孤城，相彼徑行，率多降敵，稽考其效，敢後褻旌，服我恩榮，終全名節，可依前件。

二十四日庚寅，姚古收復隆德府。

河東制置姚古狀，申尙書省恭依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已於今月二十四日收復隆

德府訖，及生擒僞知府姚璠，太師通判郝仲，少監知縣儲汶。並通知印記，令解送姚璠等赴闕者。

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隆德府。初姚古爲熙河路經略使也。鞏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勇武隸其麾下，古爲河東路置制使，以兵救援太原府也，與宣撫司幹當公事，折彥質相遇於懷衛之間，未得虜之虛實，聞隆德府威勝軍已爲金人所陷沒，古乃遣德硬探，德斬虜酋一人，持首以還，具以虛實報，古遂補德進武校尉，復令德往，且戒其必得生口，將親詰之，德許諾，引十六騎疾速入隆德府，生擒僞知府姚璠，太師以還。古大驚，謂曰：昔傅介子班超之倫，何足以相擬，他日功名須遠到。古卽引衆疾趨，遂復取隆德府，擒僞通判郝仲，少監僞知縣儲汶，並知縣印記，解送赴闕，上臨軒問姚璠被擒狀，璠曰：亡臣爲夜叉所獲，自是德有夜叉之號。

范仲熊北記曰：姚古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知府姚璠以歸。

手詔諸路選將練兵。

手詔諸路：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納闕額，繕治甲器，儲蓄芻糧，預備軍須，陝西諸路召募敢勇，河北訓練保甲，盡數團結，陝西選擇保甲三萬人，分作十軍，鼎澧路弓箭手揀選六千人，一千騎，湖南北路峒丁選練各六千人，聽候朝廷指揮，河北京東西弓箭手射生戶，預行團集，仍具的確人數，

申樞密院。

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自南都回至闕。

中山路安撫使詹度。河東安撫使張孝純。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遵。守城有功。並除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落職官祠。鄭望之。李鄴。除戶部侍郎。並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二十六月壬辰。姚古收復威勝軍。

尙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河北宣撫使种師道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鎮。逐金人出界。臣措置催督進兵救援。隨機應發。追逐掩擊。去後今月十日。據种師中契勘金人兵。並已逼逐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鎮。並沿邊諸州軍。並平安奏聞事。又中山府路安撫使司奏。契勘金賊三月三日回途。向到本府。臣率士卒。撓其寨柵。賊知難攻。遂過唐河。迤邐北去。今月四日。五更。保州等處。遣逃出寨。並已過易州城。分去訖。本路保護僖祖順祖陵寢。並無疏虞。本路前後接戰。及劫寨共八十餘次。斬獲及擒賊兵。共計五百九十九人。及奪到孳畜八千五百五十三頭匹口。雲梯鵝車洞子。器甲旗鼓等一萬七千四十六副件。燒奪糧草四十三車。奪到金銀正帛等。奪回虜去京畿及諸州軍人口五千二百一人。一面散去歸業人口不計數目。並收到遺下糧斛約六七萬石。見行盤量奏聞事。又河東路制置使姚古狀申恭維聖訓。分遣將兵前去救援太原。三月二十四日。已收復隆德府。生擒到僞知府姚璠。通判郝仲。知縣儲汶。二十五日。又收復威勝軍了當。古竊慮民間尙有疑惑。已榜河南北市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七日癸巳。李綱自應天府奉迎回乞宮祠。

傳信錄曰：是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云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闇，推之其患有至於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採。上笑之，而南仲拂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執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已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里，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安敢復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搆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因再拜辭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劄子曰：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於搆分量才，又

有不能，則止之義，輒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忞愚，學問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強敵，內安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退師京邑，安堵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內度綿薄，實難勉強，況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隅，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連茹而進，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嘗膽臥薪之意，顧如臣者，材術既疏，心慮憤耗，深恐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於異日，干冒天威，取進止，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付任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有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

誅趙良嗣於彬州。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始，今猶居彬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奉旨，趙良嗣取首級，令廣南西路轉運使李昇之監行刑，其子孫送吉陽軍編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綱再乞宮祠。

第二劄子曰：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憤耗，乞罷臣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捐軀所能上報，竊念臣奮

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猥被獎擢，得見危致命，少効臣節，都邑底甯，夷狄遁歸，斯皆陛下聖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危疑之路，疏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甯有今日？嘗願俟賊馬既退，三鎮無虞，上皇輿鑾還闕，二聖重歡，目睹盛事，乞身歸休，安於田畝，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疑臣結構，至欲送御史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管，橫遭誣讟，有玷國體，甯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矜，使遂所請，未填溝壑，誓當損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般出啓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札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啓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曰：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詔降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雖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廷，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既回，國勢初定，庶幾引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況因廷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苟包羞忍恥，強顏取容，不惟有玷國體，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協贊帷幄之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天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上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矜臣，區區非敢沾激，乞從所請，勿使顛躋，荷恩無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啓聖院聽候指揮，取進止。奉御筆，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還卿奏。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言中人不可預軍事。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末有不爲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爲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擇帥，當因委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臣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令日報將兵復驗首提點貴犒，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步馬，各兩隊，護居近裏，勾當抽摘，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挺身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它時爲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爲河西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措置邊事，又爲安撫制置使，又爲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管，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爲勾當公事，又爲淮浙制置使，末乃爲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爲承受，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降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爲貫稹著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治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慎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爲亂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爲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靖康中帙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丙申，盡四月十六日壬子。

三十日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德安府安置。蔡攸前去省侍。

太上皇自淮浙回鑾，已泝汴過宿州，先是蔡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使居住，已解行宮使，又有旨令攸專一扈從，道君還闕，攸具奏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纔戾之餘，宜退伏田里，乞依已降責命，罷專一扈從事，聞又差攸行宮副使，朝臣慮攸入京城，別肆奸心，乃上言，故有是命。

臣寮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綱紀，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至上皇負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尙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爲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三月三十日，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爲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勅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誣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去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于凶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疏愚不學之資，使輕果敢爲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

述之名，公肆劫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略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浪費，偷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痛苦而無復樂生，志士隱憂而至於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因衆惡而斥疏，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宮禁，黷用邦財，真同妾婦之爲，孰異穿窬之恥，逮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徇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疊至，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間，而養茲稂莠，灼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殲夷，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怠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四月三日己亥，太上皇至自鎮江府，車駕出宜春苑奉迎。

太上皇還自鎮江，上出郊奉迎，太上皇戴玉並桃冠，著銷金紅道袍，入自宋門，都人皆夾道觀之，無不欣喜，居於龍德宮。耿南仲建議，盡屏其左右，於是內侍陳思恭、蕭道李琮、張見道十人並行貶黜，不許入門，敢留者斬。

六月壬寅，車駕詣龍德宮起居。

靖康遺錄曰：上皇每有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上爲陛下，猶時取財物頒賜左右。上令開封府

尹·籍·所·入·龍·德·宮·物·數·目·有·得·賜·者·出·卽·納·之·於·官·
李·綱·狀·奏·乞·免·從·駕·再·入·劄·子·乞·宮·祠·

臣伏蒙陛下特賜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難以口述，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

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龍德宮，所有適班起居從駕，難以趨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具狀聞。

又第四劄子：臣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德宮，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天德，伏望聖慈，特降御批，促令解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區區之志，欲只俟邊境甯靖，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卽丐外補，已嘗累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譏論不協之故，因事輒發，伏望容慈察臣忱辭，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具四劄子奏知，取進止。四月一日，奉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指揮，勿更有請。

詔：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不得再有請，便赴院供職。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奮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至，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隔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爲輔佐者，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二，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謝表：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筆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旣明辨其謗讒，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激涕零，伏念臣結約無奇，迂愚有素，幸逢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旣越於常倫，得謗遂

生於意外，儻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於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黯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辨博陸之譖，實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夷狄，方日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報國家，誓力酬夫天造。

李綱奏備邊禦敵八事：

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溺夷狹，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即便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背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謹上條具，所以備禦守邊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雖累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日之計，莫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各習戰陳，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博德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僅及一半，宜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旣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遁。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

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敞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具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缺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十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滄灤東距海西底，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阻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淀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底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卽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爲頽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諸郡畿邑，皆須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擄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爲賊所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稅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縉走商賈，而實塞下，使緣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煎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臣寮上言將擅去朝廷人先賜罷斥以允公議。

先是，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聞恤國家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從其餘百官，家屬去者，侍

從自尙書而下逃遁者，如張權、衛仲達、何大圭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論。
舉使臣武勇指揮。

聖旨：在京令監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監司知州軍及路分鈐轄以上，候指揮到，限三日，於大小使臣內，公心選擇，曾經邊任或戰陣，及有武勇，可以統衆出戰之人，各舉二員，開具歷任腳色，保明奏聞，卽不得泛濫緩急擢用，仍不妨別處注授，及具一般文狀申樞密院。

十五日辛亥，幹離不回至燕山。

許探陷燕記曰：先是，幹離不陷燕山，進兵南寇，留蔡靖在燕。五月十五日，幹離不蟾日國王郭藥師等自南歸，而肅王張邦昌同行，士大夫見之，有泣下者。幹離不來，約蔡靖以下官於昊天寺相見，遂袖中出本朝所與國書，令王洎等讀示。蔡大學讀訖，幹離不乃謂蔡公以下官曰：趙皇失信，致我南侵，卻聞少宰甚得人情，不然，我未回來，官人等且安心坐，爲有少邊事議未定，纔候定奪，卻令與肅王同歸，兼亦欲將少金銀令充果費。其言頗似婉順，良久，又謂蔡公曰：大學有事可以說及。蔡公曰：念靖南歸好，幹離不大怒，頭面發赤，曰：待與他商量些好事，都不肯商量，卻只要歸好，與蒙霜特姑。蒙霜特姑者，棍子敲殺也。明日，獨遷蔡公一家於皇城，衆皆爲公危之。詰旦，余往見侍中劉彥宗曰：昨蔡大學見二太子，語言稍力，聞已遷皇城，或者恐有不測之禍，望侍中與周旋之。彥宗首肯曰：少間當言之，請無慮。余既退，又遣人諭及曰：但放心決，保無虞。後聞彥宗入皇城中，既回，乃往見幹離不，又

兩日復遷蔡公於高團練宅巡邏呵衛之。後幹離不又來約本朝官於姚村淀觀射柳，見肅王張邦昌已在而王雲曹矇亦來，坐次甚遠，語言不相接。幹離不乃謂蔡公曰：大學忠臣也，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可隨肅王過去。因自酌酒三盞與蔡公飲之，名曰過瓊，厚禮也。

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節要曰：幹離不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曰元帥府，乃劉彥宗之建議也。以諳版李極烈斜也馬爲都元帥，僞皇弟骨盧你移斡李極烈粘罕爲左副元帥，僞皇子幹離不爲右副元帥，僞皇弟撻懶爲左監軍，兀室爲右監軍，僞皇弟闌目爲左都監，契丹耶律余覲爲右都監，東路之軍，幹離不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虜人呼作東軍、西軍、東路。幹離不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呼爲東朝廷、西朝廷。十六日壬子，太學生陳東上書辭免恩命及論列蔡京父子。

書曰：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尙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尙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奸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賊之姦。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復用李綱，並乞罷李邦彥等，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叩關號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受戮。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

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知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恩寵，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所言姦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寶位，遽勞北顧之憂，事至如此，皆京等所致。臣等諸生，謂陛下卽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況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誰敢懷姦誤國，如京等耶？夷狄聞之，必望風遠遁，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於初四日早聞得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洶洶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卽發，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陛下言者，故乞亟復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于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爲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盡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盡蔽，正須振頽起廢，括磨整齊之而後可，奈何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患有二焉：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也已。臣何以知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尙追典刑，臣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憤，自崇甯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搖國本，天下共憤之，臺諫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

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近日言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殛誅之。臣以是知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陛下非不欲殛誅其人也，所以未能斷然無疑者，豈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也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往附會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爲天下朝已之讖，創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爲送者宋也，欲爲退宋之讖；甚者，建四輔以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天子之勢，託祝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侯之告變，而謬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植以妖術附之，張大成竊議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複道河曲，相通宮禁，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彰彰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爲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勒懷素供通備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尹林攄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爲掩覆，凡交款及京者，必令禁毀，京遂幸免。其後攄深驟遷宰執，皆京有以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爲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崇甯間京爲宰相，卞爲元樞，弟兄將相之權，國朝以來，所

不許也。京之凶焰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倖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緊急，實在陛下卽位之初，北顧驚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乃與童貫朱勛等盡挈家屬，強挾上皇南遷，使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軫聖懷。蔡氏父子祖孫，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爲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爲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子，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姦計，每如此。聞京前日在拱，日夕飲宴，樂聲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城市，偃蹇自若，是曾以君父朝廷爲意乎？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攸之爲人，驕淫狠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朝則無禮於其君，不忠不孝，天下響聞，閨門淫穢，復不可道，招權怙勢，侵亂朝廷，燕山之役，雖起於童貫，而攸實副之，陷沒士馬，捐棄金帛，不知其數，買空城以給朝廷，冒取厚賞，躐致公卿，久領元樞之任，前日金賊初起，邊臣告急，章奏累至，攸輒匿之，乃於私家收拾金寶，密自爲備，在朝大臣，皆作去計，略無一分捍禦之心，直至虜寇漸逼，乃始奏聞，遂至賊兵衝突，直造城下，道路之言，皆謂攸父子及貫勛等與虜人結爲內應，欲分我中國而主之，所幸城中姦細數敗，自知計弗得行，乃

挾我上皇，倉遽遁去。聞上皇爲攸等沿路刼持，無所不至。臣正月三十日上書，正爲此也。願陛下早發英斷，以鋤禍根，則在廷之臣，孰不爲陛下用。正如王黼、梁師成，非無黨與在朝廷者，然二人已死，彼亦灰心，雖欲懷私，不可得已。今朝廷大臣，心懷蔡氏，萬事掣肘，遂使陛下刑威有所未當。蓋京父子不誅，而童貫、朱勛亦得幸脫，童貫之罪，大於梁方平，方平伏誅，貫猶未也。朱勛之罪，大於李邦彥，邦彥已死矣，勛當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於王黼，黼旣不免，蔡氏父子，尙可容乎？陛下卽位以來，天下指日以俟京誅，乃遲遲如此，天下失望。聞京近到拱、洛二郡，百姓父老，皆欲毆之，今蔡氏父子所在之處，萬一有爲陛下羣起而誅之，以快積年之憤，因成變亂，陛下雖悔何及？蔡氏不滅，則天下之心愈益疑惑，終不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乎？夷狄侮慢之患，何時而已。此皆大臣懷私，不恤國計，陛下又不斷自宸衷，必殺無赦，天下何賴焉！臣願陛下處事，勿屈法徇情，以苟目前，當事事思爲萬世法，正如以臣上言之故，遂欲自布衣加以爵命，此豈可爲萬世法哉？願陛下察臣誠懇，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不勝幸甚。臣以布衣一介，輒敢抗辭君命，罪誠萬死，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壬子，盡二十九日乙丑。

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郴州安置。蔡攸永州安置。

臣寮上言：竊惟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騎直犯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敗壞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爲矛盾，至於包藏賊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前後臣寮累曾論其罪惡，臣不復重陳，造爲亂階，均犯大惡，竄殛之刑，獨加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陛下卽位之初，大明賞罰，以號令天下，至於元惡大奸，罪狀顯白，乃復寬貸，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柰天下憤疾何？柰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者，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厭天下之意。臣愚伏望陛下特加睿斷，將蔡京童貫與王黼一等行遣庶使，刑罰均平，足以爲賊臣之戒。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蔡攸責授永州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王孝迪落職宮祠。

臣寮上言：伏觀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稅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祕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也。

謹按孝迪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爲禮部尙書，則禮部之事廢；爲吏部尙書，則吏部之事廢；爲翰林學士，則文詞疏謬，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爲中書侍郎，當國家艱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虜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卽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効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寶貨哉？但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迪輒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虜人殺戮劫掠爲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差從官，指權貴之間，差牒未受降官，至今士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必受害，伏望睿斷，特賜罷黜，仍褫其職名，以釋國人怨憤之情。奉聖旨，落職與宮祠。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姚古不救太原。

臣比聞粘罕三月中，自太原分兵入汾州界，至四月復還太原，往來二州之間，如在無人之境，所經縣鎮，焚劫屠戮，殆無孑遺，王師坐視不救，若非已事。至四月半，賊離汾州，還太原，統制林良器等四人方至汾州，入城十餘日，坐糜廩粟，無敢向敵者。姚古節制諸將，擁重兵，躬自逗遛不進，宜諸將皆無肯用命也。臣嘗論姚古逗遛，以軍法從事，久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尙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進，諸將逗遛，古實爲之地，柰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自金人殘滅，契丹人人知必有南窺之意，郭藥師逆

賊也，包藏禍心，亦人人知其必反。王安中見禍亂已形，覬幸脫歸，不復以告。蔡靖抗章論奏，而白時中、李邦彥、蔡攸、蔡懋等蒙蔽苟安，恬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當以前事爲鑒，不可緩也。一失太原，則大事去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置，速正姚古逗遛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揀有武略可任者代之，褊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唐故事，則盡行削奪，使白衣從軍，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

林泉野記曰：古陝西人爲邊將，從童貫伐西夏，屢有功，又從收燕山累官秦鳳副總管，後爲熙河路經略使，加節度使，金人犯闕，率衆勤王，圍解，加檢校少保，河東制置使。及虜再圍太原，詔諸將解圍，古及种師中聞虜兵少，不知其詐也，於是各率兵數萬，約古出河東，師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軍，師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虜諜知以輕兵拒險，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到榆次縣，相遇大戰，師中死之。後數日，古遇虜於盤陀，兵皆潰，子平仲善騎射，從童貫戰西夏葦城，一作葦城，勇冠三軍，平方臘，立奇功，從种師道入援都城，上密令以屯兵七千劫虜寨，不勝，李綱、范瑄、王師古率兵援之，皆敗。平仲被殺，今上卽位，思其忠勇，疑平仲不死，詔諸路尋訪，發赴行在。十八日甲寅，詔以虎符起兵。

詔曰：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羣，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達于京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

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屏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扼控邊陲，蕩攘羣醜，則何以震懼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興之策？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名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已，共據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

徐處仁奏行馬政。

徐處仁劄子：奏臣聞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縱之隴右，監牧之制始領以太僕，又以尙乘掌天下之御左右各六閑，爲祥麟鳳苑二廄，以繫飼之；後又增置飛龍廄於禁中。初以太僕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麟鳳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於邠岐涇甯間，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方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又拆八監於河西豐曠之野，方其時，天下以縑易一馬。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至開元中，王毛仲領閑廄，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倍。蒔苜蓿，芻苜千九百頃，以禦冬市，他蓄售絹八萬匹，由是觀之，馬政得人，其利如此。今川陝馬綱道路，芻秣不時，比至京師，僅存皮骨，給與諸監，往往不堪養飼，斃於牢檻，所費雖多，無補軍政。今欲乞令外路軍，合請馬兵，給級券，差官管押，親詣陝西，見今有馬監，據合用數，請領其不切養飼，致有死損，嚴行科罪外，雖有往返勞費，然自此軍人各得善馬，可備出戰，爲

利甚大，所有起綱馬至京，選大小使臣管押，添差人兵嚴立殿最，賞罰必行，庶幾稍革目前弛慢之弊。左右騏驎院，每月令本曹郎官，本院監察御史太僕少卿，分詣檢點，騏驎院官吏及教駿兵級，據所管馬死損多小，以爲賞罰，冀馬政漸脩，禦戎有備，如蒙聖慈，允許乞送詳議司檢具合行條制，及畫一措置事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

徐處仁奏乞拘戶絕等田土召募鄉兵。

徐處仁劄子奏：臣竊惟金賊遠遁，邊鄙稍甯，正當預講經遠之謀，以善其後，訓兵積粟，今正其時，然多屯兵，則糧運至難，少屯兵則不足禦敵，要之二者皆非經遠之長策也。臣今欲乞委河北河東京東西安撫提刑司，京畿提刑保甲司，根括州縣逃移戶絕籍沒，應係官田，更不出賣，召募強壯之人，授之以田，使爲永業，各養堪披帶戰馬一匹，其頃畝之數，課習之法，部轄之階級，賞格之等第，並依陝西弓箭手條法，無事則服田力穡，有警則釋耒荷戈；武藝高強者，特與給賞，捕盜有功者，稍加錄用，使之競勸樂於征戰，以上並召人情願，仍許世襲，則一二年間，可得精兵數萬，既皆土著之人，習山川險易，且有保護墳墓財產之心，遇有警急，人自爲戰，較之發兵以往，萬萬不侔。唐韓愈云：興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此之謂也。仍欲乞將河北等五路，給養馬戶下所養之數，願依弓箭手計，地養馬教習者，聽其給頃畝，亦依弓箭手；若人戶自有田業，願養馬習戰者，將戶下田土依弓箭手所給頃畝，免夏秋二稅，及諸般科役，專委提刑保甲司，春秋兩次遍行點檢，課試激賞，並如弓箭手

法則，又可得騎兵數萬，要在監司帥守悉力奉行，委有積效，優加精擢，如或更似目前，更張虛數，倖冀賞典，及漫不加意，州縣當職官及監司，並宜重行誅竄，以革誕謾之風。數年教習既精，軍聲必振，不惟可省轉餉之役，兼可漸成安強之威。其法既成，其利甚溥，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如蒙許允，卽乞送詳議司檢具合用條法畫一約束事件，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自後亦不見成效。

耿南仲門下侍郎。

勅：爲君莫大於知人，用人莫先於求舊，置諸左右，必惟正直之臣；重於典型，蓋賴老成之士。眷時賢弼，進貳東臺，肆敷寵章，以昭茂烈。大中大夫尙書左丞耿南仲，清明不撓，擴大有容，迪德爲君子之儒，窮經得聖人之旨，道適堯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翊贊青宮，久資調護之益，參陪巖廟，更殫啓沃之誠。智侔著龜，氣貫金石，矧重門出納之地，大政襟喉之門，疇茲雋庸，用中襲律。噫！望天下之大老，蕭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耆英，豈愧前哲？勉摠所學，永底丕平，可門下侍郎。

三十日丙辰，幹離不發，常勝軍歸本貫。至松亭關，盡殺之，以郭藥師爲燕京留守。

幹離不回至燕，卽今常勝軍納馬，已而納器甲弓劍，其自南歸，所部常勝軍三千人，行至涿易，亦令納器甲，至燕山又令納馬，立賞以捕之，而常勝軍無敢齟齬者。四月十八日，金人榜市曹云：先起郭相常勝軍，皆鐵州人，久離鄉土墳壠，仰於四月二十日盡歸本處居住。常勝軍官千人，長百人，長等數十人，往見幹離不辭行，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

尤厚。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天祚；趙皇待汝厚，汝反趙皇；我無金帛與汝等，汝定亦反我，我無用爾等。於是皆惶悚而退。既行，遂遣女真四五千騎以搜檢器甲爲名，於松亭關路，無問老幼，皆掙殺之。並取其財物，由是常勝軍之起義八千人，皆盡，而藥師平日所謂牙爪者，無遺類矣。遣人於令徽家搜檢器甲，令徽甚惶恐，又賜郭藥師姓完顏，爲燕京留守，實不與府事。後幹離不劉彥宗同過山西，與粘罕議事，繼而藥師並家屬亦往，或云拘之泊淀中矣。

中興姓氏叛逆傳曰：郭藥師，契丹將也。初遼人爲女真所攻，召募遼東饑民，先自宜州募到者，謂之前宜營，後募到者，謂之後宜營。如前錦後錦，乾顯大營巖州營摠，謂之怨軍，以董小醜羅青漢郭藥師爲將，令領隊長以統之，有八營，共二萬八千人。董小醜被誅，羅青漢怨軍作亂，遼人遣蕭幹討之。藥師內變，殺羅青漢，就招安，蕭幹擢用爲統領。燕王卽位，改怨軍爲常勝軍，藥師累功守金吾衛上將軍，守涿州。燕王死，童貫以大兵駐高陽關，藥師因涿州刺史蕭慶餘，先遣團練使趙鶴壽奉表於貫，將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並一州四縣，皆歸於朝廷，加藥師恩州觀察使，令隸延慶軍爲鄉導，藥師獻入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藥師選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同襲燕山，遣數隊雜鄉民，奪迎春門以入陣，於憫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進兵抵宣和門外，遣人諭蕭太后，令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藥師退走雙門，下馬步戰，又敗，與楊可世墜城而下，兵將死傷大半。契丹四軍大王蕭幹牽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以示，延慶軍恐而潰，後以平蕭幹功加節度使，金人以燕歸朝廷，與詹度同知燕山，加

檢校少保。藥師以節鉞爭居詹度之上，朝廷爲移詹度河間府。藥師以降將爲上寵遇，錫賞之厚，不可殫名，或引之入宮禁，藥師浸驕，識者知必爲朝廷憂。時人比之安祿山。詹度在河間，嘗奏曰：「昨蒙恩帥燕，竊見郭藥師瞻顧不常，輒懷異向，蠱目烏喙，怙寵恃功，兼常勝軍暴掠燕人子女，攘奪居舍，藥師縱之，不復彈壓，臣嘗論其逆節，已萌尾大之患，漸不可長，仍乞以閑田授常勝軍，計口支糧，以便公私，皆不蒙施行。而藥師凶橫日甚，居處服用，率用蕃儀，仍僭舊酋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臣竟緣藥師不依御筆官序，互有論列，尋蒙改命河間，自後雖與之通書，講論鄰邦之好，然探蹟往來之人，知藥師必有陰謀，所以夙夜守疆，密爲之備，計其利害，不在燕山之下。今果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測，緣臣素與藥師嫌疑，當此之際，固當竭力挫其奸謀，更速發援兵，庶幾殄滅，以寬聖主北顧之憂。」詔梁州盧宗原體究未行，而聞幹離不犯燕山，藥師出兵白河，初與之馳逐，其將張令徽不戰先走，步軍隨逐，大敗藥師，執安撫使蔡靖，轉連使呂頤，沿李與權，提舉茶鹽沈瑄，以燕山府叛降大金，盡以宮禁奢侈中國無備之事告之大金，導之京師，將二千騎至瀋州，先據橋南，以邀王師，擁入河者數千，直至城下，大金用之，大金退，每用藥師陷河北諸州。幹離不回至燕山，知常勝軍反覆，下令盡發歸本貫，至松亭關遣女真數千騎盡掙殺之，以藥師爲燕京留守，又遷平州。後粘罕以余覩叛，疑藥師預謀，追至元帥府，獄鞫之，旣而獲免，藥師家富於財，牛馬不知其數，婢奴千人，粘罕謂財能動人，盡奪之，囚歸女真之域。子安國亮時，預南侵之

謀亮犯淮上，統兵爲先鋒，亮被弑，安國爲亂兵所殺。

二十八日甲子，鄜延路軍馬使黃迪與陝西諸路人馬駐軍於汾州。

黃迪等駐軍於汾州，東北上賢探騎報金人賊馬見去三十里下寨，是夜權都統黃迪令造飯擺甲以待，見賊至，傳令云：不得出兵，各守本寨。

二十九日乙丑，何灌子孫並行羈管，姚平仲令立賞捕捉。

臣寮上言：何灌姚平仲敗事，其何灌子孫應行削奪羈管，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至姚平仲恐當差人捕捉行遣，倘或又如往歲藏竄半年，以冀復用，無所懲罰，取進止。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何灌子孫並勒停送唐州羈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文告捕白身人補承信郎，有官人轉三官。

粘罕破黃迪諸寨皆被害。

是日凌晨，粘罕遣甲騎千餘人自太原路來，至黃迪寨，竚立移時，觀望我壘，是時王師駐于上賢者，凡九寨，並在北岡上，皆相去數里，咸遵黃迪令，並不出師，金人繼又有騎兵分九頭項前來，並有別騎去寨三五里間，其元來者甲騎，乃趨汾州路去把我來路，其九頭項賊馬各對一寨，駐馬騎久，望黃迪寨者，先來逼壘，乃遣神臂弓三隊出寨，于高阜上射，其賊馬相射移時，我矢告盡，迪復遣三隊出寨，方將半，賊馬不避矢石，直衝轅門，迪寨遂破，繼而諸寨皆被其害，其器甲軍須悉皆委棄，官兵市民泊運糧人夫死于賊者無數，餘兵奔潰。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五月五日庚午，盡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庚寅。

五月五日庚午，詔勸士民以財穀助軍興。

詔曰：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惠養元元，以爲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積弊之後，朕痛自刻勵，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於師旅之用，誠未有贍足也。昔漢武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爲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興中之業，下爲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一應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穀贏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充募兵養士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爲忠義之勸。

八日癸酉，河北河東宣撫司乞招兵以備防秋。

河北河東宣撫司言河北諸州，正兵缺少，以禁例物于陝西路募游手惰民，充義勇五路各四千人，可趁防秋。從之。仍令尙書省撥降銀絹。

蔡攸移潭州安置。

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爲禍福，非不較然。易見，自昔人主有幾失而莫救者，依違牽制，坐視不忍決也。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擢髮莫數，不

復道也。以樞機之臣，爲俳優鄙賤之事，淫言嫖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安排獻笑，出入禁闕，戲處宮庭，冒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至嚴之分，闔闔不限，堂階陵夷，攸之罪一也。盜柄鬻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越楚，及京謫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頓跡榮陽，積日不發，既不順于其君，復不孝于其父，攸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昵比恩私，互輸誠款，推挽相應，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開釁啓戎，以方爭爲恢復，以並擾爲撫定，以營平檀之地，捐之金人，螽蟴在懷，虎兇出柙，且公肆誕謾，以爲不世偉績，酬功之際，超取上賞，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金虜渝約，詭謀已形，藥師背恩，逆跡又著，帥臣將校，章疏迭來，自去年秋杪，中朝士大夫切切私語，知禍必至，而攸帷幄謀臣，邊樞在手，縱使不敏，覩形亦悟，而祕藏覆匿，不告於朝，惴惴然惟恐前日罔功冒賞，奸跡呈露，至使金虜長驅，藥師助叛，畿甸爲之釋騷，兩路罹其荼毒，聖主宵旰，生民瘡痍，伊誰致之？攸之罪五也。攸既有必致之禍，不告於朝，不謀於君上，而乃汲汲惟妻孥是念，其家所蓄器皿，若金銀首飾之類，先自銷鎔，爲輓裝計；及虜將至，捲空而東去，襁褓之子，苟可愛者，悉攜以往。猶儼然肆言曰：得旨扈上皇駕。縱使當時懇告得命，亦合留家屬京師，與國分憂；臣頃在外州，見潤州來人云：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觀燒香，六夫人與詔使待制詔使修撰某日過江而去。蓋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渡江回鑾之後，其避危圖安，返覆熟慮，直至於是！夫爲君爲宗廟社稷爲百姓謀，其忽如彼，爲妻爲子爲婢妾計，其審如此，人

臣不忠，復有甚於此者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民之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爲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也。况爲輔臣乎？况前日職在樞機，樞機實本兵柄，曰戰曰守，此實司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都監小邑縣尉，寇至而遁，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廟謨兵機所寄，先衆而遁，其法當如何哉？攸之罪七也。攸有七罪，實天下共知，不獨微臣言之。其前四罪，縱付輕典，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寇祕禍，殘我生民，恤身謀家，忘我宗社，蔑君臣之義，擲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如此之大惡，其可復容於覆幬之間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五王不誅，三思陷唐室以再亂，曾不知桃上之蟲，若羽翼復生，潛飛深宮，大肆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姦猾詭祕，公卿大臣有墮計中而不悟者，度其一二年，必有爲之游說，如許及門，旋遂造室，廁足有地，姦計卽行，鈎引支黨，同惡共濟，蕭牆之禍，事出意外，是時愴悔哀痛，噬臍何及？臣愚欲乞陛下大明典刑，以絕後姦，如散官安置湖外之類，誠不足以塞天下之紛紛。取進止。五月八日，奉聖旨，可移潯州安置。

九日甲戌，种師中敗於榆次，死之。

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軍于真定，樞密許翰怒其不進，下書一日六七至，有逗遛玩敵之語，且責以必解圍太原贖罪，師中至平定軍，乘勝復榆次諸縣，師中屯於胡林，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諸軍，以神臂弓射退之。師中欲取金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初，師中約姚古張灝兩軍俱進，師中屯于榆次之境，而古灝不至。甲戌，金人婁宿悉兵來攻，古軍先潰，前軍亦奔，師中率麾

下死戰自卯至巳，所餘纔百餘人，身被數鎗，裹瘡力戰，又一時而死之，年六十八。姪河招魂奉柩至京師，上哭於禁中，親製祭文云：吁嗟虎臣，公爾忘身。遣內侍張實致祭，贈嚮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族屬三十人，功德院，賜名旌忠，二子濬潛。師中既死，朝廷議失律兵將之罪，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斬於馬行市。副統制張師正統勝捷兵，方屯大名，劄下，知大名府李彌大斬之，衆遂潰，後爲韓世忠招降者是也。

封氏編年曰：先是，師中被詔，以兵裹送大金令歸，至大名府，復被詔以所統兵救援太原，遂自天長發平定軍，至壽陽縣，凡數百里間，未嘗見一金人，師中以爲金人知師至，悉已遁去，而我師肆行，未嘗被堅執銳，五兵之具，悉委僉從負之。將至石坑，有報前軍已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中軍至石坑，軍壘未屯，有報榆次縣路金人賊馬將至。師中曰：必金人殘零歸將，著令後軍去收捉。轉刻之間，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間鐵騎來衝，奔潰被傷，不可勝數，師中遂歿，幸脫兵將，十無二三矣。

節要曰：金會圍太原，多於汾潞兩路，以拒王師，蓋王師時在汾潞也。不謂師中由平定出關，一旦去太原不遠一舍，賊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旣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相爲表裏，彼賊以粘罕之徒遠去，而王師已到太原，必不敢越太原，重兵拒汾潞之師也。由是汾潞之師自可進至太原，則太原之解圍必矣。而師中至是自謂孤軍深入，復懷怯懼，回趨榆次，爲婁宿所攻，大敗死之。自賊入寇，兩河河北，更無一戰，河東大小

雖有數戰，惟孫翊折可求，种師中之戰，有可以與賊相持，勝負之理，至於敗也，誠可惜哉！故臣皆有說焉。其餘焦安節敗於圍栢，冀景敗於交城，楊志敗於孟縣，解潛敗於南關，范瓊敗於介休，劉韜敗於平定，張灝敗於郭柵，皆望塵而走，或交鋒而退，無足紀也。

靖康小雅曰：公諱師中，始幹離不既盟城下，擁衆北還，詔遣公將精甲三萬尾襲其後，賊迄出塞，不敢肆暴，因令公留屯真定，未幾，趣公援太原，時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昧於兵機，以峻文繩公，不容頃刻，公方欲規畫所宜，並待餉饋稍給，方乃鼓行，而許翰督責益急，公太息曰：事之不濟天也，我何愛一死，不報國耶！乃由土門下井陘，至榆次，金人先屯兵縣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時軍中乏食三日矣。戰士日給豆一勺，皆有饑色。翌日，賊遣重兵迎戰，招安巨寇，楊志爲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前軍參謀官黃友戰沒，胡騎四集，官軍潰散，公獨與親兵小校數百搏戰，左右以名馬援公，請俱遁去，公謝之曰：吾大將也，事至於此，不當求生，爾曹亟去，無撓賊鋒。公遂力戰而死。嗚呼！古者闔外之事，將軍制之，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趙充國百戰老將，猶曰百聞不如一見，翰腐儒不知兵，多妄意遙度，迫公使前，不容措戔，又以餓餒之軍，當猖獗之寇，非戰之罪也。旣不得盡其折衝之略，獨有一死以明其忠，則公之死也，可不爲之大哀耶？詩曰：虜囓晉陽，帝爲盱食，欲摧其牙，乃屬勳力，狂生誤國，不假頃刻，齋無見糧，進非乘隙，公能死綏，以明忠赤，休有耿光，耀而不息！

中興姓氏錄曰：种師中字端儒，師道之弟也，以世廕嘗歷秦州、司戶參軍，授內殿承制，環慶、路

第一副將，擢知甯州、邠州、德順軍、環州，守環十二年，所至皆有治聲。除大名府路兵馬鈐轄，知濱州，後除河東路提舉保甲，繼爲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破夏人 成德軍，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方童貫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師中謂貫曰：「公此行得非以燕事乎？」貫曰：「無之。」師中賀曰：「幸甚！」朝廷政事大弊，軍律不嚴，浙民苦官軍之擾，過於方臘，方虞蕭牆之禍，反用嗣昌之輩，而欲僥倖契丹耶？貫又曰：「無之。」後移師中爲燕山路總管，尋以不稱職，降□州禦防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後起爲環慶路經略使。宣和末，加崇信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略使，大金犯京，率兵來勤王，而金人已退，師中見上，上雖以虜深入不擊爲失策，然不敢決策出戰，加河北制置副使，凡行移文字，出於樞密者，則令追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師中渡河上疏：言粘罕已至澤州，以候路允迪，尙須旬日，若許臣自邢相間徑取上黨，攻其無備，破之必矣。朝廷駭焉。許翰逼之進兵，遂至於敗。

傳信錄曰：粘罕圍太原，詔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至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卻之，欲賞射者，而行司銀盃，祇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皆憤怒，相與散去，師中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

靖康前錄曰：初二日之戰，雖平仲輕挑失利，然以四千人夜襲其堂堂之陣，虜亦緣此稍懼。初六日猶以三千鐵騎渡汴河西，王□率萬人夾河放神臂弓，虜再卻，而坐射死者六七百人，自知

勢非前日之比，遂決意北歸，乃進兵南向，識者知其爲遁去之計，廟堂諸公，方大恐懼，又增送金銀繒綵，其車相望於道。初七日，康王歸自賊營，肅王繼往，駙馬都尉曹晟侍行。初九日，韓離不縱火焚其寨，初十日，北去。嗟夫！种師道之來，既不獲設施於城下，賊退之日，种師中以三萬騎尾其後，俟半渡而擊之。十一日，賊兵去絕，此亦發兵隨往，是夜有旨，取种師道節制，收兵還京，議者罪綱之貪功，蠱能而爲此，遂使二种重兵遠來，不克略行其志，識者爲之扼腕。賊既退，語於衆曰：料南朝商量，亦須經月，方有定議，乃置玉帛子女於軍中，以諸國兵衛之，驅虜之民在左右，兵騎爲殿，按轡徐行，殊無懼色。後數日，朝廷遣馬忠范瓊防送，又數日，令种師中以二萬騎屯滑，陳兵河上，不得輒渡，西兵既遠來，而不獲逞，衆口喧然，种師中擅發三千騎過河，繼而得旨盡行，至趙而及之，樞密院追三將兵回河上，賊復抄掠所過之邑，及被旨許令追襲，而賊之輜重，已出境矣。三將追至眞定，賊雖未行，吾之大軍往復奔馳，疲薺之甚，豈可接戰？所以僅能驅迫出界，非諸將之罪也。若於是時就眞定犒設降詔諸將，諭趨并門，誰不效死？彼廟堂諸公，曾不推原功罪，貶師中之秩，使自效以贖過，一如待姚古故事，此所以取榆次之屭也。奉使王雲回至闕下，言金人欲得三鎮罷兵，吳敏不從，罷雲報使。先是朝廷以姚古种師中黃迪敗屭，乃遣王雲入使金國，至是日，雲至闕奏上皇，言金人亦頗厭兵，只要三鎮稅租，效關南十縣舊例，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坐到稅租，歲計銀絹數目，及要三道使命，往三處詔諭，從所請，即便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日夜奔馳，凡六日至京，具奏，上大喜，顧問羣臣可否？

雲與太宰吳敏素不平，遂沮雲請。朝廷既不從請，遂差雲出知鄧州。雲再三論列利害，言朝廷既嘗許三鎮，誓墨未乾，豈可變盟？今幹離不俯從，雲言云：中國非金人所處之地，譬猶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蟻能害之，吞車之獸，介而離山，則蟻能嚙之，蓋居非其所也。然貴朝所以欲三鎮二十州者，雖得其地，不過租稅而已，不若效關南地，令南朝歲上稅租，此萬全之計也。雲數請求，乃肯從說，願相公熟議。敏曰：幹離不既與聖上立盟，回戈之後，反陷降德，掠我子女，焚毀廬舍，是金人先已渝盟，三鎮不與，固已宜矣。雲曰：雲嘗語此於幹離，不云：粘罕本我之後軍，後來應軍期，所過州縣不服，卽攻降德府，過澤州，粘罕未知兩國講好，後既得我令旨，及貴朝移文，卽便北去太原，專候交割之便，雖間有劫掠之事，乃邏卒耳，兩國必欲講好，小事勿論，雖稅租之請，自有部籍，早上其數。雲卽還朝。敏曰：公爲中國臣子，堅爲夷狄耶？主上已嘗降詔，諭天下百端，沮雲不報。

十三日戊寅。道君還闕。御紫宸殿受賀。
道君皇帝還闕，有旨：太上已還宮，可擇日御紫宸殿，百官稱賀。
十九日甲申。姚古兵潰於盤陀。

太原圍急，先是詔諸將解圍河東，制置使姚古及副使种師中探知金人兵少，不知其詐也。於是古將兵六萬，師中將兵九萬，約古自河東，師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軍，師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金人探知，以輕兵拒險，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師中敗於榆次，死。

之。金人進兵，迎古遇於盤陀，王師皆潰，裨將焦安節、李友及雲檀將弓箭手在威勝軍，虛傳金人，且至勸古退。至隆德府，又勸古遁去。

二十五日庚寅，詔求習武藝知兵書人。

詔諸路軍州府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仰知通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朕將親策於廷，量材拔用，其籌策深遠，藝能絕倫，當不次陞擢，在京武學生，仰禮部擇日考試，具等第以聞。不係在學人，亦許自陳，收試策義弓馬優異與推恩，其大中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奏舉武舉人，依法施行。

五月十九日，太常寺主簿劉定言伏觀近有旨令府州軍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並解發赴闕，親策於廷，竊惟武藝之人間，有不知書者，州縣慮其不文，無以應大廷之問，不敢解發。願詔中外武藝精強，而不知兵書者，令付所在投狀，州縣閱試，別作一項，解赴殿前司按試，藝能使之前詣邊陲，收大功效，以稱疆邊卻敵之用，從之。令殿前伺候，解發到按試，武藝精熟人，於崇政殿引呈。

上賜劉幹束帶戰袍。

勅劉幹屬者，金寇犯順，神人共憤，頓兵朔部，意在三關，賴卿智謀，能止畫界之吏，不墮黠虜計中，既而遁逃，詔用安堵，函封來上，朕甚嘉之。惟功難成，惟時易失，勉奮忠力，庶保令名，其體朕懷，勿辜眷屬。今賜卿金帶一條，金花戰袍一領，茶藥各一銀合，至可領也。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夏熱，

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曉諭潰散將佐指揮。

勅中書省刑部狀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河北東路宣撫使司奏勸會种師中下潰散，統領將佐使臣已降指揮，並與免罪，限十日首身軍前自効，如限滿不來出首，並依軍法施行。近據都統王淵申捉獲潰散，使臣忠訓郎杜義及雲檀將弓箭手李友所騎官馬出賣，已差官并兵級管押杜義赴遼州宣撫使劉翰軍前交割，依軍法施行外，訪聞尙有未曾出首將佐，使臣奏聞事，奉聖旨，限今來指揮到日，更與再展十日，許令所在州軍，出首免罪，特與支破遞馬驛券，疾速赴軍前自効，候立功日，優加推賞，如今來再限滿日，更不首身，當議取見姓名，重立告賞，收捉候獲，定行軍法，仍多出榜文，曉諭施行。

司諫陳公輔上言乞戒大臣究心邊事。

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甯，然臣竊料之，此未必不爲宗廟社稷福也。伏惟少寬聖心，容臣之言。蓋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寇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略，至於兩路邊事，皆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內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可爲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歎終日，無如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往遂以爲無事，因

仍偷惰至秋冬，萬一狂寇結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爲先，經營畫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今後臣僚上殿，亦須先及邊事，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斟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羣策，而用羣力，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羣臣之言，皆無可採也。陛下若長如此時，日夜圖之，則不徒以濟今日之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爲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臣爲愚而棄之，豈獨臣之幸哉！

靖康中帙二十三

申，起靖康元年六月一日丙申，盡十八日癸丑。

六月一日丙申朔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更不施行三日戊戌河東宣撫使种師道罷以李綱充河北東路宣撫使。

遺史曰：种師中失利於榆次，金人急攻河東，种師道請會山西陝西京畿之屯兵於清滄滑衛河陽，預爲防秋之計，朝廷不從，遂罷師道宣撫使。少宰吳敏門下侍郎耿南仲以謂中國勢弱，狄夷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謝克家孫觀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七人結黨專附南仲，以堅和議。知樞密院事李綱以爲祖宗之地，義不可割，棄之徒資敵勢，使生靈陷於夷狄，豈爲民父母之道哉。上念祖宗疆土，哀惻黎元，乃從綱議，爲再援之計。南仲請以綱爲河東宣撫使，上欲用綱，而綱辭以非帥才，不任其責，御史中丞陳過庭侍御史陳公輔皆言李綱儒者，不知軍旅，將兵必敗，又言綱忠梗異衆，爲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敗事亦死，不宜遣綱，使綱出覲，則太原失守，貽憂近甸，禍生不測，非計之善。耿南仲以他將庸謬，無踰綱者，朝廷以樞衡之臣，督責諸將，則孰不爲用？是時太原安撫使張孝純數遣人以蠟書告急，上深念太原困悴，而朝議咸欲用綱，且見綱忠梗果銳，期於立功，乃以綱爲河東宣撫使，公輔與諫官余應求言綱不當去，朝廷上怒，皆罷之。

傳信錄曰：种師中歿於軍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間乃有密建議以某爲宣撫使代師道者，初

韓雖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卽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對睿思殿，論所以欲遣行者，某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危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帝不許，卽命尙書省出勅令，面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余退，卽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官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大臣遊說，斥去，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予，入劄，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百分之一，以度況臣，實爲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云：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奸邪。

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國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小人君子，尚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夷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某白上曰：戎事以馬爲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張軍容。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爲然，令條具聞。既而榜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軍，事屬騷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榜同。余竊歎息而已。期以六月二十六日啓行，而數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某惶恐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毋乃不可乎？願併罷樞密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尙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舌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

五日庚子。蔡京、蔡攸永不放還。

臣僚上言：爵祿者，朝廷設之以待天下之士。崇德報功，雖人主不得以好惡私焉。況天下哉！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然後百度修，庶績凝，方夏又安。姦宄消伏，戎狄不敢輕侮中國，百王由之。若

出一軌。自崇甯初，蔡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己，汲引同類，待以不次，朝脫冗散，暮翊禁近，常情鮮克自重，於是枉道求合，汨喪廉恥，靡然成風，凡所厚善，不獨顯榮其身，又及其子孫，不獨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依重，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刻，遠邇告病，此猶非京之本心也。察其立三衛，衛置四輔，疏興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敦仁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爲朝廷寒心哉？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因之論列其事，太上皇雖含垢納污，猶令暫其墳山，京之僭心，終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爲階梯，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而蔡確何執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爲例封王矣。本朝之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耳；墮國朝之法，長姦雄之心，京兇悖之情，依事輒發，不可一二數也。賴太上皇聖明，不爲京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於是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以耗國財，以蔽民力，心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遜之忿。鄧洵武范致虛等，托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摠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奸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爲此輩壅遏，是以人心日益愁怨，國勢日益陵替，權門日益強盛，朝廷日益孤弱，趙挺之劉達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羣小，梗閉正路，亦率由一道。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與違異，有若仇讐，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王黼爲相，奢汰愈甚，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跡其所來，亦本由京勢位相軋，乃相攻陷，遂致犬戎窺伺生變，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隕危，雖

其所致非一，要之造端立本捨京而誰天賜陛下剛健文明自嗣服以來元惡大憝以次竄殛忠臣善士悉皆搜揚蓋欲恢復祖宗憲度以幸天下傳聞四方靡不呼舞然京之降黜屢有指揮而罰不當罪輿論所鬱縱朝廷未欲誅於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示薄責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至顯官者望悉改正上以謝宗廟社稷之靈下以慰生民之望無使餘惡復熾殄敗風化然後將何執中余深鄧洵武等第其罪惡各加貶責所有王安石等王爵亦乞寢罷陛下明日達聰察而撥之大革澆浮一歸淳厚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四方日靖矣願陛下留神裁察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仍報行言章。

六日辛丑有流星大如五斗器自東南起明照地衆星隨之向西北而墜有聲如雷熒惑犯右執法資政殿學士劉韜除宣撫副使解潛除制置副使代姚古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河東宣撫司幹當公事與解潛治兵隆德府自威勝軍救援太原張灝節制河東陝西軍馬應援太原。

是役也折彥質爲宣撫司幹當公事與解潛治兵於隆德府潛辟趙鼎爲制置司幹當公事是時真定在河東最爲堅壘朝廷以金人方攻太原防其東軼犯河朔之地乃以真定府路安撫使劉韜爲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扼其後真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皆從韜辟置先是統制武漢英將京軍三千人救太原以兵少遂來真定見韜不語漢英至五臺山見龐僧正說龐僧正聚集本山僧行往代州欲劫金人之軍未出五臺山界遇金人戰不勝漢英走入平定軍兪珈寨寨中

推插木下，打死漢英，遂不得入，真定之兵盡爲韃率之，以援西路，由是真定路遂虛矣。
八日癸卯，張孝純除武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總師以順爲武，克宣捍敵之能，行賞無常，職功宜懋，疇庸之典，眷時賢帥，迺國名臣，允資屏翰之良，誕錫絲綸之渥，拂龜詠日，讀命颺廷，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張孝純，學粹而行高，志剛而識遠，恂恂躬儒雅之度量，盤薄乎胸中之奇，憲憲備文武之全材，縱橫乎域外之議，自專將闡，實廣廟謨，閭里輯甯，士卒悅服，屬戎虜之侵軼，抵并門而攻圍，夙夜厲兵民之心，咸奮節誼，上下體朝廷之念，叶贊智謀，訖保金湯之強，屢挫犬羊之銳，載帷忠藎，良劇歎嘉，是用仍撫大鹵之故疆，遙授武當之重鎮，橐駝載纛，益佐於多儀，干戈威揚，靡繇於內御，亟視秩於亞保，兼進侯於舊封，衍以爰田，陪之貢賦，併推異數，昭示至懷。於戲，光弼之守太原，終成殊績，吉甫之伐獫狁，尙倚壯圖，往承寵章，祇迪猷訓，可特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差遣如故。

王稟除建武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奮干戈之衛，烈士之所以願忠，圖疆場之名，明主之所以經武。眷予宿將，渙以殊恩，侍衛親軍馬副都指揮使鎮西軍承宣使武安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王稟，性質沉雄，智謀深靜，便弓劍之習，負勁氣於山西，貫韜鈴之書，走雄名於塞外，久率戎伍，夙著戰功，比總師屯，往護并晉，屬

金寇之背，誕窺邊堠，以陸梁城之受攻。自冬及夏，協王師之策，飭備維嚴，屬兵民之心，致命無二，精意可動于衆志，聲威能折於奸鋒，欲示勸於茂勳，顧何害於異數？高牙大纛，超授於价藩，貢食爰田，並加於上賦。於戲，賞不踰月，矧已厚於念功，至欲及時，尙益堅於許國。暢我武節，勉示顯庸，可特授建武軍節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十五日庚戌勅解潛諸將上。

朕以戎羯犯順，倣擾邊陲，攻圍太原，累時未解，卿等率師援命，頗聞將士遇敵血戰，冒犯鋒鏑，奮不顧身，非忠義所及，安能如此！朕聞之，感歎不忘於中，然賊衆方猖，未卽殄滅，一方之民，久困荼毒，重惟國家撫養將士，固已有年，今日國家有急，非卿等盡命竭力，所向無前，安能使朕得寬憂顧？但戰者危事，今令卿等挺身冒難，以致創殘，每一思之，痛若在己。今降賜金一千兩，金束帶五條，戰袍三十領，卿可用激賞中傷用命將士，將來第功，自節度使以下，皆爲賞典，若更有奇功，便加開府儀同三司。朕自聞進師，寢食俱廢，卿等其副朕懷，早建勳烈，身取富貴，澤流子孫，日竚捷音，更宜加勉！

十六日辛亥白時中李邦彥並落職。

臣僚上言：臣聞宰相輔得人，則嘉謀日告於上，善政日施於下，四夷聞風而畏遁，百姓安土而樂業，儻或不然，而又懷奸誤國，則罪不可道。臣近論列前太宰白時中李邦彥素行無恥，悖慢不遜，及

與王黼梁師成蔡攸相爲表裏等事，未蒙指揮施行，況其罪惡，更有甚于此者，臣請言之。昨金虜匪茹，提兵犯闕，比至京城，開陛下嗣位，感歎畏服，已有悔過之意；宰輔不才，倉卒無謀，時中則請避地於襄陽，邦彥則請割三鎮之地，謬懦不忠，士庶憤怒，流放之誅，其可後乎？昔在章聖時，契丹舉國入寇，是時或請幸蜀，或請幸江南，惟寇準獨主北伐之議，狄人畏威求盟而退。觀此則時中之罪大矣。及仁宗時，契丹驕蹇，輒請關南之地，是時富弼奉使爲陳利害之端，而狄人辭服；觀此，則邦彥之罪大矣。其謀雖異，其罪則同。今尙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優游里第，典領宮祠，未正典刑，士論洵洵。臣願陛下特敷睿斷，重加黜責，以爲大臣誤國之戒。取進止。六月十六日奉聖旨，白時中李邦彥並落職。

中興姓氏錄曰：李邦彥，宣和七年拜少宰時，四方已亂，而奢侈愈甚，小人滿朝，略無一言諫諍。靖康初，拜太宰，聞金人軍中嗤笑曰：宋果無人！大金犯京師，邦彥勸上爲避狄之計，又力主與之講和爲便，令李鄴鄭望之往使於大金，請和，虛張敵勢，驚嚇朝廷，肅王張邦昌往質於大金，諸路勤王兵來，皆欲力戰，邦彥怯懦，力沮之，李綱出兵救姚平仲，爲大金所敗，邦彥乘勢罷其右丞。士民怨忿，太學生上書，言其罪；陳東引進士數十伏闕上書，言邦彥乃社稷之賊也。軍民數十萬，大呼闕下，會邦彥訶殿出右掖門，士人謾罵曰：汝是上皇時浪子，豈堪作相？至以瓦石擊之，不可前從者徐行偃蹇，略無護保之意。衛士羅列天街，至拔刀以待之，邦彥乃覺，遂急乘馬衣皂綈，藏於樞密院，直抵晚。

衆人散盡，方乘輜令私僕擗歸府舍，乞罷相數日。吳敏上書薦其功，遂復爲相。种師道奏請俟大金退，必三涉河，伏兵一擊，使無遺類。姚古亦請半渡而擊之，邦彥力阻其謀，罷將帥以堅和議，故大金得肆其志矣。次日陳公輔言其奸邪，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臣僚再言其誤國之罪。安置四年，范宗尹爲相，薦復舊官，薨。

十八日癸丑，蔡懋落職宮祠，分司居住。

臣僚上言：謹按蔡懋天資險薄，臨事傾側，諂附蔡攸，結爲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懋京可，以頻對，使懋日論王黼罪惡，黼雖罷相，道君皇帝察攸素無學術，不命以相，攸尚引懋同爲樞密，以報助己之功，當賊攘擾，京城圍閉時，懋在本兵之地，卒無一言以助計畫，陛下當自知也。今陛下以邊事未甯，雖在盛暑，日再御殿，訪納孜孜，不遑寢食，而懋爲大名帥，不恤民情，不憂邊事，日用妓樂飲宴，廣造舞衣戲彩，酣醉優雜，殊無體國之意，軍民皆不堪命，欲殺之言，喧於道路，大臣如是，可謂辱國。又按懋昔以父確事跡，妄加增飾，誣詆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事，欺罔道君皇帝，乞御製確傳，載懋誣詆之語，伸其父勞。中外讀之，無不痛泣。此又懋可誅之罪也。陛下政事，盡法祖宗之舊，而宣仁皇后保佑前朝功德甚高，爲懋誣言，不可讀，忠臣義士，氣拂其膺，願早昭洗。陛下尙未暇及，臣所以甚惑也。今懋猶帶學士，均逸宮祠，陛下何以示天下？何以勸忠孝？臣伏望睿慈，落懋非據之職，治其莫大之罪，授以散官，投於嶺嶠，永不放還，仰慰宣仁在天之靈，天下幸甚。候勅旨。六月十六日。

奉聖旨落職宮祠。

又上言：奉聖旨蔡懋落職宮祠者，臣竊見所降臣僚章疏，若止言懋身爲舊輔任，當元帥邊事未甯，陛下憂勤旰食之時，而乃日事飲宴，至軍民怨望，形欲殺之言，合重行竄斥，又況所論誣詆宣仁聖烈皇后，欺罔道君皇帝，二罪之重，孰大於此？按懋所著父確事節，一出私意，妄加增飾，自古姦臣愚弄矯誣，未有敢如此之甚者，蓋其天性兇暴，輕蔑朝廷，故居之不疑，中外莫不憤歎！陛下臨御以來，雖一夫之冤，有不得伸者，必爲之昭雪；而宣仁聖烈皇后，爲臣下所誣，負謗抑者有年矣，陛下可不爲動心乎？今懋乃止於落職宮祠，豈足以坐詆誣欺罔二聖之罪哉？伏望睿斷，明正懋罪，亟行投竄候勅。奉聖旨：蔡懋降充中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中興遺史曰：先是蔡懋二月罷尙書左丞，以資政殿大學士尹大名府得宮祠，中書舍人安扶繳納詞頭論之。

粘罕復奪所割與夏國天德雲內等地。

節要曰：金人初欲攻遼，獨慮力不能勝之，遂於海上許燕雲以結朝廷，既得志，復叛盟取之，又欲入寇中國，亦慮獨力不能，遂許割地，結夏人，至是既見中國之易，又復取先所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之西，不能取之。御寶約束河北之臣，不得遣家屬。

尙書省劄子，奉御寶批，朕托於兆民之上，所賴以共守祖宗疆土者，實惟郡邑之臣。比聞河朔河東，尙有弗思體國，惟務便私，公檄去官，先遣家屬，有一於此，民何望焉！朕念今歲之春，我實無備，故逃職之吏，迨其大戮，今邊計鼎新，可以責其固守矣。法不可弛，恩不可再，五申三令，誅將必行，咨爾有衆，體予至意。

二十五日庚申，賜御筵餞李綱於瓊林苑。

李綱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賜宴於紫宸殿，又賜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

二十六日辛酉，宣撫使李綱犒軍，斬樂州都統制熙河路軍馬焦安節。

初，焦安節隸姚古帳下，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煽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

靖康中帙二十四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壬戌，盡七月二十一日乙酉。

二十七日壬戌。李綱以宣撫兵發京師。

遺史曰：綱以宣撫兵發京師，種師道送之，歸而歎曰：兵可憂矣。

李綱抵河陽入劄子論罷起兵等事。

傳信錄曰：綱入劄子以畿甸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尙可及也。又因望拜儲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諛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爲上道唐恪聶山之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將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於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之，以徇拾遺棄物，決脊黥配，捕逃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施皮籬鎗，刀運轉經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輛，

日肄習之，候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缺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邊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捍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旣罷，峒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士兵又罷，四川福建廣東南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爲不須起者，大概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

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卽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爲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似非所患，廟堂不深思祖宗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弋仲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旦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知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謂非愚則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衆，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者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令建議之人代臣，

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原降詔旨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聞。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滅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疏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不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眞舉烽火，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以和議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甯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終不報。

二十八日癸亥。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謹按姚古雖本將家，其實畏懦，素無戰功，所以登將壇持節鉞者，唯以名馬寶貨市鬻於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於是。然處高位重祿，荷國厚恩，宜思所以報稱，自太原被圍，提兵威勝隆德，逗留數月，未嘗寸進，及種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違期弗應，遂致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虜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入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輒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遁去，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攜幼，斃於道路，哭泣之聲，振於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旣退師，其部將又妄言於衆曰：國家已割太原與金人，我輩所以南歸。於是役夫般連

糧草器甲，及民蠶在箔者，委棄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偽守倅以獻，不血刃而得一郡。古掩其功狀，不實奏聞，致此十五人者，止於賜帛而已。士氣沮傷，抱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僞官之守隆德，存卹其民人，保護其婦女，賊鋒敢犯，立斬以徇。又聞賊兵於他所不許妄出，請於粘罕，遣還其兵，自言先世乃汝穎間人，深有効順之意，一旦縛至軍中。古若能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可解。古乃貪冒功賞，獻囚於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於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十輩，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官寵妾，軍中婦人，不可勝數，人無鬪心，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厲聲而前曰：虜騎迫近，何爲尙留於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輒從其言，領衆宵遁，實古之謀，假手於安節耳。此古之可斬者七也。

貼黃：訪聞姚古隨行使臣兵級尙有數百人，見在城外，伏乞聖慈指揮，先將使臣與兵級放散，或拘收他役，然後施行，庶不生事。奉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替出紫微垣。

金人西路粘罕兀室余覲東路幹離不撻懶闊目會於山後草地避暑議事。

節要曰：粘罕兀室余覲三大酋，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而朝廷援兵霧合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可見失計之甚矣。

七月一日乙丑朔車駕詣龍德宮。
十一日乙亥蔡京移儋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上言：臣近嘗具劄子論蔡京罪大責輕，宜竄海外，尋因奏事，再有敷陳，仰蒙陛下面賜允可。伏候累日，未聞施行，臣竊疑之。然公論未厭，民聽未孚，京者旦暮之人，使遂溘然明罰之行，徒有後時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瀆哉？按京奸心譎計，世無可比，假紹述之名，行脅持之術，擯逐正士，援引儉人，交結閹宦，密爲梯媒，首登宰輔，尋踐公師，二十年間，已逐而復用，致仕而復起，愚弄朝廷，妄作威福，凡所興建，歲月相仍，藉以固寵，無非蠹國害民，京名爲遵用熙豐之典，乃實肆爲紛更，未有一事合熙豐者，敢爲欺誕，罔上不道，凶焰熾盛，天下之人口不敢議而心敢非，卒至政令紛錯，風俗凋靡，國用匱乏，生靈貧困，賄賂公行，盜賊竊發，按其事跡，罪在可誅。至於鑄鼎列名，位居九五，臨平之山，托名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掖，引援宦寺，公瀆妃嬪，閨門污穢，醜不可言。屬者金人內侮，事雖始於童貫，而成於王黼，與京之子攸，然致邊備廢弛，本實由京，金人入塞，盡室東去，門生故吏，締親密黨，其從如雲，蓋不復知有陛下，不復知有宗社，非背叛而何？跡其奸惡，正名定罪，死有餘責，陛下旣遵祖宗故事，不欲戮之而置之曲江，名爲嶺表，實與內地無異，天下之怨京，入於骨髓，陛下灼知京之奸惡悖逆，乃不能投畀海外，實無以慰塞人望，憤懣之氣，何由解釋？伏望陛下奮乾剛厲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臣見別具論奏，請正典刑，降尙帝姬，墮廢法制，亦合離判。

不當尙聯禁戚其餘並乞褫奪官爵毋使尙廩給縣官養贍賊種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移儋州下開封府差人押解前去。

蔡攸移雷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又上言：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姦御以德，軌御以刑，古之制也。刑當其罪，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亂弭奸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爲可殺，陛下未能明罰勅法，公私鬱結。按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考其挾媚道以怙權，操譎計以固寵，竊弄威柄，至於位師傅之尊，躬俳優之賤，侮慢君上，污鱗宮庭，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又況燕山之役，攸與童貫同爲宣撫，喪敗師徒，蓋以萬計，卒不能取燕山，乃開關以招金人，始厚與賂，易其空城，招寇納侮，自此而始。及金人爲南犯之計，首議於夏初，決策於秋末，攸任樞府邊吏來告，不以上聞，及其犯關，不復計守禦之事，闔家南遊，名爲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念陛下，本於天性，其深見遠識，正應如此。攸蓋弄臣，陛下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爲誣罔，謂勸上皇南歸。蓋欺罔君上，愚弄朝廷，雖已敗猶復爾也。罪惡彰著，海宇憤疾，言章交上，而名爲逐之廣南，乃實處之善地。修其政刑，今日正不可緩。伏望陛下發明斷，投之海島，不使污我海內，實快天下之望。取進止。七月十日，奉聖旨，移雷州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

十三日丁丑童貫移吉陽軍安置。

臣僚上言：臣近具奏狀論童貫罪惡，法當戮誅，今月九日，因職事上殿，再請奏陳，退謂遂有處分，今復未聞。臣伏見童貫罪盈惡稔，訖藏甲養士，跋扈難制，反形逆節，彰彰著見，已合誅夷，而致寇召亂，幾覆宗社，何可久逭天誅，大違人願？伏望睿明早賜指揮，檢臣前奏，及臣僚累次章疏，早賜施行；所有假子若孫，亦乞處分，庶幾威令果行，奸惡知懼。候勅旨。七月十三日，奉聖旨：童貫罪大責輕，可移吉陽軍安置。

二十一日乙酉，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

蔡京在德安府被南遷之命，七月甲申到潭州，據隨行幹當人魏觀狀：蔡京自鄂州扶病前來潭州，沿路大暑，愈覺羸困，昏臥不省，粥食不進，乞差醫職前來看治。州差醫助教譚從義易緩看醫，是日管押官修武郎監德安府稅趙康轉申，蔡京於此日爲患身故。州差保義郎城東巡檢王從禮迪功郎長沙縣丞權縣事董陟前去審實，得在崇教寺囚患身故，州司以京於崇教寺殯攢。

幼老春秋曰：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人也。熙寧三年，登進士第，少事王安石，喜之，章惇爲相，京與弟卞皆諂事之。孟后被廢，京草詔無一言之諫，又欲滅劉摯等家族，侍御史常安民言其奸邪，京譖逐之。紹聖二年，卞爲尙書右丞。四年，林希同樞密院事，故京怨惇之未薦己也，遂與惇絕，爲翰林學士承旨，交納內侍郝隨、劉瑗，外戚向宗良等，故勢益牢。无符末，諫宮陳瓘以四章力彈之，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兩章言之，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瓘再言其奸險，有滔天之罪，偃蹇無人臣之禮，遂落

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建中靖國初，召知開封府，惟曲奉權倖堂吏段處約等，私賣恩澤，京不敢推治，爲侍御史孫升兩章彈之。崇寧初，遷中大夫尙書右丞，俄除右僕射。三年，遷左僕射，深結宦官，探上所欲，務迎合之，善書大字，宦官軒亭及功德院額名，多京親書，姑息堂吏出知州軍，變壞祖宗法度，不用天下忠正之士，自司馬光張商英蘇軾劉安世而下，皆指爲元祐奸黨，禁錮其家，汲引奸佞之士，皆登要路，廣營產業，以收復湟中，加左銀青光祿大夫。四年，以收復鄴廓等四州，加司空。五年，以宮祠罷，大觀初，復拜左僕射。以康居夜郎之屬納土，加太尉。二年，拜太師，立阻御筆之限，以壞封駁之法，務興事功，窮極奢侈，以蠹國之財賦，屢改鹽法，以困民力，陰爲蠹國害民之政，妖人術士勸之曰：興化公之鄉里也，若決水灌之，則旺氣愈壯；臨平公之父墳也，正古龍勢，但未有兩角，若立塔，龍角成矣。京盡用其言，詐言欲利民田，遂決其水。又言欲祝聖壽，遂建其塔，專事聲色，起土木蓮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而威福大權，盡歸於京矣。三年，彗星見，御史中丞張克公，二十一章言其奸邪，陳朝老上書言其罪十四，吳執中又言其罪，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封楚國公，臺諫多再彈之。四年，詔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爲太子太保，以楚國公致仕，令毀臨平之塔。後爲宦官提薦不已。政和二年，復詔京拜太師領三省事，京亦陰爲壞國之計，與蔡崇送謀，爲陳瓘之子正彙來告，京怒，送正彙沙門島編管，瓘亦責令通判居住諸州門。向帝都者，謂之朝天門也。京改爲朝京門，大學三舍法以貢士退歸者，京改爲退送，皆欲陰合讖兆。張懷素吳儲等謀反，爲湯東野范夢所

告勸，得其實詞，連京，開封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力爲掩覆之。京皆驟遷二人爲兩府；姬妾慕容氏等皆封國夫人，門吏若王瑜、李奎、魏伯初、張亮等十人，皆爲觀察，爲橫行賜金帶者數百人，名園甲第，亞於宮禁，諸子皆學士，金紫烜赫，子儻尙茂德帝姬，拜駙馬都尉，自古執政之盛，莫與爲比。馮浩以爲不誅之，必亂天下，京怒譖之，送浩循州編管，言路遂絕。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蔡京自政和二年後，詔拜太師領三省事，陰懷謀國之計，天下大權一歸於己，日請上遊宴，以酒色困之。宣和初，內侍馮浩力言京必亂天下，宜速誅之，京怒潛於上，編管浩循州，至蔡州，使人殺之，自是言路絕矣。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方臘反於浙，四方已亂，王黼言於上，子攸亦屢言京之短，乃勒京致仕。四年五月，河北京東羣盜蠭起，各十餘萬，民被其害者數千里，皆京所致也。七年，復起京，領三省，俄以目疾罷，大金入寇，京勸徽宗幸江南，京舉族皆行，太學生陳東上書言京爲六賊之魁。靖康初，臣僚力言其罪，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其子條姪、孫衡、術、徵、術皆落職，押歸本貫。臣僚又言京罪，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後又言其罪，移衡州安置。至潭州，病卒於東明寺，年八十，天下士民以不誅之爲恨。

靖康中帙二十五

起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乙酉，盡二十九日癸巳。

秀水閑居錄曰：蔡京入相，崇寧元年，拜相，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元年，復入，宣和初，又罷。六年冬，王黼罷相，白時中、李邦彥並拜太宰。未幾，京東盜起，京黨閥然，以爲宰相望輕，乃詔京復總三省，許私第視事，三五日一造朝。時京已八十，目盲不能書，足蹇不能拜跪矣。其子條用事，凡判筆皆條爲之，仍代京禁中奏事。於是肆爲奸利，賞罰無章，黜陟紛紜，條妻兄韓梈者驟用爲戶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虛日。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附耳與語，堂吏抱文案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喜者令薦之，不喜者令劾之，中外縉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市權寵，於是效之，請置宣和庫，庫中置式貢司，司分諸庫，如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罔不籠取，元豐、大觀及庫權貨務，見在錢物，皆拘撥收樁，專事供進。次年四月，條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職，條兄攸發其奸狀，京罷，條亦被譴。是年冬，金虜犯闕，得非將亂之兆耶？蔡京久在相位，植黨擅權，無敢言其罪者，惟大觀中再罷政後，中丞張克公一疏，及內翰林張閣一制，粗能數其過惡，天下傳誦。張克公疏曰：臣先嘗論奏前宰相蔡京罪惡顯著，宜加嚴責，上答天戒，下慰人心，未蒙睿旨施行，苟依阿不言，非特負陛下之責，天下之人皆以責之矣，義當竭力不敢。但以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蠶國，用輕爵祿以市私恩，謂

財利爲有餘，皆出誕謾，務誇大以興事，肆爲騷擾，援引小人以爲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途，以至交通豪民，興制產業，役天子，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人船濟運花石，曾無尊重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非一，累有臣僚論列，臣更不敢具陳。若乃名爲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詭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致姪俟之告變，而謬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子成竊議其奸意，駭動遠邇，聞者寒心。此蓋足以鼓惑天下，而爲害之大者。稽之古人，有一於此，必加嚴刑，而京兼有之，乃獨泰然忽視朝廷，無復畏憚，人臣強盛，莫甚於茲。去歲東南諸路，皆罹旱暵之災者，乃其應也。聖恩寬貸，爲之保全，人心不平，而忿嫉之氣，充塞海內，星文變異，豈無意也。蓋京之罪戾，積稔滋久，上賴聖德昭格，皇天眷祐，爲宗社之盛福，幸天下之生靈，於是星文再昭示其意，旣嘗罷京相，消弭於前，則正京罪，誠有待於今日也。雖天之垂象，不當具事應，而當無所不戒，然京之罪未正，乃事之最可戒者也。始者京旣罷相，士民稱慶，以爲京去朝廷必矣，旣寵以宮祠，又許其致仕，賜以蘇州南園，尙無去意，然以哲廟實錄未畢，猶可爲說，今書已成而去計杳然，是終不可去也。非天有以警悟陛下，則人力何能爲哉？臣聞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天之視聽，因民而已，君之用刑，視天而已。臣願陛下順民心以奉天，體天道以用刑，暴正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爲人臣之戒，則和氣格而災沴消矣。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深察愚衷，特賜聽納，早降睿旨。張閣行責官詞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

誅，人臣之奸，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廷，太師致仕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四百戶。蔡京頃以時才，久膺柄任，兩冠臺衡之峻，三登公袞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乃總秉衆務，出入八年，事皆寢於復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與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凶邪，合成死黨，以致假利民田，以決興化之水，托祝聖壽，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殆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跡，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顧欲留恩，用難屈法！其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姑慰羣情，尙爲寬典。於戲！天道尙象，明罰所以彌災，人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特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勳封食邑實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

陳朝老書曰：臣竊觀陛下卽政之初，布告治朝，爰立臺輔，當時羣臣在列，聳聽以爲所用必奇才也。白麻旣出，天下失望；夫蔡京姦雄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爲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苟簡以爲治，無敢橫身等國建議立志者，於是出而銳然更張，以爲天下後世無以復加，陛下傾心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爲聽，所行之事，惟京等從；故蔡京得以恣其奸佞，玩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觀其行法出令，徇名失實，無異於兒曹稚子，終日嬉戲，以麀爲飯，以木爲戲，何與於飢飽哉？且兒曹之戲，已則棄之，無有後災，以蔡京之所爲，求其所欲，其爲害豈特一方與？

當年蓋將徧四方之廣，覃萬世之遠而未艾也。厥今天下何如哉！官爵冗而非才雜進，財用竭而妄費無已，恩澤濫而僥倖成風，科派苛而農民重困，釋褐少人學校紛更而士失所業，諛佞成俗而上罔聞知，恩寵擅分而人多侮法，錢與物俱重而無術以平之；其他害國蠹民，誤上罔君，不可枚舉，推其弊之所生，良由陛下任非其人，所以致此。今之搢紳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出其門，人無所守，各懷私恩，而不知國家之公議，幾成風俗；且爵祿名位，天下公議，權臣盜之，以植私黨，遂爲有國有家者之大患，況蔡京尤能深結陛下左右近習之人，故此曹爲之隱蔽，是以公肆誕謾，無敢誰何。陛下漸成孤立，可爲寒心！幸其解去機務，退處宮祠，天下之人，鼓舞拊蹈，有若更生，今既已謝事，尚猶安處上都，門闌如市，交結內貴，其意猶欲覬他日之復用也。平時出入門下之小人，恐其去國，失所倚恃，旁爲之助，陛下何不察歟？願陛下奮乾剛之斷，勿二勿疑，置之遠方，以禦魑魅，庶以杜絕其望，方快輿議。臣嘗觀其所爲之事，合天下之人，俱以爲非，公論大失，劫於勢利，導諛成俗，無一人敢爲陛下言者，前者之伏蒲載筆，皆伏下風，各懷芻豆之愛，上下相蒙，未以爲非；臣觀考蔡京之所爲，合而言之，則其事止於十有四：曰誣上帝，曰罔君父，曰結奧援，曰輕爵祿，曰廣費用，曰變法度，曰妄制作，曰導諂諛，曰鉗臺諫，曰熾親黨，曰長奔競，曰崇釋老，曰窮土木，曰務遠略。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豈毫楮所能盡載哉？臣久困羈旅，不能具紙墨，陛下不以臣不肖，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其胸中之所言，寫天下是非之實，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草萊無知，輒議國家大事，罪合誅夷，干

犯天威，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右正言崔鶡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陰蓄異謀，潛窺神器，故竊爵賞，買天下小人，以爲朋黨，相與遮蔽人主耳目，卒致遠夷猖狂，直犯畿甸，宗廟震動，社稷蕩搖，上皇南巡，肅王北質，百姓屠滅，天下之賊，其罪有大於京者乎？此賊祖宗神靈之所切齒也。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特賜睿斷，斬此奸臣，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又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以奸邪之術，誑耀人主，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萬萬於莽之奸邪也。制井田，更錢幣，設六筮，造明堂，起辟雍，建靈臺，頒時令，築學舍，萬區以誑耀其君，於是卒攘其國而有之，而京賊亦用此術，其意安在？然莽之腹心，不過王舜、劉歆等數人，豈如京賊收天下之士以爲腹心乎？遂致盜賊蜂起，夷狄亂華，雖宗廟神靈爲之震駭。然則京賊之罪，宗廟神靈之所不赦，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心獨斷，戮此巨奸，爲萬世戒，取進止。

二十六日庚寅，詔解圍太原。

詔曰：朕惟金賊攻圍太原，百五十餘日，其勢危蹙，惟兵與食，最爲急務；而朝廷於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於警奏，不過督責諸將，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無見糧，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又安能使之必克？進者屢劔，其弊蓋出於此。朕每一念及，疾首痛心，寢不能安，食不知味，今聞黠虜築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糧道不得通，勢益危迫，卿等宜究心悉力，廣加詢謀，益兵置糧，不吝爵賞，以

勸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管太原解圍，若稍有悞事，不惟卿等負朕倚注之意，朕於負荷之重，亦豈敢委法徇私於卿等哉！

二十七日辛卯，解潛自威勝軍進兵屯於南關。

初，諸將議進兵，劉翰以河東宣撫司副使至隆德府，張俊苗傅皆隸麾下，與諸將朝。七月皆進，王淵與翰出平定軍，遼州路解潛折彥質出威勝軍路，張灝折可求出汾州路。粘罕在太原，聞兵至，乃多積糧於南關，佯若聞潛至而怯懼者，匿強壯兵馬，使輕兵守之，戒之曰：解潛必自威勝軍先趨南關，俟其至，則僞遁。潛遣人偵探，止有輕兵，乃以兵趨之，金人皆僞遁，潛以爲真遁，漸遣人運其糧食，金人猶未動，已而潛悉遣士卒車馬運糧，已裝載就道，而金人之兵衝突而至，官軍不敵，棄糧而走，死者相枕藉，自此潛不能軍矣。

張灝及金人戰於文水縣，敗績。

張灝者，孝純之子也，朝廷以爲察訪使，使河東，招河東義勇禁軍五萬，由遼州以來援太原，灝命統制張思正爲前鋒，遂同折可求到文水縣上賢村馬村下寨，金人每日出沒，遇官軍則僞遁，未嘗有勝敗，而思正以爲不足慮，遂不設備。金人忽取別道徑至，思正失措，官軍遂大敗。初，朝廷命可求節制麟府路軍馬，往救太原也。知麟州楊宗閔告可求曰：朝廷命公解圍，未審由何路以入？若路出汾陽，以步兵當突騎，未見其可，願節制建上將之旗鼓行，而聲言救晉，假我精騎二萬，攻其必救。

之所，則太原之圍自解矣。可求善其言而不能，卒至於敗，僅以身免。可求以便宜陞宗閔爲前軍統制軍馬河東兵馬鈐轄。

傳信錄云：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韜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使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爲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汾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余亟爲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軍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卽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

御史中丞張澂追童貫行刑。

臣僚上言：臣聞事有其失甚微，其貽患有邱山之重，而不可勝救者，廢置誅賞是也。請以古事驗之：昔漢旣誅董卓，不及赦涼州部曲，李傕郭汜知不免矣，激其下以叛，遂貽漢室之禍，此當赦而不赦之失也。唐德宗有涇師之變，倉卒出狩，或勸取朱泚殺之，否則相逼爲亂將大，德宗不能用，涇師得朱泚果稱僭逆，遂陷京師，賴有良將，相與戮力，僅能克服，此當誅而不誅之失也。臣竊觀童貫以閹宦僕隸之微，盜有兵權幾二十年，其壞祖宗軍政，開兩河邊患，結新造之遠夷，棄耶律之舊好，

禍及華夏，至於今不止，其過惡誤國，在蔡京父子王黼之上，然其誅斥，獨輕於二人，公論固已鬱矣！臣爲陛下言其大者，以消未萌之禍。童貫久持內外兵柄，改陝右諸道勁兵，號曰勝捷，陰常蓄養爲牙兵，以市私恩。其督戰也，不使之臨行陣，特以自衛而已。戰而勝，則歸功厚賞；否則擁之以遁。其賞功之猥濫，至數千人皆爲將校，驕縱飽滿，無復鬪志。其實有戰功者，皆抑而不賞，使西北戰士，歸怨朝廷者，皆貫縱之使至此也。其隨上皇南狩也，貫劫之東下，日用笏直，或旬時犒賜，至純用金銀以給之，過爲優厚，冀得其死力。朝論洵洵，至今以爲疑也。臣又觀近日張思正領勝捷，餘卒敗於河東，潰而東歸，宣撫副使李彌大執思正而戮之，復遣敗亡餘卒赴真定爲援。將卒疑懼，挾其渠首以叛，淄青至今震動，貽患一方，論者恨其遣潰師之遽而誅思正之早也。則漢之不赦涼州部曲，事之大小雖異，其失則同矣。臣所謂其失甚微，而禍有邱山之重者也。雖然，此已往之失，不可復追，未然之事，尙可圖也。臣聞諸道路：山東叛卒，文其旗曰負冤勝捷，意欲自沂密入寇淮浙，萬一聞貫尙在，素懷蓄養之恩，一旦烏合，豈不大爲東南之患？此臣所以夙夜過計，不能無涇師得朱泚之憂也。陛下豈得不過爲之慮哉？況貫自用師持權以來，毒流夷夏，以無事無罪之民，驅之死地，所殺傷者，不啻數十萬衆，緣貫而破產流離者，延及四方之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今以誅一貫之身，曾不足少謝穹蒼之怒，釋兆庶之怨，陛下尙疑而不忍者，此微臣之所不曉也。伏望陛下遣一介之使，卽貶所正典刑，聲其罪惡，以謝天下無辜之民，以絕羣小懷怨之念。

又上言：臣竊以爲祖宗垂憲於治安無事之時，殺大臣爲當在所戒；後世有亂天下危社稷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況如貫者，闡腐刑餘，在祖宗時，止供掃除之役，豈眞所謂大臣者哉？貫握兵柄幾二十年，大奸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眞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萬餘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輿國。虜后欲歸，卻其表而不受；虜主潛遁，指其蹤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眞，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爲敵讐。虜騎欲入，貫猶趨往太原；虜破忻代，卽舍太原以歸，具舟楫載其親兵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印，浮汴渡江淮而去。於是時，何有陛下柰何卒赦之？

又上言：臣謹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不世之遇，浸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養兵於家，儲甲於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容，姑投海裔。今者竊聞有司檢校其家器用，復有交椅以青龍首，金銀絲具爲飾者，士論傳駭，以爲不軌，踪跡暴白，無甚於此。臣愚聞之史氏，爲國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若貫之誤國召兵，幾危社稷，兩觀之誅，已後天下之望。今暴其罪惡，復出其不軌之器，苟復置之，何以爲巨奸元惡之戒？奉聖旨童貫罪十首薦朱勗，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冊立之時，亦有異語，不俟勅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解圍，聞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差監察御史張激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

議齋送宣撫司軍前一行人，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童貫子孫仰張
激交割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多差兵級管押前去，如在別州軍，卽移文監司，依此施行。

二十九日癸巳，右武大夫溫州觀察使提舉河北西路保甲兼權提點刑獄權真定府李邈除青州觀
察使，知真定府。

是月望日遣使遺金人元帥皇子二書。

宣和錄曰：七月望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專使，嘗已布書，具載惻誠，想加通亮。
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堅死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
深可憫傷。是欲用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議，抑亦爲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
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聽。有少禮物，具於別幅，秋暑尙熾，更希
保護。謹白。

七月望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皇子郎君，比嘗布問，具致惻誠。近因使介之旋，尤詳情好之
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爲其主，困於暴露，深可憫
傷。是用願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於閒言。將究遠圖，豈自生於細故。成長利於兩
國，在仁人之立談，想惟英聰，必能體亮。已遣使大金國相元帥，合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察。有
少禮物，具於別幅，秋暑尙熾，更希保護。謹白。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王安中臨江軍安置。

臣僚上言：謹按王安中昨自尙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任之寄重矣！借令無材，可辦邊事，至於賊勢強弱，與沿邊兵食乏缺，饋運艱難，民戶殘敝，衆所共知者，自合條具本末實狀，逐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捨，早爲備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蒙蔽，終不竭言其事。數奏祥瑞，諛罔諂諛，以固寵祿，養成邊患；一旦虜騎長驅，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爲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以爲誤國者之戒。雖責授散官，復處漢東近地，恐公論不以爲允；矧以太原被圍，師屯未解，強虜壓境，朔部戒嚴，若不持賞罰之公，厭服物論，何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奉聖旨：王安中移臨江軍安置。

靖康中帙二十六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乙未，盡二十日癸丑。

八月三日乙未。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並罷。

以御史中丞李回言章也。

徐處仁、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門下，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罔著於事功，體貌務全於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劭，蚤年治郡，素高黃霸之風；晚歲裕民，竊陋桑羊之政。比疇雅望，晉處宰司，允藉老成，庶殫忠悃。矧國步艱難之日，乃廟堂協贊之時；不知黽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寵，乏可否之相濟，惟同異之是聞。寇患未平，方寸陰之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歎，覽封章之引咎，且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升祕殿，卽祠宮之優逸，昭命數之休隆，併衍爰田，申陪貢賦。於戲！任舊人以共職，在朕心豈有意於遐遺；詢黃髮則罔愆，惟爾躬尚無忘於辰告。往祇予訓，共體眷懷。可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吳敏、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

制曰：門下，朕嗣承丕緒，統馭萬方，當論相之初，賴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

久處於廟堂，務曲全於體貌。我有明命，揚於大廷。通議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闊遠，通文足以華國，鯁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遍歷從臣之選，逮眇躬踐祚，首登揆路之崇，藉爾孤忠，輔予大業。方寇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虞，有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乏鉛刀之一割。稽違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喧，亟刻章而瀝懇，宜解鼎司之重任，就升祕閣之隆名。均逸真祠，併昭異數。於戲！閔勞以事，尙素蘊之可觀；益勵乃忠，想嘉猷之未替。祇服休寵，勿怠壯圖，可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唐恪除少宰。

制曰：門下，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朝論相，史官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疆圉未靖，輔臣罔功，冀得真才，任以機柄，繫生靈之休戚，守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明聽予告。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建康郡開國公唐恪，器識宏遠，德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召從外服，智略輻輳於朕前，揚歷政途，風采想聞于天下。渾渾忠義之氣，憲憲文武之資，爲時顯人，宜膺大任，亟陞華於右揆，仍兼秩於西臺，申衍爰田，陪敦貞食。於戲！艱難多事，莫甚此時，謀議盈廷，當求善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搖，修政刑以固本根，謹關防以消外侮，毋殫財而易賦，毋黷武以貪功，顧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無忘厥初，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

臣僚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傅說，周宣王則得仲甫，漢宣帝則得魏相，協心相與圖治，故能伐鬼方，攘戎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可掩已。至唐肅宗復兩京，迎明皇，非不有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於此惜之。伏惟陛下勤儉之德，本於生知，緝熙之學，期于日益，蓋與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而下，皆不足數。然自卽位以來，今已三時，邊陲未靖，黎元騷動，輿滯補弊之效，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謹按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搢紳駿其速化，而不聞其有善舉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爲首相，蓋將與圖天下之務，取生民愁歎之弊，盡革之，而器局凡陋，不知大體，智識滯暗，不通時變，曾不能宅百揆，熙庶績，以副具瞻之望。太宰之職，可居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誼，遂以辟雍私試，高等入仕，因與京結爲死黨。上皇朝，搢紳目之，謂在劉曷、林摠之右。上皇內禪，睿志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而乃貪天功以爲己力，與處仁叨竊相位，使其效力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佞濟奸，私植黨與，凡其施設，悉效蔡京，意在專權固寵，雖處仁昏暗，猶能識之，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每行一政，出一令，命一官，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務己言之勝，遷延淹滯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民，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未有以慰其心也。方今北虜鳴張，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糧匱，

天下之憂，日益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繁，怨讟並興，上天見異，穀未及穫，飛蝗蔽空，而處仁與敏傲然自肆，略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失愛君之義；矧以小忿交爭，黼座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等採之僉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誤國負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仰念祖宗創業艱難之重，上皇罪已傳位之心，下恤四海蒼生翹首惠澤之久，亟罷二奸，別圖任用，庶幾中興之業，不愧於商周，天下幸甚！取進止。八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並放辭謝，不候受告，般家接人，疾速發赴新任。

靖康遺錄曰：初，驛召徐處仁於北京，令星夜前來赴闕，二十三日，制以徐處仁爲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始爲北京留守，以剛廉自名，因太學生言其可任，遂以通奉大夫召入，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當局，殊無嘉謀良策，談者失望。時中國多事，符檄紛紜，處仁不能決，又與吳敏不協，每朝罷議事，互相詆訾，未幾，吳敏於政府見處仁，處仁方秉筆據案，敏既坐，有所答啓，語漸相侵，處仁忿然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唇鼻皆黑，同坐者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而御史亦相繼彈劾，不踰月罷。敏以年少，多不習事，胥吏將文牒至，有所呈覆，敏不能裁遣，但云依舊例可也。是時軍期緊逼，急如星火，敏不留意，方具劄子，乞令學者添治春秋。又因司業楊時上言：王安石三經新義邪說，聾瞽學者，致蔡京王黼因緣爲奸，以誤上皇，皆安石啓之也。又謂安石不當繼十哲，宜依鄭康成畫壁從祀。上從其言，下太學，如敏所請，時人有十不管之語云：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

管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蓋譏其不切時務故也。咸謂深中時病。
林泉野記曰：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人。元豐八年登甲科，累官爲工部尙書。大觀元年，遷右丞，梗正不阿，俄丁母憂。蔡京罷相，處仁奏十事，乞留京，士論醜之。頻歷外郡，有治聲。靖康初，召爲中書侍郎，俄代李邦彥爲太宰。時金人已寇河東，朝廷多故，處仁奏陳八戒，諫游幸近習戚里佛道費用等，皆遵而行之，庶可刷金人深入之恥。及虜使來請和，處仁請付种師道處置，少宰吳敏主和議，不允。敏又差注親戚數人，處仁抹去之，由是不和。加正議大夫，與敏交爭於殿上，坐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退居鄉里。敏亦罷去。虜圍應天，城中民作亂，日處仁爲奸細，劫奪其家資，殺長子，感疾而卒，年六十六。子康，度，後皆顯仕。
何稟中書侍郎，陳過庭尙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

聶昌自開封尹除同知樞密院事，昌舊名山，上嘗夢爲兩日所逼，乃改山爲昌以厭之，人皆莫曉其意。或謂欲用山奉使金國，乃改賜名昌。

又曰：上一日謂聶山曰：山，大物也，何以爲名山？曰：臣素慕周昌爲人，乞改名昌，於是奉御筆改名昌。

敕曰：朕惟京師衆大之居，是有獄市并容之寄，卿發奸摘伏，號稱神明，扶弱抑強，濟以寬猛，兼

孔門果藝之選，繼西漢趙張之餘，載省風聲，不忘嘉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

李回簽書樞密院事。

解潛屯兵南關，爲粘罕所敗，奔於隆德府。

解潛屯兵南關，慮我師不用命，乃置壘於溝壑之上，且效淮陰抵水，欲使三軍殊死戰。粘罕兵垂至，先戒兵將諭以禍福云：「迎敵者賞及子孫，退走者誅及妻孥，或有奇功，定加高爵。」三軍私語云：「童貫向日亦有此言，然戰死者中爲逃走，奔潰者立賞招定，今日之令，又恐虛文。」是日，賊方攻壘，將兵果習舊態，但畏敵人，不顧軍令。後軍乃絕深溝，惟求自脫，然壘屍亡者不知幾千也。金人乘亂鳴鼓而進，我師大潰，其敗軍覆將，又非若昔時比也。潛乃奔隆德府焉。

知威勝軍張堯佐叛，降於金人。

劉韜聞解潛敗，奔回京師。李綱亦頓兵懷州不進。

遺史曰：劉韜聞解潛敗，留張俊苗傅於信德府，而走至京師，降官落職，罷之。李綱初氣銳而輕敵，潛兵既敗，綱氣遂挫，乃頓兵懷州不敢進，日與鄒柄張牧論事，諸將稟事者，先詣柄牧，將士怨之。初太原城中有將官楊可發者，面有六字，號爲楊麻胡，擦城出，欲招集人解圍，到孟縣，約有衆千餘，忽邏得三人，乃繁峙縣東諸豪傑，不肯順番，差往探太原事者，可發遂隨此三人，至五臺山北繁峙。

縣東天延村招軍馬四十餘日，得二萬餘人。以五臺山僧呂善諾杜太師爲先鋒，將到繁峙縣東十里鐵家嶺，遇金人大戰。至晚，衆皆散去。可發卽上五臺山，副僧正眞希投拜。可發棄五臺山，卻入盂縣，有衆二千，遇粘罕大軍至，可發自知其不可敵，乃倚壁而立，以鎗自刺其腹而死。瘡口無血，有白脂一塊隱出，塞定瘡口。至是，解潛之兵潰，劉韜奔入京師，李綱止屯兵於懷州，金人縱橫于河東矣。

五日，戊戌，察訪使張灝令將兵駐於汾州，遣統制張思正折可求冀景進兵于郭山柵。

七日，庚子，粘罕兵破郭山柵，張思正冀景奔回。

張思正等屯郭山柵，深溝高壘，未嘗料敵迎戰。金人旣近，而冀景寨中忽張青蓋，賊視而不擊，惟攻思正等寨，矢石交射。金人冒矢急攻，寨中人兵退移，竟爲所敗。惟冀景全軍奔回，將兵死於寨中者，不知其數。

彗出東北。

上深自內懼，令宰臣議詔責躬，放宮人，減常膳，求直言。

八日辛丑，以彗出下詔。

詔曰：朕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戎羯犯順，乃至郊甸，迨今三時，邊鄙未靖，調發轉餉，勤動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心。日夜祇恐，每御便殿，稀臨正衙，凡欲以自奉者，務從貶損。至於常膳百品，減去七十，放宮女凡六十餘人，未嘗輒奏音樂，備置臺諫，廣通言路，公卿上疏，乙夜躬覽，庶幾少自

警戒乃日考彗出東北方，考之前載，實爲大異，畏天之威，弗遑安處，今將循舉故事，而悉皆已行，深懼不能應譴告之實，熟籌再四，意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無聊者衆，是宜求民之疾苦者，悉行條具，除苛解嬈，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咨爾卿士，其體朕意，毋忽！

張灝招集潰兵，誅冀景。

張灝出榜於諸要路，招集兵將云：近以郭山柵之戰，將兵非不用命，蓋緣賊鋒甚盛，遂至敗事，自統制下至兵卒，並皆免罪。如戰沒將校及重傷之人，仰一一報明，當議重行賞典；如敢不來，本司定行軍法。自是兵將稍稍集於汾州，諸將互論不用命者。又訴冀景有異志，言金人既至，乃於寨中張青蓋爲號，賊人來攻，及見危，不救而反奔潰。灝遂下景等獄，勘驗詣實，戮景於市，死者五十二人。

十五日戊申，張思正襲金人於文水縣界，獲捷。

十六日己酉，張思正出戰，我師大潰。

先是，八月初，劉韜兵先進，賊併兵禦之，韜兵潰，既而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留不進。韜潛失利，潰散之兵蔽野而還，入震恐，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尙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賊曰：韜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禦思正。思正領兵出汾州，執冀景示衆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以徇。是月十五日夜，賊入文水縣，飲酒賞月，諜者以告，思正襲之，斬首數百級，幾

獲嗣本，嗣本脫去。灑思正以小捷之故，馳黃幟呼於路曰：汾州捷報也。州縣歡聲震地，謂我師勝矣。或持酒殺相慶曰：皇帝聖慈，吾其見太平乎？至有感激而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賊曰：彼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爲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人奔汾州，灑以牙兵數百趨慈隰，於是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民扶老攜幼，渡河南奔者巨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潰散不復入汾州，咸歸元來去處。或勸還司，衆曰：前日郭山柵之敗，察訪出榜招安云：統制以下並免罪，後復行誅戮，今日還司，是就死也，不若權歸，以俟再舉。二十日癸丑，詔四總管許自選將兵以禦都城。

朝廷既知張灑等敗，深慮金人深入，詔四總管以兵禦都城，張叔夜充南道總管，高公純副之；胡直孺充東道總管，朱勝非副之；王襄充西道總管，孫昭遠副之；趙野充北道總管，范訥副之。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論禦戎之策。

臣觀漢唐以來，禦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伐，曰撫定，曰羈縻。因時而爲之。和親、守備，則施於夷狄強盛之時；漢高帝是也。撫定、羈縻，則施於夷狄衰弱之際；漢宣帝光武是也。至於征伐，或施於強，或施於弱，必先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銳，我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奸誤國，內侍擅權之後，海內虛耗，帑藏空竭，軍律不振，士不爲用，金寇乘時，肆其猖獗，長驅乎中原，圍守乎巨鎮，而我動天下之兵，斂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此則夷狄

強盛之時也。彼強我弱，正我兵不可妄動，而朝廷急欲解并門之圍，不度彼己，王師輕動，於是神師中敗於榆次，解潛敗於南關，折可求敗於汾州，劉定元敗於大安驛。實犯不韙，自取挫衄。以漢高宗之神武，而又有謀臣猛將不世出之材，破秦項如振槁，猶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之校，乃知夷狄強盛，制之當自有術，不專以兵也。所謂講和守禦二策，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已遣三使往議和好，可謂善矣。更務自守，二策並用，善之善者也。伏觀今日命將出師，以援太原，如救焚援溺，其勢可謂急矣。介冑之士，孰不欲踴躍而前，搢紳之士，孰不欲抗議督戰；然兵家善政，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不可必也。苟不可進，必使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喪軍器，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適足以取自斃之道。兵寢單寡，則又有不測之禍至，不可以不慮。臣願陛下以漢高祖爲法，與之講和；又願陛下以漢文帝爲法，自爲之備。詔令宣撫司勿過督諸將，以與之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氣。徐俟彼虜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然後相時而動，以奇取勝，朝廷幸甚！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用事之術，未幾何時而擒頡利於北關下。夷狄盛衰無常，臣願陛下擴宏巨之量，暫舍垢忍恥以俟之，未爲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臣爲陛下朝夕深思，竊謂我國家權宜之計，無出於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面奉聖旨，令劄付諸將。

靖康中帙二十七

起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癸丑，盡九月三日丙寅。

李若水奉使金人於山西軍前。

初，朝廷欲遣使金國，以租賦贖三鎮。令侍從臺諫各舉三人。有舉太常博士李若水者，上召見，惡其名若水。上曰：若猶弱也，水猶兵也，兵不可弱。遂賜名爲若水。除祕書省著作佐郎借祕書少監，使於金國山西軍前。

二十三日丙辰，誅童貫於南雄州。

先是朝廷差監察御史張激，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廣南西路，追逐童貫，所至州軍行刑。八月二十三日，至南雄州，追及童貫，遵依聖旨處分，斬於使院。凡三刀，不過，乃倚屍於門闕，切斷之，取其首，用水銀等養浸，齋管赴闕。

中興姓氏奸邪錄曰：童貫字道夫，開封人也。少爲內侍，出爲登州巡檢，頗有材幹。後徽宗器用之，政和二年，與鄭居中使於契丹，邀馬植來歸，以謀燕山諸州，後爲陝西宣撫使督軍，與夏人西蕃戰，席葦平，破藏底河，累有功。然貫身在數百里外，遙爲節度制，加節度使。六年，簽書樞密院事，又加太傅。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陷溫、台、婺、處、杭、秀等州，東南震動，以貫爲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劉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十餘萬往討之。貫行兵事急，上微出城東，以餞貫，握貫之手，親送之曰：東南

事盡付太傅，必有緊急，不得已，可徑作御筆行下。貫至浙，率諸將擒臘，獻於京師，加太師。內侍鄭成章言貫之奸，上不納。四年，聞契丹國亂，大金來結盟約，夾攻之也。上銳意取燕山九州，命貫爲宣撫使，貫乃令趙良嗣、馬擴使於大金，密請進兵，以襲燕山。大金下燕，遣人邀貫。貫命統制姚平仲往交燕山諸州，封廣陽郡王。貫之親軍號爲勝捷軍，請給倍於諸軍。貫已貴而驕，不恤將士，賞罰不明，紀律尤亂。僕役皆爲顯官，胥吏李宗振，門客范訥，皆節度使，尤不用人才。陝西河北因數用兵，軍民皆不能卹。其家園林池沼，甲於京師，金玉數十萬計，服食無異御府，故天下怨之。六年秋，復領大兵，軍太原雲中。七年，復出，開大金兵盛，乃遁還。徽宗遜位，貫領兵隨之南幸，太學生陳東上書極言其奸惡。靖康元年，臣僚屢言，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後，再言其罪，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再言曰：金人之熾，緣契丹之滅也。契丹之所以滅者，緣貫殘其國也。若斬貫之首，以之示契丹，以釋其憤；契丹之怨稍平，金人之師自退。命監察御史張激追貫至南雄州，數其罪而斬之。年七十三，梟首京師，百姓皆悅。

童貫始爲殿頭，元符末，立杭州之明金局，蔡京時被責在焉。貫能媚事人，且深奉蔡京，自言頃押衣襖茶藥奉使於陝西者凡十一。每爲蔡京歷歷道五路利害，與諸將之玩寇，京器之。及作相，會上欲收復青唐，乃以貫爲監軍，既下青唐，貫遂竊威名。大觀中，再出討賊，征僕哥有功，俄遷節度使。是後，上數欲命爲開府，始賜第建閣，又許造坊，賜名曰褒功而止。由是怏怏不滿。後蔡京黜，政和元

年，貫副尙書鄭居中奉使遼人，蔡京時在杭州聞之，因附使人密奏曰：貫實無大能，偶以青唐事，遂竊威名，宜深藏之，以懼外夷，今遣使虜，豈不爲所窺乎？上報曰：虜酋欲見之耳。彼既邀我，我因覘之，不亦可乎？自是始啓北征之漸，貫遂引馬植來奔。馬植者，趙良嗣也。貫已大用事，數壞邊事，不可制。朝廷於是下詔，疏其六事，命有司郎官方劭爲察訪使，俾廉之。貫乃使人隨劭伺其所爲，先得以白上。及劭還奏，每奏一語，上隨以折之曰：卿不知是事云云。乃御前處分也。劭大怒，當御榻不去，盡發貫罪惡，敗壞國事。於是劭得罪，終身不復任事。後天下爲貫結舌。時官制改，乃以爲太尉，是猶前日意不得爲開府也。至五六年，則開府少保不能遏矣。初，獨簽書河西房事，俄遂領樞密院，未久，又上平燕策，大欲生北釁，密遣人使海上結約矣。改爲司空領樞密院，遂日出赴朝班。每在朝廷，則衣三公之服，與執政同奏事；入內則衣內侍之衣，執洒掃之役。又數搖東宮，力主鄆邸，與蔡攸俱奉詔，結鄆邸爲兄弟。且養西兵號勝捷，指揮爲親軍，屢增至千數百人，宿輦下，中外爲之寒心。及金人犯闕，太上皇南幸時，上欲趨武關入長安，會兵圖收復，而朝議以貫守東都，然倉皇時，貫自從容從上皇行。俄而貫得罪，朝廷疏其十事，遣監察御史視行刑者斬焉。貫無他能，但有度量，善容納，則世所未見。始青唐因人成功後，徒以金帛賂虜取名，入則藉宣撫司之富盛以奉至尊，賂後庭，又賂及諸小璫及親近者爲援，凡皆用是術，至金人一不能賂，則敗矣。又其狀燕頤，瞻視偉如，獨不類宦人，頤下生鬚十數根，喉下皮骨悉如鐵。始貫欲自爲韓魏公之出子，數以言動吏部侍郎韓粹彥，粹彥毅然

曰：先公平昔無茲事。於是王仲巖者，久依貫，聞是而自詣，貫識之，以爲珪之子也。貫大喜，故王氏於政和以後，恩數及褒詔，悉貫之力。大抵不軌凡若此。故自政和末，國柄皆由是誤，而天下事寢亂矣。政和初，童貫承蔡京意，大啓苑囿，以娛樂導上爲遊幸之事。貫率楊戩、賈詳、藍從熙和誛共五大園，徙大內之外，諸庫遷二僧寺，徙兩軍營，而改築廷福宮。五園各有分地，自爲制度，務尙華侈，不相沿襲。樓殿相望，築山引水，草木怪石，巖壑幽勝，又跨舊城，取濠外池作景龍江、芙蓉城、蓬壺閣、擷芳園、曲江池，各有複道，以通宮禁，又爲鹿砦鶴莊，文禽孔雀翠諸棚，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效江浙爲白屋村居野店、酒肆、青帘，其間景龍門。冬十二月，張燈至上元，名曰預賞。又寶籙宮中山地，皆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並立亭宇，不可勝數。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姑蘇白樂天手植檜，太湖靈壁，慈谿武康諸石，二浙花竹、雜木、海錯、福建荔枝、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大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果，率入其中。總名曰良嶽。後又曰壽岳，門號華陽，自華陽門入，兩旁有丹荔枝八十株，大石曰神連、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天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檜，皆以玉牌填金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貫又引朱勔取江浙花石，皆隸貫主之。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美，悉以黃帕覆之，名曰御前之物。不問墳墓之間，盡皆發掘，所載動數百舟，號花石綱。所過州縣，莫敢誰何。諸路

大騷，以至於亂。宣和間，都下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也。七年，北方塞盟，朝廷戒嚴，取山禽水鳥十餘萬，盡放諸汴渠，聽其所之。靖康初，虜騎旣犯闕，又取大鹿數千百頭，殺以啗衛士及圍城，取諸石爲礮云。

二十四日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充山西軍前和議使，王履以相州觀察使充山西軍前和議副使。九月一日甲子朔，吏部侍郎充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使 李若水 相州觀察使副使 王履出國門。

三日丙寅，王禹尙書左丞。

王禹爲起居舍人，正月諫親征，罷之。未幾，復除禮部侍郎，遷翰林學士，至是爲尙書左丞。

王禹繳親征劄子曰：今月初三日亥時，准門下省兵房，送到錄黃四件，三件爲團結在京，及京畿諸縣河南府等處兵馬，祇備親征。一件爲一應親征典禮，令有司疾速檢詳以聞。事付臣書讀者。右臣竊詳金人犯邊，朝廷憂恐，宰相大臣，聚議都堂，已半月餘日矣。所謂守備攻取之策，尙未聞有定說。大帥未遣，士氣不振，陛下嗣位之初，躬宵旰之勞，日晏坐朝，憂形於色，而大臣中未聞有慨然請行，爲國排難者，乃遽有親征之議，臣竊惑之。此事若出陛下之意，大臣當伏地叩頭，陳垂堂之戒；若大臣建議，是賊君之大者。前日知真定府劉韜乞速擇名望大臣，爲夷狄所信慕者，奉使議和，庶幾兵革休息，大臣於此亦可以請行矣。乃止以遣使報之，其意不過謂已遣李鄴輩，不必更遣大臣耳。前日謂不必遣大臣，今日乃欲遽煩陛下親征，何其輕重緩急大不侔也。陛下嗣守神器，當念宗

廟社稷爲長久之計，變輿一動，安危禍福之機在焉。且自陛下踐祚以來，民心安悅，如戴堯天，倘輕此舉，民心謂何？若曰姑假此名以肅師旅，此尤不可。蓋此詔一出，都城民情搖動，外寇未平，腹心已潰矣。在景德中，真宗皇帝澶淵之役，當時猶曰幸而克敵，以今日觀之，國力強盛，民財豐富，將相得人，士卒用命，能如景德之時乎？陛下乃欲輕萬乘之尊，蹈不測之險，三尺童子亦將爲陛下寒心。臣父易簡，嘗備位東宮，僚屬父子，荷國厚恩，而臣復處封駁之地，不敢不爲陛下盡言，區區愛君之心，死不奉詔。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王寓使於金國不行，罷尙書左丞，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資政殿學士王易簡與宮祠

王寓新除尙書左丞，詔寓使於金國軍前，奉五輅而行。寓有懼色，門下客李允文假設八難以問，寓不能對，入見上，辭其行不能。寓固請，且曰：臣夢祖宗，怒以五輅奉金國，上大驚，詰其故，曰：祖宗何故不賜夢與朕而與卿耶？寓言曰：臣受命而行，職在臣也。故祖宗賜之夢而警焉。上曰：何以驗之？寓辭窮，何桌叱之曰：王寓狂妄可退。寓惶恐戰慄，異日，寓見上辨其事，曰：非臣之詐也，乃李允文教臣爲此語。且謂臣曰：不托以夢，不能免此行。上怒之。其父易簡亦上章祈懇免行。乃降旨曰：王寓誕避事，追還左丞誥命，付尙書省毀抹，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父易簡落職與宮祠，並日下出門。

詔曰：朕聞路溫舒以丞屬而請往絕域，傅介子以馬監而求使大宛，蓋委質而爲臣，無辭難而

避事苟懷誑誕，曷追典刑。具位王寓，世荷國恩，蚤歷華胄，昨於纂承之始，首掛譴呵；不忍棄捐於終，復加滌洗，罔思報德，惟務懷安。適邊境之繹騷，遣近臣而計議，邀功生事，無賈生係虜之謀；罷兵息民，講魏絳和戎之策。擢爾侍從之列，置之丞輔之崇，特加寵數之優，式示光華之選。遂巡求避，撰造不根，逮詰責而辭窮，乃張皇而情得。方主憂臣辱，爾乃便私之求；苟罪大責輕，難示方來之戒，姑從散秩，往處嶺南，尙務省循，以待寬宥。

詔曰：帷幄近臣，義莫先於體國；潛宮故老，情宜篤於愛君。苟罔恤於艱難，乃惟圖於安利，刑章具在，容貸敢私。具位王易簡，頃以進讀之官，而階附先之列，視樞廷之器秩，既顯其身；掌鼂禁之文章，又擢其子，寵數已榮於兩得，忠孝宜萃於一門。逮遣使而出疆，乃恃恩而擇事。寓既造膝而屬請，爾亦露章而懇祈，教子以義方，不蹈忠臣之節；愛人以姑息，亦非君子之風。鑄祕殿之隆名，卽外祠之閑逸，往思其咎，毋蹈後愆。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論兵機事。

臣觀虜情狙詐，多方見誤，去秋盛傳劉彥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又傳吳乞買之亡，幹離不歸傳位，彼方且休兵於燕山。今又傳粘罕之亡，又曰畏熱而投雲中。然晉絳城下，兵勢愈強，軍壘愈多，我師之出，無不取敗，則粘罕果東歸乎？虜人誤我使不設備，故其奸詐，每每如此。臣竊怪寇出詭道無窮，而我誤於彼，了無一術，間有臣下所獻計畫，如道間諜，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擣空虛，

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省樞密院騰播於天下，大書文移，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奸人傳達於虜廷。凡百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詔將帥，嚴防武備，勿爲所誤，更詔三省樞密院，凡事屬兵機，勿得降出奏依。

靖康中帙二十八

起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盡其日。

粘罕陷太原。河東安撫使張孝純被執。馬步軍副總管王稟死之。連判王恚提舉單孝忠皆被殺。通判王逸自焚死。

宣和錄曰：先是太原被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爲備，諸郡悉集城下爲守禦計。粘罕由是圍太原未下，分兵守之。義勝軍引粘罕陷威勝軍及隆德府，欲寇澤州。逢朝廷講和官，乃還太原，遣人人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亟開門。孝純并副總管王稟曰：朝廷使汝交割太原，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初。金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其餘歸雲中。賊衆於太原城下，植鹿角木環其城，厚數里，中爲小徑，往來縱犬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兵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於太原十邑，其守益固。大會旣歸雲中，有諜者來云：四月二十七日於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漢兒番兵打毬以助驪焉。太原雖被圍甚密，而竊出告急者不絕，皆於衣領中爲奏狀以達朝廷，且速令進大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間爲賊獲，見其書，知朝廷興兵矣。賊亦甚懼。其告急之人能至晉絳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糗弓弩及皮甲以食人，皆將告竭矣。朝廷命姚古爲制置使，領兵駐威勝軍，其兵無故驚擾。自威勝遁還，隆德一路皆震，人民奔懷澤間者甚衆。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種師中以本部兵最先進。五月初，及金人戰於平定威勝之間，金人以鐵騎突入，師中死。

之。至六月初，太原告急者益少，人皆知困，內外憂懼。或聞李綱爲宣撫，已到懷州。及分命劉韜爲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爲制置，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爲都統制，居太原之北；張思正亦爲都統制，當文水之南；且命張灝爲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而督其軍，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解，河東安矣。然河東七月雖暄，旦暮已涼，鎧甲可卸，人相視曰：炎暑固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事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浙閩蜀之人，俯僂跛蹙，竟日轉徙道途之間。問之曰：汝何爲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私相謂曰：賊數不多，廣爲虛寨，以張聲勢耳！若使諸軍三路同日而入，賊必不能支，吾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初，劉韜解潛失利，賊乘勝急攻太原，遂破，實九月初三日也。

封氏編年曰：初，粘罕之圍太原也。經略張孝純撫諭軍民曰：金人雖在城下，無能爲害。太原自古雄鎮，城堅糧足，加之兵勇，我非不欲出師，當俟金人糧盡氣失，將驕兵惰，及候援兵附近，內外相應，使胡騎匹馬不歸，上爲朝廷報國，下保汝等血肉可乎？衆皆唯諾。蓋數十萬坐守危城，無有異心，孝純之力也。被圍既久，孝純遣人絕城赴闕。契勘太原被圍，今已八月餘日，城中居民死亡八九，守禦之卒，餓糧已絕，以鎧甲充食者已三十餘日，卒多疲病。賊人知之，外爲攻具甚盛，諸道援兵，杳無來耗，城中危急，朝不保夕，臣於倉卒反側之間，雖尙且勉強彌縫支吾，然觀其事勢，若援兵更數日不到，必致上誤大計。臣盡節効死，自斷已久，惟是遇陛下不世出之主，恐不得預羣臣之列，少助尺

寸，而上無補宗廟萬分之一，下不能全闔城忠義之民，望闕以死，死不瞑目，所望朝廷博謀廣訪，長思深慮，爲社稷天下之計，不勝幸甚。

又帖黃曰：臣竊聞宣撫制置使等諸道聚兵，恐是計出萬全，不止解圍太原，遂將盡復侵地。但緣本府已危，決難等待，臣已申宣撫制置等。如王師並進，不日戰勝，卽乞指揮諸將，不以太原存亡，乘勝前來措置，兼臣等尙以死守，尙覬覦王師之來。

又與男灝書曰：城中事勢，奏檢中具之，兼已申宣撫制置司，汝更可少關諸司兵，餘不復言。此中況味，正在病危待汗，存亡須臾，而呼醫未至，其荒擾可以想見也。迫切迫切！又云：醫久不至，今膏肓矣！可柰何！然而忍死以俟，尙冀靈丹速投，起此危證也。又云：忽收賊人文字，雖不可憑信，然援師之來無耗，而力已危極，不無憂疑，果可柰何！又云：契勘今月十三、十四、十五日，據逐壁照得賊馬自東南傍城頭北去，意謂援師相近，逼逐前來。至十六日，後來卻有賊數千騎，節次南來。至二十日，照得二三千騎，復自晉祠榆次路北來。連日往來不定，竟不聞王師遠近消耗。闔城軍民久已乏食，又無生路，極不妥帖，事勢愈危，死亡之期，近在朝暮，可速赴宣撫制置使司，速賜催促大軍，星夜前來解圍爲望！

又云：今日申時，已寫文字未發間，東壁報有金人數隊到城下，齋到已屯駐大軍，太原勃極烈文字，大略云：汾州南關平遙壽陽等處諸頭項官兵，悉已戰退。雖賊計奸狡，語言狂妄，不可憑信；但

緣援師屢失期約，又無端的來耗，闔城之人，愈更憂疑。可體念本府事體危急，人口反側，促督大兵前來解圍，萬一僥倖獲濟。粘罕攻城之具曰：礮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礮石入城者，大過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粗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敗，卽時復成。粘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幔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濠，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下稟每見填濠，卽先穿壁爲竅，致大韃在內；俟其薪多，卽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旣漸盛，令人鼓韃，其焰亘天，致能不令填濠。其鵝車一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冒之以皮鐵，使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絡巨石，置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爲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無何，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驢，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浮萍、樹皮、糠粃、草菱，以充腹，次卽妻男將斃，雖慈父、義夫，無不親食其肉，不假相易，恐斤兩輕重人之不等也。非王公之功，則太原不旬月卽失矣。

又曰：太原被圍二百五十餘日，外城已失，月城中乏薪，乃毀屋取木燃骨充爨，殍死百分，惟僅存一二，餘皆病不能起，雖披堅執銳者，以其飢乏，悉委軍器，但倚壁瞠目，不能步走。至是金人攻重

城如蹈平地。王稟聞金人入城，復領羸兵與之巷戰，身被數十鎗。孝純等爲金人所執，粘罕謂曰：爾以一城輒敢拒守，且大遼爲我滅，今城旣爲我得，有何能乎？孝純曰：使我有糧，爾豈能逞其志也！聞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不移，瓜地爾滅大遼，使不繼世，滅人宗廟，德旣不理，地雖廣大，極盛必衰，兵雖黷武，好戰必亡。粘罕笑謂之曰：大遼天祚，內政不修，外侮鄰國，畋獵不時，女色無厭，耽酒嗜音，我家大聖皇帝，知其必亡，躬行天討，以順伐逆，社稷邱墟，固已宜矣，何云無德？爾家國主，遣使海上，就盟者屢矣，數數敗好，我太祖武元皇帝存大體，不欲出師問罪。我家旣得雲中，聞你家始以兵來朔界，後以趙良嗣、馬擴等來，我皇帝責其敗盟，乃不遣使事，本當欲不通和，以良嗣等再三請求，乞依舊好。大聖皇帝降旨云：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漢民，其係官物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灤等州，不在許與之數。後聞爾家竊入燕京，用兵失律，敗衄奔歸，童貫再遣趙良嗣來請我家圍燕京。我大聖皇帝遂分三路入燕，僞后奔走，遼大臣開門以降，乃遣良嗣、馬擴歸你家朝廷獻捷。吾大聖皇帝不豫歸國，交與你燕京。爾家遣詹度使人招我家知平州張覺，加其節鉞，使世襲平州，又將不係交割民戶招誘南去，敗盟之君，有如此乎？向者我皇帝遣二太子、郎君與我等分兵問罪，天兵旣抵汴京，爾家君臣哀鳴請和，交割三鎮二十州以贖其罪，太子矜憐從請，遂乃班師。誓墨未乾，盟言又變，三鎮不還，以兵襲我，自古違盟，不能享國，今再奉敕命復行弔伐，汝宜自新，吾當用汝。孝純曰：朝廷之事，我未嘗與聞，惟

被命帥此一方，世受國恩，焉敢背棄！我聞不戰屈人之兵者爲上，向數攻城未嘗得志，近以我兵飢乏，故城爲爾所得。又況攻城爲下策，何足道哉！孝純惟有一死以報朝廷，勿復多言。遂瞑目不語。粘罕又使人捽仆孝純及子浹於地曰：從我則有生理，不然我以萬種之刑及爾父子。浹大聲曰：我不負朝廷，頗被楚捶，抗言不撓，父子要以必死。粘罕曰：爾父子不畏死，先取其餘各官來，令看。遂將統制高子祐，統領李宗顏，運副韓總，提舉單孝忠，廉訪狄流，通判方笈，張叔達三十餘人皆被殺，而孝純父子顏色不變。粘罕顧謂高尙書曰：押去，勿令自盡。孝純不食者累日，稍稍爲左右誘令啜粥食。粘罕令人押付雲中。

傳記錄曰：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處，築壘環繞，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遂陷。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粘罕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稟以死守，姚古、种師中解潛，張思正皆來援，敗去。遙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

遺史曰：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用雲梯、礮石、鵝車、洞子，城頭併力攻衝。張孝純與王稟死守，朝廷遙加孝純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姚古、种師中解潛，張灝以兵赴援。解潛兩敗績，古師中灝一敗績，太原以糧盡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

疋練繫於其背，縋城投溪而死。

金虜節要曰：王稟係宣撫司統制官，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爲多。至城陷，王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虜騎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皆潰。左右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戰志，又且門沮，乃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自盡。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軀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靖康小雅曰：王公諱稟，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來，名云告慶，實覘我虛實也。復紿言於太上，請童貫至河東，且授以雲中之地，既信之不疑。貫乃出宣撫。時粘罕遣黠虜散盧母來迎貫於天軍，言詞不遜，貫猶欲厚以金帛啖之，謂雲中可得也。因遣辛與宗偕往見粘罕。與宗至虜帳，粘罕厚爲之禮，以好詞遣回。時胡馬已集，入寇有日月矣。而貫不之悟。與宗歸未浹日，而粘罕董師已及塞上。警報至，貫以歸調天下兵拒敵爲詞，棄軍夜開太原門而出，日馳數百里還京師。是歲十二月十六日也。留公爲太原副帥，因總宣撫司之兵屯之。是月，粘罕入代州，忻州守臣及石嶺關戍將皆開門迎降，賊長驅太原。時二太子已陷全燕之地矣。十九日，太上皇帝以郊祀禮畢，恭謝上清儲祥宮，兩邊上章告急，且乞援師，樞密蔡攸匿不進呈。是日，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各遣官星夜奔走，皆至京師，攸貫知不可掩，乃始奏之。太上天震，不成禮，亟還內中，遣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灌將兵屯滑州以爲之援。貫攸等密預議，遂傳位淵聖，且爲出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

吳敏自給事中爲中書侍郎李綱自太常寺少卿爲尙書右丞託以庇其家且謂敏有定策之功焉。二十三日遂行內禪之禮。太上退居龍德宮。二太子旣破信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據河橋敗梁方平於大伾何灌力不支亦退走未幾二太子兵濟河明年正月五日貫攸挾太上皇帝后妃耶王楷等東走淮浙胡馬至國門之北閱旬議和乃歸而粘罕以爲太原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留攻太原公時總守禦之職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筋皮充糧雖粘罕盡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支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鈜張灝解潛等軍四面俱至賊分兵摧之皆不得前九月初九日城遂不守帥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爲賊所擒獨公率麾下決戰突圍而出而胡騎追之力戰不懈部曲盡亡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嗚呼自京黼黻國搢紳之士久以欺罔相承諂諛成風俗靡極矣無復長慮卻顧天意旣怒假手孽胡公之不濟天也雖忘身殉義其如天何彼尸將相之任者愚不知機莫不尙貪其生不肯盡節往往不免拘執或不得其死孰若公挺然自斷視死如歸忠烈如是之盛哉詩曰矯矯虎臣捍城於并殫其智力沮茲奔鯨攻踰九月賊不能乘無食無援百雉乃傾負像赴水義不苟生大節卓偉千載光明。

靖康遺錄曰金人攻陷太原張孝純拜降太原城方四十里人守甚堅百姓自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籍爲兵屋舍皆拆去壁令所在相通貧富均食如一相守半年救兵不至糧食旣盡殺老弱者餉軍賊知城中困甚以雲梯登城守城者皆不能運動城遂破縱兵入城無問老幼皆殺之焚燒

屋舍夷其城郭太原自此遂邱墟矣。

靖康小錄曰：初太原之圍，自乙巳十二月至丙午九月初三日方破。緣兵困糧盡，援兵不接，城中殺人而食，困餓死者十將七八。守禦之人，所食草木根及糞衣甲皮；至是始困。故賊得乘困破之。居人及守禦向敵死者無數。城破，守臣張孝純持刀欲自盡，左右侍兵抱持奪去，爲番人擒虜。惟通判王稟誓不屈賊，登閣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太原陷時，又有轉運判官王慙，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於難。後因慙家人自言，贈正議大夫。詞曰：頃以才選，轉漕河東，而奚虜之衆，長圍太原，身與帥臣嬰城固守，王略不贍，卒爲賊圖。將軍生降，方安右校之位；少卿前死，不隨屬國之歸。程俱詞也。

封氏編年曰：張灝出榜云：本司已探得太原已開了四門；今晚出兵前去應援，仰兵民知悉。士庶讀榜者，莫不相賀。是夜將半，灝開四門進兵，往石州路去，人皆驚愕，莫知其故。後數日，方知太原既失，始悟灝給衆出榜，爲出城自逃之計。雖三尺之童，莫不扼腕切齒，欲食其肉。灝被受敕旨，令總陝西河東路將帥俾救太原者，以灝於孝純父子也，欲使極力進兵。不料其無他才，總帥幾年，未嘗以忠規祕計，指縱將兵，但委士卒迎敵捍禦。敗兵覆將，挫辱國勢，軍資億萬，悉爲金人所有，不念君寵父恩，欺上罔衆，唯務自全，不忠不孝，無如灝者。

靖康中帙二十九

起靖康元年九月五日戊辰，盡十三日丙子。

五日戊辰。吳敏落觀文殿學士宮祠。

臣僚上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爲善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則是非倒置，無所觀效。竊見前宰臣吳敏，因上皇有內禪之意，遂勸傳位於陛下，曾未累日，致位輔弼。自惟年少，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人皆稱之，乃戎虜既退，浸生驕侈，協贊之功，偃蹇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經意；將帥之任，不復關懷；器甲遲緩而不預爲之計；糧食稽遲而不早爲之所。般運失時，蠹害爲甚。凡此數者，皆當今之先務。雖究心悉力，猶懼不能以濟事；而乃怡然視之如平時，可不寒心之甚哉！以至元祐舊臣，則抑遏而不加牽復；蔡氏大惡，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陛下之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僚之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問邪正，同於已者善之，不問愚智，異於已者惡之，於是士大夫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已爲晚也。敏雖罷相，然猶爲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當江淮之衝，素號繁劇，而觀文之職，冠於祕殿，可輕以授之哉！敏以罪去，尚且得此。臣懼自今以往，執政大臣，勤恪者無所勸，而懈怠者無所懲矣！伏望陛下明其罪惡，以正王章，以爲後來臣子之戒，取進止。

又上言：臣竊觀李唐諸帝，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廢，以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其

心無聊，取佩刀自引，賴長孫無忌抱持以免。請立晉王，大事方決。雖其平時英略如此，一爲多所愛牽，不知自處，乃知事在疑似之間，能斷以大義，略無纖芥，誠天下之難能。臣伏觀道君太上皇帝，方今銳然以大位內禪於陛下，不謀宮闈，不問奄宦，不詢羣臣，使神器永有所依歸，其賢于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上皇倦勤之意甚久，奸人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將有所待。一旦上皇除陛下以開封牧，攸知事勢已定，又自度父子稔惡，平時邪曲，憚陛下之剛明，遂授其語于吳敏，俾之建白。攸又贊敏爲門下侍郎，其慮患深矣。敏不自揆，乃攘爲己功，羣小交口稱道，以爲有定策之勛。茲實駭聞。借使當時上皇意未有所主，雖有百吳敏，何能爲哉？旣貪天之功以爲己有，又得蔡攸所授之語，惟思報蔡氏之恩，略不顧君臣之義，雖言章交攻其罪，而敏橫身障蔽，斥逐臺諫，招引同門，以爲其助。迨於不得已，凡三四貶竄，僅止置京。攸于湖外而已。陛下灼知其奸，奮乾綱之斷，投京海外，竄攸嶺表，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於善地，大不慰天下之心，無有不歸咎於敏者。方金賊犯順，李邦彥欲議和，敏則以和爲是，雖三鎮之重，遽欲棄與；及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爲不然，雖種師中逐賊出界，不以爲功。王雲倍程北歸，求尺書以議退兵，敏遂沮其議。及解潛折可求敗衄，遂復請遣使以議和而失機會，一至於此。太原之圍，期年未解，河北之寇，旣去復還，其爲玩敵，莫大於此。言章所擊，稍涉蔡氏之黨，則匿而不行。進用之際，稍有蔡氏之舊，則力加推引。惟效京攸專權跋扈，略不知先國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奸積惡，巧佞陰狠，未見其比。投之遐裔，尙

恐未塞人望，觀文隆名，宮祠優職，豈宜畀之！伏望陛下斷以不疑，特賜斥逐，布告天下，使上皇恩德與日月光輝，無致小人妄有掩蔽。臣將見天地悅豫，神祇喜樂，蠱茲夷虜，不威自服矣！臣有所懷，不敢自己，幸陛下赦其狂率，取進止。九月五日奉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

九日壬申，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臣僚上言：臣近嘗論前少宰吳敏，掩竊上皇內禪之德，自謂有建築之功，及專權跋扈，懷奸誤國，固非一事，理當投之荒裔，以爲人臣不忠之戒。聖恩隆厚，尙存禮貌，止令落職宮觀，罪大責輕，未協物議；誤國欺君，罪通於天，雖戮市朝，未足塞責。陛下自卽大寶位，屏出宮女，不邇聲色。近以星災譎見，避殿減膳，以消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雖村童野老言之，尙能流涕，敏身爲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惟所以圖報。邇者費金錢數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此而已。木石肺腸，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故內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笑而不答。伏望陛下詳臣前日所列之惡，與今來所論之罪，速賜投竄，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知罪之不可幸而免也。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手詔：朕以嫡長受冊，建儲十有餘年，上皇畀付之意，旣已大定。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忽降睿旨，建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將內禪矣。及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

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方引敏爲給事中，于宣制日，入至玉華閣。閣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可得至處。又二十三日，引敏連入。蔡攸方有經營江浙之行，欲留腹心之人，置任京師，候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詭祕，毋使衆知，故引敏入於深密之地與謀耳。攸既東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此敗露。及蔡氏子孫皆遠竄，而京子條至荆南，托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爲開封府緝捕得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於閣下，可謂有德矣。閣下自布衣登要途，建立功名，始終與父兄交契，自應知之。閣下縱自謂我不出蔡氏，其可得乎？由條書觀之，敏之爲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爲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日，乃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乃詐傳命令，以敏有定主建立之功，擢爲門下侍郎，其奸僞締構，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宮，每管勾官侍制韓世勳、李熙靖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人言，言必滅族，誰敢言者。以此知敏未見嘗建言。但攸引入與爲他謀，上皇獨斷而爲此策，冠映古今矣。吳敏乃以爲已功可乎？若敏輔相有力，猶可以贖罪；又況深險而好自專，弛慢而不及事，致今日邊事尙熾，兵民未得休息，投諸遐裔，亦輕典爾。故茲詔示，可傳史館，仍布告天下。

告詞爲臣之惡，莫大貪天之功，失職之刑，孰先誤國之罪，宜加顯黜，用穆師言。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亳州明道觀吳敏，性稟柔邪，中藏險詐，竊名第以倣倖之術，盜倚任于擾攘之時，惟眇躬之纘承，蓋上皇之素定，乃緣私黨之託，謂有建言之因。迨竄凶渠，果忘公議，觀黨庇之事跡，符陰

告之情狀。朕方勤政，躬宵旰之憂，爾乃懷安肆娛樂之奉。用人論事，濟奸慝則有之；料敵籌兵，失機會者多矣。稽使檄有後時之慢，忽邊防無先事之圖，謀皆不臧，咎將誰執？有相若此，惟國之羞。既邦憲之稍伸，固人言之不置，貶從散秩，投畀遠方，尙體寬恩，勿忘循省。

林泉野記曰：吳敏字元忠，真州人。登第，蔡攸喜之，漸進用。宣和末，爲給事中。金人犯順，徽宗欲遜位皇太子。攸探知上意，密以告敏。敏乃力贊其事。淵聖卽位，驟加敏中大夫，門下侍郎李邦彥爲百姓所擊，因罷相。敏奏邦彥有功，復用爲太宰。俄而陳公輔上書乞相，敏力主和議。太學士吳若奏書言敏奸邪，上欲加若罪。敏復諫止，請蚤立儲貳，又請增春秋一經，許舉人習治，進諫議大夫。方時多事，敏乃置婢妾以自娛。臣寮言敏不可當危急之際，又與徐處仁日爭議上前，上爲解之不已。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繼而開封搜得蔡攸所遺書，敏受蔡攸恩不能營救，上怒，彰其惡，涪州安置。詩選曰：敏儀真人，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試詩書，義有聲。蔡京見其程文，復愛其丰韻粹美，欲以女妻之。元忠辭焉。釋褐，授浙東學士司幹官，除館職，擢記注西掖。時年二十七，玉立鶴鷺行中，一時歆艷，遷給事中。鄭達夫既相，以言事落職宮祠，退居維揚，送歸白沙。數年不以一事干人。吳正仲僑居于彼，元忠師事之。學爲古文四六，質疑就正，日夕不倦。期年文章大進，搢紳咸欽重，其不以貴顯自居，詘己務學如此。宣和五年，復召還舊職，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傳誦。蔡京罷相，麻云：嗚呼！再圖揆路之崇，本於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

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誨訓之德。又云：大田在望，將觀牟麥之秋；南風旣薰，宜解里閭之慍。敏有侍兒曰：遠山，美姿色，通文理，敏每爲文，使供紙筆之役。一日，有訪敏者，敏方據案運筆，遠山者方磨墨拂紙，時服其風流如此。宣和七年冬，女真倉猝犯闕，上皇久厭萬機，元忠建內禪之議，卽日除門下侍郎。靖康初，進元樞，拜少宰，與徐擇之、太宰同命。是時招徠天下名士，凡坐黨錮廢斥者，悉特加遷擢，寢與徐公議論不協，朝廷以防秋，不達廟堂，失務同寅，並罷相，以觀文殿學士外祠，尋以事貶涪州安置。

蔡攸移萬安軍安置。

臣寮上言：臣聞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刑賞之行，非出人主私意，與天下爲公而已。昔舜誅四凶，天下咸服者，惟其公也。蔡京蠹國二十餘年，罪惡貫盈，殺之宜矣。吳敏等力爲保護，屈國法以報私恩，天下孰不痛心憤怒而遷延數月，不正典刑。陛下灼見天下怨京之甚，奮獨斷之威，不恤奸言，投之海外，以禦魍魎，雖三尺童子莫不以爲然。京恃敏覆庇之故，滯留道途，至長沙而卒，識與不識者莫不咎敏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撫掌而歎者紛然。如京之惡，固大矣！若攸之罪，亦不減於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與童貫何異哉？驕奢淫佚，載籍所無；包藏禍心，雖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容其辭。今置之雷州，實未協于輿言，雷雖在廣南，其地濱海，絕無煙瘴，土俗風氣，不異于中州，此吳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竄之海外，不惟未正凶人之罪，亦恐不足以服國

人之心。願陛下速賜施行，無使若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臣不勝區區之懇求。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移萬安軍安置。

十一日甲戌，關門宣贊舍人吳革往太原使粘罕。

革見粘罕，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爲追回攻威勝軍等處人馬，授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使。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且代選練精兵，捍禦賊人；而復遣使出塞，以強中國。大臣之謀，優游不斷，尙執講和，陷於賊計，而不能悟。

三日丙子，譚稹移昭州，王安中移象州，並安置。

臣寮上言：臣竊見比者金人愈肆猖獗，并門之圍未解，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師數有退走敗衄之恥者，無他？士弗用命而氣不振也。士氣不振，則孰肯效死，人安能取勝哉？然則士卒之氣，何以振之？倘朝廷於行法之際，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憤怨之心，則士卒之氣振矣！且河東邊郡失守，以至於今，勢益可憂。前後敗軍覆將，所殺戮者，不知幾何人，孰不知忻代之失，始于譚稹招刺義勝軍，致令耿守忠輩開門迎敵，陷沒要害之地，遂至於此也。河朔自收復諸郡，人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長驅屠戮之禍，城下要盟之辱，不忍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蓋緣王安中身爲安撫，措置乖方，既陰知其必有變，而嗜利固寵，不以告朝廷，乃蚤緣爲私求，自便以歸。致郭藥師背叛降敵，爲之道地，遂至於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凡嘗遭虜寇之患者，無不切齒憤惋，思誅此二人而甘心焉。今

陛下倘從民望，將二人者重加誅責，則天下之人必曰：皇上哀念吾赤子之無辜而就死地，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孰不鼓舞忻快，而相告哉？如此則何患士卒之氣不振，而弗用命乎？二人罪惡如此，而朝廷未盡施行，譚稹雖已責散官，而尙處近郡；王安中初居隨州，今改置臨江軍善地，則何以慰民望，而快其積憤之心哉？伏望睿斷，并譚稹招刺義勝軍，馴至今日之患，則罪不在童貫下。又聞金人起師之因，亦指王安中擅納叛降，故去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赦文，首著其事，以爲因此構怨，以至興師。天下之人皆謂安中卽有重責，不謂久稽憲典，今朝廷復有和議，則安中之責尤不可輕，亦助成和議之一端。九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昭州，並安置。

遺史曰：王安中到象州，有詩曰：後人誰促漁陽戰，舊守猶遷象郡來。

幼老春秋曰：王安中字履道，以文章有時名，交結蔡攸，攸善之，引入禁中。太上賜宴，飲至半酣，是時鄭后有寵，猶未至中宮。上出示鄭氏簪玉花，上有雙飛玉燕，攸謂安中曰：豈可無詩？安中卽作詩進曰：玉燕雙雙撲鬢雲，碧紗衫子鬱金裙。神仙宮裏驂鸞女，來侍長生大帝君。太上天悅，安中尤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他長。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文大冊，宜居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爲劇繁允濟之任。

靖康中軼三十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
戊寅，盡十九日壬午。

十五日戊寅。李若水見粘罕於榆次縣。大金山西軍前。

和議錄曰：靖康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若水等被旨，日下出門，差往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九月初

一日，長行十五日，次太原府榆次縣，見大金館伴使蕭慶。呼太副使劉思書呼尚前來相見，問勞甚歡。

慶曰：使副們因何事來？若水曰：某等爲和議來。慶曰：有國書否？若水曰：有國書。慶曰：國書外，莫別有

議的事否？若有，須當先去譯知國相元帥爲便。國相謂粘罕也。蓋前次邵侍郎等一番奉使，謂邵到來初

間，問他道國書外，莫別有議的事否？渠言無。及見國相，卻有和議之事，臨時甚是艱難，要使副知。若

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再三啓白相國元帥，前次奸臣誤國，煞有施行。今日

分差兩番使人前來，謂王雲馬以道至誠悔悟之意，願國相元帥以生靈爲念，盟好爲心，早與通和，

則天下幸甚。慶曰：容某等先爲譯知國相。若水等稱諾。乃歸幕次。近晚，伴使令人來傳語二人，請排

禮物土物來，早見國相。次日，譯語二人前來引，請若水等齎國書及禮物土物入軍門，見國相。行次

中門，列甲兵兩行，引至帳前幕次下馬，伴使來接迎。慶曰：國相先令來問使副一事，趙良嗣。係歸明人。

是上皇時可上可下的人，今不知在甚處？若水曰：趙良嗣今已謫戍過嶺南去矣。慶曰：不知幾時被

謫？若水曰：不是去年冬，卽是今年春，亦未甚記得子細也。慶曰：國相又教先來取國書。履曰：國書莫

當某等親見國相，而投方是。若水曰：和議正要通情，先納過國書，夫亦何害？若水遂搢笏出國書與慶。慶恭領之。卽曰：使副且此少待，容慶先去見國相。若水等復坐幕中。少間，譯語官一人來，云：國相請使副。若水等令齎禮物土物詣前，與國相相見。敘禮訖，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伸問國相元帥新寒，台候萬福。國相恭受禮訖，復曰：使副們來時，貴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本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又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若水等再三啓白國相元帥。前次奸臣誤國，煞有施行；今者分差兩番使人前來，以道至誠悔悟之意，願國相元帥以生靈爲念，盟好爲心，早與通和，則天下幸甚。國相曰：那收燕山時殺了底許多人馬，是生靈也。无履曰：國相若追思往事，一一細較，卽使人何以爲辭。若水曰：某等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某等再三啓白國相元帥，今欲以三鎮逐年所收租賦，悉奉貴朝，願休兵講好。國相厲聲曰：既有城下之盟，許割與他三鎮，那租稅便是這裏的，怎生更上說也？若如此便是敗盟，不割三鎮。若水曰：蓋緣三鎮軍民未肯交割，故欲將逐年租稅奉貴朝，其利均一，止是愛省事，幸國相元帥開納。國相曰：公們不去勸諫貴朝皇帝，好教早割與他三鎮土地人民，便是好公事；卻來這裏弄唇舌，想措空也。恐使不得。履曰：本朝今則煞有忠義之士，輔佐今聖，與昔日事體不同，使人說得是與不是，實與不實，如何瞞得國相元帥。國相約若水等坐。左右曰：國相請使副與伴使，就幕次相聚。若水等退，伴使迎接。若水等過右帳下酒三行，勸一鍾。慶曰：國相令某等伸問，奉使爲軍行不及爲待，幸明察。若水等稱惶恐。

慶曰：夜來天氣大段寒了，未知中原如何？履曰：東都尚未挾纊。慶曰：南北天氣如此之異。慶曰：適來使副見國相所議如何？若水具道前言，思曰：國相道爲有城下之約，故提兵專來，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將有何面目歸去見國人？履曰：某等已曾啓白國相元帥，非是本朝不割三鎮土地人民，蓋緣三鎮軍民未肯交割，故欲以租賦奉貴朝，免得交兵，生靈之幸。慶曰：但恐不可。若水等退。少頃國相令人傳語送羊二腔，酒三十瓶，錢一百貫，與使副洗塵。第三日早，若水等詣軍前謝白國相，若水曰：某等昨日嘗以國事上瀆台嚴，欲望台慈以生靈爲念，爲通和則天下幸甚！國相曰：貴朝當今之時，譬如著棋一般，旣敗，則補其餘；若顧惜，恐一齊帶累了，不可知。若水曰：本朝若顧惜，又豈肯以三鎮租賦奉貴朝也？國相曰：不須巧說。遂揖若水等坐。國相曰：使副們行甚路來？履曰：某等由井陘來。國相曰：聞此路甚險阻，不能通車，果否？履曰：然。國相又曰：去歲聞解也。謂解潛制置統兵守井陘路，不戰而兵潰何也？豈其險不足恃，而兵不堪用乎？履曰：去年解帥被旨到河北兩路，點集沿邊弓手保甲，繼聞兩國通和，隨時放散，卻非不戰而潰。況亦不曾守井陘路，恐是傳之者妄耳。國相又曰：使副們來時，黃河凍未？若水曰：大河須極寒方凍。國相曰：使副們何處人氏，在鄉里時以何爲生？若水曰：某乃洛州人。履曰：某乃汴都人。若水曰：某等在鄉井時，以讀書爲業。國相謂履曰：副使旣知讀書，何故作右官？履曰：讀書無成，乃因就武弁。國相舉詩一聯：近來漸覺家風好，兒讀書聲女織聲。若水曰：敢問國相元帥仙里台眷安在？國相顰眉曰：祖鄉在瀋州，骨肉昨因契丹征遼東時皆被害。近方

得一小女子。履曰：以此見兵革豈是好事。履又曰：陶淵明所謂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國相目屬履久之。若水等退。是晚，伴使來相見。慶曰：適來國相曰：此番使副煞忠梗聰明，只是所議不肯說盡話。若水曰：某等所奉聖旨，止是如此，不敢虛誑，更幸太師尙書因見國相，再爲稟知。慶曰：當如所戒。慶等退。第四日早，若水等再見國相。若水曰：某等茲者，特來議和，欲使兩國區區之意，已嘗稟知，敢望國相元帥，早興開從。國相曰：待國書中答去。若水曰：和議事大，恐國書中不能盡曲折，幸國相元帥面諭可否？國相曰：亦若無多事。履曰：某等恭傳到本朝皇帝至誠之意，遠來議和，曰：卻須得國相元帥端的言語歸去，便是使人不失職。國相曰：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決不可和。履曰：國相若堅執不回使，使人何語則是。國相曰：使副不若且歸休。若水曰：縱使某等歸去，將何面目敢見本朝皇帝，縱見將何以爲詞，更望國相元帥曲全兩國之美。國相曰：不須忖怛。若水退。第五日早，若水等再見國相，方欲起言和議。國相遽約若水等坐。國相曰：已作國書了，命左右取到傳與。若水不得已搢笏領之。國相曰：使副們少間便回，如到京師，煩爲再三奏知貴朝皇帝，承遣使命，遠來頒賜宸翰及禮物等，不勝感荷。爲軍行無物貢謝，伏望睿察。所諭三鎮租賦，不須言及，若差人速來交割土地人民，即便回軍通和。萬一不從，須索提兵直到汴京理會也。若水等又欲起議。國相作色曰：已在言前，不必再三。若水等見事勢不可，卽曰：容若水等來日謝辭了。國相卽行。國相曰：不必講此禮，使副卽今可便行。若水等稱諾，乃與國相敘別歸幕。次早國相令譯語官二人前來云：國相傳語使副承遠

來，無以爲謝，白馬一匹，并銀鞍銜一副，將花羅三百疋，贊歎寧三十疋，香藥一合，上正使侍郎，烏馬一匹，并銀鞍銜一副，將花羅三百疋，贊歎寧二十疋，香藥一合，上副使觀察使，更有酒一百瓶，錢二百貫，犒設一行官吏。若水等辭不敢受，伴使來相見曰：此是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壞卻常例。若水等不得已收之。伴使相送及五里許，置酒三杯，餞別，勸一鐘。慶曰：國相令某等再三致意使副，承遠來，爲軍行無以待，望見察。若水曰：某等此來，上荷國相元帥，尙書台眷，如伴使歸見國相，煩與若水等道名致謝。慶曰：領台命，敍別乃行。十一月十一日歸次國門。次日不隨班引見，對於崇政殿。十九日壬午，李綱罷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李綱以宣撫使屯於懷州也。諸將皆敗，太原失守，綱將士多叛去。金人乘之，遂大敗而還。上怒遂罷綱，使知揚州。

傳信錄曰：初賊騎既出境，卽遣王雲曹曠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疑我師，非誠言也。而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啗之，和議可決成，乃詔宣撫使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旣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去此數人者，則余不能久留也。至

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才力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不能決悞國事，亦并敍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乞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臣旣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臣自以不才乞罷，願益擇將帥，撫御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以禦侮，則天下之事去矣。臣自此不復預國論，敢冒死以聞。旣而果應其言。

中書舍人劉珪奏，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中書舍人安扶奏准詞頭。李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前後敗軍覆將非一，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聖旨，令以次舍人行下者。臣伏見仁祖朝韓琦以直學士經略陝西，而好水之戰，任福，劉平皆歿於陣，士卒死者甚衆。仁祖非不知諸將達琦節制致敗也。雖善其皆合事機，然猶坐降一官。神祖朝韓絳以次，輔宣撫西邊兩將，深入荒域，卒伍駭擾，橫羅戰傷。神祖非不知絳之推忠盡瘁也。雖原情無他，然亦罷相，止以舊秩出守鄧州。蓋人君陟降，如天無心，雖知其寸能之可用，忠赤之可倚，苟有過焉，不可不加黜罰也。竊

見李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而聽用不審，數有敗衄，以致士氣益喪，虜勢益張，其罪亦著矣。陛下亮綱用心無他，因其請罷，寵加峻職，授以便郡。雖臣寮繳奏，復命以次命詞行下，於此見陛下厚於記功，薄於責過也。然綱此行，敗軍覆將，耗財疲民，非特如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邊之失，豈可不加黜責，以示懲戒乎？臣至愚不肖，嘗慕范仲淹之中正，抑事陛下，非於綱敗事之後，從而下石也。但朝廷典刑，不可不正，如陛下念綱前日之勞，在所記錄，察綱今日之敗，志在殲寇，亦宜黜官降職，以慰死者之心，爲敗事之戒。既不以今日之失，而遂忘其前功，又不以前日之勞，而曲庇其罪戾，賞罰昭著，如天無私，則將帥聞之，莫不感激，思奮而寇攘，有可平之期矣。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

臣寮上言：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本以凡才，誤膺器使，卵翼於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逮上皇將有內禪之意，攸先刺知，引綱爲援，使冒策立功，而綱之罪狀有不可掩者，臣請爲陛下數之。太上皇心存道奧，倦聽萬幾，陛下以元子受天寶位，臣下何與焉！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之兵傅於城下，逮西兵之至，彼且心懼氣懾，不敢肆行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強弱，兩軍相持，其易於和議矣。綱乃妄意一勝，逮姚平仲之挫衄，使之復逞虎狼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揭榜取民金寶，京師之民爲之騷動，朝廷大議已定，不敢取之於民，而綱自出文榜以爲功，身爲大臣，躬詣大肆以收前榜，竊譽兵民，使怨歸君上，其罪三也；兵旣妄動，朝廷不得已暫行罷免，爲之死黨者，默喻其意，力率庶士，伏闕乞用，李綱脅持君父，幾至變亂，其罪四也；身領守禦，不知體國，假君爵祿，

以市私恩，四壁之賞太濫，幾至數千人，而親戚故舊或濫轉官資，或白身受官，鮮有遺者，此其罪五也。陰與吳敏、黨庇、蔡氏薦京入對，上皇之歸也，力引蔡氏俾還京國，踪跡詭秘，其遺攸書，則有密語不敢忘之說，卽此不知其所謂密語者何事，此其罪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行威福，致陛下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此其罪七也。身爲樞輔，智術疏淺，不能逆詐，輒以蠟書付金國之使，妄結余覩，使金人復加怨憤，掠劫吾民，至河北河東之寇未平，此其罪八也。陛下以种師中之敗歿，及遣樞臣宣撫河總，而綱輒敢抗拒君命，乞納陛下所與之官，以臣抗君命，幾於跋扈，此其罪九也。逮至孟津，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惟以軍法督戰，遂至解潛之兵潰散挫衄，卒無尺寸之功，以致并門失守，此其罪十也。古人所謂口尙乳臭者，其綱之謂乎？且其行軍用兵，徒知襲童貫之跡，妄自尊大爲之，僚佐罕見其面，獨智不能用賢，果致敗衄，損國之威，使金人復擾河朔，致朝廷再遣使議和，欲誅厥由，各將誰執？伏望陛下早正十罪，大奮乾剛，特賜竄黜，以爲人臣懷私悞國之戒。

李綱提舉杭州洞霄宮。

宣和錄曰：臣寮上言：竊見新除觀之殿學士知揚州李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專主用兵之議，而無妙算奇畫；及陛下命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軍覆將，非一耗國家之財，不可勝計。綱亦知其罪而自列矣。陛下復加以寵詔，使守郡府，此臣所未喻也。奉聖旨，李綱差提舉杭州洞霄宮。又臣寮上言：謹按前知樞密院事李綱，首用兵以解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切聽之不從中。

覆也。而方略乖謬，節制無術，出師輒敗，取辱夷虜，太原失守，天下寒心。綱匿而不言，近世大將，玷朝辱國，未有若綱之甚者。奏議有曰：若棄太原，乞降御札手詔。綱遷延懷州，弗力救援，乃欲以棄地之事，歸之君父，以逭其責，懷奸如此。且綱一妄庸人耳！平時諂事蔡京、蔡攸，結爲死黨。其爲守禦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禦之卒假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中，正賴兵衆以爲守備，綱乃資京，元惡大憝，不忠甚矣！其迎上皇於南都也，與攸耳語移時，踪跡詭祕，不可具言。迨其還朝，力欲援攸，亦居政府，中外洶洶，莫知所爲。賴陛下察見攸奸，不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以定。若綱言遂行，而攸復用，其禍豈可勝計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旋即議和。旣而勤王之師，四面輻輳，金人恐懼，求去有日矣。而三鎮詔書初未與也。綱自以議和旣成，無以爲功，遂與姚平仲同建刼寨之策，一敗塗地，朝廷不得已，遂與三鎮詔書。興言及此，可爲慨然！陛下寬仁廣愛，薄綱之罪，止於罷位放歸；而綱遂使其黨張燾、馮楫、方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衆聽，倡爲伏闕之事，幾至大變。其初王孝迪斂民之金，以犒虜人，諫臣論列，陛下重惜民財爲罷之。綱乃斂恩歸己，收其榜，以沽邀小民之譽，小民無知，以爲盡出於綱。故伏闕之日，相聚萬餘。觀綱處心如此，豈所謂善則歸君也哉！今秋金人舉兵，再犯邊陲，首以綱爲詞。嗚呼！綱之罪大矣！尙以崇階、休逸、祠宮，非所以示懲也。臣愚欲望聖慈，正綱之罪，授以散員，置之遠服，以爲將帥失職者之戒。仍以綱罪惡，明諭天下，以解愚民之惑。

靖康中帙三十一

午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壬
盡二十一日甲申。

李綱落職。依舊宮觀。

又臣寮上言：竊見昨日金人圍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樞密院李綱出總元戎，戡定寇攘，兵甲非不多也，辟置屬官，凡七十八員，抽差人役，凡六十七名，能否不辨，幕府紛然。軍政出於多門，臨陣漫無成算，偏裨不知稟令，士卒自相殘踐。以守則不攻而潰，以戰則未戰而遞，斬將不關主帥，生擒則非虜人，兵卒逃散，金帛散失。綱既告罷，其屬官或托故差出，或隨逐前來，各帶眷屬，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以此行師，欲求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帥自當親臨戰陣，以護諸將，決求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凡數百里，緩急何以及事，其幕府參機宜勾當公事等官，員數猥衆，又多晚進後生，綱傲然略不咨問，其所以親密朝夕不相捨者，惟鄒柄與張牧而已。其餘寮屬將佐，唯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禱柄、牧爲之傳導，然後得見。故人多怨，卒以無助而敗事。况鄒柄、張牧自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之衆，而決謀於此二人，可謂疏謬之甚。聞綱初欲過隆德，柄、牧力爭不得往，及軍勢稍沮，遽督諸將士卒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太原不守數日矣。綱在軍中，尚不得知，何望其能先事而料敵哉！誤國損威，莫此爲甚。觀文峻隆宮祠，優游非所宜，得願賜黜奪，以協師言。鄒柄、張牧贊助誤事，亦當追奪前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聖旨：李綱落職，依已得指。

揮差提舉杭州洞霄宮，鄒柄張牧並罷，見任令別註授差遣。

又言：竊見李綱天資躁輕，濟以凶愎，地位尊崇，恥於咨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選用薄佐，多平日敗亡之冗士；圖事揆策，既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貲計，卒不能解太原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國也。然綱強辯似智，敢爲似勇，竊主威以交羣枉，違公道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爲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咎以賈衆怨。蚩蚩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姦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爲陛下言其大者。上皇獨決大議，傳位陛下，蔡攸乃詭傳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柄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勝誅矣。綱於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敏以爲證，奏疏自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虜騎至城下，陛下屈己爲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蓋非得已。執政王孝迪庸闇無狀，揭大榜於通衢，肆爲乖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連章奏劾，陛下卽罷收納，或命以官，或以官折還元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榜，曾不知出於陛下也。故綱之罷，其徒唱之，市井無賴，千百爲羣，白晝縱殺，幾至敗事。綱之罪二也。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請。從臣言官亦皆疏奏，乞罷親征，嚴都城守禦，雖殿右武帥亦以爲言。綱又言躬述利害，回鑾車之行，陛下俯順羣情，豈獨綱之力哉！斯惑惑衆，妄自誇耀，綱之罪三也。迨西師四集，種師道之謀，與衆將駐兵郊外，虜營寢懼。若綱稍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絕其抄掠，

徐爲後圖，豈有失律喪師之禍乎。仲之戰，綱實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爲狂誕之言，瀆亂朝政，綱之罪四也。蔡京棄去君父，逃於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輒敢爲京敷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君命。顯庇元惡，輕負朝廷厚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上皇爲渡江之計，日構姦言，離間兩宮，遣其黨末晚傳道，語言狂率不遜，神人共憤。攸旣以罪斥，綱被詔奉迎上皇，乃請以攸爲行宮副使，欲使還朝，都邑震恐。旣又以攸有扈從之功，力爲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自闔城中通書，至爲度詞云：不敢渝信，又有太師鈞候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占雲館也，其披寫腹心，親密無間，一至於此，綱之罪七也。於丐去之章，妄云奉使而兩宮協和。上皇之於陛下，陛下之奉上皇，天性至愛，本無纖毫之間。綱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爲元帥，偃蹇違命，輒取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告勅，繳納朝廷，略無顧憚，綱之罪九也。綱自起總行營，專主用兵，近者乃復請卑詞厚幣以講和，又請親降手詔，棄太原於度外，綱之罪十也。今夷狄憑陵，國威未振，綱之誤朝致寇，喪師辱命，與夫懷護黨惡之罪，條具於前矣。伏望陛下奮乾剛之斷，擴離照之明，處以散秩，竄之遐方，以伸邦憲。仍乞特降詔旨，布告中外，以肅軍聽。

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又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貪天之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臣竊觀李綱劄子，稱上皇厭萬幾之煩，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臣伏觀上皇以神器授陛下，蓋知天

命人心有所歸屬，奮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堯盛德之事也。當時蔡攸出入禁中，刺得密旨，報吳敏、李綱，欲使二人進用爲己肘腋。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院，故其議先達；綱爲太常寺少卿，疏外無由以進。而綱遂懷此劄子諸路，示士大夫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乃其一也。其詞引唐睿宗始立爲皇帝，復爲皇嗣居官事，搢紳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知上皇聖意哉？徒得攸言，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今乃敢明言上皇之聖意，未有所發，與敏、方建太策，則是誣上皇而欺陛下，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爲己力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唐儒言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爲時所服。若綱則不然，綱劄子又曰：歲首上皇南幸淮浙，羣臣亦有勸陛下爲避狄之計者。又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爲固守之計；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陛下因人心而卻南幸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獻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稱譽耶！綱又有劄子曰：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得陛下聖旨，非假聖旨，其誰肯從？綱乃自以爲功，何也？上皇北歸，乃其本志，陛下遣近臣祇迓，禮意曲備，兩宮未嘗不和。綱乃以爲協和兩宮，何也？此以善自予，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綱以是數者平居叫呼，銜耀要譽於流俗，於奏表中時發不遜語，自比其功於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流俗無不以爲然，遂以爲真國之柱石也。大率綱之爲人，高言誕計，足以欺惑愚衆。今春虜人斬兵城下，而綱領行營司及京城守禦司，屢屢聲言破賊，都人遭圍閉之久，莫不喜之，使應援姚平仲，卒無尺寸之功，而國受莫大之辱，流俗猶信綱以爲能用兵，

蓋其誕妄足以惑之也。方虜人要索金銀，朝廷根括民間以足其數。時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獨主其事，揭榜立禁，有四盡之語，民甚苦之。臺諫交爭，論列朝廷，遂罷根括，而民間未知。綱乃乘馬徧歷京城，自收其榜，使百姓歸恩於己，又使妄言無識行之徒，如馮楫、陳公輔輩，稱頌功德，奔走揄揚，以竊流俗之譽。遂率鬻俗叩關，喧噪以劫持人主，成其私計。於是已罷而復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誅。爲臣之義，可如是乎？宣撫河東，略無經畫，肆意妄作，督諸將決戰，數路敗衄，使太原失守，陛下因其乞罷，遂與揚州。今又與宮祠，言其罪狀，此爲寬恩。而流俗紛紛，謂綱於國有功，不宜閑廢。此浮言妄語，固不足恤。然朝廷退斥大臣，當暴白其罪於天下，使人洞然不疑，則浮言自息，誰不信服。臣恐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綱之罪，大正典刑，報行臣章，以解流俗之弊。奉聖旨：李綱責授保定軍節度副使。

昌軍安置。

李綱再責甯江軍安置。

綱上書辨雪，再責甯江軍安置。

許翰落職宮祠。

臣僚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挫衄，太原之圍卒不能解，仰貽睿聖宵旰之憂，益壯戎虜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曾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爲名將，練達虜情，洞曉軍律，擁數萬之衆，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機應變，以圖萬全之

利，必不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知樞密院事許翰，怯懦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逗撓不進，移文督責，使之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忍。冀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陛下雖已錄其盡忠，然師中齎恨地下，而翰之罪曾未暴白。臣實憾之。使翰百輩在朝，何所補而失一師中，所繫甚重。謹按翰始終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爲死黨。陛下踐祚之初，首叨除召爲御史中丞，未嘗一言以及京攸之惡，每復平日私讐，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婿陳求道爲臺屬。求道以告訐得罪，雖陛下灼見其奸，不復用，然士論猶爲之不平。躡遷樞府，方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不出，今日尙以延康祕殿出職近藩。且翰在言路則黨惡庇奸以欺君，在樞密府則妄作生事以誤國。蹟其奸狀，夫豈勝誅，伏望睿斷，重賞竄斥，以爲懷奸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冤。取進止。奉聖旨：許翰落職與宮祠。

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種師中進兵解圍，李綱之行，辟屬官多碌碌之人，然有才者，十得三四耳。亦未嘗諳邊事。劉韜沈瑄王以甯折彥質裴廩以知兵稱，其實能知兵者誰也？惟劉韜當遼州，折彥質屯汾州，王以甯督戰過文水縣，此能效力者，其他不過供文事，備差使點檢而已。如何大圭輕薄子，何足置之幕下？議者謂李綱意廣才疏，知人之鑑不甚明，翰每右之。師中敗，綱黜并罷翰。

林泉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人，進士中第，官和中爲給事中，言高麗入貢奢侈之事，出知毫

州授提舉杭州洞霄宮靖康初以李綱薦召爲御史中丞言蔡京童貫蔡攸皆坐責授同知樞密院金人邀求三鎮翰言三鎮棄則京師不可都而天下危矣不宜許乃薦种師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勔陽戩李彥孟昌齡等家族并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翰常督姚古种師中兵進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并罷翰。

金人遣王汭來索三關地。

遺史曰：太原旣陷金人使王汭持右副元帥幹離不書必欲割三鎮之地以謂一鎮旣得兩鎮不可不割又誘說執政曰：大金地廣非欲固得三鎮但朝廷旣許之不宜背約使南朝能以三鎮賂大金大金必不受以全和好然信義者鄰國之寶豈可去之使金人以失信責南朝提兵再來則何以禦得。汭詭詞蔓衍指天地爲誓而縱其說耿南仲以爲然上念太原之失重惜河朔兩鎮爲畿甸之屏藩乃通好於幹離不許以金帛寶貨以贖兩鎮命將作少監王及之爲國信使以禮遣汭還。賜蔡攸自盡。

中興姓氏姦邪錄曰：蔡攸字居安京之長子也長於柔佞諂諛自幼出入宮禁與內侍無異專爲優伶之態侍上宴飲或兩夜乃出累加宣和殿學士深結內侍以固寵薦引門人劉儻韓駒吳敏輩數十人皆以禁從其妻黨宋喬年宋暎宋昞等皆因攸爲侍從要職宣和四年爲河北安撫副使從童貫以收燕山府略無措置惟拱手奉貫而已五年師還除知樞密院事加太保燕國公日夜侍

上及諸內侍遊宴，賜大第與京門相對，權勢尤重於京。故京復忌之。攸復譖京，使之致仕，其家爲複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第，連夜不止。僂侍者以一得見爲天人。大金入寇，攸蔽匿告急之奏，皆不以聞，故兵勢熾矣。聞大金逼，乃隨徽宗南幸。靖康初，臣僚言其罪，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再責潯州雷州。臣僚再言其罪，移竄海外，遂賜死，時年五十。

國史後補曰：伯氏魯公之長子，又所最愛，當元符初官裁造院，上爲端邸時，每退朝出內北門。伯氏適來趨院下馬，拱立門首，以俟。上過而後退。上詢爲何人，左右曰：蔡承旨衙內也。繇是上心善之。其後常以爲言，况憑藉家世，遭逢異寵，又如此。若稍加脩飾，則宰相三公不屬他人矣。亦何必作爲談嫖，用蕩上心，依恃婦人，破壞骨肉，至違背天性，上孤恩紀，上旣睿知燭邪，晚在宮中，反笑謂左右：蔡六詎應爲宰相耶？是徒爲時主所窺。凡所勞心，不亦惜乎！

二十一日甲申，標童貫首榜示開封府。

監察御史張激奏，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前來廣南路，勾當公事。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出門，八月一日起發，連夜趨程，及沿路密切根逐前去，至八月二十日到南雄州，已遵依聖旨處分，各已施行了畢，別無疏虞，及具奏聞去訖。臣契勘廣南與嶺南接連，地氣炎熱，兼卽今秋暑方收，自南雄州至京計三千五百餘里，五十二程，委是地里遙遠。今來臣所勾略事，竊慮或有變動，雖已用水銀等養浸固護，兼程齋管前去，赴闕外奏聞事。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檢坐前後。臣僚言，章并

張澂所奏，令開封府大字於市曹要鬧處，出榜示標首。

臣僚上言：臣竊見近遣監察御史張澂前去廣南，取童貫首級，仍降臣僚章奏并聖旨列其十罪，元惡大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梟首通衢，孰不欣快。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蓋刑人與衆棄之也。臣愚欲乞將前降言章，并所列十罪，播告天下，使四方萬里之外，咸得聞知。既足釋百姓憤怒之心，又可召和氣而懷夷狄。取進止。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議檢坐列十罪言章，指揮下項，一承靖康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檢會。臣僚上言：第一章責授左衛上將軍追廣陽郡王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第二章同上。第三章移郴州安置。第四章，吉陽軍安置。第五章，臣契勘前後，臣僚論列童貫罪惡非一，理合誅夷。陛下仁慈，未欲置之死地，從輕貶竄，於貫恩德厚矣。臣訪聞貫尙遲回方命，不卽就道，今來朝廷使奉迎上皇，竊慮貫稔惡不悛，規免謫命，尙欲僥倖還朝。緣貫姦凶久著，軍民怨憤，欲食其肉。近者金人犯城，逾四十日，民庶不堪，圍閉之久，叩闕洵洵，歸罪宦官，毆擊而死者十數輩。貫若復入都城，竊恐別致生事。兼前此陛下常降指揮，令貫守禦京城，乃敢盡室南奔。官爲太師，寵極王爵，去國之日，更不朝辭。揆其情，實殊無人臣之義也。兼已罷宣撫使職事，卻復擁精兵自衛。按春秋法，是謂叛逆。罪惡如此，若不重寘典刑，何以壓服衆望。陛下斷自淵衷，更賜黜責施行。仍降睿旨，令開封府多差得力使臣，管押前去至貶所，取進止。又第六第七章，惟陛下思夷狄侵辱之變，實生於貫，致上皇前日之播，越軫陛下父子之情，肅邸今日之拘，糜傷陛下兄弟之愛。太祖太宗

百戰得天下，以一童貫危之，此而不殺，臣恐太祖太宗含怒於上天未已也。臣竊願陛下奮乾剛，發睿斷，卽貫之貶所，檻致京師，召百官陳九師，誅於觀闕之下，醢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真。戰士受醢，必踴躍以增氣，女真發函，必聳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紓，卽女真之師自退矣。苟或不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陛下受侮四夷，貽譏萬世，無以慰祖宗之神靈，則女真之兵恐未殄也。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第八章，臣聞人君以至尊，統於士民之上，百官萬民仰而承之，率職戒懼，不敢易紀律者，禮以爲之防也。是以人君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必謹其文物度數之別，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有討無赦。所以別嫌明微，以正人心也。伏望陛下，斷自淵衷，大正典刑，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誅訖，告諭中外。

粘罕陷平定軍。

粘罕旣陷太原府汾晉諸州，乃東攻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之，死傷萬人，竟不拔，乃攻平定軍。欲據井陘也。其往攻之，喪士三千人，與幹離不兵合攻之，亦喪萬人而拔之。措置守禦京師，置四道總督，以李回爲太尉，大河守禦使，范訥河北宣撫使。

朝廷以出師屢屨，不能絕金人割地之請。且虜騎深入，思得長策以衛王室，四道總管統天下之兵，分制諸路爲京師衛。東道總管統京東淮南之兵，西道總管統京西河東之兵，南道總管統京西南路河北之兵，北道總管統河北之兵。以折彥質爲宣撫判官，以李回爲太尉守禦使，以備粘罕。范訥爲河北宣撫使，以備幹離。不又以都水使者榮蕤陳水道監丞許先之等，同諸將帥，以守要津。

靖康中軼三十一一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甲午，盡十六日壬寅。

二日甲午。王雲至真定府。見幹離不已。圍真定。引雲看攻城。

三日乙未。种師道除河北巡邊使。未行。再命江東宣撫使。以疾召還京師。

是時師道已疾，在鄭州疾篤。昏塞復蘇。部曲請留，公日念臨軒之語，忍不進耶。抵河陽，疾甚。朝廷聞之，通召還京師，宣醫不輟。

五日丁酉。夏人寇懷德軍。通判杜翊世禦退之。

幼老春秋遺史曰：夏人入寇，奄至懷德軍城下，通判杜翊世力請知軍劉銓率衆死守，運火牛發石機，樁木泥毯擊之，翊世身自撫循，士皆感激奮勇，箭無虛發，賊死傷萬計，遂急引去。翊世字元弼，成都華陽人，累官至朝議大夫。

徽猷閣待制宣撫使參謀官折彥質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河東宣撫副使。

六日戊戌卯刻。有流星東南。流光數丈。

幹離不陷真定府。安撫使李邈死之。兵馬都鈐轄劉翊力戰自殺。

初，劉幹爲安撫使，以守真定。既而除幹宣撫副使，幹又辟真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歸於宣撫司。朝廷乃以樞密副承旨李邈爲真定府路安撫使。邈優於吏職，而拙於應變。且新至真定，人

心未附。遼知金人必攻真定，乃發三十四奏，告急於朝廷請援，皆不報。倉卒之際，金人圍城，百姓之情不親，故金人不旬日而拔之。遼被執，金人屢諭遼不屈，遂被殺。

趙子砥燕雲錄曰：知真定李遼，城陷之日，金人執見幹離，不使之跪。曰：本朝無此使之拜。又云：比肩難當，使之飲。曰：我非臣僕，欲脅而從之。幹離不止之曰：其人高節，不可屈致。於是與之伴食同飲。幹離不南寇，欲與偕行，遼辭。於是押至燕山。

節要曰：真定之陷也，遼已抗節於幹離，不故爲幹離不執之燕山，僞相劉彥宗逼遼，不從，復逼遼剃頂髮，遼亦不從，彥宗逼之甚。遼遂盡削髮爲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其不仕。彥宗憾之，聞於粘罕，粘罕命彥宗殺之，遼談笑赴市，至死不改。

遺史曰：建炎中，旌褒死事之臣，贈遼節度使。制曰：朕思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衛社稷之效，忘軀徇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虜師之入塞，當孔道之雄藩，遼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裹尸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保睢陽之操。

靖康小雅曰：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公諱翊。靖康元年秋八月，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兩道興師入寇。幹離不之師，十四日入塞，以衆攻廣信，車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帥臣觀察使李遼措置乖謬，九月六日，賊遂登城，遼爲賊所困，時公爲鈐轄，以身率衆晝夜搏戰上城。先是賊攻北壁，公力拒之，至是賊僞移攻東城，遼復趣公往，應之力攻兩日，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

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賊急鼓衆憑堞而上，城陷沒，公猶率衆巷戰，麾下稍稍亡去。公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爲賊守矣！遂之孫氏園山亭中，解絛絕脰而死。嗚呼！古之名將，未必皆武夫，馬援欲以馬革裹尸，方謂能處死矣！真定之亡，罪在李邈，公知忠孝之節，故不憚殺身爲人臣師範，亦可謂有古人之風矣。詩曰：將軍死綏，古人所長；有如劉公，與城俱亡。兵弩如山，公以身當；生竭其勇，力挫犬羊。天未悔禍，虜益鴟張；公雖瞑目，萬古傳芳。

粘罕、幹離不會於平定軍議再入寇。

節要曰：粘罕自太原，東之平定，幹離不自真定西之平定，以議再寇京闕。右監軍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兩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旣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未爲晚矣。今若棄兩河，先犯東京，苟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有也。兼太子昨已到京，不能取之。幹離不未有語。粘罕佛然而起，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酋曰：東京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而自下。昨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固手得之矣。幹離不欣然稱善，諸酋不敢阻之。入寇之計遂決。於是粘罕與幹離不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馬擴自真定府獄中脫身，西走山寨，結集屯聚。

先是馬擴遭劉韜誣以謀反，寘於獄中。得旨，委提刑司置院根勘，提刑司置院差深州兵曹畢

蟠制勘方結案，而翰爲河北制置使，朝廷恐本路官觀望，別委京東路勘，時已七月矣。擴寄繫在獄，九月，金人再圍真定，城陷，擴猶未知。是日將午，而饋食者不至，遂迤邐至門，則寂無人，僅一老兵，曰：廉訪何不去？番人已入城矣。擴入獄告諸囚，盡爲去其徽纆，卽趨出。擴易服竄西山，和尚洞山寨，結集兩河義兵，各據寒柵屯聚自保。

李若水上書乞救河東河北。

臣自深入金國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關南，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四，并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燬，餅罌腐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名存，然已番漢雜處。祇應公皂，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男女老幼，例被陵轢，日甚一日，尪殘窮苦，狀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於流涕。又於山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扞賊；金人數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剿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腥羶之意。臣竊惟河東河北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膏血以事空虛，丁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求，道路呼號，泣訴無所，塗炭桎梏，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今戎馬憑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逡巡向賊之意；處山之衆，有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辜，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顏面，痛在肺肝。望

深軫聖衷，下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決采擇之計，拯民於將來。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
十六日壬寅，詣龍德宮上壽。

先是，上皇謂金人必再犯京闕，請帝留京師，治軍國事，欲自往西京治兵，宰相吳敏勸上，言不可。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諸路兵之意。今幸歸京師，陛下問安視膳，全孝道足矣。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乎？至是，天甯節詣龍德宮上壽，上皇滿飲，乃復斟一盃以勸上，而大臣有躡上之足者，上堅辭不敢飲而退。上皇號哭入宮，翌日，置黃榜於龍德宮前，捕間諜兩宮語言者，賞錢三千貫，白身補承信郎，自是兩宮之情不通矣。

婁宿，汾州守臣，張克戡死之。

先一日，婁宿使人來城下言：知州以下，可出城拜降，無使人民受殺戮。知州張克戡令人射賊云：有死無降，任爾攻城。賊遂退歸。云代州太原尙自爲我攻破，來日定當攻之。婁宿親提兵攻城，自早至已，其城遂失。守臣張克戡既知城破，不與賊俱生，乃具朝服望闕號拜。言：臣非不爲朝廷守城，以張灝帶領潛走，城上無人，致城陷沒。臣知不能生見陛下，惟以死答朝廷。遂乃自縊。

陶宣幹，河東逢虜記曰：靖康元年八月十二日，余被差宣撫司幹辦公事，到覃懷。十三日參李宣撫。十七日差往河東汾州，見河東訪察使兼制置軍馬張灝軍，并斬統制官冀景，并至汾州介休縣，見制置軍馬王以甯喻李宣撫意，令與威勝軍范世雄合爲一軍。八月二十八日，至介休縣，王制

置凌晨已起發往威勝軍，某卽追趕至五十里，方見王制置，具傳合軍之意。王制置云：介休縣闕錢糧六七日，煩公在此截錢糧數日。某逐日自介休縣往義唐州截糧，九月初一日起發，宿孝義縣。初二日至汾州，才入城，卽見官軍枕藉於路者，不可勝計。問之，皆起云：是重傷人，輕傷人，疾患人，重傷，輕傷者，皆不被賞給遷補，疾患皆無粥藥，仍尅除附帶軍前拋棄糧食，累日無食，士每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青菜錢七十文，銅鐵相半。是時官中已不使鐵錢，但以此充數耳。或攢聚數日缺乏，止支錢會子一紙，錢會子止得三四百文。九月霜寒，諸軍賜衣不至，有赤露披堅執銳者，余卽語制置使張灝云：戰士如是狼狽，張無以對。始灝軍汾州，鄉兵正兵約七八萬，解潛正軍，威勝軍護甲名地鄉兵，正兵約九萬，先七月初一日，張灝遣統制官折可求，副統制張思正統領軍馬，解圍太原。凡七日，軍行三十五里，至地名郭山柵營於中，下四高迫窄之地，中有溝澗，探諜不審，柵望不明，大軍止爲一營。十一日早，賊兵先至擊左軍，左軍稍勝；又擊右軍，右軍不勝，突入中軍。是時兩統制使，與應副錢糧向運使三人帳中，早膳正膳間，賊騎突入，流矢中向運使死，二統制騎馬走，後軍不見陣而潰。八月初，解潛護甲軍無探諜無柵望，忽見賊幟，潰於軍中，元負器甲鎗刀，皆未釋縛，軍中驚潰，兵馬填塞坑谷，不知其數，棄拋金銀錢糧縑帛以數十萬計。先一日，護甲地震，殷殷如雷聲。次日軍壞，解潛僅免，竄歸藍田。宣撫司聞，止解潛軍前。自八月十四日，張灝遣副統制張思正統軍馬，由文水縣解圍太原，張灝約張思正，思正答云：軍中無此禮。灝十五夜攜具入軍中相見，啜茶列杯盤，聞

軍中虛驚喧亂，張灝急索馬馳歸，須臾軍起潰散，傷損千餘人矣。十七日至文水，統制官李安并其子忠信先登，殺獲幾二三千人，不暇取級。城中見官軍至，歡呼鼓舞，皆以壺漿相餽，既得文水。張思正更不入城，留其軍保守，貪功希賞，遂徑趨太原。未行間，十八日，賊兵清曉至，人馬困乏，所負器械皆未解縛，恐我軍先動，遂鼓噪發喊三聲以恐我軍不動。賊兵遂至，始發一隊，自西南來，相繼不絕而至，我軍走山，山後絕壁，我軍橫死者不知其數。軍皆四走，已在賊圍中。賊說令降，皆脫剝赤露，然後敲死得免者十無三四。使臣將佐百餘員，金銀錢糧，縑帛拋棄以十餘萬計。後軍統制董景不見敵先走，張灝軍一次陷郭山柵，一次陷文水，所失七萬餘衆，被宣撫司指揮，往彼點勘軍馬，止有八千餘人，馬五百疋。每賊至城下，杜門謹守，不敢出戰。賊兵恣行剽掠，無有救者。文水之舉，先約許孝烈軍，尅日并進。至日失期，張灝軍有赤露披堅執銳者，有賣軍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將佐輩日事盃酒，更無紀律。汾晉一帶，已失支梧，余於張灝處呈劄，乞分擘軍馬，於官道劄寨，照應防護糧草，重傷輕傷人，速行揀選犒賞，如重傷不堪出戰人，權發遣向裏將養，免耗軍食，病患人安泊於空閒屋宇內，差使臣點檢藥醫治病，并諸軍犒賞，支俵三次，皆不被受。及詢之，衆軍有云：一次得絹二尺半，錢二百文；一次不得；有言俱不得者。張灝云：俱是統制官，并請去統制官支散。不明，余觀張灝軍種種狼狽，欲亟馳還宣撫司具言之。九月初四日早，別張灝，太守張克猷，運副李百宗與張灝留飯，飯罷既行，才出城門，張灝張克猷運副李百宗欲行自後相送。望東北賊騎塵頭

稍大，余不敢返，遣价轉語云：東北有塵了，且亟行，遂加鞭；至晚，抵孝義縣。民云：城西方且廝殺，何故？官人來此？余馳入城，遣价於城西探。統制官田秀並本縣尉，果與賊戰，各無勝負。抵暮欲行，是日汾州發重傷人千餘人，於晉絳就醫養，皆爲賊所殺。初五日至初九日，賊馬四散於村落中劫掠，人莫敢出。初十日，張灝遣統制官李安并田秀至回牛嶺把截，至孝義縣，未敢前，方遣探未至；至未後，探至，回牛嶺一帶，無人馬可以行矣。知縣王藝云：某輩累出凡三次，皆爲賊騎攔截，不可行，今輒欲附後乘如何？余云甚好。至申時，余與田統制，李統制，王宰宅眷俱行；百步後，兩探騎至。適義唐川有賊馬劄寨，遂復回。由西南趨溫泉縣，宵行七十五里，纔曉，至溫泉縣，城中一空。初八日，已爲賊破殺者六百餘人，稚子拋棄於道，死者亦數十輩。宰簿尉俱被執，諸官靡狼藉，籠篋書帙，紙劄子散亂於廳堂間。余與田統制，李統制於監務廳早飯，飯罷，欲由汾西縣入趙城縣，至西縣界三十里，問路，村人云：官人不可從此行，番賊現執溫泉縣官員在一山頂飲酒，此去數十里。李統制問：番人多少？村人對云：約有三百餘。欲行汾西縣，余謂李統制曰：賢部下有一千二百人，八十餘騎，田統制部下有一千四百餘人，八十餘騎，共百六十餘騎，三千六百餘人，軍聲亦不少，可以踐起塵頭，徑趨汾西縣，縱未見敵交戰，亦足以救虜掠。李以爲然。云：憇此少俟田軍。坐移時，田軍不至，余謂李曰：遣承局促之。凡遣三兩輩，約一餉間。承局繼至云：塗中無田軍。問一行人云：有一項人馬已趨石州路去矣。余與李愕然，相謂曰：制置司差田軍往回牛嶺把隘，更不相關白，不稟制置司指揮，趨石州，豈有是理。李

云：事既如此，日色已晚，四野無人居止，不若速回數里，由隰州路行至平陽府出頭。卽整軍起行，自汾西縣至隰州一帶，人戶驚趨盡起，止存空屋，余與李日食藜藿粟粥，隨行人馬，更無物食，皆飲水。足重不能行。十四日絕早，至隰州城外，城上皆掛搭守禦，太守藍安國字伯康，躬親開門，出城相接。余與李卽入謁之，問守禦次第。曰：人兵止有三百餘騎，人二千人，糧有一月，弓箭鎗弩之數悉無。卽出城於行衙，安下令諸軍飽食，憩歇一日。是日，午未間，忽報制置使張灝運副李百宗由石州路今晚宿隰州。余云：二公何故忽來，至申後運副李百宗至，余卽謁之問所以。李漕云：初十日侵晨，張制置并張統制聞破太原，不相關白，不令汾守知，拽軍馬起行，某卽出來，張制置幾中流矢，一已中張制置右伴使臣，張卽馳馬走去。張制置欲往石州渡河過陝西，某自來，欲至絳州支撥錢斛。是時張制置張統制拽軍馬行，城中官吏居民婦女，突關而出，不知其數。張守知遂差人，促縛居民婦女入城，官吏居民悉竄，婦女多爲所執。是夜西北赤色如血，至三更方散。李漕云：赤色如是累日矣。粘罕留女真萬戶銀朮守太原，率兵下太行，取孟州，渡河入寇。韓離不留女真副統詔令遼東漢州萬戶韓慶和守真定，率兵取黎陽，渡河入寇。粘罕再攻威勝軍，吳革回闕。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135B

上海圖書館

